幸运儿彼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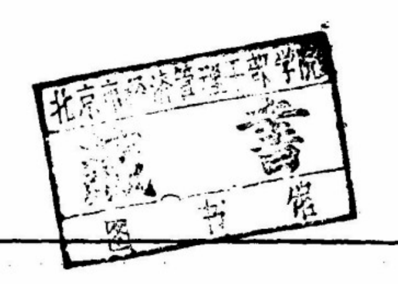
下册

彭托皮丹著



二十世纪外

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丹麦〕彭托皮丹著

幸运儿彼尔

史慎微　余生 译

下　册

上海译文出版社

ГЕНРИК ПОНТОППИДАН

СЧАСТЛИВЧИК ПЕР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61 版转译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幸运儿彼尔

〔丹麦〕彭托皮丹 著

史慎微　余　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5　插页 10　字数 570 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5327-0759-8/I·389

上下册定价：13.45元

第 二 部



第十六章

在彼尔回国前几天的一个清晨，那些曾经参加过一次会议的金融家又原班人马聚集在最高法院的律师玛克斯·贝纳德的家中，讨论在日德兰半岛西岸开辟自由港的可能性。

伊凡虽然也来出席会议，但他神情十分沮丧。此刻其余的先生们都站在窗口兴致勃勃地交谈着，伊凡却单独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时而焦躁地翻阅着放在桌子上的报刊和书籍。

他想让比耶列格拉夫和彼尔言归于好的企图没有如愿以偿，这使他感到万分痛苦。老实说，他自己对于彼尔一下子就能妥协并不寄予希望，但是彼尔在复信中如此反感地议论上校，就使和解失去了任何指望。彼尔以他在意大利时所写的全部信中十分突出的放肆、随便的口气用了整整半张信纸挖苦上校，并建议把上校染成绿色，悬挂在救世主教堂的钟楼上"来吓唬全国人民"。

但当时伊凡对于这种卖弄说俏皮话的本领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何况彼尔的俏皮话说得并不高明。他不理解彼尔怎么忽然对自己的设计方案和方案的命运漠不关心起来了。当伊凡把玛克斯·贝纳德善意支持的喜讯告诉彼尔，并表示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能由掌握雄厚资金的人们组成一个股份公司时，彼尔却简短地答复说：

"有些人从耶路撒冷来到耶利哥[①]，却碰上了强盗。"

等到大家在已经放着图纸、地图、预算计划等等东西的桌子周围坐定以后，玛克斯·贝纳德宣布会议开始，并通知大家说，十分遗憾的是萨洛蒙先生到底没有能消除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锡杰尼乌斯先生之间的矛盾，因此暂时无法指望得到上校的合作。鉴于此，与会各位对这个问题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以期使筹建中的股份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组成问题达成最后的协议。

伊凡紧接着发言，他提请到会的人注意，他在上次会上就曾对于颇有独创性的设计方案的年轻作者和老一辈的工程师之间的合作的可能性表示过怀疑；因此，他坚决要求，尽管他和上校的谈判结果并不圆满，但希望大家对已经开创的事业不要丧失信心。他个人相信，设计方案本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即使没有怀嫉妒心的老一辈权威的支持，只要以应有的毅力来着手工作，它本身也自然而然地会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如果能刊登大量的广告或者采取其他的途径，它是能得到报刊的支持的。

对于这一点，玛克斯·贝纳德回答说，他深信新闻界十分强大的影响力，但是根本不相信广大群众具有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他的话引起哄堂大笑。接着他又说道，他不同意伊凡关于目前情况和达到所期望的合作的可能性的看法。虽然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明确表示愿给他们帮助，而且只提出一个相当合理的、谦逊的条件；但是连这样一个条件却至今还没有实现。因此他，玛克斯·贝纳德建议再一次向锡杰尼乌斯先生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建议锡杰尼乌斯先生尽快消除他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纯属

---

① 巴勒斯坦的一个古城。根据《圣经》故事，耶利哥城墙被征服者的喇叭声震塌。

个人之间的意见分歧。

伊凡竭力申辩，他强调说，这根本不是个消除个人之间意见分歧的问题。在这方面的冲突是根深蒂固的。这是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无穷无尽的论争的又一次爆发。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和锡杰尼乌斯先生作为工程师，作为个人，都坚持全然不同的观点，这是毫无办法的。

玛克斯·贝纳德打断了他的话，说，此刻在场的先生们未必打算深入研究复杂难解的理论问题，因为这些东西根本没有人需要。大家都坚信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正是对这个创举可以给予必要支持的人，而且上校已经表示同意支持，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都会明白在当前情况下该怎么做。

其余的人一致同意玛克斯·贝纳德的意见。由于这个问题已经可以算是解决了，大家就转入讨论股票的行情和金融市场的现状。

最后，玛克斯·贝纳德宣布说，现在可以认为股份公司已经成立，希望相应的报道能尽快见报。虽然全体出席的人(除了受玛克斯·贝纳德委托的银行家盖洛夫和贝纳德的应声虫年轻的锡维尔逊)都很不赞成加快事情进展速度的想法，但到第二天早上，大部分哥本哈根的报纸都用寄予极大希望的标题“宏伟的全民性创举”刊登了赞扬彼尔的设计方案的文章。

文章中没有提到彼尔的名字，而且文章本身也是蜻蜓点水式的、相当浮光掠影的，开头这样写道：“在交易所里流传着……”但是过了一天，同样是这些报纸又报道说，设计方案“得到很多著名人士和声誉卓著的金融机关的支持”。

玛克斯·贝纳德急于引起社会人士对设计方案的关注，而他自己却几乎并不相信这个设计方案，而且一等到它为他效劳

过后，就几乎把它忘掉了。他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他希望通过这样的途径把在哥本哈根建立自由港的设计方案扼杀在襁褓之中。他不让报纸刊登彼尔的名字，正是因为他希望尽可能长久地把他真正要谈到的计划方案隐藏起来，更何况他根本不相信彼尔能成为征服者，因为他对丹麦牧师的后裔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好感。他在萨洛蒙的家里看见过彼尔一次，当时伊凡曾千方百计地想使他们两人接近，但是玛克斯看得很清楚，这个喜欢大叫大嚷的、自负的、象个特种中学毕业生似的小伙子并不是他所需要的那种材料铸成的人。

他甚至准备在必要时一脚踢开彼尔，而以另外一个比较随和的人来代替他。玛克斯心目中甚至已经有了这样的人选——一个叫斯捷涅尔的工程师，他不久前在一家地方报纸上发表过另外一个要想在日德兰半岛西部开辟自由港的设计方案。虽然这个设计方案分明是借用的，即使不直截了当地说是剽窃彼尔的；但是在个别细节上，它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不管怎么样，这对于完成他所指定的作用是非常合适的。

* * *

五月上旬，尽管还是起风的、潮湿的春天，萨洛蒙一家却已搬到斯科夫巴肯的郊外别墅去住了。

他们是由于雅柯芭的缘故才这样急匆匆地搬去的：她亲口表示希望尽早搬到别墅里去。吸引她的不仅是乡村的宁静，还有新鲜的空气以及有机会作长时间的散步。过去，她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病痛，却从不关心自己的健康，因为她不相信她的病能够治好；如今，她开始十分注意保养自己了。她有了生活的目的，燃起

了希望，有朝一日，她那瘦弱的身体也会变得结实强壮的。

在她的书桌上堆着的大量书籍和杂志中间，如今可以发现有关卫生问题的医学著作和杂志，她正专心致志地钻研这些东西。她试图顽强地按照严格刻苦的斯巴达方式[1]来锻炼自己：用冰水冲洗身子，步行很长的路程。在哥本哈根时，她就开始每天早晨步行了，甚至在雨雪泥泞的天气，她也同样走到兰盖里尼街，然后往回走，这引起住在勃列德加德的所有熟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紧贴在窗口望着，每天九时正，雅柯芭迈着从容不迫的步子，撑着伞，从他们旁边经过。

但是这种努力没有取得任何效果。大家看得出，她一天天在憔悴下去。过分沉重的相思撕裂着她的心。她终于连看到别人也难以忍受了。长夜漫漫，永无止境，连苍蝇的轻微的嗡嗡声也能把她从沉睡中惊醒。

但是她的情绪很少遭到破坏。不仅她给彼尔的信中从来没有什么怨言；而且她自己，即使在最难受的时刻，也总是充满了希望。从孩提时代起，她就经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已经习以为常，它们早就无法影响她的情绪了。倒是另外一些隐忧煎熬着她。

她一天比一天更加相信她怀孕了，一些新的征象加深了她的猜疑。当妈妈开始向她提出极其微妙的问题时，她慎重地给以否定的答复。她在给彼尔的信中也只字不提这一点，何况眼前还什么也不能肯定，因为过去也有过月经不正常的情况。她将成为母亲的想法使她恐惧，也只是因为她怀疑她的体力是否能生下

---

① “斯巴达”是古希腊城邦。斯巴达奴隶主贵族将其子弟送进寄宿学校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培养克服困难的坚韧精神。

孩子。这种想法有时象秋天的阳光那样，以淡淡的、略带忧郁的喜悦的微弱光芒照耀着她。但是，总的来说，她对怀孕的关注远比意料中要少得多。每一次只要她想到自己的现状，她的思绪立刻会飞到彼尔身边，一种无法克服的、找不到出路的嫉妒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折磨着她。

自从决定要叫彼尔回国来的那时候起，她一直处于忐忑不安之中；但是，她从未说过一句试图影响彼尔的话，尽管伊凡曾不止一次地代替她提出这个请求。她内心深处确实不理解彼尔为什么这么长久地逗留在罗马。这个城市最先根本不包括在他的计划路线之中，而且从职业的观点来看，他在那边也没有什么事需要干。如果象他在信中所写的那样中途停歇一下，这实际上只是为了那个没有完成的半身雕像，这在她看来至少是不可原谅的轻率态度。

此外，最近以来，她收到了他的两封语无伦次的信，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并不是信写得不热情，而是恰恰相反，但是这两封信使她认真地思索起来。直等到来了电报，说彼尔很快就要回来，一切恐惧才消失。为了避开人们，雅柯芭一个人来到森林里，她生平第一次为不信上帝感到遗憾，因为不知该向谁去表示感谢和赞美。

彼尔回来的那一天，她一清早就起身，以她在内心极其震惊的时刻所固有的镇静和自制力穿好衣服。在去车站迎候彼尔的几个小时以前，她已经完全准备就绪。彼尔乘坐早班的快车来，她唯恐迟到。

最近几天天气很好，早上她坐车去火车站时，阳光已经象夏天那样照耀大地了。

这时，彼尔已经进入祖国的边境——列车载着他驶过西兰

岛。他的情绪不稳定。离开罗马时，他下定决心，要解除婚约，但是一直不敢把自己的决定通知对方，因此在他收拾行装上路时，内心一直感到不安。于是他想顺路在慕尼黑或柏林逗留一下，在这里集中思想好好思索一番。

但是列车越往北驶，就越唤起他的回忆，特别是看到树林茂盛的山岭时。总共不过几个月之前，这些山岭曾经是他俩爱情的天堂般的休憩所。列车越过阿尔卑斯山时，他整夜坐在窗口，凝视着沐浴在月光中的山坡。他认出他和雅柯芭散步时从远处望见的那些山顶覆盖着白雪、树林密布的山岭……于是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沉重了。

这时他开始进行思想斗争。他怀着地地道道的锡杰尼乌斯家的人不自觉的假仁假义，试图为自己纯粹从实用出发考虑问题的弱点进行辩解。他问自己：在目前这样的时候断绝关系是明智的吗？这种关系在他必然要面临的斗争中可能会起到非常宝贵的作用呢。在权衡利弊得失时，他能放弃萨洛蒙家今后经常给他的支持吗？这是他目前必须遵循的唯一原则。今后有的是斗争——或者取得完全的胜利，或者遭到彻底的失败。他的手早就在发痒，一心想投入斗争了。列车驶过一座座德国的大城市，工厂里机器的隆隆声可闻。那些大城市有着巨型的火车站，工厂烟囱林立。当时一种急不可待的狂热占据了他的身心。在罗马经过一个时期的无所事事，他强烈地渴望立刻投入工作。如果他以毕生的事业作为赌注，或者，甚至仅仅为了一个长得很不错的女人而去冒险，他真能找到为自己辩白的理由吗？他这样问自己。

他有足够的时间对诸如此类的事进行充分的思考——列车载着他在欧洲行驶了几乎三个昼夜。彼尔既没有在慕尼黑也没有在柏林逗留。他战胜了自己。现在他需要提防可能延长他的

事业取得胜利的时间或者给最后胜利制造障碍的一切东西。现在，一切都得为事业作出牺牲，一切，即使是爱情的欢乐也不例外。即使雅柯芭并不是一个他十分需要的女人，反正不去推翻他一度作出的选择，是比较明智的。至于家庭的幸福，那就听其自然吧！造化委以大任的人是不受一般的生活规律支配的。他们在爱情方面，象冠以皇室姓氏的人们那样，个人的感情必须服从崇高的目的。

列车已经驶进哥本哈根火车站的拱门，可彼尔还处于痛苦的分裂的状态之中，但这时发生了一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当他看到雅柯芭站在月台上，双目望着从她身旁掠过的车窗、寻找他时，他的心中陡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一股暖流涌进他的心房。他情不自禁地从车窗里探出身子，挥舞着帽子。

顺便说一句，雅柯芭今天显得特别妩媚动人。她戴着一顶宽檐的新凉帽，对她十分相称。由于激动和清晨的寒意，她双颊绯红。轻柔的淡色连衣裙和丝绸花边做的披肩，清晰地衬托出她那匀称的身材……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大大地满足了彼尔的虚荣心——他对待雅柯芭复杂的感情中最主要的感情。

他从车厢里出来，并不理会月台上有许多人，立刻挽起雅柯芭的胳膊，甚至不考虑一下他们订婚的事暂时还没有正式公布。他们手挽手地走过候车室。一看到雅柯芭竟变得这样年轻，这样漂亮，甚至不大象他在见过娜尼以后想象中那样的犹太女人了，他惊奇得怎么也无法镇静下来。

雅柯芭高兴得说不出一句话来了，但她的目光一直盯住彼尔的脸。当他们挤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她的心儿怦怦跳动，连挽着她的胳膊的彼尔也能听到她心跳的声音。他微笑着望着她的

眸子。她的眸子也唤起他许许多多柔情的回忆。彼尔把雅柯芭的胳膊肘按到自己的胸口上，低声说道："亲爱的……"

接着，他们坐进一辆放下窗帘的轿式马车。雅柯芭立刻扑到彼尔的怀里，彼尔也把所有的疑惑抛到九霄云外。马车驶得很快，没有等到他们抑制住激动的心情，清醒过来，它已经在一家旅馆门口停了下来。

彼尔去定房间时，雅柯芭坐在马车里等待着。他很快就把风尘仆仆的自己梳洗就绪，于是两人仍旧坐着这辆马车向别墅驶去。他们决定不坐火车，因为他俩有说不完的话需要互相倾诉，因此得避开别人的耳目。

马车驶上峡湾沿岸的大路，他们让车停下来，掀开车篷。烈日当空，烤得人火辣辣的，空气纹丝不动。

彼尔深深地吸了口气。为犹豫和彷徨所苦、经历了长期的折磨以后，他整个身心都沉醉在自由幸福的感觉之中，心中充满了对雅柯芭的感激之情，因为她在迎候他时，以自己的美丽和喜悦证明他是情有可原的。他欣慰地意识到，生活的道路是可以坦诚地、正确无误地看清的。违心地行事所需费的力看来并不象他想使自己相信的那么大。而当你感觉到你又回到家里，耳边听到的是祖国的语言，这多么令人高兴呀！雅柯芭的手搭在他的手上。凝望着茂盛的树叶，在峡湾中航行的帆船，彼尔沉浸在无忧无虑的感觉之中。有一面旗在某所别墅的上空迎风飘扬，这情景终于使他感动了。

"主啊，这是我们古老的丹麦堡！"他大声叫道。

但这时雅柯芭谈起了杜林夫妇。

"他们昨天刚回来，漫游了整个世界。对啦，你已经在意大利碰见过他们了。你觉得他俩相处得怎么样？"

“相处？我怎能知道呢？”

“我觉得他们已经互相厌倦了。无论如何，娜尼还是跟过去一样，是个蹦来蹦去、坐不住的姑娘。今天她来吃午饭。她说，她将很高兴和你一起谈谈，重新回忆对意大利的印象。”

彼尔仔细听完所有的话，没有朝雅柯芭看一眼。听到最后几句话，他甚至试图微笑一下，但什么也没有说，并且巧妙地改变了话题。

午饭时，娜尼真的来了，确切地说，是等到大家入席以后过了半小时才来的，没有等到上咖啡就走了，说是急于到一个地方去作客。从各方面看来，她的情绪好极了。黄色的花衣服和西班牙式的火红色绸披肩简直使人眼花缭乱。

彼尔事先就以批判的态度武装了自己，因此很容易在她身上找到缺点。娜尼那喋喋不休的唠叨劲尤其使他无法忍受。在罗马时，她那哥本哈根的口音使他想起了祖国，而在这里——却使他受不了。彼尔愉快地发现，娜尼简直庸俗不堪。

娜尼走后，他终于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当娜尼坐在餐桌边时，他费了很大的劲才保持平静，不在雅柯芭面前暴露自己。

即使在娜尼走后，他也并没有感到由衷的喜悦。虽然对于为他安排的这一次接风，没有什么可抱怨的。菲列普·萨洛蒙为了庆祝这一件大事，甚至吩咐端出香槟酒来。过了最初几分钟后，回国的喜悦不知怎的黯然消失了，只剩下淡淡的忧伤的感情，不知是为失去了什么而惆怅，还是感到空虚——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其实，这种情绪对他并不陌生，他现在想起来了。虽然他喜欢在未来的岳丈家里作客，但是在这里要完全象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可做不到。他总觉得萨洛蒙家的生活方式，家庭成员彼此

之间的关系，跟他格格不入。引起他反感的绝不是典型的犹太人的作风，也不是古旧陈腐的生活方式（萨洛蒙家和他们的亲友一般说来在这方面并不突出）。倒是过分现代化、过分欧化的家庭基调有时好象在他身上浇了一桶冷水。午饭以后，照例会有许多从附近别墅来的友人（主要是犹太人）光临，这时彼尔会突然觉得仿佛他又到了国外。

他和雅柯芭来到花园里，手挽手地在峡湾边的林荫道上散步，那边不大可能碰到客人。

不过，雅柯芭现在也不需要瞒住别人了。不久在斯科夫巴肯将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祝贺娜尼和杜林完婚。雅柯芭知道，双亲还想利用这个机会，同时宣布她订婚的喜讯。母亲尤其坚决主张这样做，她甚至坦直地说，他们也可以考虑结婚。雅柯芭为此把彼尔带到花园里，想和他谈谈这件事，同时顺便告诉他自己怀孕的事，她对这点已经没有任何怀疑了。

但是雅柯芭没有立即开始谈话。起初，她把头依偎在彼尔的肩上，就这样在小径上慢悠悠地走着，不时凑上嘴唇去接个吻，彼尔有些踌躇地报答她那热烈的爱抚。他明白，娜尼对于他来说，直到现在仍然不是可有可无的。每当雅柯芭碰到他的嘴唇时，娜尼的阴影就会隔在他俩中间，使他不好意思。

彼尔的拘谨态度不知不觉地影响了她，雅柯芭决定暂缓向他表白，何况她根本不知道彼尔对这件事将持什么样的态度。她终于大体上决定等到比较有利的时机，当他们重又完全心心相印的时候再谈。

这时，她又停下来，把彼尔的手贴在自己的心口上，要他明天一早哪儿也别去，她要到旅馆里去看他。

彼尔起初装作似乎不懂她的话是什么意思，说道：

“唉，亲爱的，这不行，我已经答应由伊凡带领我十点钟到玛克斯·贝纳德那儿去作事务性的会谈。现在该抓工作了。”

“那末，不要一早，可以迟一些，等你方便的时候。”

“不，这样不行，我们在这里行动得谨慎小心。”

她惊奇地向他瞥了一眼。彼尔边说边笑的样子，她觉得有伤她的尊严。

她慢慢地向前走着，没有恢复中断了的谈话。

林荫道走完了，他们来到峡湾的岸边。这里，就在水边一个小巧玲珑的伞状凉棚下面放着一条长凳。太阳刚刚落下去，天空中布满了粉红色的云霞。厄勒海峡闪烁着金光。维恩半岛陡峭的沙岸闪闪发亮。从久列哈文传来长久地留在森林里、总不停息的喧闹声，即使在风已静止时仍能听到。如果不把这种喧闹声算在内，那末，四周是一片寂静。他们能够清晰地听到远处的小船在划桨的拍水声。

为了避免不愉快的盘问，彼尔开始朝水里投石子。还在童年时，他就是投石子的能手。经过这样长时期的间隔之后，竟然没有忘记这玩意儿，他不禁感到欣喜。雅柯芭稍稍向前挪动一些，双手托住下巴，看着他玩。每当彼尔投得十分成功，向她回过身来寻求她的赞扬时，她就微微一笑，向他点点头；但是一等他回过身去，她的脸容又象一个陷入沉思的人那样，变得严肃和忧心忡忡了。

“你看到没有？……整整八圈！”彼尔兴高采烈地说。

他喜滋滋地沉醉在这一玩意儿之中，专心一意地挑选着合适的石头，为了方便起见，后来甚至把上衣也脱掉了。此刻，在这空荡荡的岸边，那刚才在人群中间消失的欢快情绪又回到了他的身上。浪花撞击沙岸的轻柔的簌簌声，望不见的小船低沉的划

桨拍水声，以及背后森林里总不停息的喧闹声——这一切声音使他心旷神怡，心中充满了喜悦。他什么也不打算向雅柯芭解释，但是，他觉得这些声音汇合成一片他过去很少听见的、悦耳的、亲切的"欢迎"之声。

* * *

彼尔曾经和伊凡约定，第二天一早让伊凡到旅馆来邀他，然后一起去玛克斯·贝纳德那儿，其他一些有关的人答应也上那儿去。由于旅途劳顿，又加上白天许多互相抵触的印象，彼尔感到十分疲乏，因此他很早就告辞，离开了斯科夫巴肯。回到旅馆后，他很快就躺下睡了，睡得沉沉的，直到电车的叮当声把他唤醒。

当他有些清醒过来时，考虑到他此刻在什么地方，有哪些重要的事等着他去做，睡意就立刻消失了。于是他赶快起身。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对那些他不认识的生意人抱有反感，可现在却必须在一切方面信赖他们，并为了他们不得不牺牲一部分的"我"，因为他的内心燃烧着想投入工作的热烈愿望。他希望他的出场能够使缺乏想象力和果断精神的交易所经纪人增加勇气，使他们对于当前的任务有更加明确的概念。

彼尔把刮胡子时用的镜子挂在窗栅上，向旅馆门前的广场瞟了一眼。他看到下面来来往往的行人，手中握着刷子不觉呆住了。这里是所谓干草市场——一个形状不正规的长形广场，它体现出整个城市所固有的不完整和杂乱。在那些匆促间建造起来、格式和现代化欧洲的咖啡馆丝毫没有区别的"意大利式官邸"之间，重重叠叠地堆积着古老的要塞围墙的残垣断壁。在围墙上面

残留着一段有着枝椏繁茂的古树的林荫小径。有一处地方还有一架风车来补充这种地道的农村景色。风车每旋转一次，它的翼片就在石子路上投下轮廓清晰的影子。

强烈的阳光照耀着大广场，经过昨夜的大雨，广场上还是湿漉漉的，泥泞不堪。这会儿正是早上繁忙喧嚣的时刻，城中心的商店、机关、学校和时装工场吸引着城郊的居民。挤得水泄不通的人流涌入维斯捷布鲁，顺着两行铺在泥地上的鹅卵石向各处流散。

"丹麦人啊！……我的亲爱的锡杰尼乌斯们！"彼尔对着这些从上面看下去显得矮小的人影微笑，他对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不感到陌生，他们彼此相象得仿佛是一对对双胞胎。

彼尔陷入了沉思。

他终于可以着手来实现他那伟大的改革计划了。他甚至感到有点儿难于想象。经过了长年累月的怀疑、沉思，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和徒劳无益的希望以后，今天，五月十四日，他终于能为那个从童年（十一岁）起在他混乱的思想中开始孕育的新的王国奠下了第一块基石。窗下川流不息地涌现着对什么都深信不疑的人群——他们是组成未来丹麦的原材料，一堆没有生命的黏土，而他必须照着自己的形象，象上帝那样把它们加以塑造，并赋予它们以生命。

彼尔又微笑了，并动手在双颊上涂满肥皂。现在他明白了，在所有这一切之中，包含着某种疯狂的因素，但是疯狂并不使他害怕。恰恰相反，意识到你身上有这样一种反常的怪癖，会使你感到高兴和快慰。还在罗马时，一个精于处世之道的矮个子艺术家就曾说到过这个怪癖；缺少了它，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自己，取得这一类多少有点意义的胜利。

刮好胡子，彼尔就按铃叫侍女。侍女给他拿来当天的报纸和早上的咖啡。他饥肠辘辘，桌上放着真正的丹麦食物，刺激了他的食欲。不论是黑面包，还是咸肉，他都觉得味美可口，他已接连好几个月没有尝到这些食物了。

彼尔很久没有吃得这样香了。至于报纸，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浏览了一下。他不大关心国内的事，他把有关戏剧、文学和展览会的文章照例都略过去了。

突然，好象有什么东西把彼尔推了一下似的，他的脸立刻僵呆了。他的眼光无意中落在广告栏上，那里提到他的大姐姐锡格涅的名字："为初学者教音乐"——广告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锡格涅的名字下面是地址——佛斯特布鲁区的一个什么地方，在哈姆列·孔格维起点的一条小胡同里。

在意大利时，彼尔完全忘记了他的家庭。虽然有几次(在德雷扎克也是这样)，他半夜里好象被什么东西推了一下，醒了过来，这表明他在做梦，仿佛他又住在牧师的老家里；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在白天清醒时，他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家人。他故意阻止自己不去回想这一切——就象小时候那样；但是现在已经不是由于矛盾的心情和不愉快的感情——不，他只觉得此刻他多么需要(过去他也十分需要)摆脱任何性质的家庭的束缚，以便更可靠地保持自己的独立。他试图以耶稣基督的天诫来为自己辩护：离开生身的父母，按照灵魂的召唤去做，走上完善的道路。

彼尔无法让视线离开小小的广告。他记起了还在埋葬父亲的那阵子，家里就谈起过，为了那两个双胞胎弟弟，四月初他们要搬到哥本哈根来住。

双胞胎弟弟中的一个在哥本哈根的药房里找到了工作，另一个在书店里；这么看来，现在几乎全家都搬到这里来了。

这时有人敲门。接着，伊凡象炮弹似的冲进了房间，他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公事皮包。

他带来一束鲜花，代替雅柯芭向他问好，还自作主张地附带说双亲向他问好，以便让他懂得两位老人对他的回来感到十分高兴。事实上，他没有言过其实。菲列普·萨洛蒙看到彼尔有了变化，真的感到由衷的喜悦。

“现在就谈正事吧！”彼尔打断他的话，迅速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他还没有穿上衣，趿着便鞋。

“谈正事就谈正事吧！” 伊凡泄气地重复了一遍，在安乐椅里坐下来，一只手抓住脖子，仿佛他突然觉得领子太紧了似的。他不知从何谈起，该怎样向彼尔介绍情况和怎样使他对即将在碰头会上提出来的无保留的要求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伊凡开始重新叙述在信中已经说过的第一次会面的情况和有关设计方案的各种不同意见。

彼尔不时地小声嘟哝着什么。他又站在镜子面前，十分细致地打着领带，没有特别去留意伊凡。他的脑海里一直在想念母亲。他简直不能想象她就住在这个城市里——甚至近在咫尺，离开他总共只有千把步路。

“请允许我提个问题，”伊凡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苦苦哀求的声调说道。

“请吧。”

“请你告诉我……假如……如果……我想请问你，你愿意同比耶列格拉夫和解吗？”

彼尔慢慢地向他转过身去。最初他不知道该勃然大怒还是一笑了之，结果他选择了后者。

“你听我说，我的朋友，”他回答说，重又转身对着镜子，“我

觉得你们所有的人对这个老家伙爱得有点入迷了。他硬是要你们相信，少了他，你们就寸步难行。那末就以我的名义向他致意，请转告他，让他滚开吧……如此等等。只是请你们不必担心，狗如果汪汪直叫，这表示它害怕去咬人。"

"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你的意见是对的，"伊凡回答说，"自然……如果这样推论……认为他的支持有决定性的意义，这样的想法是愚蠢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既然无法说服我们那些亲爱的合伙者，使他们放弃认为少了比耶列格拉夫地球就不转了的想法，而且他自己也表示愿意帮助我们的创举……但要有一个条件，所以……"

"所以怎么样？"

"没有什么，我只是想，"伊凡仿佛因绞痛而痉挛似的。"我只是认为，为了事业的利益……如果你同意迈出一步……作出他所要求的让步……"

"全是胡扯，我亲爱的朋友。你根本不理解谈话的实质。如今我要亲自和上面所提到的合伙者打交道了，我希望他们不会这么愚蠢，以致不能理解我不愿意、也不能够同意受任何人的监护。"

"谁也没有提到过这一点，亲爱的！他们只是为了广大的群众才想预先取得他的支持。我可以保证你会受到比耶列格拉夫最友好的接待。自从报上报道了你的设计方案的消息以后，他激动得象母鸡要下蛋似的，不断地跑来跑去。这是舅舅告诉我的。"

"可我不希罕，我希望以后不再听到这件事。"

"你听完我一句话！你知道我平常总是千方百计支持你向往独立自主的意愿，但是在这件事上，请你原谅我直说，是你的不

对了，尤其是牵涉到玛克斯·贝纳德……”

但是一提到这个名字，彼尔终于忍无可忍了。他猛然向伊凡转过身来，说道：

“别让你们的贝纳德来打扰我吧！归根到底，这件事得由我来决定，真见鬼！别操心啦。现在我们走吧！”

半小时以后，当他们来到玛克斯·贝纳德那雅致的、按巴黎的样式布置的办公室时，除了银行家盖洛夫和主人本人外，大家都已聚集在那里了。到会的人聚集在办公室里许多高高的窗户中的一扇窗户旁边，以交易所经纪人所特有的冷峻、傲慢的态度迎接彼尔。

这使彼尔有一刹那间失去了信心，他期待的不是这样的接待。他最担心的是他们想依靠他的设计来发财，因而全都死气白赖地向他献殷勤来讨好他。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只勉勉强强地回答他的点头致意。尤其是那个“过去的地主”毫无礼貌地瞪大他那长着白睫毛的、象乳猪样的小眼睛，跟他打招呼时，甚至把双手插在裤袋里。

彼尔用目光打量着这个地主，回过身来对着正在为他一一作介绍的伊凡说：

“我似乎没有听清楚这位先生的名字。”

“这位是涅莱哈维先生，”伊凡轻声说，左右脚替换着站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彼尔对于这些决定他命运的人所表现的挑衅态度把伊凡吓慌了。

“喔，原来如此，”彼尔拖长声音说，同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粗壮的地主，直到那地主涨红了脸，发出轻蔑鄙夷的嗤鼻声，把背转向彼尔。不过，他终于从口袋里抽出手来，反剪在背后，放在常礼服的衣襟下面。

事情说来很简单。这些先生们极其怀疑他们这样做是否明智：答应以自己的名义去支持这一不能令人有半点信心的冒险事业，他们仅仅由于对玛克斯·贝纳德的绝对信任才参与了这一冒险事业。很多人认为彼尔是个乖巧的、诡计多端的人，善于——真是罕见的成功！——巧妙地欺骗玛克斯·贝纳德本人。他们所关心的仅仅是怎样才能比较巧妙地从这件事中摆脱出来而不惹怒玛克斯·贝纳德。

但这时贝纳德本人和银行家盖洛夫一起从邻室过来了。大家围着放在房间中央的一张大桌子坐下来，这以后才慢吞吞地、费劲地开始商谈。不过最初所谈的是几乎与彼尔的设计方案不相关的事。有些人重新谈起先头中断了的谈话，另外有些人则一般地谈些没有任何联系的、他们感兴趣的事，议论着交易所的新闻，传播着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而年轻的锡维尔逊甚至开始对邻座述说一个哥本哈根有名的女演员的趣闻。

玛克斯·贝纳德不得不用一把尺子敲着桌子，敲了好几次，号召到会的人尽快转到正题上来。

"先生们，我们现在就在耶尔金海湾上，让我们试着把大家都歌颂的北海变成股票！"他开始用开玩笑的语气说道。一般性的商谈，甚至最重要的商谈，他都是用这样的语调来开场的。

伊凡如坐针毡，忧心忡忡地偷眼瞄着妹夫。彼尔仰靠在椅子背上，从他脸上的表情看来，不能使人乐观。固然，他眼前对在座的人间或向他提出的问题都一一回答（尽管回答得很简短、很冷淡），但同时却气得直打哆嗦。起初，他想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一切发生的事。他心想，对于那些毫不掩饰地表示只关心赚钱的人，不可能寄予别的希望。但他不能长时间地克制自己。何况自从他得知他的亲人都已迁到哥本哈根的消息后，还没有能够冷

静下来呢！虽然他并不去想这些事，但还是有一种无意识的抑郁感，这使他越发容易生气，他真想站起来一走了事。

当他看到这些交易所的豺狼们居高临下地、漫不经心地而且毫无条理地谈论着他用全部心血研究了好多年、组成他整个生命的事业时，他似乎觉得他们把他本人整个儿嗅遍了，摸遍了。

彼尔没有注意到从桌子另一头投来的留神地紧盯着他的目光。玛克斯·贝纳德把胳膊肘支在安乐椅的扶手上，坐在那里，一只白嫩的手托着长着黑发的脑袋。他的眼睛下面有一圈发青的阴影，沉重、浮肿的眼睑习惯地半垂着，这样，谁也看不出他在朝哪里望，而此刻，他只是盯着彼尔一个人看。

彼尔那咬紧的牙齿和高高地突出的前额上隆起的筋脉，吸引了贝纳德的注意，因为贝纳德常常说，在被丹麦民族通称为圆头颅的人中间，有哪一个人的脑袋显得稍稍与众不同，他就要在自己的遗嘱中指定，把一笔奖金授予这个人。

彼尔那突出的、地道的欧洲人的外貌，使贝纳德感到惊异，与他在菲列普·萨洛蒙家第一次见到彼尔时给他的印象完全不同。那时他觉得彼尔仅仅是个不吸引人的神学院学生和食客。难道他错了？难道一个丹麦的牧师家庭会违反常规生下真正的男子汉？

彼尔对比耶列格拉夫毫不妥协的态度现在正向他提出新的挑战。他第一次想到：他是不是有必要参与这件事？他最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意志无法使之就范的人。

由于他在某种程度上处在模棱两可的地位，因此，他认为谁不愿意听命于他，谁就是他的敌人和竞争者。他越观察彼尔，就越看清楚，这是个危险人物，因此，必须尽快使他不能为害，或者

把他彻底撵走。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有了一个合适的候补人选——那个善于钻营的工程师斯捷涅尔。由于贝纳德有足够的预见性，因此，有关设计方案的事一次也没有提到过彼尔的名字，这样就可以在群众什么也没有觉察的情况下取而代之了。

这时，话题转到了怎样取得报刊的支持。银行家盖洛夫以慈父般的语气说，彼尔应该赶快到首都和外省的几家报刊编辑部去。他列数着几家大型刊物的名称，并建议彼尔事先办好必要的委托书，答应给报纸一定数目的广告费。"有些地方这样做大有好处呢！"他开玩笑地说。

彼尔装得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甚至别转身去。

但这时玛克斯·贝纳德说话了。他完全同意他的朋友的建议。除此以外，他还提出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问题。他以惯用的戏谑的口吻对彼尔说：

"据说发生过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您和上校以前曾经彼此抓住头发——当然这里不是指真的抓住头发，因为上校象大多数的上校那样，是个秃子——多么遗憾！"

满座的人都莞尔微笑，年轻的锡维尔逊发出象驴那样的叫声，而彼尔却脸色煞白。

"我刚才已经说过，这是件很不愉快的事，"玛克斯·贝纳德继续说道。"因为比耶列格拉夫上校是我们大家最尊敬的一位专家，可能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好处；如果他成了我们的对手，那末，不用说，他会给我们造成许多不便，我甚至想说，他是个有危险性的对手。您大概知道，我们经过努力，已经使上校同意参加我们的工作，条件是，建立联系的第一步要由您来走，考虑到他的年龄和社会地位，这样的要求大概不能算是过分吧！"

在座的人都注视着彼尔，因为彼尔的举止行动在他们中间

引起隐隐的惊恐不安。彼尔没有让大家久等就回答说：

“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监护，”他开始这样说，“我在没有任何旁人的帮助下草拟了计划，今后也不希望寻求合作者。”

伊凡深深地叹了口气。其余的人也大惊失色：他们觉得简直不可理解，因为居然有人，而且是个乳臭未干、默默无闻的家伙，竟敢公开反对玛克斯·贝纳德的意图。至于玛克斯·贝纳德本人，开玩笑的面具几乎要从他的脸上掉下来了，但是他匆匆忙忙接住了它，以便帮助彼尔纠正他说的不知分寸的话，他笑着说：

“看来锡杰尼乌斯先生今天情绪不大好！”接着，他转过身来对着彼尔说：“您怎么可以这样势不两立地对待一个值得尊敬的老人，一个老战士和祖国的保卫者呢？对这样的人得亲吻才对呀！”

锡维尔逊先生记起了自己的职责，刺耳地纵声大笑，但当他发觉其余的人都保持着十分严肃的态度时，立刻停止大笑，并且呛住了。这时彼尔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在桌子上猛地捶了一拳，脸色煞白地站了起来。

“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先生，是你们需要我，而不是我需要你们。因此我认为这里应由我来提条件，而不是你们或任何别的人。”

他在死一样的静寂中坐了下来。大家的目光都投向玛克斯·贝纳德，他却依然坐着，一只手托着脑袋，半闭着眼睛。在他那没有血色的脸上现出了可怕的、呆滞的表情，每当他思想上对一个人判决死刑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表情。他及时迅速地和盖洛夫交换了一下目光。盖洛夫双手放在桌子上，他那沉重的大脑袋垂在胸前，仿佛在坐着打瞌睡。事实上，他的注意力十分集中，正以勉强看得出的肯定的点头动作来决定彼尔的命运。

“那么说，”玛克斯·贝纳德装得根本无所谓的样子开始说，“您不打算对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作出使他满意的让步，当然对我们也是这样了。”

“是的，我不打算。”

“这是您最后的答复吗？”

“是的，最后的答复。”

“唔，先生们，既然这样，就没有什么可谈的了。由于我们的建议没有被接受，我们就可以不负责任了。我们过去对待这件事就并不特别热情，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来抱怨这种使人惋惜的结局了，我这样说大概没有错吧。”

玛克斯·贝纳德说完这些话就站起身来。其余的人也紧跟着站了起来，一面轻松地喘了口气，因为终于这样轻巧地摆脱了这个在他们看来根本不能实现的设计方案。只有少数人对于事情这样仓猝地告终有些不满。其中最不满的是地主涅莱哈维，因为彼尔留给他的印象很深。当彼尔匆匆告别，在伊凡的陪伴下飞一般地离开房间时，涅莱哈维用他那猪样的小眼睛目送着他离去。

彼尔身后的门刚一关上，玛克斯·贝纳德重又说了起来：

“没有必要使你们相信，我根本不打算放弃开放自由港的方案。我甚至可以告诉各位，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将进行另外一个在我看来更加合理得多的设计方案，因此先生们，后会有期。”

* * *

这时候雅柯芭情绪压抑，正在斯科夫巴肯的别墅里散步。最近几天来，她计算着没有和彼尔见面的那些时刻，计算时过分紧

张的心情导致她精力的总崩溃。而且会面带给她的失望也远比她向自己承认的要多得多。

她觉得彼尔变了，这样的想法一直追随着她。他变得沉着了，精神集中了，但是引起萨洛蒙夫妇高兴的这种转变却只有使她感到伤心；因为她想起了彼尔从意大利发来的几封信的古怪语调。如果这种新的表现不过是故意做出来的放肆态度，她很快就能对付它，因为这种放肆一点也没有使彼尔增添光彩。她喜欢他们刚认识时他的那种粗野笨拙的姿态。两个月之前，在拉乌根达尔时，他还保持着这种样子。每当他俩置身在人群中时，雅柯芭老是暗暗地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彼尔立刻会说出没有礼貌的话来使人恼火；但她自愿忍受这样的痛苦，而不愿摆脱它。她仿佛在担心，当人们认清他的优点时，她却不爱彼尔了。正当雅柯芭陷于这种不愉快的沉思时，伊凡回来了。雅柯芭和母亲坐在亭子里，伊凡腋下夹着那只专用的公文包闯了进来，向她们报告在玛克斯·贝纳德办公室的会面结果。

听完伊凡的述说，雅柯芭最初甚至哈哈大笑了。这情况蓦地使她感到，这对于她反复思考的一切是强烈的反击，而母亲吓得发呆的样子以及哥哥几乎要哭出来的神态，甚至使她感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现在她又在彼尔身上看到他过去的那种粗野劲了。

但是这种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很快连雅柯芭也满脸愁容了。她仔细考虑了一下，又听伊凡说到彼尔轻率的、不明智的举动，她气得比母亲和哥哥更加厉害，并为彼尔感到万分羞愧。她主要的不是想到彼尔——也包括她——现在将面临什么样的处境（虽然依她目前的情况来看，重又单单寄希望于未来的前景已不能吸引人了），而是气彼尔冷漠地对待她的父亲，特别是伊凡为

他所作的一切。

午饭后彼尔来了一封电报，说是要到他们家来。雅柯芭沿着林子走去迎候他。他老远就笑嘻嘻地大声对她说：

“你听到新闻了吧？我学基督的样，把生意人从庙宇里赶出去了。”

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使雅柯芭更加恼怒了；虽然她十分清楚，彼尔企图以这种方式来掩饰他自己的困窘。要是彼尔拥抱她，并以热烈的吻来制止她不断的责怪——啊，要是这样，那她也许会立刻原谅他的一切，在他的怀里把自己的一切痛苦全都忘掉。但是彼尔根本没有这样做。他立刻看出她脸上不快的表情。他曾经寄予厚望的会谈获得可悲的结局，这使他也有些懊丧，但雅柯芭的无声的责怪使他生气，他觉得不公平。他期待着，她能彻底了解他，并且认清他向交易所巨头们的挑战所具有的意义；因为她过去谈到这些丧尽天良的勒索者时总是感到气恼，并为象玛克斯·贝纳德这样的人能成为现代社会的栋梁而愤懑不已。

但是在他第一次失败以后，连雅柯芭也显得并不比其余的人高明，彼尔这样痛苦地想道。她身上也有商人的气质，只是在等待适当的时机来战胜她的傲气。犹太人也有自己的偶像：连他们中间一些最具有自由思想（不信宗教）的人也迷信黄金，在黄金的叮当声面前顶礼膜拜，永远是金牛犊的奴隶。

他们走到树林边上。虽然十分累了，雅柯芭却不想立刻回家去，就在一棵树下面的长椅上坐了下来。她向旁边稍稍挪动身子，撩起裙子，仿佛邀请彼尔坐在她旁边的空位子上。但彼尔并不打算坐下来。他继续在长椅面前来回走着，把手指头插进背心的口袋里，试图解释促使他这样做而不采取另外方式的理由。雅

柯芭仰靠在椅背上，并把一只手搁在上面。她目光专注地注视着彼尔的每一个行动，她心里重又勾起这样的想法：他变得多了。“他可能发生什么事呢？”她暗自思忖。在她那喜欢寻根究底的黑眼睛里第一次闪烁着不信任的阴影。也许他对她隐瞒了什么事？这件事正好能说明他那奇怪的不能自制的心情。也许他昨天的矜持，今天的容易激动，都出于同一个原因？……而他最近从意大利发来的几封信呢？……为什么他在回国之前需要作这样长的思索呢？

她用手抹了一下皱起的额头，仿佛想抹去不愉快的思想似的。她不愿对他有任何的猜疑。

“我觉得实在对不起伊凡，”她稍稍扭过脸去，说。“他是那样热心，简直使人感动，如果这关系到他自己的前途，我看他也未必会比现在奔走得更起劲。”

彼尔起初不想回答她。没完没了地老是谈伊凡的功绩已开始逐渐使他厌烦，他本人并不认为伊凡的出力有多大的意义。

“遗憾得很，我真的对不起你的哥哥……但已经没有办法了。伊凡一开始就应当明白，不该让我和这些人打交道。”

“这可是你自己全权委托他的啊！”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要是你能看到那种小市民趾高气扬的态度，就会理解我了：他们坐着，表现出这样一副神情，似乎他们同意利用我的设计方案来自肥是对我最大的开恩。如果新时代的人真是这种样子，那我们真是才脱龙潭又入虎穴了。”

“那你现在打算怎样做呢？”经过一阵沉默以后，雅柯芭问道。

“简单得很，继续进行开创的事业。证实，书写，敲警钟，直到

人民听到我的呐喊。我可不是单和交易所的豺狼们打交道啊。你想想，他们竟厚颜无耻地建议我去讨好报馆的编辑！你说怎么样？去向杜林那种下流作家卑躬屈膝！”

“那又怎么样？”

他突然停住了，带着毫不掩饰的惊讶神情望着她。

“看来你赞成这样做？”

“假如这对事业有利（而我并不怀疑这一点），你干吗不到编辑部去走动走动呢？”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不，今天你简直使我惊奇了。”

“我认为，一个人如果由于某种原因需要事先获得支持，为了事业的进展，承认那些掌握实权的人的权力，对他来说，这样做是明智的，这里就不必去详细研究他们的权力是怎么样得来的，用什么方法得来的。”

“请原谅，关于一个人对待自己的责任问题，我有不同的看法。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对黄金下跪就不象向刻着耶稣受难像的十字架顶礼膜拜那样可耻？经历了今天这件事以后，我对事业上的任何狡猾手段深恶痛绝，这种心情未必会很快消失。”

雅柯芭什么也没有回答。彼尔一味想证明自己的正确，这使她十分痛苦。她希望他不再为自己解释，在她看来，这些解释仅仅是狡辩而已，仅仅是试图在慌忙中说服自己而已。

但是彼尔没有住口。雅柯芭明显的、彻底的不赞成，毫不掩饰地拒绝了解那些迫使他激烈反抗的原因，以及他的无能，既不善于向雅柯芭又不善于向自己解释那些促使他这样行动的内在原因，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激起他战斗的欲望。

“你对于玛克斯·贝纳德以及他那一伙的好感，简直使我感动。这在你有点不同于以往。我希望这不是今日发生的事件的

结果。”

“你上面说的话我就当作根本没有听见，”雅柯芭以固有的镇静回答说，但态度十分严肃，“首先，我根本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表示过好感，特别是对玛克斯·贝纳德；虽然，我认为他本人比他的名声要略胜一筹，我无意中曾听说他悄悄地在从事慈善事业，帮助住在哥本哈根的几家贫苦的犹太人家庭。”

“也许是为了赎罪，因为他使全国成百个家庭遭受了灾难，他搞得不少人毁灭，良心有愧啊。”

“是啊，他可是个好斗的人呢。据说有一次他曾经这样说过：‘打仗——这是我的职业。’他是个无情的、毫不妥协的人，有时甚至很残酷。因此从前我曾认真地考虑过他的不断增长的实力，这一点你说得完全对；但是也许我没有正确了解他，总的说来，我对这类人评价过低。也许，当国人逐渐开始忘记一个真正刚毅的人应该怎么样的时候正需要这样的人呢！”

“喔，那么说，他正是我们大家的楷模和指导者啦？”

“可能是这样。无论如何，他是一个征服者，他身上具有恺撒[①]的气质。”

“你倒说说看，由于他的过错，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发生了多少起自杀的事件？”

“胡扯！”

“但是你应该承认……”

“即使是这样又怎么样？每当他利用自己的权力使当前的敌人不能为害，或者提拔战友时，就有人喧嚷起来，这十分清楚地证明，下述的事实多么难以为人们所理解：如果你看准一个目

---

①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

标，那就得使用手段，而不是无休止地跟自己或跟其他的人拌嘴争吵。”

彼尔默不作声地看着雅柯芭。她的话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是她始料所不及的。

“看你多么灵活！”他说，好不容易控制住没有说出粗鲁的话来。他本想对她说，如果他将开始遵循她卖力地宣传的那种思想去做，那末，今天就是他们最后一次谈话了。但他只是说，她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不配教导他；因为他可以向她保证，从他方面来说，他曾不止一次地有过考虑目标和手段的机会，甚至在一些比今天的问题更加重要的问题上。总之，对于她所提出来的理由没有什么可反驳的；只是有一点使他感到惊异，她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竟然为象玛克斯·贝纳德那样的头号骗子辩护。这个人的卑鄙的意图可以归结为一点：满足廉价的权力欲，确切地说是捞大批大批的钱。而她竟去为一个头号骗子辩护，这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只能证明他只是个恶毒的、卑鄙的……彼尔本想说“犹太人”，但他及时收住了，只说“交易所的强盗”。

“不过我认为可能是，”他耸耸肩膀，补充说，同时转过身去。“我认为可能是你天生具有为这种人辩护的先决条件，而我呢，对不起，却没有。”

雅柯芭迅速地向他扫了一眼，但没有作声，重又把目光移开了。

“不过，我一开始就已经说过，”彼尔继续说道：“对整个这件事用不着这么大动干戈，你把它看得过分认真了，总之，你有一种喜欢装模作态的致命弱点。”

“不是装模作态，彼尔，而是装模作样。”

“请不要逞能吧，即使是在今天。”

"不，请你按正规的说法讲话。你居然还想在文字方面搞改革啊。"

他们就这样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地干起来了，直到雅柯芭突然用一只手掩住了眼睛，强迫自己平静下来。不，不，她不想在任何方面怀疑他。她要阻止自己去听含有醋意的话。她不愿想到危险的事情上去。

雅柯芭站起身来，用双手抱住彼尔的头，要他正眼看着她的眼睛。

"彼尔，"她说道。"你瞧，我们两人这样不害臊吗？你最好还是吻吻我，把我们互相刺来刺去的伤人的话一古脑儿忘掉。你甚至可以说一切都是我的过错，只要你以后好自为之就行。让我们彼此起誓，以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好吗？那么我们就起誓吧！"

彼尔立刻软了下来。这些天来，在柔情蜜意面前，他无法不为所动。

"你是对的。我们的举动愚蠢极了。但是我多么希望你会赞许我的这一做法，我知道现在我比过去更加需要你的支持和谅解。"

"在这方面我永远不会拒绝你，"雅柯芭说。

于是，他们以长时间的接吻来巩固和解。

* * *

在斯科夫巴肯的午饭桌上笼罩着十分压抑的气氛。菲列普在城里就已经得知事情的结局了，因此在饭桌上一言不发。而且这一天大家都不大说话，只有嘻嘻哈哈、喋喋不休的小孩子们稍

稍缓和了普遍的紧张气氛。

彼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坐在那里，脸上表现出已作好战斗准备的神情。根据伊凡和雅柯芭对所发生的事情的态度，他明白这对老人也要求他作解释。也许，他们甚至可以说，他们有权这样做，因为最近以来，他们负担着他的生活费用。因此他警惕地防备着，坚决使任何人都不敢来干涉他的事业。

但是他不需要采取自卫行动：菲列普·萨洛蒙一下子就彻底决定了对彼尔本人和他的改革思想的看法。他总算控制住自己没有给彼尔说上一通在业务领域内什么是可以容许的，什么是不能容许的。那位未来的岳母甚至只字不提所发生的事。饭后，雅柯芭和彼尔到花园里去了。他们手挽手地走着，虽然在树林里他们已经和解，但是却不象以前那样亲密无间。他们害怕谈到那些重又会引起争吵的话题，于是隐藏着自己真正的思想，只谈些鸡毛蒜皮的零星琐事。因此雅柯芭无论如何无法迫使自己谈到宣布他们订婚的事，更不用说谈怀孕的事了。而彼尔呢，从他这方面来说，也无论如何无法讲到他的家庭搬到哥本哈根来的事。尽管今天发生了种种不愉快的事，但这件事却依旧萦绕在他的脑海中。

另外，他担心娜尼会到斯科夫巴肯来。在午饭桌上曾谈起过，由于明天要举行宴会，娜尼可能今晚就来这里过夜。因此彼尔一直谛听着屋子里传来的声音，并尽力向雅柯芭隐瞒自己的不安。后来他们坐在峡湾边背风的长椅上。昨天这个时候，他们也坐在这张长椅上，但今天周围的一切看起来完全换了样。峡湾两岸的轮廓明显而清晰地朝北面突出。从这里看过去，维恩岛历历在目，连浪涛碰击那阳光普照的沙岸也一目了然。从西面吹来的风沿着西兰岛的岸边吹拂，水面平静极了，在沿岸水浅处，真

正是水平如镜，映出了近郊别墅的花园和海滨浴场的跳板。而在稍远的深邃的地方，深蓝色的浪涛拥着白花花的浪峰翻腾起伏着。那边有几条帆儿稍稍放下的小船在回旋。一条绿色的货轮沿着峡湾缓缓不停地行驶着，嘶哑的汽笛声惊走了几条小船。一股又浓又黑的烟雾象浮云一样悬挂在货轮上空，遮住了太阳光，在水里投下长长的阴影。

彼尔欣赏着这生动的海景，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斐季奥弗。他的思想飞到了柏林，在那里，他和那个狂妄的画家以及他的那些疯狂的艺术伙伴们一起，在莱比锡街的一家舒适的小酒馆里度过欢乐的夜晚。

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那样热切地吸引着他来到这些人中间，此刻又为什么怀念起他们来。他认为斐季奥弗是一个平庸的丑角，因此，斐季奥弗的激动人心的大型艺术品对他来说是莫名其妙的玩意儿。斐季奥弗的朋友们发现他和斐季奥弗长得十分相象，甚至还以为他们是亲属，而他却并不以此为荣。

他只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正是斐季奥弗那有名的反复无常的性格，正是他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的古怪任性，吸引着他去抗衡雅柯芭和整个萨洛蒙家庭的停滞的片面性和顽固的狭隘观点。在斯科夫巴肯，人们以预先准备好的结论去判断处于固定不变、甚至僵化形式中的一切生活情况——这似乎跟那些明朗的、布置得很漂亮却一点不说明人的心灵的房间很相称；而斐季奥弗呢，能够在任何一天提出和昨天截然相反的新观点，并同样深信不疑地，甚至以比昨天更大的热情捍卫它。

萨洛蒙的家庭尽管有些倾向于古怪，却总是坚定地遵循着一般称之为合乎理智的方式生活；而斐季奥弗游荡的性格使他走遍了现实生活的所有道路和交叉路，不止一次地经受着无论

是明显的、还是隐蔽的失败，只求在孜孜不倦中获得幸福。

最后彼尔谈到了斐季奥弗，雅柯芭就说，几天前她在厄斯特加德碰到过他。

“这么说来他在这里?”彼尔突然精神振奋地叫了起来。“他说过，秋天要到西班牙去，并将永远定居在那里。他厌恶丹麦，把丹麦称做‘新的犹太’。

“听他讲，一般来说，他不反对周游世界各国，并且在每一个国家里定居，而他自己却害怕走出哥本哈根，离开这儿走一天以上的路程他也不愿意。你大概不知道，他又变成热情洋溢的支持进步势力的人了，甚至发表革命的演说。”

“你说什么?”

“自从德国人大事夸奖他以后，他在我们这儿也重又变得时髦起来，但是他的反犹太主义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尔古斯·列维不久前花了两万克朗买下斐季奥弗的好几幅画作为收藏品。看来现在斐季奥弗除了赞扬犹太人促进工业发展的进取心和善行，不会说些什么了。”

彼尔放声大笑。

“是的，这符合他的情况！秋天我在柏林碰见过他。尽管他老爱逞强，我心里却非常眷恋他。但是我确实很难弄清，在斐季奥弗身上，在哪些方面表现了他的真正的自我，为什么他到头来会成为一个丑角，一个不安分、爱闹事和装腔作势的人。”

“他身上没有一处表现他真正的自我，他从头到脚都表现了他是艺术家。”

“是啊，也许谜底正在这里。不管怎么样，斐季奥弗——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人物。我记起了在‘科捷尔’咖啡馆的一个晚上。那时斐季奥弗卖掉了自己的一幅画，为此请一大群无意中碰到的

人喝香槟酒。在此以前，他整天在城里游荡。到了半夜里，老板拒绝再接待我们了，于是斐季奥弗怒火冲天，失去了自制力。我至死不会忘记那天奢华的排场。斐季奥弗把手伸到口袋里，将一大把金币撒在整个大厅里，掀起一片混乱。后来金币被捡起来了，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把他送回家去。但是，接着开始了最精彩的一幕。后来我从老板那儿得知，第二天一早，他的头脑清醒得象镜子一样，就跑去找老板，十分信任地询问老板，是否有人在早晨打扫时发现一个二十克朗的硬币，他正好短少了这个数目，他清楚地看到，当他把金币扔到地上时，有一个滚到了痰盂底下。果然在那里找到了硬币。总之，虽然斐季奥弗看上去完全意识不清，而且横行无忌地闹了一整夜，但却一秒钟也没有忘记他口袋里钱的总数，注视着每一个钱币。这你该怎么说呢？可以认为他假装喝醉，却又并非如此。他身上仿佛整整容纳了十个人，而且各不相同。也许，不仅斐季奥弗有这样的情况，其他的人也有——至少在我们北方人身上有。"

雅柯芭没有反应。早在彼尔住在柏林的时候，他对斐季奥弗明显的好感就使她有点不高兴；因为她觉得斐季奥弗是一个蠢人，一个坏蛋，悲喜剧式的福斯塔夫[①]，挥霍无度的大自然仿佛嘲弄似的，赋予他创作的才能。雅柯芭承认斐季奥弗的天分和独特的技巧，但她不认为天分可以成为替个人缺点辩护的有力理由。恰恰相反，她认为卓越的才能理应认识到，人们对斐季奥弗的缺点所持的宽容态度会降低艺术的真正伟大意义并使人们轻视艺术。

---

① 莎士比亚史剧《亨利四世》和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一个好吹牛的滑稽人物。

跟昨天一样，彼尔早早地告辞了，他感到疲劳。而雅柯芭甚至没有打算挽留他。娜尼直到现在还没有露面。她要坐末班火车来——因此，彼尔预先溜掉了。

但是等他到达哥本哈根，已经是夜晚了。干草市场上夜色苍茫，街道淹没在一片昏暗中。街道的一边，在那幢表面装饰奢华的新房子里，咖啡馆的一长列窗子闪耀着亮光，而另外一边——在灰白色的天空中，清晰地竖立着一架风车。如果从底下看上去，它很象是个巨大笨重的女妖，伸展着双臂，诅咒着新的城市。

彼尔没有立即回到旅馆去。尽管很累，他还是按照一整天隐藏在思想和烦恼背后、等待着适当的机会来控制他的那个愿望行事。他慢吞吞地——仿佛不是他的本意——沿着路边装着两行路灯的、夜市繁荣的佛斯特布鲁加德走去。

到巴盖尔斯塔拉德附近，他从佛斯特布鲁加德转入紧挨着哈姆列·孔格维的静寂的住宅区。现在他已经到了他母亲住的那条街的拐角上了。

万一碰到她家的什么人，他就竖起大衣领子，把帽子低低地拉到额头上。现在却一个人影也没有。起初，他沿着那幢房子所在的街道的那一边走着，等到找到了这所房子以后，就穿到街道对面去隐藏在阴影里。

从这里他看清了这幢没有什么突出之处的、不漂亮的四层楼房，分隔成每套三四小间的住所。他的目光立刻投向进门左首二楼的几扇窗户上，但除了喷上油漆的玻璃外，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可能有点搞错了。在二楼那套住所里，显然没有住人——那里正在修葺。后来，他想象出扶梯的位置，认为报上广告里写的那扇“左首”的门，如果从街道对面望过去，就应该是在进口处的右首了。

他把目光转到了右边，在一扇窗子后面隐约看到暗淡的灯光。在贴邻的一个房间里，没有放下窗帘。天花板上反射出一条狭长的光带——这表示通那间有灯光的房间的门没有关严。他竭力想再看见些什么东西，看见一些零星的小物件，但都是白费劲；然而，看不到这些东西，他不知怎的就依旧无法想象他母亲确实住在这个异乡客地的房子里。

蓦地，他在窗台上的花盆中间看到了一样熟悉的东西，一看到这件东西，热血顿时涌向胸膛。他认出了这是母亲放针线的匣子——小小的圆形的——他从孩提时代起就记得这个匣子，但那时他觉得匣子似乎很深，放得下很多东西。

一分钟过去了，有个人影在窗帘后面闪现了一下。

“也许是母亲，”他思忖道，深夜的寒气突然使他哆嗦起来。

同一个人影过了几分钟又晃了一下，但是那影子很模糊，很快就消失了，使他分辨不出这是谁——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时，传来一伙人嘻嘻哈哈的声音，于是彼尔就走了。

他顺着原来的路线慢吞吞地回到了城里。

旅馆已经近在咫尺，尽管他累得要命，但他突然感到十分不愿意回到不习惯的、陌生的房间去。他是那样地害怕孤独，以致到了大门口又陡地回转身，穿过整个广场，朝咖啡馆走去了。到了咖啡馆，他要了一杯啤酒，躲到角落里，企图集中思想来考虑一些情况。

只有到了现在，把一天里发生的事作了最后的考虑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已经无法用高谈阔论来撑走，彼尔才终于明白，他给自己造成了多么大的困难。现在已经不得不承认，雅柯芭和她家里的人对所发生的事情都十分关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他的脚下重又失去了坚实的土壤，他的周围重又是一片空虚，看不到

出路。诚然，存在着一条出路——比耶列格拉夫上校。还有另外一条出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去找那个患痴呆病的男爵夫人。

换言之，或者仿效杜林之流，牺牲自己的独立性，使“自我”丧失创造力，成为一个庸庸碌碌的公务员；或者向玛克斯·贝纳德学习，有意识地给自己确定一个牺牲者，冷酷地把他掠夺得精光，在这方面雅柯芭是正确的。没有第三条道路。“如果你看准了一个目标，那就得使用手段。”

唉，真使人走投无路。他不能象他过去所想的那样，扮演一个世界征服者的角色。他无法强迫自己为了巨大的幸福付出很高的代价。或者——说得正确些——荣誉和权力，也跟其他的、尤其是生活中被特别歌颂的欢乐和诱惑一样：它们在近处丧失了迷惑力。取得这些东西的代价高得无法比拟。

他想起了另外一个人……故世的尼尔戈尔。他在去世的前一夜说了些什么预言性的话？

这时，玻璃门忽然大开，一个大高个子走进咖啡馆来，他身高两米，胡子灰白，穿着浅色的大衣，肩上搁着一根棍子，就象一把宝剑。啊，原来是斐季奥弗！

彼尔高兴得几乎要从大厅的角落里向他叫喊。但是当他正想站起来让斐季奥弗可以快些看见他时，一片疑云突然笼罩了他，于是，他坐在原来的座位上，甚至拿起一张报纸遮住自己的脸，直至斐季奥弗走进隔壁的大厅。

他是羞于见人才躲起来的。他想到，在谈到他自己的成就时，斐季奥弗会好意地关心他的设计方案的命运，这将使他很不愉快，因为在柏林他们进行争论时，他，彼尔，曾大言不惭地夸口说，他的想法引起了人们多大的兴趣，权威人士们对这些想法寄

予了多么大的希望。

现在他开始感觉到，留在哥本哈根，时刻会有类似的、碰到熟人的威胁，简直不能待下去了。明天萨洛蒙家将在斯科夫巴肯举行庆祝会，几乎会把所有的至亲好友都请来，一想到这点，他感到由衷的恐惧。在目前情况下，每天和雅柯芭的双亲朝夕相处，未必能使他心情愉快，而且总的说来，他在这里已没有什么事可干了。而他想开始进行的斗争，出版新的辩论性的小册子或者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文章，在国外也同样可以进行，甚至会更有成效。何况还有跟娜尼的纠葛……而母亲偏巧在这时候想起搬到哥本哈根来了。

必须远走高飞。而且要尽可能地快。一定得明天就跟雅柯芭谈谈，何况从一开始他就不打算在这里久留。

彼尔喝完一杯啤酒就走了。

走出喧闹的、灯光明亮的咖啡馆，来到空旷荒凉的广场，他情不自禁地向那架古老的风车投去一瞥，他自己也没有觉察到，一下子就情绪抑郁地在广场中央站住了。这种抑郁感似乎来自这个古老的幽灵。

接着，他慢吞吞地步履艰难地向旅馆走去。

第 十 七 章

菲列普·萨洛蒙不常在家里举行晚会,但一旦举行,那就十分阔绰,气派很大。伊凡毫无例外地总是家庭盛会的主持者。每逢这种场合,他总是远在拟议中的盛会举行之前,早就制定庆祝的节目,呈请双亲过目。他每次都想出一些新花样,照他的说法,整个晚会的成败就取决于这些新花样:有时是极其精致的花卉装饰,有时则来个出其不意的甜点心,或者,在举行正式舞会时,来个科蒂永舞。

这一次他简直想大显身手,亮亮绝招。他希望除了为远游回来的新婚夫妇祝贺外,同时展示彼尔宏伟计划的辉煌成绩。他计划在整个花园里都装上彩灯,同时放焰火,不过菲列普·萨洛蒙坚决反对这样做,只允许伊凡在峡湾沿岸的树上挂灯,伊凡认为这样一定能产生令人震惊的效果。他还准备了一个能给人意外喜悦的节目,叫做 le clou①。彼尔到斯科夫巴肯来的时候,各个房间的节日陈设还没有完全整理好,家里人都关在各自的寝室里忙着换装打扮。彼尔忘记询问庆祝会定在什么时间举行,因此粗心大意地早到了一个小时。

彼尔的情绪事先就已经很不好了。昨天深夜回到旅馆,他发现房间桌子上放着一大卷纸:玛克斯·贝纳德退还给他从前通

---

① 法语:最精彩的余兴节目。

过伊凡取得的全部图纸和预算。彼尔尽管又累又倦，而且时值深夜，但他还是怀着怯生生的好奇心打开了这卷纸，仔细研究起这一叠图纸来。这卷纸由于时间已久有很多已经泛黄，它们不在他手边已很久了。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他专心致志于这些图纸。整个设计方案，最近几年来仅仅象是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吸引着他，现在，这些半被遗忘的计算数字，这些细心地完成的水闸图纸，这些桥梁桁架，这些防水堤以及仔细地写出的一系列数目字和伤透脑筋的图表——这一切他青年时代大胆想象的结晶，却以新的形态呈现在他的面前。

一种几乎是虔敬的惊异感控制了他。他开始对自己肃然起敬了。多么丰富的思想！多么宏大的规模！他从纸卷中每抽出一张纸来，他赞叹自己的心情也就随之而增强，但是……同时又有一种隐秘的、认为他现在远远不如过去的彼尔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油然而生。

把最后一张图纸放在眼前，他陷入了忧郁的沉思。他记起了尼堡的小房间，青年时代的贫困的工作室，在那里，他欢快地吹着口哨，伏在绘图板上绘图，虽然有时甚至穷得没钱买面包。这些回忆唤起他对一去不复返的贫困的岁月和百折不挠的乐观精神的怀念。那时候，每天晚上良心的责备不会推翻白天建起的空中楼阁，每一次失败只会鼓励他继续去为已开创的事业的奋斗，因为它使你进一步自豪地意识到，人们就要不承认你、不尊敬你了。那时候他尽管挨饿，负债，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却能每天晚上躺到床上象个皇帝；每天早晨从床上起身又象上帝。

一清早他又坐下来翻阅图纸，但是，经过十分细致的审阅，最初的欣喜稍稍减退了。根据他在旅行中获得的不断增长的经验，他不难发现设计方案中有不够完善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论

点——这个发现使他惊恐万状。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经受过多少次打击的自信力完全动摇了。一整天他都没有出门，想改变、想纠正的强烈愿望攫住了他。他终于基本上彻底推翻了整个设计方案，但是不管他多么努力，却一直没有想出新的好办法。每次当他坐着绘图时，由于思想不断拥来，脑袋和手指尖总会有一种刺痛感，可是今天却没有这种感觉。

他第一次真正感到无能为力，心中充满了象畏惧死神那样的恐怖感。

彼尔神态沮丧，急不可耐地在凉台上来回走，一心想远远离开这儿，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他打扮得很漂亮，挺优雅。他穿着时式的燕尾服，白色的缎子坎肩和装饰着两颗钻石领扣（雅柯芭的礼物）的绣花胸衣。剪发推子推过的头发闪着象黑丝绒般的不透明的光泽。脑后修成欧洲新型的发式，露出光溜溜的后脑勺和脖子，短髭按军官的式样向上卷起，由于在国外旅行期间不断地把胡子修短，现在只在下唇上留下一撮尖形胡子。

蓦地，从大厅里传来绸衣服的沙沙声。彼尔回过头去，看见了娜尼——她站在门口，稍稍向前探出身子，瞅着凉台。

娜尼清楚地知道彼尔已经来了。她是从她的房间的窗口看见彼尔走进大门的。于是她便匆匆忙忙地打扮好，以便能比别人早一点下楼来。她在几分钟以前已经走进了大厅，起初站在窗边，默默地端详着彼尔，却不敢走近他——她依旧象过去那样有些怕他。

最后，她朝凉台望去，以故意的漫不经心的神态向彼尔点了一下头，立刻走了，仿佛没有找到她要找的人。

彼尔伫立着望着她的背影。他也被一种奇怪的胆怯攫住了。这一整天他还一次也没有想起过娜尼。

他改变了主意，跟在她背后，他决定最后明确一下关系。

"您在找什么东西吧？我可以助您一臂之力吗？"

"不了，谢谢您，"娜尼回答说，假装似乎真的在找什么东西。"我简直不知道把手套放到什么地方了。不过没什么，我已经拿了雅柯芭的另外一副。从各方面看来，我们可说来得非常及时。"

"是的，我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一个小时。"

"啊，怪可怜的，"她说，关切地越过裸露的肩膀望着他。

彼尔犹豫了一下，后来就果断地走到娜尼身边，鞠了一躬，带着含有讥笑意味的谦恭态度向她伸出手去，说道：

"喔，客人们开始陆续来到了，我大胆地极其诚恳地请您……"

她迅速而又恐惧地看了他一眼，装出似乎发觉他的话里有什么隐藏的含意。接着，她带着懒洋洋的神色展开了扇子，仿佛决定不让自己有怀疑的余地，握住伸过来的手，目光望着一边说：

"您说得对，让我们装做我们已经开始在庆祝了。"

"夫人，我觉得您今天似乎有些不大开心，"当他们走到隔壁一间房间时，他说。这是一间洛可可式①的上了白漆、有着镀金装饰的书房，"什么事情使您感到烦恼？"

"没有什么，我只是希望这个讨厌的日子快些过去。"

"这是为什么？"

"我讨厌参加晚会。"

"是这样吗？您使我感到惊奇，这在您是件新鲜事儿。"

---

① 见本书第153页注。

“可能是这样，但是我已不是过去的我了。我已经是个结了婚的女人。一转眼就快变成老奶奶了。”

“啊，要得到这个称呼，首先要完成某些手续。您愿意坐一下吗？”他站在一张蒙着绸套子的卧榻式的小沙发面前说，一面向娜尼指指这张小沙发。“也许您怕在客人来到之前揉皱了衣服？”看到她有些犹豫，彼尔又加了一句。

她又一次把他弄糊涂了，因为她带着那样的神情对他望了望，似乎他的话里隐藏着秘密的、不礼貌的暗示。她什么也没回答，在沙发一角坐下，却把裙子铺展在整张沙发上。

“您不觉得可笑和奇怪吗？”他说，一面放肆地在她的旁边坐了下来，“我们刚在罗马分手，到现在总共才八天啊！”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自从我们互相说‘再会’的那个时刻起，似乎已经过了很久很久？您还记得罗马……和罗马车站吗？”

娜尼装得似乎真的什么也不懂——一点儿不懂，否定地摇摇头。

“我根本没有去想它。”

“真的没有想吗？”

“当然，而且我根本不喜欢罗马。”

“真是这样吗？在罗马看到过您的人，无论如何不会说您不喜欢罗马的。”

“不会说吗？可能，当然可能。”

“您倒说说看，回到家里来，您感到高兴吗？”

“高兴？”娜尼回过身来，有点疲乏地、柔顺地耸耸肩膀。“在我看来，到处都一样讨厌，家里更令人难受。”

彼尔纵声哈哈大笑。

“今天简直无法跟您谈下去。谁让您……”

“喔，我想说什么来着？”娜尼以假装的激动打断他的话。“您在罗马时情绪好极了。我觉得罗马使您心醉神迷。”

“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但是我向您坦白承认：自从您——当然还有您的丈夫，离开了罗马，它就失去了大部分的魅力，几天以后，我也离开了那里。”

娜尼听完以后，沉默了一下，把视线集中在她的扇子上，唇边掠过一丝巧妙地做作出来的悲凉的苦笑。然后，她慢悠悠地把那迷人的眸子投向彼尔，报以柔情脉脉的、含义丰富的目光，这对他仿佛是一种无言的抚慰。

这时彼尔真的高兴起来，娜尼重又使得他晕头转向了。真的，她今天表演得好极了，使出了浑身解数，淋漓尽致地卖弄自己的美色，她打扮得漂亮极了，穿着她最喜欢的颜色——使人眼花缭乱的金黄色衣服，这跟她那东方型的脸蛋和乌黑的头发十分相称。她把头发朝上梳，象个真正的日本女人那样，用高高的玳瑁梳子把头发束在头顶上。两朵紫红色的玫瑰花在过分袒露的胸脯上轻轻地摆动。

彼尔力诫自己不要做出无赖的样子来。娜尼立刻发觉了这一点，采取了防卫的姿势，因为她无法保证自己。她感到玩笑开得越来越带有冒险性了。但是现在这并没有使她感到些微的不好意思，甚至相反——全身痒酥酥的，舒服极了。同时她也没有预见到有什么特殊的危险性。诚然，有时她有一种想用双手搂住彼尔的脖子、凑到他那鲜红的嘴唇上去的无法抑止的愿望。但理智制服了她。她十分珍惜自己的优越性。她的脑海里还从未有过当真背叛杜林的念头。她可以随心所欲地为杜林的真正的或

者表面上的冷漠无情而对他大发其火，甚至不怕当面对他指出这一点，但是她十分看重杜林的社会地位，因而不敢拿自己去冒险。当她看到整个首都从部长到出名的歌手都巴结杜林，她就会骄傲得心花怒放，作为这样一个人的妻子，她指望得到很多东西。

可是她想把她有一次跟彼尔开过的玩笑再继续下去，这不是毫无用意的。她对这一点具有令人信服的、有力的理由。她根据经验知道，如果一个男人有制服她的过分大的权力，就得设法把他引到深渊的边缘，最终使他晕头转向——到了这个时刻，她自己的迷恋也就会消失，任性的要求将得到充分的满足，于是，她就可以泰然地袖手旁观，瞧他怎样经受痛苦的熬煎。

女管家和侍女要来打扫书房，把他们惊散了。彼尔又挪到离娜尼远一点的地方，谈论着无关紧要的事。

还在仆人没有离开房间之前，娜尼忽然想起来，说：

“雅柯芭钻到哪里去了？她可是知道您已经来了啊，我刚才到她房里去时，她几乎全准备好了。”

彼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坚决不想扯到这个话题上去。

可是娜尼却继续说下去：

“当您看到她时，您会高兴得不得了。她穿了件新衣服，真是美极了，是您要她穿这件衣服的吧？”

“我？不，不！”彼尔含糊地说，情不自禁地涨红了脸。

“喔，对了！雅柯芭是在您还没有回国的时候去定做的，但是她当然是迎合您的欣赏口味做的，难道她一点也没有告诉您吗？”

“没有，我记不起来了。”

“这么说来，她是要带给您意外的喜悦。”

彼尔对这点也什么都没有回答，他突然陷入了沉思，不过他那双富于表情的眼睛却没有离开娜尼。他身上的叛逆者和征服者的一切素质，一见到这个令人销魂的女人，都猛地觉醒了。他想摆脱不痛快的心情和对自己的不满——这一切都促使他现在去干新的冒险勾当。他追求娜尼恰如追求促使他回复心情平静的麻醉剂一样。他知道，只有她才能赐予他所需要的那种忘掉自己的烈性的、醉人的饮料。为了重新获得力量去工作、去斗争这个最高的目标，不必去考虑雅柯芭。他选中她为自己合法的夫人，只是象皇室的成员那样在履行自己的天职，把政治设想推到首位；以后呢，也象皇室的成员那样，他有权利在夫妻间的忠实问题上不必过分严格要求自己。更何况雅柯芭自己也怂恿他这样做：“谁看准一个目标，那就得使用手段，”——她就是这么说的。

仆人离开后，他又挨近娜尼，把话题引到罗马，谈到他们的分别，并大胆地把一只手放到娜尼身后的沙发靠背上。于是，重又开始了在罗马的雅尼库尔闲逛时的经历：彼尔的突然袭击使娜尼失去了自信力，她惊慌地移动身子，离开他远一些。

彼尔的目光也勾起她不愉快的回忆，那是从意大利回来以后的一次梦境中见到的……是使她醒来以后总感到剧烈头痛的许许多多猥亵的梦中的一个。她有一次正好到过动物园，她很喜欢那里的一只毛色黄得使人炫目的大老虎。在梦境中，这只老虎爬到她的床上，开始跟她嬉戏，用那柔软的爪子爱抚她，最后终于将整个沉甸甸的躯体用力压在她的胸脯上，在老虎的眼光中，她蓦地认出了彼尔那纠缠不休的目光……

"您记得当列车开动时，从您的花束中掉下一朵玫瑰花吗？"彼尔问道。"我把它捡起来保存好，一直珍藏到现在……"

"我的天哪！还把它珍藏起来！"

"不然又怎么样？请别忘记，这朵玫瑰花可是从娇小优美的手中掉下来的啊！"

彼尔自己没有发觉，他给了她最最称心如意的恭维。娜尼的手是她的心病，说它难看得很，也许有失公允，但是在娜尼内心深处却不能不对自己承认，她的手指确实嫌短了些。

"把您的恭维留给雅柯芭吧！"娜尼打断了他的话，重又改变了坐的姿势，小心地企图避开他的目光。

"为什么？"他问道，同时不假思索地突然向她进攻。"难道对一个美貌的女人说她美丽就犯了罪？难道，亲爱的小姨子，我必须向您隐瞒，我认为您是我所见到的女人中最漂亮、也最危险的女人？为什么要隐瞒呢？您自己也很清楚……青年时代我曾经设想过最大胆的计划……您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点。好，不去翻那过去的罪孽帐了。您拒绝了我，我不得不向命运妥协了。在我看来，您是完美无缺的人。"

娜尼脸上的红晕稍稍褪了一点。彼尔一步步把她逼到长沙发的角落里，她仿佛被施了催眠术似的，从沙发的角落里瞅着他。

但是彼尔自己忽然决定不要显得急不可耐。他觉得——这确是实情——在她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仇恨的光芒。他恐怖地想象着，如果进攻不成功，一切将如何了结？

可是娜尼这时却自己扑上去勾住他的脖子，直对他的嘴唇热烈地吻了一下。

这一切持续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秒钟。还没有等彼尔醒悟过

来，娜尼已经跳下沙发，跑到了窗子边，背朝着彼尔站在那儿，两手掩住了脸，仿佛刚才挨了一巴掌似的。

这时从前厅传来伊凡发号施令的声音，接着他本人，象个上足发条的洋娃娃那样快步在房间里兜了一圈。他的神态象一个整顿军队要去作最关键的冲击的统帅。他一阵旋风似的在他们身边走过，后面跟着他的大本营——两个穿着仆役制服的临时雇来的佣人和一个穿宽大短衫的室内装饰师。

看到娜尼和彼尔不去参加庆祝活动，却单独躲在书房里，他放慢了脚步。

"庆祝会在客厅里举行，"他郑重宣布说，又快步向前走去，助手们嘻嘻地笑着，在他背后互相交换着眼色。

不论是娜尼还是彼尔都没有稍稍动一下。接着，彼尔站了起来，他还神志恍惚，一直没有把思绪集中起来。

听到他的脚步声，她向他转过身去，并用目光阻止他。这目光是可怜巴巴的、羞怯的，却又毅然决然地不许彼尔走近她。当她听到大厅里传来了人声，顿时吓得脸色煞白，接着，低着头，迅速地从他身边溜过去了。

她在门口站停，朝他望了望，用扇子遮住脸蛋，直到眼睛，压低声音说：

"您要是胆敢对任何人说出您的行动，即使只说一个字，那就……"

"那就怎么样？……那就怎么样，娜尼？"彼尔问她，急得涨红了脸。

"那就，"她那丝绒般温柔的眼睛意味深长地望着他，"那我们就拉倒，不再成为真正的朋友。"

她收拢扇子，消失不见了。

* * *

使他们吓得惊慌不安的是菲列普·萨洛蒙和他妻子的声音。老夫妇俩手挽手地在整个大厅里来回走着;这个精明老练的生意人欣赏着穿了紫红色、镶着华丽花边的贵重衣服的列阿,沉醉在喜悦之中。但是一看到从书房里走出来的彼尔,他的笑容立刻消失了。

他想起了,他面临着一项非常不愉快的任务,必须大声宣布女儿和这个在他看来微不足道的、干什么也不合适的人订婚。昨天晚上他还打算跟彼尔谈谈这件事,但是得知他在玛克斯·贝纳德那里的所作所为以后,就再也下不了决心跟他谈话了。此刻,这样的感觉仍没有离开他。他甚至无法迫使自己和未来的女婿握手,而且彼尔的脸部表情也使人不想跟他握手。

伊凡又象旋风似的一晃而过,这次是想证实一下家里的人是否都到齐了。第一辆马车已经停在大门口。在这之前不久,几个幼小的弟妹穿着白色的衣服跑了进来。罗扎莉雅也来了。可雅柯芭还一直没有露面。她穿衣服打扮时发生了一点小麻烦。她没有梳妆打扮的习惯,不会束裙子上的宽腰带,把它完全弄糟了,终于不得不叫侍女来帮忙。

等到她下楼,客人差不多已经到了一半。

娜尼尽量离得彼尔近一些,想要观察一下彼尔看到雅柯芭时的脸部表情。她十分巧妙地埋下的地雷发生了爆炸,给她带来无比的喜悦:彼尔一看到雅柯芭气得脸都白了。

雅柯芭的脑海里出现一个倒霉的念头,想给自己缝一件大敞领、露颈肩的衣服,其实这种式样对她完全不合适。她怀着炽

烈的热情等待着自己的未婚夫，这种热情和他们在德雷扎克会面的幸福回忆，激发她跨出如此不经考虑的一步，以致刺痛了彼尔最敏感的部分。彼尔发觉有些先生们一看到雅柯芭出场，都冷笑起来，使彼尔一开始甚至不愿意朝她那个方向看。

这时所有新到的客人都在侍女们和专门雇来的仆役们帮助下脱去大衣，然后从宽敞的前室进入大厅。

马车一辆接着一辆已经驶近铺了地毯的入口处。沿着峡湾岸边延伸着一长列雇来的和自己家的车辆，它们正慢慢地、无数次停顿地驶近别墅。

大厅里以及跟它贴邻的两间客厅里已经聚集了近百个人。

这里主要是金融界的代表，这只要看一眼妇女的衣饰和她们的钻石饰品，就不难猜出来，但其中也有大学教授、医生、艺术家和作家。他们的举止和谈话的风度以及妇女们的服装式样都说明，毫无疑问，他们已屏弃成见，受到欧洲自由风气的影响。大多数年轻的太太打扮得完全象参加舞会一样，因为等会儿还要跳舞；即使是上了年纪的太太，特别是犹太女人，也依靠裁缝的帮忙，既让美妙的身材勇敢地展示出来、引人注目，同时又符合时式的要求和聚会的性质。

未曾组成的、建立自由港的股份公司的全体成员都得到萨洛蒙家的邀请，但大部分人都拒绝前来参加。伊凡根据昨天所发生的情况来估计，正是这样预料的。只有过去的地主涅莱哈维先生来出席。他那乡下佬的样儿，脖子上挂着一根很大的金链条，以及打过鞋掌的靴子，在文雅的宾客中间引起强烈的兴趣。

伊凡无意中看到涅莱哈维和著名的大社交家、最高法院的律师哈萨拉盖尔一起坐着车子来了。这两个人出乎意外的接近

使伊凡感到十分惊讶，虽然他很清楚涅莱哈维和丹麦律师界的著名代表们的关系。他脑海里立刻闪过一个念头，他们两人的到来，是要在彼尔身上打主意。他想起了涅莱哈维在谈判突然中断时所表现的不满神情。至于那位律师，他属于唯玛克斯·贝纳德马首是瞻的那类年轻大胆的生意人。因此完全可以这样假定，去完成头儿本人无力完成的事，这样的前景诱惑着他们之中的某个人。哈萨拉盖尔不具备那种使玛克斯·贝纳德得以获取权力的品质，也许只有不择手段这一点；但是由于他的优雅的外表和在社交场中得体的举止，首都的人士已经把他作为一个有远大前程的人来谈论了。

在一般的客人，所谓“星期日常客”中，伊凡看到了阿隆·伊兹拉耶尔和比所有的人都长得高的文学副博士、文学研究家巴林格，他是引经据典的能手，他那永远得不到满足的头脑很象法老的瘦弱的牛，它们拿膘肥臀圆的同伴来填自己的肚子，自己却并没有因此变得肥胖一些。阿隆·伊兹拉耶尔是个神经质的胆小怕事的人，躲在角落里，但很多朋友还是立刻就发现了他。贝林格却正好相反，占据最显目的位置——倚在门框边；但是，尽管他有着过分高大的身材，突出的双眼和引人注目的苍白的脸容，贝林格得到的却是跟他的文学作品同样的命运——他一直没有受到别人的注意。甚至连过去曾因贝林格的殷勤巴结而十分得意的罗扎莉雅，也跟女伴互相搂着从旁走过，而没有注意到他。这个个子瘦小，刚满十六岁，可是打扮得跟成年妇女一样的姑娘，倒是有一双观察敏锐的眼睛呢。

然而彼尔却是大家全神贯注的目标，比他自己所希望的更惹人注目。

他那肌肉发达的体格和晒黑的脸膛在久居家中、终生不大

出门、脸色象冬天那样苍白的人们中间，显得很突出，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除此之外，很多人已经得悉了他和萨洛蒙家的关系，却还一次也没有见到过他。那些听别人说起才知道彼尔和他写的书的人一看到他，都为他的年轻有为而感到惊奇。他们本来预料他是一个体质羸弱的诗人，现在出乎意料之外，他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外貌象斗士和创业者那样的人。

当然，谁也没有象纳旦博士那样，吸引那么多人的注意。他站在凉台上，周围是一大群兴高采烈的男男女女，他们眉飞色舞地纵声大笑，总之，十分活跃。大伙都想探问纳旦博士对于刚刚出版、但已经轰动一时的长诗《雅各之战》的评价。作者是保罗·贝格尔——年轻的白面诗人，过去是萨洛蒙家的常客，是许许多多不走运的追求娜尼的人中的一个。

最近以来，贝格尔成了团结在纳旦博士周围、受到纳旦权威声誉庇护的自由思想派的诗人。贝格尔的长诗表现了埃涅沃利逊本人所具有的那种对语言的细腻的感觉，但是过早地开始表现出令人遗憾、担忧的倾向：其中缺乏他本人特有的东西。老师曾教他要耐心地斟酌每一个韵脚，剔出每一个多余的修饰语。在一年比一年变得更薄的小集子里，他一次又一次地以诗的形式重述他少年时代的悲惨遭遇；而且，他的诗象当时大多数诗歌作品一样，是苍白的浪漫主义和旺盛的自然主义的非常突出的混合体，而基调则是在凄凉的哀号和对上帝的歇斯底里的反抗之间痉挛性的折腾。其结果是，一年以前，贝格尔出版了一本连他的朋友和关怀他的人也不敢恭维的书，这可超出了他微弱的承受力。他突然从哥本哈根消失，很长一个时期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任何情况。后来又传说他隐姓埋名，住在日德兰的一个小村子的简陋的小屋里，闭门不出，和周围的世界断绝一切联系，日日

夜夜地思索、考虑自己的遭遇。他在那里终于写出了轰动文坛的作品。在书的前言里，他一下就公开鞭挞他那不安定的过去，向全世界宣布，经过痛苦的内心斗争，他在基督徒的谦恭和温顺中得到了幸福和安宁。

过去的朋友们不相信他的转变的诚意，虽然纳旦博士从他的角度证明，由于作家的自尊心受到过挫伤，由于想报复的愿望，由于没有得到满足的激情，笃信宗教的类似冲动完全可能发生；而且在他看来，这种转变甚至是很典型的——使大家高兴的是，这时纳旦博士援引许多有借鉴意义的例子（摘自教堂神父的自白，甚至摘自格隆特维克的话），试图证实他的观点。

长诗本身最突出地表明了作者在心灵上和技巧方面所完成的急剧转变的意义。这本篇幅巨大的书的每一页都证明作者内心的不安，证明作者以诗的直率和力量所表达的深邃的感情和不寻常的感染力。组成长诗的十节短诗，一节紧接着另一节展示出凄凉的画面，在读者面前历历在目地呈现出日德兰半岛荒凉阴沉的景色，人民单调的、没有欢乐的生活，这也就是诗人自己所过的生活，这种连细枝末节都极其忠实的描写，仿佛被无形的世界的一道内在的光线所贯穿。

最使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贝格尔直到现在只会束手无策地弹拨内心的琴弦，寻找失去的童年的信念，在找到童年信念的同时，还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发自心底的声音，那声音充满了黑暗和铿锵的金属声，它来自深处……来自地下王国。

但这时人们忙乱起来，仆人打开了通餐厅的大门，于是客人们开始各自在桌子周围的位子上坐下来。

* * *

入席之前，菲列普就叫伊凡转告彼尔，他认为现在是当众宣布订婚消息最合适的时机。他事先已跟雅柯芭谈过这件事，但她什么也没有回答，菲列普以为沉默就表示同意，而事实上，雅柯芭根本没有听进去。有一个念头始终萦绕在她的脑际：是什么造成了彼尔对她的态度的转变。

谜底很快就揭开了。尽管彼尔沉溺在喝酒之中，但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情绪。娜尼坐在他的斜对面。她正跟一个彼尔不认识的先生互相逗乐。自然，她的旁边坐着她的丈夫，但她却及时安排她的崇拜者之一——原骑兵军官、现在则是保险公司的代理人汉森·伊维尔逊坐在她的另一边。她一直滔滔不绝地跟他谈着话。

她不时柔情地把面颊贴在丈夫的肩头，分明企图制服他。但是，从各方面看来，杜林对于妻子没有任何企求，只是使眼色来报答她的温存。

问题不在于杜林象娜尼所想象的那样迟钝——他只是知道，她不会滥用自己的自由，悄悄地跨过他所定下的界限。他进一步研究了她的禀性（特别是他为了得到足够的安宁，刺激她的虚荣心，在她面前揭开了使她眼花缭乱的有可能出入宫廷的前景之后），坚信她害怕甚至只稍稍暗示一下荒唐的行径。不管她受到多大的诱惑，她会象在商店里看中一件小玩意儿那样——最初只想去转动它一下，摸它一下，但是一提到必须要她自己付钱时，她就会乖乖地把东西放回原处去。

娜尼没有向彼尔瞟过一眼。他等待着她会给他哪怕是迅速

的宽慰的一瞥，但他白等了，她根本没有去注意他。

当然，他可能认为，她跟伊维尔逊卖弄风情纯粹是一种伪装，但这也没有带给他一点安慰：她可能正是以这一举动来彻底清除自从他们在罗马分手以来不止一次地在他脑际闪现的、认为在她那方面似乎搀和着严肃感情的想法。这个发现大大地减弱了他那征服性的热情，何况她的喜悦分明不是故意做出来的，于是彼尔真的怒火中烧了。

不过，使他发怒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菲列普·萨洛蒙刚刚宣布为新婚夫妇祝贺以后，他第二次又站起来宣布订婚之事。这个老人竭力想说得简短些，但是——虽然很多人早已全部知道——他的话引起全场活跃。

彼尔手中举着杯子站起来，以答谢大家的祝贺。虽然他的名字确确实实在空中荡漾，但是，这样热烈的场面是为了雅柯芭的未来丈夫，为了菲列普·萨洛蒙的未来女婿而掀起的，而不是为了彼尔·锡杰尼乌斯本人，这样的想法使他忐忑不安，唤起了锡杰尼乌斯家的自尊心，却一点没有激起他对到场人士的亲切好感。此刻，他从家庭继承的对这些富裕的人的反感比任何时候更强烈。这些人的生活过得心满意足，还被尊称为上流社会人士。成百个嗓音夹杂着外国话发出嘈杂的声响，他觉得很象鹦鹉在叽叽喳喳地学舌。财富的光泽照得他眼花缭乱的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厌恶的情绪每时每刻都在增长。点缀餐桌的华贵的鲜花（这些鲜花照他的估计要值一百克朗），笨重的、成套的银质器皿，非常精致的整套餐具，穿仆役制服的仆人和杯盘盆碟的不断闪烁——所有这一切，彼尔认为只能证明纯粹犹太人的炫耀。

娜尼的挑逗的笑声已经开始盖过所有的嗓音，这笑声激起彼尔的怒火，他决定在雅柯芭身上泄愤，就直截了当地对她说，

他觉得他们的招待晚会荒谬而古怪。

雅柯芭没有回答。自从她对于妹妹产生了怀疑以后，她几乎没有和彼尔讲过话。

娜尼明显地迷恋退役的骑兵军官的事瞒不了她，她深知她妹妹的为人，深知在谈情说爱、寻欢作乐中激起崇拜者的嫉妒心，会使她获得特殊的满足，深知娜尼纯粹由于胆怯心理，害怕自己陷于情网而不能自拔，宁愿要自己的崇拜者们在她周围形成一个可靠的保护圈。

诚然，雅柯芭没有料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但是她明白另外一点：亲属的感情阻止不了娜尼。娜尼甚至正是有意识地一心要把姐姐的未婚夫勾引到自己的网中来。直到现在雅柯芭才领悟到，娜尼从罗马回来以后立刻陈述碰到彼尔的情形，当时在她的眼中闪耀着隐藏的得意神情。

但是雅柯芭既没有在行动上，也没有在语言中暴露自己的想法，而以她特有的、由于身体孱弱从童年时代起就养成的非凡的自持力，镇静地扮演着幸福的未婚妻的角色。虽然所有的声音和色彩仿佛都是透过浓雾才传到她那儿，虽然她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似乎她脚下的地板老在摇来晃去，就象在狂风暴雨时的摇篮中那样；可是谁也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样，除了她显得有些憔悴，脸色比平常苍白些而已。只有在他面前，她无法再假装了。每当他转身向着她时，她就别过身去，他的声音使她痛苦。他的衣袖一触到她的手，她的背上就起了鸡皮疙瘩。

幸而她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进行思索，她刚要陷入痛苦的沉思，亲戚朋友中立刻有人走到她面前，为她和她的未婚夫干杯。后来娜尼也来向他俩祝贺了。整个晚上娜尼还是第一次瞥视彼尔。她放肆地（这使彼尔颤抖了）点点头，向两人微笑着举起自己

的杯子说：

“祝您健康，亲爱的姐夫……祝贺你，雅柯芭！”

“好一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彼尔暗自想道。他涨红了脸，竭力不使自己的目光和她的目光相遇。

雅柯芭却截然不同，镇定自若地把酒杯举到嘴边，虽然并不打算喝它。她怕看到妹妹眼睛中洋洋得意的神色，她甚至向妹妹点了点头，作为答谢。

这时，彼尔和他的革新思想成了席间谈话的主题，特别是在那些坐得离彼尔比较远的人中间进行。妇女们则比其余的人更仔细地端详着这个新女婿。他那严峻阴沉的外表，以及他在答谢甚至是最友好的祝酒和庆贺时所持的沉着、矜持的态度，只有进一步增加他那堂堂的仪表一开始在人们心中引起的那种敬仰情绪。

“是的，这些姓锡杰尼乌斯的人，都是有个性的人，”坐在离菲列普·萨洛蒙不远处有人这么说，但是彼尔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虽然这些话很明显是针对他说的。

但是在这些客人中间有着另外一个人——一个上了年纪的、背有点驼的白胡子先生（他也坐在桌子的首席），这些话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就是著名的五等文官艾里克逊，城里的一个富翁，甚至也许是全城最富有的人，而且是一个气派很大的慈善家。还在入席之前，哈萨拉盖尔律师就跟他谈起过彼尔，并企图使他对彼尔的计划感到兴趣，因为这位文官过去从不知道这些计划，或者至多只是道听途说而已。因此，此刻，他以审视的目光端详着彼尔，又仔细地倾听客人中谈到的有关这个年轻人的一切和他那受人尊敬的家庭。

在吃正餐最后一道甜食时，菲列普·萨洛蒙又手举酒杯，第

三次站了起来。这可不是因为——象他为了引起所有在场的人更大的欢乐所说的——他要再嫁一个女儿，而是为了向纳旦博士祝贺，并欢迎他在长期旅居国外后回到祖国来。值得庆幸的是，长期的旅居只加深了他对祖国和祖国青年的眷恋和怀念。大家以欢腾的情绪举杯祝酒。很多客人，其中包括妇女们，都从自己的位子上很快地站起来，走到博士身边，想同他碰杯。

"他一点都没有变，"桌子旁边传来话声。"不，头发开始有些花白了。"——"没什么，这一点也没有使得他见老。"

这个受到最崇高的尊敬和遭到最无情的攻击的人，这个为了丹麦的未来比所有的人作出更大努力的人，这个从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在丹麦还没有任何人能和他相比拟、以自己的演说家和写作家的活动为掀起精神上的高潮打下基础的人，看上去究竟是什么样子呢？

他个子矮小，可以说其貌不扬，至少是，脸型长得不端正——虽然要评价纳旦的外表不是件简单的事，因为他的脸一直在变，毫不拘束的面部表情反映出内心的活动。他开始逐年有意识地改变着面部的表情。当他静心倾听时，比任何时候显得漂亮。这时，在他性格中占主导地位的感情——他对艺术的热爱和对知识的热烈的孜孜不倦的探求——就在纳旦的脸上活跃起来。但是在今天这样的集会上，这种表情就不大在他的脸上流露，因为在这里，他觉得还是由他自己说话比较好。纳旦除了具有善于倾听的突出的才能外，他直到垂暮之年，对于不无挖苦之意的、有时象一般性的诽谤中伤那样的闲扯还保持着少女般的热爱。这种不能自制的个性使人们对他怀着不友好的反感，这是他自己始料所不及的。渐渐地，连亲近的朋友和同盟者也离开他了，因为他侮辱了他们北方人心目中的男子汉的尊严。纳旦的异

族性格是那么突出，是那么不能与丹麦的民族性格相比拟，以致他不能不永远处于冲突之中，而且，这冲突是无法避免的，因为他跟在他以前闻名于丹麦文学界的犹太作家不同，他不是努力去适应跟他格格不入的习惯和条件，不是努力去躲开群众，带着真正的伪善态度说："我跟你们不搭界，"从而引起别人的兴趣。他一成不变地相信他自己成为民族代言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他早就明白，他的使命是在民族的生活中起到卓越的作用，而且正是他的异族出身容许他从一定的距离观察丹麦人的生活，并对它作出公正的评判。

此外，纳旦的整个思想方式也不是典型的丹麦人和德国人的。罗曼语系的文化把他培养成长，而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崇拜法国人的精细雅致，此种崇拜甚至表现在纯粹外表的优雅上，这在同胞中间，并且主要是在科学家中间，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纳旦的最无情的敌人集中在大学里。他那梳理得漂漂亮亮的头发，白得炫眼的胸衣，保养得很好的外貌——根据老派神学教授们的意见，正因为他具有这样的外貌，他看来是个骗子。

但是这一切还不能说明他的活动发展到使人震惊的地步。他具有十分卓越的才能，但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天才"，他缺乏独创的精神，不是首创者和丹麦的别具一格的人物。与格隆特维克、克尔恺郭尔[①]相比，他缺乏独创性。他太反复无常，无法形成独立的世界观，他太爱生活了，娇养惯了，不能象蜘蛛那样执著地勤奋地编出自己独创的织物，而这织物有时甚至能促使不太聪明的人完成杰出的发现。不知疲倦的探索使他象勤劳的金色蜜蜂，不论是阳光明媚的晴天，还是阴雨绵绵的雨天，都在人类

---

① 克尔恺郭尔(1813—1855)，丹麦神学家，非理性主义哲学家，作家。

灵魂的鲜花盛开的草地上飞舞，——等采够了蜜，就必定飞回到自己的蜂窝里去。他通晓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文学，就象他有上百只眼睛和正确无误的本能，从所有的东西中吸取能激起他对祖国感兴趣的东西，然后机灵地、巧妙地在这个基础上酿造出令人兴奋的饮料。它有时是苦涩的，有时是甘甜的、醉人的，他给了丹麦的青年人以新的力量。纳旦善于把持续一百年的人类精神文明史用短短几页篇幅把它阐述出来，使这历史具有悲剧的紧张和深度。他善于把最玄妙复杂的哲学理论用一二句简单明了的话表达清楚，甚至使出名的蠢汉也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

善于做通俗普及工作的高超技巧揭示了纳旦所以能获得这么大的权力去统治青年人的心灵的谜底。他所以能征服青年人的心灵，不仅仅是靠他自己的力量，民族性格的特征为纳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任何人都能成功地使用这些特征，不过他自己曾经同这些特征——丹麦人民的懒洋洋的平静作过无情的斗争。过去，青年学生从来没有机会能这样方便、这样得心应手地掌握知识。一个人可以嘴里叼着长烟管躺在沙发上，于是，最伟大的文学家就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他的面前，而他们的作品的内容历历在目地呈现在他的眼前，就象他自己读过和考虑过这一切似的；而这一切，附带说一句，在读过纳旦博士的文章以后，就会觉得其中有很多东西是多余的。对纳旦的判断和见解大家都不容抗辩地加以接受，因为每个人都把这些见解和判断看成是自己的。人们被纳旦的极端个人的感情和意念所渗透，按照东方人的习惯和他共享炽烈的同情和厌恶情绪，同时意识到，他们的内心世界魔术般地得到了丰富。年轻的大学生过去从来没有这样勇敢、这样热烈地向往着自由。甚至连脑筋极其迟钝的农民大学生也燃烧着做出伟大成就的渴望。当他们躺在沙发上读了几个

小时纳旦的著作后，会站起来再一次往烟斗里装满烟。

可是，这一切却没有引出比瞬间的火花更严肃的东西，后座力常常显得比射击本身更强大。贝格尔迷恋纳旦，同时又受到精神上的战斗洗礼，这是促使他在宗教上获得新生的基础，这样的人远不止贝格尔一个。事情不可能不是这样。当意识觉醒，向往精神生活，并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开始深入精神生活时，除了宗教，它找不到另外可以植根的耕耘土壤。民族的一切文明都和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表面现象的结尾，不是中世纪式的就是压根儿一片空白。

因此，纳旦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最好是到他的敌人方面去考察。他善于使对手中很多人燃起他在自己的支持者中间徒劳无功地力图唤醒的那种狂热的感情。在首都，向宗教的复归并没有产生十分强烈的作用——因为一切有才智的人都过分热中于沸腾的商业生活了；可是在外省，特别是在乡村，对宗教的向往在不断加强，人们象战士集中在要塞的四周那样，聚集在牧师的宅园和高等国民学校的四周。

* * *

当大家都离开饭桌时，彼尔和雅柯芭就在刚刚点燃大型水晶玻璃枝形挂灯的大厅角落里举行了一个别具一格的招待会。

第一批走过去祝贺、和他们握手的人中，有一个是过去的地主涅莱哈维。这个狡猾的日德兰半岛出生的人，竭力发出最真诚的、响亮的“尔”字音，对昨天在玛克斯·贝纳德家发生的冲突，表示最深沉的遗憾，并保证说，他、涅莱哈维，从他方面来说，无论如何不同意对“形势”作这样的估计。

彼尔对于他的话是一只耳朵进去，一只耳朵出来。他一直在注意娜尼：她站在大厅的对面角落里，正在跟那些把她紧紧围住的崇拜者们卖弄风情。虽然彼尔下决心不再去想她，却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他看见骑兵军官伊维尔逊从前室拿来一件银鼠的短披肩，故意慢悠悠地、温柔地披在娜尼的肩头，他坚持要给娜尼扣上披肩的领钩，她当然不会同意，甚至打他的手指。但是这以后，她就和解地挽起他向她伸过来的胳膊，一起到花园里去了。那里已经有好几个年轻人聚集在挪威式的凉亭里准备喝咖啡。

这时，地主涅莱哈维继续说着话，彼尔终于猜到涅莱哈维想迫使他谈谈昨天发生的事，以便探听他的下一步计划和对未来的展望。他不想让涅莱哈维知道他根本没有什么计划。彼尔回答得十分含蓄，只寥寥数语，然而这反而激起了这个日德兰半岛出生的人的好奇心，于是他就拼命打听，但求能谈出一些结果来。

最后，他总算不再打扰彼尔了。但这时从包围雅柯芭的祝贺的人群中又来了另外一个人代替了他的位置。这是阿隆·伊兹拉耶尔。他个子矮小，老是怯生生的，身材长得并不匀称，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学者，对他所不明白的一切事物充满了天真的喜悦，特别是对实践活动方面，他已经在离开彼尔不远的地方转悠了好一会儿，以便等到适当的时机，走到彼尔面前去向他祝贺，同时不影响任何人。他终于抓住彼尔的一只手，把它紧握在自己的两只手中间，久久不放，以此补偿他长久的耐心等待。

“……锡杰尼乌斯先生，我还想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您去年冬天出版了您写的那本小册子。这是真正的炸弹爆炸，仿佛是一种恐怖行为，但它却完全是为了人类的幸福。我十分清楚，

您根本不在乎我对您的大作的评价，一个外行人的意见；但我忍不住要告诉您，尽管书中有许多分量过重的话，这毫无疑问会使很多人吓得不敢接受，但它却使我高兴了好一阵子。”

彼尔踌躇地望着这位个子矮小的人。虽然他不是客人中提到他的小册子并说了许多恭维话的唯一的人，但彼尔认为别人的称赞只是交际场中的应酬，却毫不怀疑阿隆·伊兹拉耶尔的一片诚意。而且他不止一次地听人说起过这位谦逊的学者，说起他热烈地追求真理以及他的一切思想上的意图，阿隆·伊兹拉耶尔已经不是第一次对彼尔、对他的先进的思想表示出强烈的兴趣。

彼尔回答说，阿隆·伊兹拉耶尔怎么会看到这本小册子的，这使他感到惊讶——这话倒是一点不假，因为小册子并没有声誉远扬。杂志上从没有提起过有关它的一个字，报纸在小册子出版的那些日子里，正好忙于刊登不久前制定的、把提沃利公园迁到另一个地方的计划。

“我对这本小册子特别关心，”阿隆·伊兹拉耶尔说。“我甚至曾想写信给您。您对人类的创造才能所怀的崇高、大胆的信念以及您想征服大自然的思想，使我们中的有些人高兴、振奋。是的，是的，确实使人振奋。我不是无意中使用这个词的。在我看来，您的大作属于真正的启蒙性著作。它给我的印象是，象一阵春风那样吹得我有些头晕，但同时充满了令人快乐的清新的感觉。我衷心希望，我们才能出众的青年对您的大自然的福音书作出正确的评价，因为这些青年人对自然科学采取使人无法理解的轻视态度，他们对生活很容易感到失望，原因正在于此。”

彼尔脸红了，小心地抽出自己的手来。

事情常常是这样，尽管他充满自信，想望着荣誉和尊敬，要

是真的有谁发自肺腑地称赞他，他就会感到腼腆不安。何况他此刻自然而然地认为不应沉溺于有关他的设计方案的严肃的议论之中，因此他决定变换话题。

但是阿隆·伊兹拉耶尔太想跟他谈谈了。他谈到纳旦，彼尔在自己的书里极端轻视地议论到纳旦的活动，因为在彼尔写书的那个时期，他打心眼里看不起各种各样的艺术至上主义者。阿隆·伊兹拉耶尔说，虽然他个人十分钦佩纳旦博士，但他不得不同意，纳旦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知识的不足是个严重的缺陷，对于一部分丹麦青年可能会起非常不好的作用，因为纳旦是他们的鼓舞者。倘使纳旦能努力唤起更多的人行动起来投入生活，而使美的崇拜者减少一些，这样将会好得多。这里必须尽可能迅速弥补疏忽的东西，而要解决这样的任务，也许是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任务，《国家的未来》一书的作者，——这样说可不是为了谄媚奉承——从各方面看来，具有非凡的本领。正在成长的一代期待着自己未来的领袖是个能唤醒他们的人。王位正空着，就得寻找王室血统的当选人……

这时他不得不闭嘴了。大厅里骤然笼罩着一片沉寂。一个有着满头松软而优美头发的先生坐到大钢琴面前，用力地弹着琴键。伊凡象一戈比的铜币那样容光焕发，把一位高个子的、胸部丰满的女人领到钢琴家面前。

这就是伊凡所谓的带给大家意外喜悦的 le clou，这位太太是皇家歌剧院的歌手，她赏光接受邀请，出席今天的晚会，当大家从桌子边站起来时，她开始演唱（当然是为了十分优厚的报酬），唱了两支歌，应听众“再来一个”的要求，又唱了一支，至今只有最有钱的富翁和出名的贵族家庭才能有幸获得这样的荣幸（这是大多数出席的人都很清楚的）。

彼尔根本不懂室内乐，因此打算悄悄溜走。他看见有些客人——那些想吸支烟、享受一下的人——顺利地沿着墙壁溜出去了。但彼尔坐得离出口处实在太远，还没等到他走到门边，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叫喊声，这以后立刻开始了令人屏息的、须极度轻奏的乐段，迫使他停下步来，承认自己被征服了。

不过，他几乎没有听唱歌，阿隆·伊兹拉耶尔的话还一直萦绕在他的耳际，引起他轻微的头昏。在他自己已不再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此时此刻，人们却给了他如此令人振奋的信赖，这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呢?当这个奇怪的个子矮小的人向他预言"王位正空着"时，他浑身一阵寒战。听到这几句话以后，早已忘怀的少年时代最高傲的理想，仿佛一只被惊走的雄鹰回到自己的老窝一样，重又回到他身上。

歌声戛然停止，四座根据伊凡的手势爆发出一片雷鸣般的掌声，这以后彼尔才从沉思中清醒过来。神志稍一清醒，他立刻想起了娜尼，她和她的骑士还没有回来。"他们一定是不会感到寂寞的，"他忧郁地暗自想道。一股强烈的欲望引诱他到花园里去看个明白，他们究竟在那边黑暗中干些什么。

他在门口迎面碰见了亨利舅舅。欣逢今天这样的盛典，这个好打扮的老人把头发作了一番精心的梳理，在领带上别着一只缀有许多大粒假钻石的别针，引起大家的羡慕。别针闪闪发光，仿佛是皇室的礼品。

彼尔本想从亨利舅舅身边一溜烟跑过。从国外回来以后，他尽可能不落入萨洛蒙家这个凶狠的恶魔眼里。亨利仍象过去一样，在彼尔面前扮演着父亲和恩人的角色。但在宣布订婚以前，彼尔必须毫无怨言地忍受一切，因为怕他那尖刻的舌头。

亨利舅舅立刻拉住了他，神秘地向他挤眉弄眼，把他领到一

边。

“顺便告诉您一句话，亲爱的朋友，但首先请接受我的最尊敬的 compliments①，一切都好得不能再好了。”

“请原谅，您指的是什么？”彼尔问道，小心地企图掩饰他的忿怒。

“指的是什么？……啊，原来您不明白！……您甚至想在我面前耍花招。犯不着这样做，我亲爱的。上帝作证，我很了解您。您别不好意思，您的角色要扮演得恰当，这样做也许是最聪明的。您那庄重的神态，我可以告诉您，产生了使人震惊的印象。我的天，您真把我逗乐啦！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您是个真正的男子汉，真笑死人了！请您继续这样演下去吧！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愚弄个够，把灰撒到他们的眼睛里。干吧，干吧，这样会使我对您稍稍尊敬些！”

彼尔厌恶地向这个矮小的丑八怪瞥了一眼。这个人在席间明显地说出一些尖刻的话，他的眼睛象妖蛇的眼睛那样直射出凶光。

萨洛蒙家一次次的招待宴会，常常导致这个假经理大动肝火，因为客人中没有一个人愿意和他结交。最最看不起他的是那些交易所的经纪人。

“您这是在谈什么？”彼尔问道：“如果您想说什么，请快些说吧。”

“您的忠实的仆人，最最忠实的仆人，跟您说话使我不禁想起了从前我在皇家剧场看过的一出戏……一出描写骑士的很不高明的戏，戏中运用各式各样的音韵，尽是胡说八道。里面说到

---

① 法语：祝贺。

一个微不足道的年轻人，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但是只要他一开口，所有的人简直都象发了疯似的。妇女们都向他追逐求爱，国王本人则高兴得失去了理智，委任他为部长。原来全部事情在于一种具有魔法的小玩意儿。他暗中带着这个玩意儿，它就使所有的人对他有好感。亲爱的朋友，您大概继承了这个青年人遗产中的一只戒指，是吗？您自己对于这件事是怎么想的呢？您出国旅行还没有回来，丑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使得我们简直要羞死。但是今天，这个人却成了英雄，而且步步高升，不过，您老兄当然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得把他喝住才好，”彼尔暗自想道，但这时，他忽然想出一个很有趣的主意。不用阻止，让他去叫嚣吧！让亨利成为他的宫廷丑角吧！他那发自内心的不怀好意的态度使他，彼尔，在被称为生活的喧喧闹闹的假面舞会中得到不止一分钟的欢乐。

因此，他象强者庇护弱者那样把一只手放在这只老猴的衬了棉花垫肩的肩头上说：

“那好吧，亲爱的舅舅，如果您还想说些什么，就请说吧，只是请您赶快说，我有事呢！”

“那末您就听着。您知道不知道他们打算利用您的名义组织一个新的公司？您可是认识这个肥胖的乡下佬的，他穿着那双发臭的靴子来出席我们的晚会——他叫涅莱哈维。我看到他和您谈话，您什么也没有觉察吗？”

“没——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当然没有什么。但问题正在于此。他，还有那个又高又瘦的轻佻家伙——律师哈萨拉盖尔已经伸出贪婪的魔爪。我亲自监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不久前，我看到他们俩和这个傻瓜——五级文官艾里克逊在谈话。他们对待他的态度简直使人受不了，

称他为骑士，为爱国志士；这全是因为他一听见谈到民族复兴，谈到对祖国的爱或者精神高潮就会流泪。……真是个疯子！……我立刻看明白，他们在谈论您的事。我在近边找个地方坐下，好顺便听到他们的谈话。依我看，鱼儿上钩了。五级文官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们分明在说服他。因此我对您说：别干蠢事了。不要失去时机，用所有的爪子抓住它，这样的好机会可不容易很快就碰到呢！”

起初彼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不大相信别人的观察，但是自从和阿隆·伊兹拉耶尔作了令人鼓舞的谈话以后，亨利舅舅的话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就是您要告诉我的全部事情吗？”彼尔问道。

“不，不是全部。”

“这样说来，还有些什么？”

“是啊……但是您未必猜得出谈的是些什么，”他说，一面眨着眼睛，停顿了很久，以便激起彼尔的好奇心，“今天白天，当我在维麦利斯卡弗特散步时，您知道我碰见了什么人？比耶列格拉夫上校。”

听到这个名字，彼尔哆嗦了一下。

“这么说来您和他交谈过了？”

“当然谈了。”

“大概也谈到昨天在玛克斯·贝纳德那儿发生的事？”

“那还用说。”

“那末……他怎么样呢？”

“他已经全都知道了。”

“喔，原来这样！从谁那儿知道的？”

“这个他可没有告诉我。但是后来我自己猜出来了。他无意

中提到涅莱哈维，还问我，您听我说，是顺便问起的，问我是不是认识涅莱哈维，还问起涅莱哈维是什么样的人。而这人是个狡猾的骗子！他昨天已经到过上校家中，把详情细节全都说给上校听了。我再一次提醒您，上校已经知道昨天在玛克斯处发生的一切情况。您且想象一下，他对您的举动倒是赞赏的。我要是撒谎就让上帝惩罚我！他听到您竟敢当着玛克斯的面把一肚子的话都坦率地倒出来，高兴得不得了。他十分希望看到我们所有年轻的犹太空谈家都上断头台——愿上帝为此赐福于他！他的眼睛里简直闪耀着光芒。'我愿意在这样的青年人面前脱帽……'他说。我立刻揣度到，他对我说这些话不是没有用意的。他分明指望我把他的话转告您。他想来讨好您呢，明白吗？他指望能和您达成协议。'我喜欢这个人，'他说，'如今我们的那些浑身是劲的丹麦青年需要在阳光下为自己寻找立身之地。他们以后会把在我们国家里繁殖起来的外国恶棍统统赶出去。'他正是这样说的，一字不差，真有趣，您说对吗？真是说得好极了！"

彼尔沉溺在胡思乱想之中，什么也没有回答。

"从这件事看来，怎么能不称您为幸运儿呢？您干的蠢事越多，就越是因祸得福！……"

站在不远处的客人们向他们两人发出嘘嘘声，要他们肃静。女歌手拿起另外一张乐谱，大厅里顿时静得象教堂里一样。

彼尔终于摆脱了亨利舅舅，溜出了大厅。他经过客厅，然后来到前厅。通过敞开的大门可以进入藏书室，通过藏书室就是弹子房，这两个房间现在都用作吸烟室。藏书室里一大群人正吵吵嚷嚷地在高谈阔论，笼罩在一片哈瓦那雪茄的烟雾之中。彼尔站在前厅里，看不到吸烟的人，但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几乎把音乐声淹没了。

还没有走到藏书室的敞开的大门边，彼尔陡然站住了。他听到有人在提到他的名字。他的心怦怦直跳，双颊绯红，他走近一些谛听起来。原来这里正在进行有关他的辩论。为了他的设计方案，双方都十分激动。两个辩论的人争先恐后地抢着要别人相信，不能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损害哥本哈根人的利益，第三个人声音十分洪亮，他反对说，在这个设计方案里吸引他个人的正是坚决屏弃地方主义这一点，因为地方主义已经给国家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并使国家从欧洲的商业中心被排除出去，而地理上的位置还不致成为它如此远离欧洲商业中心的原因。

彼尔不想再听下去了。他悄悄地回转身，向已空无一人的客厅走去。他在客厅的窗子边站了一会儿，望着乡间土道，望着森林和还没有黑透的天空，陷入了沉思。

他的好时光终于来临了！他脑海里涌现了这样的想法(这时他讥讽地微微一笑)，现在的情况和他对今天晚上所发生的那件事可能产生的效果所作的估计完全相符。宣布订婚确实巩固和增进了他的"幸福"。他获得了去攫取镀金的荣誉桂冠的、名正言顺的权利。

大厅里重又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同时大家都微微活动起来——客人们开始在屋子里走动。由于闷热，由于腻人的香水味，彼尔感到头昏起来；因此，他不想待在人群里。他服从这个突然作出的决定，又返回前厅，在挂得满满的衣架上找到帽子和大衣，然后走到大路上。

夜晚象夏天里那么热，左边，森林在喧嚣，右边，延伸着一长条海峡，海峡上空云雾缭绕，仿佛一片烟尘。彼尔好几次站停下来，深深地呼吸着饱含夜露的空气，使他燥热的身子感到凉爽清

新，精神为之一振。帽子他一直捧在手中，匆忙间披上的长大衣迎风飘荡，很象画家的披肩。

他想到现在该是重新严肃认真地来搞设计方案的时候了。现在他大概能够排除所有的不足之处了。他心绪不佳，这也许是从早晨起他一直不走运的原因。明天一切就会好得多。

在大路转弯处，在海峡旁边，他停下步来。在他面前渐渐隐没在黑暗中的两岸之间是海峡的平静的水面，海峡上面则是万里无云的晴空。

他一动不动地站了几分钟，仔细谛听波浪轻轻的拍溅声。于是又象他回国的那天，他和雅柯芭一起坐在这里时一样，在深沉的静谧中听着单调的波浪拍岸声，这仿佛是永恒在向他亲切地低语，使他心中充满了奇异的魅力。

星星也象是在过着自己神秘的生活。尤其是那颗特别明亮的小星星，就在维恩岛的上空温柔地闪烁发光，似乎已认出了彼尔，想提醒他什么事。"难道你忘记我了？"小星星仿佛在问。"难道你不记得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遥远的地方……在宇宙中……"

车轮的吱嘎声(那是住在别墅里的人纵情玩乐够之后从城里回来了)把他唤回到现实中来。这时，他看到了光的谜一般的变幻，最初这使他非常吃惊，后来甚至使他恐惧。但是他很快就揣度出，这是伊凡的许许多多发光的球在波平如镜的水面上的反光，使人觉得是许许多多的火柱。在稍高处，透过黑糊糊的树木，他能看清别墅里明亮的灯光。所有这一切，在夏夜的寂静中使他想起了神话中菲亚①居住的辉煌的宫殿。

---

① 西欧神话中的仙女。

他蓦地醒悟过来，他来到花园是为了要跟踪娜尼和他的爱慕者。可此刻他压根儿把她忘记掉了，而且一点没有因此而懊丧。“不要管她啦，让他去受罪吧！”彼尔暗自想道。他就这样和娜尼以及和爱情的一切焦虑不安情绪分手了。

在广袤无垠的宇宙面前，人们的徒劳无益的爱的纷争在他看来显得可怜而又庸俗，甚至引起他厌恶的感觉。

彼尔又走了一会儿。人声喧哗的热闹景象代替了寂静——这儿开始是别墅村了，晴朗的天气吸引别墅村的居民从屋子里走到花园里，走到凉台上。

但彼尔喜欢寂静，于是他回转身子，慢悠悠地往回走去。

从别墅旁边经过时，他听见从里面传来音乐声，他不禁停下步来，抬眼向那将花园和车马行走的大路分隔开来的高高的荆棘篱栅瞥了一眼。篱栅后面，在古老的花园深处，隐蔽着一所草房顶的小屋，一群年轻人正在欢乐地吵嚷喧哗。

从各方面看来，那里也在庆祝家庭的什么节日，但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伙人和他刚刚离开的那些人迥然不同。这里的妇女们也穿着漂亮的衣服，但式样比较朴素，不表露上流社会对于各种社会习俗的蔑视。而且这里进行的娱乐也别具一格，古老而又十分天真——他们在捉迷藏。一个大学生蹲在树底下，用自己的白色制帽盖住眼睛，并开始数数目，其余的人则偷偷地溜过小桥，溜过草地，在树丛后面躲藏起来。通过凉台的敞开的大门，可以看到里面已在摆桌子准备开饭。桌子旁边坐着两个上了年纪的先生，嘴里叼着烟斗；其中一个戴着小圆便帽，这一切给人总的印象是小市民的规矩、朴素和舒适。从这扇门里传出来的音乐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架陈旧的、音调不正的钢琴奏出如怨如诉的颤抖的声音，就象锡格涅在老家所弹奏的那架一样。他每次听到

这种声音总是无法抑止激动的情绪。

从房子后面走出来两个互相搂着的年轻姑娘，她们在凉台的台阶上坐了下来，一副沉入幻想的神态，仰头观赏着星星满布的天空。几个因捉迷藏而气喘吁吁的妇女也坐到她们旁边——在台阶上渐渐聚集了一大群穿着白衣衫的人影，全都仰望着天空，一面用手帕不断地给自己扇风。

“啊，要是能掉下一颗小星星来该有多好！”一个姑娘说。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另一个问道。

“什么也不告诉你。”

“您连我也不告诉吗？任生小姐！”大学生问道。他和其余的男子汉干脆在房子前面的草地上坐下了。

“不知道……当然……假如您答应我不告诉任何人的话……”

“我发誓！”他大声说道，接着把五个手指大大张开的手放在心口上。“那末，您希望什么呢？”

“我希望……我明天不会把粥烧糊。”

所有在场的人顿时爆发出一阵哄然大笑声和拍手声。但立刻有人问道：

“给我们唱一曲好吗？”

“对啊，孩子们，唱吧！”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说。她来到门边，刚好听见说这句话。“你们唱吧，我们就利用这时间去把甜点心端来。”

彼尔竟没有发觉有单独的一对人在注视他。这一对人继续在花园里散步，小心地辨认着越来越看不清的小路。蓦地，在篱栅的另一边，有一个男人的身影出现在他面前。这个人走过来脱掉帽子，用含有讽刺意味的彬彬有礼的口吻询问彼尔，他在等什

么人？

只得离开这里了。

但是走了一百步左右，彼尔停下脚步，又仔细谛听起来。花园里有人在唱歌，他熟悉这首名曲的歌词和调子——夏天里，他的兄弟姐妹们常常在户外唱这支歌。

田野里一片宁静，
夜晚终于来临，
月亮在云端里微笑，
星星呼唤着星星。

彼尔屏息站着。他想，他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好的歌喉。也许这是由于夏夜深沉的宁静之故吧。尽管他离发出歌声的地方有一段距离，但他能清晰地听见每一句歌词和每个音。其中几乎有一种超乎自然的东西。仿佛大地本身在他周围歌唱，道路在他脚下歌唱，仿佛那边隐藏着一个地底下的合唱团。

苍穹把大海拥抱。
黑夜的守卫者，
站在遥远的海岸边，
高声赞美造物主。

彼尔闭上眼睛。炽烈的痛苦烧灼着他。歌声唤醒了珍藏在他心底深处、充满生命活力的回声。

在苍穹和大地上，

多么幸福和谐。
心儿好似在站岗，
不愿稍事歇息。

*　　*　　*

在斯科夫巴肯，这时人们开始跳舞了，虽然在酒醉饭饱之后，只有青年人才不怕这么剧烈的运动。

年纪比较大的人都分别到各个房间去走走，或者坐在沿大厅墙壁四周放着的椅子上，看大家跳舞。

一奏起音乐，音乐会以后迅速消失的活跃热闹的景象重又回到客人们中间，仆人给在吸烟室的人们端来了浓烈的饮料。

纳旦博士挽着两个女人——今天晚会中最年轻最漂亮的女人——穿过书房，旋风似的向跳舞大厅走去。大概没有任何地方比上流社会的隆重招待晚会更能使这位卓越的人物享受到更大的喜悦了。不管他工作了多少时间——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甚至他书房里的灯光直到黎明还没有熄灭——他会不知疲倦，怀着纯粹青年人的热情和欲望沉溺于欢乐之中。他无须人为地振作精神来激励自己。博士在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对于人们毫不掩饰的、公开的蔑视，却不能抑止他对生活的爱。灯光通明的大厅，漂亮的女人，微笑和鲜花总是使他欢愉地激动不已。你不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看到纳旦博士，他总是向你阐述，解释，开导。在社交场中，和在文学界一样，纳旦博士是真正的魔术师和人心的征服者。他勇猛、高傲，但同时又千方百计地设法不要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大学生的意见，也会使他惊慌不安。在他的著作中，他可以尽情讥讽生活和日常生活

中的无谓忙碌，但是实际上，只要一跟生活发生冲突，他就立刻会被生活所折服。甚至连生活中最不吸引人的方面也使他向往。这个出生在首都的心脏，在圆石马路上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城里人，性格是十分开放的、多方面的。这样，在南方多石的土壤上长出有着火红色鲜花的仙人掌。

正是这种对生活怀着强烈、狂热的爱，使纳旦成了象丹麦这样落后的农业国中完全不寻常的人物。在当代的文学乐队中，可以听到各种乐器的声音，从最后审判的大喇叭，到市场上的圆鼓声和教堂钟楼上虔诚的、此起彼伏的钟声，纳旦的声音就象大自然本身的声音，既迷惑人，同时又使人害怕。当头发花白、蓄着山羊胡子的博士领着两个脸蛋绯红的年轻姑娘，微微瘸着腿，急步走进跳舞大厅时，纳旦仿佛是伟大的森林之神——潘神的栩栩如生的体现者。在青年人看来，他就是手握魔笛的潘神，他的演奏甚至能吸引胆怯的人奔向永葆青春的源泉，使动作迟钝、拙嘴笨舌的丹麦人刹那间跳起舞来。

大厅里的观众中间也包括雅柯芭。她一直留在原来的地方，因为音乐和跳舞令人愉快——它们能使人陶醉在其中，什么也不去想了。文学副博士巴林格坐在她旁边，议论着保罗·贝格尔。

雅柯芭几乎不在听他说话。她的目光不安地在大厅里漫游，搜索着彼尔。但是，哪儿也找不到彼尔，而娜尼那身金黄色的衣服却不时在跳舞的人中间闪烁。雅柯芭断定他逗留在吸烟室里了。她只有一个希望——但愿他在那边逗留得久一些。她担心他来邀她跳舞，倘使他进行任何跟她和解的尝试，就会使她控制不住自己。

可是，这个细高身材的文学家坐在她身边，却根本没有觉察

到她心不在焉的神态。通常他自己也是漫不经心的，他停嘴一分钟，就把脑袋朝四面转来转去，谛听周围人的谈话。巴林格属于那么一类年轻的丹麦人，他们最初也是正派而善良的，后来在纳旦博士的影响下，狮子般地勇敢起来了，但很快就觉悟到自己认识上的错误，却又缺乏足够的勇气公开承认错误，当然更谈不上象保罗·贝格尔那样，在敌人的营垒里去赢得犹大①的荣誉了。这种人在进步的胜利大军的队列中就象没有暴露的逃兵。由于恐惧，他们跟随着胜利大军的旗帜，但在心底里却为它的每一次失败而幸灾乐祸。

巴林格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自己的正派而成了牺牲品，因此，他认为自己是个悲剧形象；于是，当胜利者的领袖——纳旦博士伴着两个女人在门口出现时，他愤恨得面红耳赤。

跳舞的人中间重又出现穿着金光闪闪的印度舞女服装的娜尼。她也在用眼睛寻找彼尔，也小心地向四周张望，不明白他躲到哪儿去了。虽然她保持着跃跃欲试的挑衅姿态，但是在书房里所表演的那一幕，使她整个晚上都感到不自在。她过去的全部行为都出于一个目的：把彼尔搞得晕头转向，而自己忘掉一切。但是，现在有一个思想折磨着她，那就是她做得太过分了，彼尔为了报复，就会把发生的事到处乱说的。

这时彼尔回来了。他在前厅脱掉大衣，向敞开着门、人挤得满满的吸烟室瞥了一眼，无意中看见杜林坐在著名的交易所生意人的圈子里。

某一时期，杜林为了成名，不管社会舆论；后来，他依靠他素有的随机应变的能力，改变了策略，认为说些或写些公众——特

---

① 基督教传说中出卖耶稣的人。

别是交易所的经纪人——现在最爱听的事是比较有利的。他描述法国和意大利经济生活的旅途随笔，在工商界赢得名噪一时的成就，使杜林博得了学识渊博的声誉。他在随笔里极力赞扬丹麦商业界的可靠和正派，与国外的商业界迥然不同，于是人们一致承认，杜林具有领导大型经济报刊的各方面的基础。他的文章表现出对待事业如此严肃认真的态度，如此负责的精神，这是很难从过去的《鹰报》戏剧评论家身上找得到的。因此，对于任命他担任总编辑职务一事，最初曾引起猛烈的抨击，现在大家却把这件事作为说明玛克斯·贝纳德具有非凡的才能、善于物色人材、把每个人安置到最合适的岗位上的又一例证。

彼尔本想加入吸烟者一伙，以驱散不愉快的思绪，同时借助一杯威士忌酒，使情绪比较适合于此时此刻的气氛。但是，一看到这位报界的帝王在一群崇拜者的圈子中间，他就失去了适应当前情况的任何兴趣，转身继续向前走去。

他的脸上还保留着另一个更为幸福的世界的微弱反光。但是，当他从人头挤挤的、闷热的一个个房间勉强走过去时，看到一张张燥热的脸和扇子不停地抽搐的动作，他又心情抑郁起来；同时，枝形吊灯的强烈光线也刺得他眼睛十分难受。从乡村夜晚的宁静一下子转为交际场中的喧哗吵嚷，他简直感到头昏眼花。他觉得，似乎进入了一部高功率的、轰隆隆响的电动机的最深处。

他在大厅门口站停下来，观望着跳舞的人。在这个时候，跳舞的人明显地增加了。上了年纪的人中间也有人决定让两条腿活动一下。

突然，一股暖流涌进彼尔的心房。在喧闹纷乱的人群中间，他看见了雅柯芭。她坐在对面的墙边，仍然待在一个小时以前他

丢下她而去的老地方。是的，他暗自想道，只有跟她在一起，他心里才感到踏实。并不是阴暗的、不可靠的本能，而是向往生活的意志本身，使他早在他能充分地对她作出正确的评价以前，就选中了雅柯芭。使他惊奇的是，在这一片浮华中，连她也显得陌生了。她大概没有跳舞：扇子和手套都照旧放在她的膝盖上。

这情景，仿佛是神对彼尔的启示。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意识到，他俩的内在关系是多么深；从来不理解雅柯芭的爱情现在是唯一可靠的收获，有了这个收获才使他能在冒险的王国里去追求幸福。

从今以后，他要真正珍惜自己的这一宝藏！当他默默地观察她那有着沉重的眼睑的清秀、聪明而苍白的脸，和她那坚毅的、虽然是无法表达的女性所特有的嘴形时，仿佛有一道黎明的霞光反射到了彼尔的身上。她那身倒霉的连衣裙现在甚至使他大为感动，正是为了他，她才不适时宜地穿上这身衣服的啊！

他想尽可能快地从人群中挤到雅柯芭的身边。但这时娜尼挽着她的舞伴急匆匆地走过来，因跳舞而满面通红。

"您躲到哪儿去了？您这个坏家伙！太太们都盼望能和雅柯芭的未婚夫跳舞，可他却躲起来了！您简直太无礼了！"

彼尔冷冷地瞥了她一眼。

"我对此十分抱歉，但雅柯芭感到累了，因此，我今天也就不跳舞了。"

他边说边回转身子，背向着她。娜尼哈哈大笑，企图掩饰自己的愤怒。

"我们走吧，去喝杯香槟酒什么的，"她说，就和她的舞伴一起走了。"我姐姐物色了一个粗暴的人，您说是吗？"

彼尔刚刚在门口出现，雅柯芭就看见了他。虽然她别转身

子，但彼尔和娜尼之间发生的一幕，她不可能没有看到。现在看到他急匆匆地向她走来，她明白了自己成了他们之间决裂的见证人。

彼尔亲热地向她点点头，在巴林格文学副博士刚刚离座的椅子上坐下了。接着，他靠得近一些，紧紧地握住搁在沙发靠手上的雅柯芭的手。雅柯芭并没有把手移开．简直是无法移开——因为她被这种默默无言的请求原谅的举止征服了。但是她也无法回答他的温存，因为她无法迫使自己正面去看他的眼睛，毫无疑问，这正是彼尔所期待的。她意识到自己经不起他的温存，她的自尊心受到痛苦的熬煎。

"你的手这么冷，"他说，"你大概受凉了，我去把你的披肩拿来好吗？"

"不，我不冷。"

"门口有风吹进来吗？"

"不，我不觉得。"

"不论怎么样，你也许要……"

"不，不，我什么也不要。"

"好吧，随你的便吧，亲爱的！"

她的声音显得很疲乏，回答时透露出激动的情绪，但彼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抚摸着雅柯芭的手指，把她的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同时他更加靠近她。现在他们的肩膀信赖地紧簇在一起了。她想抽出手来，但他紧紧地握住它，同时用那种在值得回忆的夜晚曾逗得她双颊飞红的声音耳语道：

"亲爱的，亲爱的朋友！"停了一会儿又说："你跳过舞了吗？"

她否定地摇摇头。

"你不想跳吗？"

“一点也不想……我累极了，”沉默了一阵后，她又说道。她怕彼尔对于她的拒绝有不正确的理解。

“那末，我想向你提个建议。今天天气好极了，一点不冷，完全象夏天，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散步好吗？”

她没有立刻回答，他又继续说道：

“我想，你去吸点新鲜空气，会觉得好一些的。然后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谈。”

此刻，她瞥了他一眼，在整个夜晚中，这是她第一次看他，虽然是心不在焉的目光——她的思想还远远没有回过神来；但她察觉到他的语调是真诚的、热情的。

她站起身来，等到彼尔取来她的披肩、他自己的大衣以后，他们就到花园里去了。

跳舞的人们想使头脑清新一下，来到了凉亭上，那里笼罩着一片喧喧嚷嚷的活跃气氛。

客人们围在一张张放着冷饮、冰淇淋和各种甜食的桌子旁边。娜尼和她的舞伴也在这里，在露天下。她刚想吃一客水果冰淇淋，突然发现彼尔和雅柯芭手挽着手在她身边走过，沿着大理石的扶梯下楼去。

“唉，现在他会把一切全都向她坦白的！”她脑海中闪电般掠过这样的想法。她的双唇由于害怕、憎恨和失望而发白。

她放下里面还剩有冰淇淋的高脚盘，回到大厅里。“不，”当她和舞伴在大厅里翩翩起舞时，继续想道。“雅柯芭不可能高兴得很久，我娜尼不会放过这一点的，吵架就吵架！”

彼尔和雅柯芭在整个花园里兜了一圈后就在海峡边僻静处的一张长椅上坐下了。他们在不愿意别人来打扰他们时，常常坐在这里。此刻周围一个人也没有，雅柯芭不再拒绝他。彼尔抱住

她的肩膀，她就紧偎着他，把头靠在他的胸口上。

他们静静地坐着。浪花在他们的脚边懒洋洋地喧闹着。伊凡布置的许许多多发光球的反光在水中分散开来，好象一群群金色的鱼儿在那里游来游去。

“你感到冷吗?”彼尔问道，把她更紧地裹在皮斗篷里。

“不，不，一点不冷，”她回答说，重又感到有些气恼。

仿佛继续昨天在这张椅子上开始的谈话似的，彼尔说，在观察客人们的过程中，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祖国的进步人士开始退化堕落了。不管怎么说，过去他对他们的钦佩赞赏之情，现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不得不完全同意她写信告诉他，或者口头上对他讲的一切看法：一个象杜林那样的人能起主要作用的社会，本身就在对自己作出判决。他很清楚，在丹麦，如果还能对进步和自由思想的胜利寄予希望的话，就必须有另一种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人们具有名副其实的深邃、高尚的秉性，他们的生活目的必须不限于日常的追逐金钱、女人或者奖章和勋章。

他以自己素有的雄辩的口才发展了这个观点，但是雅柯芭几乎没有去听他。一切严肃和充满感情的词儿都象树叶子的飒飒声那样，从她的耳边滑过去了。

可是当他结束自己的谈话，请求她接个吻表示完全和解时，她立刻听见他的话了，倏地抬起头来，把嘴唇凑上去，仿佛一个渴得十分难受的人，只怀着一个希望——尽快为她解渴。

第十八章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彼尔觉得身体不大舒服。他习惯在梦中不断翻身，踢掉被子，因此受了凉。

他想坐起来，可是感到有什么东西刺痛他的胸膛。同时由于恐惧而感到胸口发紧。这种刺痛感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在出国旅行时，他已不止一次受到它的侵袭，特别是在维也纳，当他坐着小船经过多瑙河三角洲，感到旅途劳累时。由于对外国医生的极端不信任，而主要的是怕听到可怕的病情，他直到现在还没有去请教过医生。现在到了该认真重视自己健康的时候了。他打铃叫侍女来，要她为他请个著名的专家，一家哥本哈根医院的主治医生。

医生过了几小时以后才来。在这几个小时孤独的等候中，彼尔长久地设想着，这一次比一次更痛苦的发病似乎是死亡的先兆。

这么早就死吗？仅仅二十四岁就死？还没有完成平生的主要事业，确切地说——甚至还没有开始主要的事业就死吗？真是无法理解，同时又不合情理，就象生命本身无法理解又不合情理一样。

过去他随心所欲地糟蹋自己的健康，好几次击退死神的挑战，坚信自己是不可能死的，因为没有他，地球就不转了，祖国的繁荣富强依赖着他的才华和力量去开拓呢！这样的时刻早已一

去不复返了。现在他明白，大自然是十分富有的，因此可以大胆地作些挥霍浪费，以致让很有天分的人进入了坟墓，他们的才能因此未能得到发挥。死神使大批的人死亡，却用不到征得任何人的许可。太阳一视同仁地普照着正直的人和有罪的人；而骨瘦如柴的死神，眼窝空空洞洞的，不分青红皂白地把优秀的和愚昧的人一把抓去，根本不去考虑他们有无贡献。

确实，过去一想到不存在所引起的恐惧感现在已不是这么强烈了。他躺在精致的床上，盖着花团锦簇的绸被子，准备听取死神的判决，情绪上已经比较平静、坚定了。此时此刻他是这样的疲乏，甚至没有感到任何痛苦，几乎心甘情愿地退出生活舞台，从而摆脱毫无意义的工作和忧虑。窗子底下广场上四轮大车的吱嘎声，电车的叮当声，行将到来的跟愚蠢而又无礼的生意人进行的谈判——此时此刻，所有这一切使他心里充满了无法形容的厌恶。

时间在流逝，他觉得和恐惧作斗争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那种被人遗忘的压抑感使他出了一身冷汗。真没想到，他命中注定要在完全孤独中死去！

他本来想看看书来驱散阴郁的想法。昨天他刚打开一包旅途中带回来的书。主要是一些有关技术问题的、珍贵的大版本，但其中也有几本一般性的书，是冬季在德雷扎克以及后来在罗马买的。

在一般性的书中，他把德文版的一卷本希腊和罗马哲学家的文选单独放在一边。这本书曾有一次在类似的情况下给了他安慰。

但是没有等他好好地深入研究这本书，医生来了。这是一位个子矮小、胡子灰白的人。他二话不说，就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

坐了下来。起初，他向彼尔提出一定格式的查问，然后，带着明显的不信任态度着手为他检查身体。他用手指敲敲胸部和背部后，宣布说：

“肺部是不是有病呢？现在我没有根据这样猜测。您的肺部象铁匠的风箱一样……您觉得哪儿痛？”

彼尔指指右侧最后一根肋骨下面的地方。

“是这儿吗？先别忙，开始时您说是左侧痛啊！”

“当时是这样。”

“唔，唔，如果我这样按，您觉得很痛吗？”

“不，并不痛。”

“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吗？”

“没有。”

“也许您现在哪儿也不痛了？”

彼尔承认，揪紧胸廓的剧痛现在的确消失了，他又可以深呼吸而不觉得肋部有刺痛感了。

医生什么也没有回答，开始检查他的下身和双腿。

“唔，您的肺很正常，”检查完毕，他重复说。“我无论如何不建议您把它们更换。可是您的肌肉有些松弛，不结实，而心脏如能更强壮些倒也不错。请问，您一般是怎样安排日常生活的？您做体操吗？您每天早晨洗冷水澡吗？这对您十分需要，还必须做哑铃操。没有任何东西比一清早空腹举一对四公斤重的哑铃对身体更有益的了。您必须使您那可贵的血液流动得稍稍快一些，您没有别的毛病，在您这种年纪，这样的情况已经很不错了。您躺上几天，让神经镇静一下就行了。总之，我倒是建议您更好注意自己的健康，因为尽管您身体素质很好，您已经开始露出……怎么说才能表达得贴切些呢——一些奇奇怪怪的小毛病了，譬

如今天一早光顾您的疼痛。不过，这一切不难理解。大概是这样致病的：最初您在旅途中颠簸了三四天，没有好好地吃，好好地睡，据您自己说，您回来以后又立刻投入工作，奔波忙碌，参加社交活动，而我国人又是吃稀饭长大的民族（虽然正是它被看作是力量的模范）——这就能充分说明您致病的原因了。”

在说最后几句话时，他那稍稍有些斜视的小眼睛中含着一种恶意的讥讽神情，但彼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几乎根本没有去听医生的话。一等到医生证实他身体里没有结核菌时，他顿时觉得自己的身体好得多了，只希望能尽快摆脱这个令人讨厌的喋喋不休的人。

等到医生一走，他就起床了。他精神抖擞地在房间里踱步，口里哼着歌曲，然后穿好衣服，津津有味地吃完早饭，就坐到写字台边去。对行动的渴望又在他身上苏醒了。他拿出图纸、计算器、表格和别的参考资料。只等提起精神来干了，全速前进！

着手工作所需要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蓦地，他的眼光落到医生来之前他开始看的那本书。他当时胡乱把它塞在图纸堆里，现在则把它放在一旁，但经不起诱惑，他不禁向书本瞥视了一下，他刚才读到的地方有个记号。正是苏格拉底对他的学生们作的关于死亡的一席真挚的谈话，这是在这个伟大的先驱者被处死刑之前不久由柏拉图①记录下来的。彼尔的目光落在这样几行：苏格拉底把人的肉体比作紧裹在灵魂上的沉甸甸的、有黏性的面团。肉体的过错在于一个人从来不可能完全掌握自己想望的目标，如果不把低级、粗鲁的目标算在内的话。

① 柏拉图（前 427—前 347），古希腊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

“因为肉体引起我们各式各样的思虑，它使我们充满各种欲念和肮脏的意念、恐惧、惊惶和空虚……追求财富是万恶之源，而我们需要钱财也只是为了肉体，为了肉体而操心。假如我们最后在满足了肉体的欲望以后想追求崇高的思想，但肉体还是要来影响我们进行思索的，它会制造惊恐和不安来扰乱我们。由于它的从中作梗，我们无法认识真理……只有当我们头脑里所想的不是自己的肉体，为肉体花的时间少一些，而多花些工夫去满足最迫切的要求——也就是说当我们不让肉体来控制我们的意志时，我们才会在生活中逐渐获得知识……”

彼尔扔下书，沉思地望着正前方，蹙紧眉头，坐了几分钟。

“奇怪，”他暗自想道，“这些话说在耶稣诞生之前四百年，却好象是从一篇现代人写的论述基督教的论文里摘录下来的！”

他把这一页看完了，又翻了一页，继续看下去，然后再翻一页……已经欲罢不能了。这种具有超自然力的、充满深刻思想的想象力，已深深扎入他心灵的隐秘深处，使他万分激动。当他终于回到图纸和计算方面来时，早已过了晌午。

但是，今天的工作象昨天一样，进行得很不顺利。不管他怎样努力，却无法把思想集中。他是个至今不能面对一张白纸而无动于中的人，对于这样的人，主要的困难常常是怎样才能在工作时从一大堆萦绕脑际的思想中正确地抓住他所需要的想法！可现在他根本无法顺利地进行工作。跟他毫无关系的事情——街上的不论什么叫喊声，走廊里的任何铃声——都影响着他，把他从工作中引开。

于是今天的工作也和昨天一样地告终：在病态的亢奋状态中他得出结论，整个设计方案根本不适用。他双手掩住了脸，陷于忧郁的、绝望的痛苦之中。

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普菲费尔科恩教授，当他在柏林时，教授对他很感兴趣。

过去有个时期，他按照普菲费尔科恩教授的要求，把自己的想法向他作了书面汇报。教授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表示感谢，彼尔从图纸中把这封信找了出来。

“……至于您那水力发电机，我对这件事谈自己的看法时必须万分谨慎。您正在走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而迈出这第一步，您还不十分自信，这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不过，我在我们见面时似乎已经告诉过您，美国人已经在这方面进行过某些试验，他们正继续努力去达到这一真正宏伟的诱人目标：使海洋中取之不竭的能源服从于人类的意志。这样的想法也吸引着您，这点只会使人对您肃然起敬；但是您所选择的道路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正象我上面已经说过的，我保持沉默。不过我认真研究了您那风力发动机新的控制系统，我可以大胆地说，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设想，采用杠杆和平衡锤的主意我十二万分的赞赏。您指出的方法理应得到各方面的赞许。但是我觉得，您自己也不认为，这个对于一切水力能源贫乏的国家——首先是平原地形的国家——具有重大意义的严肃的大课题，您已经找到最终的彻底解决的办法。通过无穷无尽的微小改善的方法来达到最后的胜利，这样的规律，除了在技术领域外，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都不可能运用到这种程度，而您大概不会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只要情况许可，今后我也一定怀着极大的兴趣关注您的发展，而且我对您以后在这方面的试验结果寄予极大的希望。对于您自己的卓越的才能，您自己也知道得很清楚。您能达到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假如您能把您那概括事物整体的罕有的才能同更深入地观察细节结合起

来。年轻人是有点不屑于这样做的，然而事实上，它是得出真正深邃和正确的结论的基础。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您在旅行过程中似乎还准备访问一下北美洲。这个想法当然应该受到鼓励。在纯实践方面，您在那边会比在任何别的地方有可能获得更多丰富自己知识的机会。我指的不仅是技术方面——要知道，在一系列其他领域里，我们还是新世界的小学生呢。首先您会在这个国家里了解一些伟大的发明，人们怎么用最微不足道的经费获得最出色的成就。”

一封几乎被遗忘了的旧信……

彼尔接到这封信时，甚至不感到欣喜——当时他并不特别引以为荣，可是此刻这封信却给了他多么大的鼓舞啊！他立刻下决心要毫不迟疑地起锚开船，继续进行他的见习旅行。他决定把自己的事务再次委托伊凡处理，请后者代为进行各种各样的谈判，而他则在此期间悄悄地出走。这一次是直接去美国。不应该再沉湎于旧世界的诱惑了。

傍晚时，他去斯科夫巴肯，想把这些想法和雅柯芭商量一下。他来到时，雅柯芭正在花园里，坐在亭子边被阳光照耀的长凳上。

彼尔的声音立刻从凉台上传到她的耳中，但她仍坐在原地不动，而且悄没声儿的，以免暴露她在这里。当彼尔终于找到她时，她就把面颊凑过去让他亲吻，虽然他想吻的是她的嘴唇。正因为他是那么热切地期待着她能对他表示感谢，她干脆连他献给她鲜花也不愿意说声谢谢了。

一整天她仿佛痛苦得昏昏沉沉，虽然企图忘掉所发生的事，却是白费心思。她一向喜欢明朗坦荡，可现在，在对待彼尔的态度上她第一次违反初衷，当真相有破坏她的幸福的危险时，她故

意蒙住眼睛不看真相，就象一个从甜蜜的美梦中醒过来的人，翻了个身，想把美梦继续做下去。雅柯芭怀着一种发狂的情绪，沉溺在自欺欺人的境地中。

彼尔无法迫使自己立刻告诉她，他俩又得别离了。而且决定出国这件事本身对他来说所花的代价也是很大的。他已经厌倦了奔波流浪的生活，由于他学不好外国语——只有德语他还勉勉强强能够对付过去——也增加了他不想离开的因素。何况要和雅柯芭分手，他感到难受；尤其是现在，当他俩进入了心心相印、重新亲密无间的时候。但是既然需要，就得这样做，这是一点没有办法的。

最初彼尔专心致志地在思考，以致没有察觉到雅柯芭情绪上所起的变化。但是当他坐在她的身边考虑着怎样启齿把自己的决定谨慎小心地告诉她时，他看到她正匆匆地从脸上抹去什么东西，看上去似乎她在赶走一只苍蝇，但彼尔很快发觉，她正在抹掉泪水呢！

他不知所措了。他还从来没有看到她流过眼泪。

"亲爱的，"他问她，"你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

"没，没，没什么……只是感到有些烦躁，"她说，一面推开彼尔想要来拥抱她的那一只手。

"你是不是病了？"

"当然不是，我不是说过了，根本没有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走吧，我觉得有点冷。"

他倏地站了起来（他的殷勤态度今天简直是对她精神上的折磨），于是他们就慢悠悠地沿着海岸散着步。这时彼尔才注意到她的满脸病容和痛苦到极点的神情。他的决心明显地动摇了。

突然，一个光芒夺目的好主意越过不愉快的情绪涌上了心头。就象一道透过云雾的阳光照得周围的一切全都变了样，这个主意也顿时照亮了他的现实生活。雅柯芭完全可以和他比翼双飞，他们可以立刻结婚，这样，雅柯芭就不用在上帝和人们面前躲躲闪闪，就能光明正大地和他一起走了。先前他怎么会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旅途的劳顿，旅馆的拥挤，孤独——使他深感害怕的一切，现在都转而预示着无穷无尽的欢乐和快慰。他已经有过经验，知道雅柯芭是个再好没有的旅伴。她无私、无畏，又能慈母般地关心人，何况她又熟练地掌握好几种外语。

"雅柯芭！雅柯芭！"他干脆在花园的小径中央站住，雅柯芭还没有来得及阻止他，他就一把紧紧抱住了她。然后他将自己从昨天起所感受到的、反复思考过的一切都告诉了她，还告诉她，他想出了多好的有关他们未来的计划。

雅柯芭久久没有作声，把头依偎在他的肩膀上，陷入幸福的沉思之中，嘴唇和脸颊由于激动而变得煞白。她十分清楚，她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和他一起走。在她目前情况下走得这么远是不理智的。彼尔打算离开半年光景，期限再短简直就没有意思了。这样，她将会成为他的沉重的累赘。

"但是你还没有回答我，"当走到海峡岸边他们常常爱去的地方时，彼尔说。这里可以看得到厄勒海峡的景色和沐浴在阳光下的瑞典海岸。"你不喜欢我的建议吗？"

"我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雅柯芭说。她坐着，身子稍稍向前探，眼睛望着一边，用一只手支撑着身体——另一只手被彼尔紧紧地握着。"我知道你应该走，我自己甚至也这样想过……但是亲爱的，要越过大西洋，我可不能去！"

"这是为什么？有我和你在一起，你可以绝对放心，我会无微

不至地关心你的。也许你怕坐船?”

“是的,这也是个原因。因此我还是留在家里的好,我将等着你回来。如果你认为我们必须在你走之前举行婚礼,那末,我同意你的意见,根据种种理由,这样做将是明智的。”

“但是还没有等到成为真正的夫妻,我们又将分手了,你是在开玩笑吗?这才是最最骇人听闻的残忍呢!雅柯芭,我简直不理解你,你脑袋里怎么会钻出这样的想法?你不可能这样思考问题的,是吗?”

她只是默默地点点头。

“雅柯芭,我不相信你,最近以来,你怎么会变得这样古怪。你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没有,我亲爱的,”她一面回答,一面痉挛地紧紧握住他的手。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不能向他披露全部真情。她不敢。对于他的性格脾气她不再抱任何幻想,她担心,如果他知道了她目前的状况,他会以这个借口立刻把出国之事拖延下去,或者压根儿放弃这个计划的。她的良知不能让她这么做。她很清楚,到美国去对于他是刻不容缓的大事,现在她比任何时候更关心这件事。过去,只有他的爱情能够使她感到满足;而现在,她已经不指望他的爱情能给予她全部幸福,她情不自禁地寻找着某种补偿,来弥补他的爱情的不足之处。

“你听我说,”最后她打断了彼尔的话头,他还在试图说服她。“我倒有另外一个主意,你可以经英国到美国去,这样我就和你一起去。我们在伦敦住上一个星期,再在乡间或者海滨一带待上一个星期,到利物浦我们就分手,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当然是聊胜于无。我希望到了利物浦你又会明白过来。”

“别寄希望了。这首先是为你着想啊!你且想一想,等到你

回来，我们就不能住在旅馆里了，必须要有自己的家，而这就够我忙的了，直忙到你回来。”

“是啊，这倒很合情理。雅柯芭，你是对的，你总是对的。亲爱的，我预先为自己凯旋而归感到高兴！……只要想一想：我们有了家，这有多好！……即使不十分豪华也好，你说对吗？在郊外的什么地方，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可以从那里眺望森林和海滨一带，对吗？我俩在一起，只有我们俩！”

一股柔情脉脉的暖流涌上心头，他又一次把她搂得紧紧的，于是她懒洋洋地把头依偎在他的肩上，闭上了眼睛。

“你看，”他继续说，“这一切同那些对于所有的人，无论穷人和富人都一视同仁的幸福相比，实际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不值一提！为所有的人共享的幸福从生活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就象树上结的果实一样。不，在财富的分配中，有些情况，甚至在当代社会中，显然也并不那样对头。幸亏我及时明白了这一点，要不然，我会完全陷入泥坑的。”

雅柯芭又惊恐不安起来。虽然彼尔实际上只是重复了她说过的话而已——大概正是因为以前有个时期她曾希望听到从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来——可是现在这些话却使她害怕了。在这个时期，她本人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她对于所谓“生活的价值”的看法，最近几天来改变得很多。

“我觉得你没有正确估计情况，”她说，声音中带着不寻常的严厉的调子。

“你且好好观察一下周围吧，不妨等观察以后再来下结论。对新社会来说，自私自利、爱慕虚荣、残酷无情、崇尚权术已不象过去那样是社会的基石了。”

“为什么它们会不是基石了呢？”

"你问为什么吗?"

"是的,我正是要问为什么?既然诸如此类的品性是推动人类前进的动力,我们就不应该随意严格地指摘它们。"

彼尔哈哈大笑。他把她的话当作笑话来对待。

"你是不是认为,它们还应该受赞扬呢!"

"不知道,不知道。但是人类的幸福可不是单单依靠这些才获得的,不是吗?"

直到此刻彼尔才从她的音调里听出来,她说这些话是十分严肃认真的。但是他不愿意跟她争吵,因此他把一切都看作是开玩笑。

"唉,不管我说什么,今天你反正总要说出相反的话来反对我,即使这些话甚至和你自己的看法相矛盾。"

雅柯芭默不作声。她也丝毫不想重新争吵起来。于是两人开始一起拟订旅游计划,详细地研究着旅游路线。

* * *

玛克斯·贝纳德对那些拥护在哥本哈根开辟自由港的人展开的论战,在杜林主编的《博尔戈日报》的积极支持下最近几天突然以使人万万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了。贝纳德成功地使自己的敌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平衡。的确,他们发动了需要大量投资的冒险事业,而《博尔戈日报》在新任的主编领导下,出人意料地使它的威信在交易所经纪人中间与日俱增。同时,一些或多或少受玛克斯·贝纳德支配的其他报纸千方百计地制造舆论,散布对他们的这一想法的不信任。为了在股份公司即将成立的大会上不被彻底击败,大老板们决定向这个可恶的律师叩头,让他在

理事会里担任一个职务。

这正是玛克斯·贝纳德用尽心计求之不得的出路,因此他没有眨一眨眼睛就接受了职务。在当时举行的有纪念意义的盛大宴会上,玛克斯·贝纳德和他的老对头——曾经是一家银行的神通广大的经理——订立隆重的停战协定,不但订立,而且当众加以确证:经理以故意吸引人们注意的方式请玛克斯·贝纳德赏光,和他一起干杯——关于这一有特殊意义的事件,市内各报在第二天都有详细的报道,《博尔戈日报》甚至发表了题为"历史性的时刻"的专文。

取得这个胜利对于玛克斯·贝纳德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终于一劳永逸地向社会人士证明,没有他,什么事也干不成,甚至连最殷实的交易所大老板,没有他的支持也是寸步难行。当伊凡得知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时,差点儿昏厥过去。他认为,如今实现彼尔计划的任何希望都会长时间地失去可能性;他在盛怒之下,歇斯底里地大叫说,这是背地里的叛变和谋害行为。

彼尔只耸耸肩膀。

"我可是告诉过你,"他对由于事情的急剧变化也变得抑郁不欢的雅柯芭说。"现在你总该同意了吧,你的那位玛克斯先生诡计多端,我没有落入这个人的圈套,算是很走运了,不然我就会被愚弄……不,不,我再一次坚决主张,必须来一次声势浩大的运动,把这些败类从社会生活中连根拔掉;否则,正直诚实的概念将成为泡影。"

雅柯芭不由得哆嗦了一下,但她不打算反驳他。现在没有必要重新挑起原先的争论。此刻她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去美国这件事上,另外她竭力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对彼尔采取批评的态度,坚决象过去那样地爱他。

伊凡对于前途过于悲观失望的情绪，大家很快都知道了。玛克斯·贝纳德取得的新胜利，引起那些妒忌他的人以及暗地里的仇视者大大地活跃起来。在这些人中间，地主涅莱哈维占据一定的地位，他认为贝纳德不客气地把他出卖了。他忽然象哈萨拉盖尔律师那样对彼尔的设计方案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也自觉自愿、毫无条件地和这两个人联合在一起。

正义感和爱国热情使老人比耶列格拉夫终于委曲求全。根深蒂固的对犹太人的仇视，在他身上激发起新的力量；因为对于这个好斗的人来说，民族主义是他的第二宗教。在他看来，每个犹太人，即使是在这里出生的犹太人，也只是暗地里对丹麦人的宿敌怀着同情、半被同化的德国人而已；他坚定不移地深信——不过并非毫无根据——在哥本哈根，几乎所有犹太人出身的批发商人无非是德国公司的代理人，而且，他们以最新的建筑技术来改建哥本哈根，用的正是汉堡和柏林的犹太银行的资金。德国的百万资金渗透到外省富裕农民的院子里，从这里，从内部，继续以秘密的途径征服这个国家，这种征服最初是借助大炮来开路的。因此彼尔的设计方案特别吸引他的是，在和强大邻国相处的关系上，它首先企图肯定本国的经济独立。而哥本哈根港由于航道狭窄淤浅，在他看来，无论如何不可能吸引所有国家的船只来此停泊。

这就是为什么比耶列格拉夫决定自己要跨出和解第一步的原因。他不想算旧帐，大概在一年以前引起他们不和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彼尔的傲慢态度只有激起上校的好斗心而已。他深信，正是彼尔负有拯救祖国的使命，一想到彼尔的预言现在不折不扣地成了事实，比耶列格拉夫体验到仿佛是一种宗教式的感动。

这时彼尔正坐在旅馆里作出国前的准备。他孜孜不倦地在

进行图纸的设计核算工作。他希望赶快把必要的修改完成，即使只对港湾部分的设计作出修改。因此他废寝忘食地拼命工作。他黎明即起，几乎整天足不出户。但是过去飞驰而来的想象力已经不再涌现，工作进行得又慢又不顺手，从走廊或者广场上传来的最细微的声音也能干扰他，使他把工作停顿下来。

常有这样的事：他本想去拿对数表，却拿起一本在德雷扎克时买的历史书或通俗哲学小册子——它们和其他的书一起放在写字台上。他经不起诱惑，动手翻起哲学小册子来了。临了，他常常埋头阅读跟设计毫不相关的书。这时，不论是街上的喧闹声或是走廊里的铃声都不再影响他，使他分心了。他钻进书里去，甚至好几个小时不抬头，没有发觉时间在飞一般的过去。

* * *

有一天，大概是早上九点钟光景，彼尔坐在写字台前面，有人敲他的门。彼尔根据敲门的声音立刻知道是伊凡来了，便急急忙忙地把伊凡来之前他正在看的一本书藏到图纸底下。他又被在德雷扎克买来的一本小册子迷住了。当伊凡闯进房间里来时，彼尔仰靠在椅子背上，不好意思地微笑着，象是一个暗地里干了坏事的人突然被人揭发似的。

“喂，有什么消息吗？”彼尔用这句话来迎接伊凡。

“当前最阴险的诡计！最大的欺骗勾当！你看吧！”

伊凡边说边从公事包（公事包逐渐成了跟它的主人不可分离的一部分）里取出一份刚出版的市内最蹩脚的报纸。

“你看吧！”

报上刊出一篇详尽地论述丹麦船舶航行的社论，题目是《新

的国家》。据报纸的说法，这篇社论摘自某个叫斯捷涅尔的工程师过去发表在外省刊物上的一系列文章，它所分析的是那个硬被称为“斯捷涅尔方案”的方案，虽然，事实上，如果不把某几处根本无关紧要的修改算在内的话，这个方案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属于彼尔。

“现在你怎么说呢？”伊凡问道，向彼尔瞥了一眼。彼尔在读报时脸色煞白。“这可是地地道道的剽窃！你知道这个人吗？”

彼尔摇摇头。

“必须立刻把这个人打听出来！”伊凡继续说道。“你打算怎么办？”

“没什么，”彼尔思索了一分钟后回答说，同时把报纸递回给他。

“怎么没什么？必须使他不能危害你，你应该自卫，你必须捍卫自己的权利。”

“自卫？”彼尔气得激动起来，反问道。

“是的，是的，请你原谅我这样说，但是你没有权利这样轻率地对待事业。这样对你有害，请不要忘记，你有许多敌人和妒忌你的人。如果你被迫退居次要地位，那个人将攫取你用自己的劳动和才华赢得的桂冠，那些敌人和妒忌你的人只会拍手称快。”

“没有这个必要！要摆脱我可不很容易……就让他们去吧！”后面一句话他是按照刚才由于伊凡的突然来到而中断的那种情绪补充的。这时他的脸上掠过一道阴影，接着说：“我已厌倦和一切坏蛋作斗争了。如果我一生一世得和这群人打交道，就不禁要问问自己，是不是值得这样做。我们还是改变一下话题吧：你是否知道，我和你的妹妹决定在最近期间结婚？”

“我听说了，父亲和母亲曾谈起过这方面的事。”

"老实说，现在这件事比全世界的报纸加起来的连篇废话更使我关心。你既然在这里，就请你告诉我，你可知道，按照规定，结婚得办哪些证明文件，履行什么手续？"

"难道你什么都没有准备？可我还以为……"

"是的，我有点糊涂。我忘记……更确切些说，是你忘记了：我简直不能和任何一个官员洽谈什么事，他们是那样的骄傲自负，使我立刻会失去控制自己的力量，于是到处跟人吵架。你是不是可以帮帮忙，代我办好一切必要的手续？比如说，我知道必须到市政局的什么部门去，需要正式提出申请。总之，会把人搞得晕头转向。"

伊凡已经习惯于为彼尔出力跑腿，因此没有多加思索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他要彼尔赌咒发誓，一定要盯着斯捷涅尔，如果有人敢于公开称这个可疑的先生是设计方案的作者，即使只有一次，也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伊凡已经把公文皮包挟在腋下，准备去抓门把手开门时，却突然回转身来，对着照旧坐在写字台边的彼尔说道：

"喔，还有一件事……请你告诉我，你们家有人叫克里斯丁·玛格丽特吗？一个牧师的遗孀？"

彼尔哆嗦了一下。这是他母亲的名字。

"没有！"他慌慌张张地回答。"你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没有什么，"伊凡窘迫地回答说。每当他和彼尔谈起彼尔的家庭时，他总会感到很窘。"我偶尔在《贝林时报》上看到一则讣告，死者姓锡杰尼乌斯。祝你一切都好，下午再见。"

伊凡走后，彼尔木然不动地坐了几分钟。当他终于从椅子上站起来，伸手去按电铃时，眼前发黑。同时，他无法在感情上摆脱内心的歉疚。唉，真够受的！偏偏是在现在这个时候！……我真

不走运，真不走运啊！”

“请把早晨版的《贝林时报》拿来给我，”他对走进来的侍女说。

他打开报纸，在长长的讣告栏里看到用黑体字排印的母亲的名字，顿时脸色煞白，讣告这样写着：

“家母克里斯丁·玛格丽特·锡杰尼乌斯，约翰·锡杰尼乌斯的遗孀于今日逝世。”

下面具名是“一群失去父母的儿女”。彼尔凝视着这些词，直到眼花缭乱，字母开始渐渐模糊起来。

真难以设想，还在几天之前的夜晚，他曾伫立在她住所的窗户底下。也许正是在那天夜里，母亲在和死神进行着斗争，想到这一点，他就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时候他看到房间里的灯光以及在窗帘后面移动的人影。

“情况确实是这样，但是即使我进去，又有什么用处呢？”彼尔企图安慰自己。真正的和解根本谈不到，更谈不到仅仅是为了安慰母亲所作的那些让步了。也许这样反倒好，母亲还以为他还没有从国外回来，也许他不知道她的情况，倒是他的运气呢！为了要使母亲安宁，他可能会在她面前扮演一幕假戏，但事后想起这一幕，恐怕就无法不感到羞愧。可怜的母亲！她是属于那些被生活吓怕了的人。在她卧床不起的漫长岁月里，她是在阴暗的房间里度过的。她是操劳和悲苦的化身，而死亡无疑拯救了她。

彼尔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使情绪多少稳定下来。他不习惯极度激动，本能地害怕激动。后来他想起了雅柯芭——她跟他约定时间，在斯科夫巴肯等他。怎么办呢？他感觉到无法安安静静地、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似地坐在那边，谈论当前的出国旅行或其他别的事情；何况他还受着良心的谴责，因为他直到现在还

没有把他的家庭已迁到这里的事告诉雅柯芭。

他坐到桌子边匆匆写了几行字，叫雅柯芭不要等他。他照例推托工作忙，作为最正当的理由。在末尾，他加了一句，说根据《贝林时报》上的讣告，他的母亲已在哥本哈根去世。

接着他又按铃把侍女叫来，请她派人把这封信送去。但这时，先前的不安情绪又袭上心头。他好几次坐到桌子边想动手工作，却又站了起来。他无法坐定在椅子上，数字和计算根本钻不进他的脑海里去。虽然他甚至捧住脑袋，试图使思想集中在工作上，可是思想却一个劲儿地在同一件事周围打圈子：母亲的脸庞，童年的回忆，无法补救的沉痛感——如今他就这样无法打听到母亲生前最后几天的情况，于是想找个知道她情况的人谈谈的愿望终于完全控制了他。

他就扔下工作，穿好衣服上街去了，在路过的第一家饭馆里吃了早饭。然后，他顺便走进市区公园，以便在人群中间稍稍散散心，听听军乐队的演奏。

傍晚时分，他散步回来时，旅馆的看门人告诉他，有一位妇女在等他。刹时间，热血浪涛般涌上心头，他的第一个念头是，这一定是某个姐妹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他已经回国，打听到他的地址后，来通知他母亲去世的消息。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是雅柯芭。这时候，他压根儿想不到她。当他走进房里，她从放在窗边的椅子上站起来迎他时，他甚至光火了。

他脸上所表露的惊奇和失望的情绪是那么明显，雅柯芭无论如何不可能不看到。但是她对于不受欢迎早有准备。她熟知彼尔的性格。她过去也曾多次为彼尔的粗暴态度而同他发生过冲突，每当他心中感到痛苦时，常常以这种态度来加以掩饰。

她也知道柔能克刚，为了要赢得他的信任，要走过多少秘密的历程；一谈到他的家庭时，要使他敞开胸怀，即使对她来说也是困难的。她于是一点没有显出委屈的样子，走到他面前，双手抱住他的脑袋，在他前额上吻了一下。

"你知道，看了你的信后，我在家里坐不住了。我必须来看看你，亲爱的，我完全理解你的悲哀，我自己就哭了——因为这是我们共同的悲哀。"

彼尔怀疑地斜视着她，嘴里咕哝了几句，似乎是：对他来说，母亲早就死了，因此，事情的实质现在一点也没有改变。

"不，亲爱的，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自己，我知道得很清楚，你失去的是什么，何必掩饰这一点呢？……你只要想一想，你的母亲就住在这里，在哥本哈根！可是这一点你却对我讳莫如深！唉，彼尔，彼尔，至少此刻，当我们两人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互相关心的时候，你总该不再对我隐瞒了吧？也许你自己事先也毫无所知？"

彼尔从她的手中挣脱出来，回答说，他一直想告诉她，但是他俩一碰面，话题立刻转到别的方面，而后来他就忘记了自己的初衷。

"那么就现在来谈吧，"她说。"但首先得坐下来，我也有很多话要问你呢！"

她脱下斗篷，把帽子和手套放在一边。

"你知道你母亲生病的事吗？"

"我一点不知道，她的健康情况早就很差了。"

"你没有去找过她，也没有碰见过任何一个兄弟姐妹？"她问道，缩在沙发的角落里，带着审视的目光望着他。

"没有，"彼尔回答说，一面用颤抖的双手把雅柯芭的斗篷挂

到门背后的衣钩上。

“那末你怎么知道他们迁到哥本哈根来了呢?”

“我无意中在报上看到我姐姐教音乐的广告。父亲一死,家里就谈到过这件事。他们要搬到哥本哈根来是为了两个小兄弟,因为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工作。”

他坐到离开她稍远点儿的一把椅子上。她一只手托着腮帮沉思着,眼睛望着前面,接着问道:

“你听我说,要是我早就知道你的母亲住得离开我这么近,我一定会去看她的。尤其是在我旅行回来以后,我感到孤独不堪,真想找个可以推心置腹地谈谈有关你的情况的人,你以为她会接待我吗?”

“不知道。”

“会的,她一定会接待我的。我就深信这一点……而且相信她能理解我们的。”

“难道你忘记了,你不是怀着这样的意愿去找过埃别尔哈尔德吗?除了失望,什么也没有带给你。”

雅柯芭没有立刻回答。并不是由于她已经忘记了那次拜访埃别尔哈尔德的事。最近一个时期来,当她回忆起在那间憋闷、潮湿、空荡荡、不舒适的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一幕时,甚至感到惊慌不安,因为她越来越觉得彼尔与他的哥哥有相似之处。

“兄弟姐妹嘛,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说,一面把额角上的一绺头发撩开,仿佛是用这个动作来驱散某种使人厌烦的思想。“我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深知这一点。你的生母,不管你离开她多远,她总会向你伸出手来的,至少会伸出一个手指来吧!因此我不能相信,我跟你的母亲会找不到共同语言,虽然我们相互之

间有差别，就如两个人不可能是彼此相同那样。”

“这话你可说对了。”

“除此之外，我深信，归根结蒂我们会互相了解的。根据你告诉我的有关她的不多的情况，我自己塑造了一个我十分喜欢的形象。我好象看见她出现在我的眼前。矮小的个子，对吗？眼睛根本不象你和你哥哥那样，颜色还要深一些，是吗？你们两人大概更象你父亲。她病后拄着拐棍走路，我外婆也是这样的。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我能十分清晰地想象出你的母亲来。尽管她身体十分虚弱，但意志却很坚强。她经年累月地卧病不起，却仍然操持这么个大家庭；忧患艰苦没有影响她照料所有的人，由于她勤俭持家，才使你们家保全了财产，这使人多么感动，又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你且想一想，有哪一位母亲在病榻上整整躺了八年，却拖拉着一大群幼小的孩子？更何况，照你的说法，你父亲是个很难侍候的、偏执的人。这完全可以理解：你们家一向拮据，可是她却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我记得你告诉过我，有人忽然怜悯起你母亲来，她却回答那个人说：‘不用怜悯我，还是对我的丈夫和我的一群孩子多加关照吧！’多么出色、又多么崇高的回答！”

彼尔聆听着这一大段冗长的话，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同时神经质地用一只手的手指敲击着另一只手的手指关节。接着，他蓦地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

“够了，够了，”他打断雅柯芭的话。“过去的终成过去了，不值得去谈论不存在的事。”

他走到窗口，向广场望了一眼。一幢幢房屋的影子在黄昏时分变得长长的。在夕阳的余辉中，古老的风车耸立在要塞的废墟上，仿佛在向西沉的落日致告别礼。

“你说得对，”雅柯芭停了一会儿回答说。“过去的终成过去

了……只是请你告诉我，如果我请求你把你母亲写的几封旧信给我，你不会拒绝吧？我们很少谈到你的家庭，但我总觉得我对于你的家庭情况知道得这样少，这是我很大的疏忽。”

最初他装得似乎根本没有听清她提出的要求，当她重又说了一遍时，他断然回答说：

“我没有任何信件。”

“当然啦，我知道最近几年来你和她没有通信。我指的是过去，当你刚来到这里时，她偶尔写信给你，这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如果你允许我和你一起重读这些信札，我将感到十分高兴。”

“无法挽救了……我手头已没有信。”

“这些信到哪儿去了？”

“哪儿去了？我当时就烧掉了。”

“唉，彼尔，彼尔，你怎么能这样……”她没有说下去。

彼尔拿出手帕来擦脸，仿佛他突然觉得热了。但是雅柯芭看见有什么东西在他的睫毛上闪烁，她顿时明白了，他在流泪，却又想隐瞒这一点。

她还一次也没有看到过他屈服于某一种感情。她的最初的冲动是想走过去拥抱他。但是理智和经验提醒她不应该这样做，恰恰应该装出什么也没有发觉的神态。此外，彼尔的激动唤起她隐隐约约的不安，同时也激起她的妒意。

因此她没有移动一步，直到彼尔自己离开窗口。这时她立即走近他，挽起他的手臂，他们默默无言地紧挨着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分钟。

是的，雅柯芭知道得很清楚，没有任何人此刻能出色地扮演安慰者的角色。她自己也感到没有信心。她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别离，就失去了自制力。至少她能把真情告诉他就好了。她一天

天和自己作着剧烈的斗争，为的是什么也不说出来，她上百次地提醒自己，如果在大西洋把他们分隔开以前就把自己最大的秘密告诉他，这将会冒多么大的风险！

不仅即将来临的分娩使她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另外，当她一旦分娩（为时尚早），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种种流言蜚语，想到这些流言蜚语，她就开始渐渐感到惊慌不安起来。就这方面来说，自彼尔回来以后，她变得和以前判若两人了。过去她为彼尔爱她而感到十分自豪，因此，毫不担心他们之间的关系将不能长期保持秘密；现在，当她比较清醒地望着自己的未婚夫，当她一想到她很快将成为诽谤和闲言的对象时，她的自豪感变成了痛苦。

她决定送走彼尔以后就不回家了，而是绕道到德国去，很可能是到布雷斯拉维尔的女友家，就在那边分娩。这与其说是为了她自己，不如说是为了替父亲和母亲着想。但是只要一想到离开她所期待着的事情还有六个多月，她简直陷于绝望了。不过她还是会毫不动摇地忍受不管什么样的痛苦，保持两个月以前他们在蒂罗尔①分手时她对彼尔的那种无限的信任。可是自从彼尔跟娜尼之间发生了那件事以后，她丧失了任何信心，她仿佛感到到处都布满陷阱。不过要拒绝彼尔，她现在又无论如何做不到。她对于彼尔的缺点了如指掌，却还是象以前在她的感情里没有搀杂一丁点儿谴责成分的时候那样爱他。有时候，她是那样苦苦地思念着彼尔，她自己也认为这是病态的，不正常的。因此她已习惯于隐瞒自己的感情，保持拘谨自重的举止，甚至单独和彼尔在一起时也是这样。有时候，人家冷眼旁观，可能觉得她似乎有点任性，但就是在这种时候，彼尔也还是占据着她的整个心坎，

---

① 奥地利的地名。

使她能原谅他的一切行为。

彼尔突然站住，看了看表。

“你是不是该去火车站了？……不过，请你不要以为我要赶你走。说句真心话，我十分感激你来看我；但是你不喜欢很晚回家，而此刻已经八点了。”

她凝视着他那依然是苍白的、变得难看的脸。

“那你将做什么呢？”

“坐下来工作……你看看这桌子。你瞧，有一大堆重要的工作等着我呢，不能浪费时间。”

“不，不，”雅柯芭说，紧紧抱住了他，仿佛想使他摆脱危险似的。“不能留下你单独一个人！就算在一生中休息这么一次吧！你何必这样抓紧时间工作呢？如果留下一个人在这里的话，你反正是无法驱散悲痛的想法的。”

“那末你留下来陪我？”

“不，不是今天……也不是在这里，”雅柯芭脸红了。“这里多不舒服，你到我们家去，好吗？在我们家里过夜。有的是现成的客房，你不会给任何人添麻烦的。如果你亲自把你母亲的死讯告诉我的父母亲，定会使他们感动的。顺便说一句，你一定得这样做，走吧，彼尔，走吧，明天我们到森林里去散步，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我们把一切痛苦都忘掉。”

早晨，他们一醒来，迎接他们的是阳光绚烂的好天气。他们下楼到餐室去喝茶时已经不早了。他们草草地吃了点东西，就手挽手地到花园里去。昨天夜里两人都久久无法入睡。一想到他们在这个明朗的春夜，彼此竟离得这么近，心情很不平静。最后全家的人都进入了梦乡，他们便一起度过了后半夜。他们互相紧

挨着，一心希望能忘却所有的心事和悲伤。此刻他们在一片苍翠的花园里散步，露水正从树枝和叶子上一滴滴掉落下来。上半天，家里所有的人（除了列阿太太）都分头去办自己的事了，这里笼罩着天堂般的宁静和安谧。他们从花园出来，无意中进入了森林。白天，大路上马车在一团团的尘雾中疾驰，每张长凳上总有人坐着，而此刻在森林里却不象白天那样喧嚣，只有各种鸟儿的鸣叫声传到远处。在他们散步的所有时间里，他们只碰到过一个小老头儿，坐在带轮子的安乐椅上，由人推着。当他们从老人身边走过时，老人亲切地向他们点头致意。

但是彼尔渐渐地又不安起来。还在花园里散步时，他就有些心不在焉了，老是对雅柯芭说，他得在两点钟以前回到城里，因为他必须到一个机关去询问有关他的设计方案的事，而那里三点钟就要下班。

吃了第二次早餐后，彼尔就走了。他在城里雇了一辆马车，径直向他哥哥埃别尔哈尔德工作的单位驶去。他嘱咐马车夫在外面等候他，自己则消失在傍着浑浊的运河而筑的一幢灰蒙蒙的房屋大门里。

自从一年以前雅柯芭到过这里以后，埃别尔哈尔德那紧张的活动和高度的责任感，使他在职称和官衔的无穷无尽的梯级上又上升了一小级。在门旁他以前坐的斜面写字台边的位置上，现在站着另外一个年轻的、很有前途的伟大的国家机构传统的维护者；而埃别尔哈尔德本人则有了一间虽然不大、但由他支配的私人办公室，有正式的写字台和安乐椅，不过他穿的却仍是那件袖管出奇的窄小、由于多年的勤奋工作肘部处和背部磨得发亮的黑色上衣。虽然职位高升了，领带和鞋子都没有更换。

彼尔进来时，埃别尔哈尔德正坐在桌子边极其仔细认真地

削铅笔，仔细得甚至有些过分了，一般只有在政府机关中才是这样削铅笔的。但是当他从没有关严的门里听到有人在外室低唤他的名字时，就急急忙忙藏好铅笔刀，随手从桌上抓起一个篇幅很大的文件。

他神态庄严地仰靠在安乐椅的靠背上，把文件拿到眼前，以这样的姿态等待着来访者。

“请进，”有人敲门时，他就用命令的口吻说话，同时眼睛从文件的上端抬起来。

彼尔的来临使他惊奇得甚至来不及装出淡漠的神情。象一个碰上幽灵的人那样，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兄弟俩互相对望着，默不作声几乎有半分钟之久。

只有到这时候，彼尔才注意到，埃别尔哈尔德是多么象已故的父亲，特别是在此时此刻，正当他站立着，用一只手撑着桌面，激动得浑身颤抖的时候。嘴角边不会消失的皱纹，剃得光溜溜的下巴，老式的窄小的连鬓胡子，发红的眼睑，呆滞的目光，不能弯曲的背脊——所有这一切，使彼尔栩栩如生地想起了他从童年起就熟悉的父亲的形象。

彼尔决定掩上房门，好让他们不受干扰地畅谈一下，然后在正好对着门的沙发上坐下。埃别尔哈尔德也坐了下来。

“我来看你的原因，你大概已明白了吧，”彼尔开始说，“我在报上看到了母亲逝世的讣告。”

“是的，”埃别尔哈尔德停了一会儿，显然勉强地回答说。“我们以为你还在国外没有回来。”

“我一星期前刚回来。”

“噢，原来这样！这么说来，你在这里已经有些日子了。不过，你也许不知道，母亲已经迁到哥本哈根来住了。”

"大体上是知道了,"彼尔回答说,眼睛望着一边。这时他问到母亲是不是病了很久了。

埃别尔哈尔德没有急于回答。经过很久的思索后,终于决定告诉他,母亲是突然去世的,他们大家都感到意外。

"感谢主,她没有经受很大的痛苦。除了一般性的虚弱,我们没有发现她有什么特殊的情况,直到最后的时刻。虽然她抱怨呼吸困难,睡不安稳,但是我们以为这是由于她身体不好所致,她过去一贯身体虚弱,对这点我们已经习惯了。早上,锡格涅替她梳头时,她有点不耐烦,要锡格涅梳得快些,因为她感到很疲乏,想睡觉。过了十分钟光景,锡格涅去看她,她已经不会说话了,只把眼睛睁开了几次,仿佛告别似的,就这样去世了。"

最后几个词埃别尔哈尔德是用有点漫不经心的口气说的。出人意外的感觉刚刚消失,最初的激动稍稍平息,埃别尔哈尔德照例开始偷偷地观察起彼尔的服装来。他侧目斜视,用敏捷的目光探究着彼尔上衣上的绸翻领、手套、巴黎式的皮鞋、胸衣上的钻石领扣。随后,又继续他的叙述:

"当然不能说我们对于这种结局毫无准备,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她病得太久了。她甚至对于死亡即将来临似乎已有预感。她不仅对于有关死后的安葬和遗产分配问题作了细致妥帖的安排,甚至给不在她身边的子女写了遗书。也有给你的……还有一包密封的东西。"——这最后一句话是在经过故意的停顿以后说的,同时埃别尔哈尔德向彼尔迅速地瞥了一眼,想看看他的话对彼尔起什么样的作用。接着,他又继续说下去:

"信和一包东西暂时都保存在锡格涅那儿。正如我刚才说的,我们以为你还在国外,甚至没有打算转寄给你,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还是你自己去取吧?你会碰到我们所有的

兄弟姐妹，他们都到齐了。英格里德和托玛斯也到了，是来参加葬礼的。我们打算把她安葬在父亲的坟墓旁边。棺材由轮船运去。轮船明天白天开航。在灵柩运走以前，我们打算在灵柩旁举行个小小的家庭追悼会。现在我们既然知道你已回来，如果你不参加，将会使我们感到十分遗憾——我敢以全家的名义这样说。傍晚我们坐火车去。这是母亲为了锡格涅和英格里德这样安排的——她们要晕船，母亲希望大家都能到齐。我们预先到达那里，准备迎接母亲的灵柩并进行安葬所必需的一切准备工作。棺材从轮船上直接运到教堂，第二天再举行简单朴素的葬礼。是母亲坚决要求这样做的。"

彼尔没有作声。既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用目光来表达他内心的想法。过了几分钟，他打算离去时，埃别尔哈尔德几乎关切地问他：

"你自己生活过得怎么样？不打算出国了？"

"打算的，我不久就要到美国去。我在那边有事。我要在去之前结婚。你大概知道我和菲列普·萨洛蒙的女儿订婚了。"

这一次轮到埃别尔哈尔德什么也不回答了。他情不自禁地向彼尔的钻石领扣斜视了一眼，就垂下了目光。

彼尔站起身来。

"喔，我忘记告诉你了，"埃别尔哈尔德带着显然勉强的语调说道："追悼会我们定在三点半举行。如果你愿意，我们大家就可聚在一起……"

彼尔摇摇头。

"我认为，根据一系列的理由，我还是不来参加的好，"彼尔回答说。"理由之一是我不愿意不带未婚妻而在任何地方露面，可是她的来到未必合适，更何况我不相信她会受到友好的接

待。”

埃别尔哈尔德没有回答。他的脸又凝滞不动了。从他的脸上很难看出，只要一想到将有一个陌生的上流社会的女士，而且是个犹太人，来到他的生母的灵柩旁边，他会多么慌乱。

彼尔告辞走了。

在入口处他碰到两个年轻人。他们以士兵式的整齐步伐大步走来，一看见彼尔就乱了步子，匆匆忙忙退到一边去，这使彼尔情不自禁地向他们瞥了一眼。他看到两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外省人，甚至有些土里土气。从格隆特维克式的宽檐毡帽底下露出长长的头发。

彼尔立刻认出了他们，这是他的两个双胞胎弟弟。他们是来找埃别尔哈尔德的。从第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也认出了彼尔。他们两人惊慌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

彼尔喊住了他们。他们怯生生地离开他，退到一边去，这情景有点触动他。他甚至感到歉疚。他此刻的心情十分平和。跟埃别尔哈尔德的会面并没有满足他想同亲人和解、从而稍稍补偿他在母亲面前的过错这一愿望。

“你们好！”他说，一面向他们伸出手去，他们犹豫了一下，才握住他的手。“你们是来找埃别尔哈尔德的吧？”

“是的，”两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我刚从他那儿出来。我想知道母亲去世时的详细情况。”

听到这几句话，两个弟弟默默地垂下了头，其中一个开始把鞋头在石板地上转来转去。

彼尔从他们发窘的沉默中看出责备之意，他蹙紧了眉头，虽然心底里根本没有生气。看到双胞胎弟弟身上自然地体现出来的老家那令人喜爱的纯朴和天真之情后，他的好斗情绪以及跟

埃别尔哈尔德谈话时上升的一股怒火就烟消云散了。他们虽然看起来乡气十足——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彼尔很想把他们拉到身边，抱住他们的头，热烈地吻他们，他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这样做。

尽管他很想推心置腹地和两个弟弟谈谈，却又压根儿不知道该同他们谈些什么。他俩对他十分疏远，他的上流社会的举止显然把他们束缚住了。

于是他再次握住他们的手，点头示意那在大门口等候他的马车，又简短地谈了几句关于自己的工作和即将来临的出国旅行，就和他们分手了。

但是坐在马车里，他被激动的情绪控制了。他本来答应雅柯芭回斯科夫巴肯去吃中饭，现在改变了想法，回旅馆去了。他感到心乱如麻，这连雅柯芭都一点也帮不上忙了。

在旅馆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名片。彼尔一看是："K. Φ. 比耶列格拉夫，退休的上校工程师。"

"他亲自来过？"

"是的，一个小时以前，他大概在名片背后写了些什么。"

彼尔把名片翻过来，看到这样写着："老战士祝您在爱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幸福和成就。"

彼尔甚至感到头晕起来。他就这样脸上带着苦笑，手里拿着名片站在那儿呆住了。虽然他自己早已忘掉了他那目空一切的预言，在此刻百感交集的情况下，上校的来访在他看来仿佛是上帝的意旨，又一次显示了把他和幸福奇迹般地、不可思议地联结在一起是不可违背的天意。

彼尔看了一下表，还来得及乘火车到斯科夫巴肯去吃午饭。

"你还记得吗？"他和雅柯芭刚刚单独留下来时，他就对雅柯

芭说，"你和伊凡正是由于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缘故才责怪我在玛克斯·贝纳德处的行动，而且责怪得可厉害呢！"

"我们不谈这个了。"雅柯芭神情不安地打断了他的话。

"不，我们要谈……现在你看！"接着，他把上校的名片递给她。

"他来看过你了？"

"是的，你看看反面吧！好，现在你该怎么说呢？"

雅柯芭真的不知该怎么说才好。她简直惊呆了。她微笑着——几乎是惊慌的微笑——把双手按在他的肩上说：

"你听我说，彼尔，你简直是个魔法师。"

* * *

第二天一早，彼尔就动身到港口去了。他在港口找到一条他猜想是装载他母亲的灵柩、开往日德兰半岛的轮船。他跟大副交谈以后，知道这条船确是装运棺材的，此外，他还知道规定装载的时刻。

在港口对面一幢房子的二楼恰巧有一家简陋的咖啡馆．彼尔立刻注意到这家咖啡馆。他在规定的装载时间前不久，在靠窗的桌子边占了个座位，叫了一杯啤酒，用一张报纸遮住脸，等候着柩车来到，心里忐忑不安地怦怦直跳。

窗外下着欢畅的夏雨。港口前面的广场上，在麻包、大桶和箱子中间，生活在热火朝天地沸腾着。离开船的时间已不长了。从四面八方驶来装得沉甸甸的大车，停在一架起重机的周围，等待着卸货。靠蒸汽发动的绞车哗啦啦、噗嗤嗤地响。巨大的木箱、铁梁、一袋袋面粉、一桶桶煤油都从大车底部吊上去，刹那间，在

敞开的舱口上方飞翔，随即消失在轮船的吃不饱的肚子里。接着是卸一头膘厚臀圆的大肥猪，累得大伙好一阵折腾。两个人拉它的耳朵，第三个站在后面象摇手风琴把手似的死命旋转猪的尾巴。可是这头猪却硬是不愿意移动一步。夏雨和纷忙使大家心情欢畅，而那头顽固的猪大声尖叫，仿佛在呼吁天地间的一切力量都来庇护它似的，引得周围的人都欢腾起来。最后总算把它赶上了舷梯，它就顺着舷梯奔跑，消失在前甲板下面了。接着，有两个货运马车夫打起架来，因为他们的马车在一堆堆货物中间行驶，互相撞上、挂住了，谁也无法后退或前进，刚要转为白刃战，幸而警察来了，推开几只桶，才空出车马通行的道路来。

雨渐渐停了，城市上空仍是黑沉沉的，在天空背景的衬托下勾勒出克里斯基安斯哈文仓库的红色屋顶。

彼尔蓦地看到了一辆出殡用的灵车，人们通常租用这种灵车把尸体从家里运到教堂或小礼拜堂去。在赶车人的座位上有个穿工装的人坐在车夫旁边。灵车停在离轮船不远的地方。紧接着，驶来了一辆轿式马车，从车中走出四个人来——都是彼尔的兄弟。第一个出现的是埃别尔哈尔德，戴着缠了服丧黑纱的大礼帽，穿着卷起裤腿的紧窄的裤子，手里拿着伞。他一下车立刻撑开伞，虽然这时雨已停止了。跟在埃别尔哈尔德后面的是腮帮红彤彤的助理教务主教托玛斯，最后是两个双胞胎弟弟。

绞车正好从大车上卷起最后一批货包。大车一驶开，灵车的车夫就挥鞭让马儿把车拉近轮船。但是根据在船长桥楼上指挥装卸的大副的命令，灵车停住了。大副命令马车夫等一等；因为这时人们正好在把一匹未经训练的小马装上轮船，这需要很长时间。最初人们企图简单地象刚才拉那头猪似的把它拉上舷梯，一开始似乎一切都很顺利；虽然那可怜的小马哆嗦着，吓得直喘

气，以致鼻孔里喷出粉红色的泡沫。人们迫使它把前面两只脚跨到舷梯上，但在这关键时刻，一条不停地在港湾里来来去去的小拖轮好象故意似的，忽然拉起汽笛来，这样，那匹小马就拼命乱动起来，于是人们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件死的货物弄到轮船上去。他们把轮船上起重机的吊杆转过来，于是吊杆就高悬在广场上空，这时小马被拉进一个吊具里，这东西不知是起重机的机座还是有一人高、由粗梁木钉成的圈栏。据估计，这地方正好容纳得下一匹马。人们把链条放到伸出在圈栏上沿的笨重的铁梁下面。这样安排以后，就开始转动绞盘，马儿离开地面，立刻木然不动了，慢悠悠地在装卸工人的头上飘荡过去，降落在甲板上。

在一片哄乱中，彼尔目不转睛地望着灵车。虽然刚才发生的一幕吸引着整个看热闹的人群，但彼尔却并不在意。直到这时大副才给车夫打个手势，车夫立即把灵车向前赶去，埃别尔哈尔德和其余的兄弟们都跟在灵车后面。

坐在马车前座的那个穿工装的男人已经走近搭架在船舱上方的踏板，在那里，他和另外几个人着手张罗一个长度为一米半的大木箱。木箱盖上已打了运费已付的字样。灵车的门被匆匆打开了，接着就出现一具平平常常、没有鲜花和装饰的棺材。两个装卸工想来帮忙，但托玛斯没让他们插手。他自己和兄弟们把棺材抬到盖子打开的箱子里。棺材几乎把整个箱子填满了。在空隙处塞了稻草，然后关上箱盖，把螺丝拧紧。

这只未经油漆、刨光的木箱装着珍品放在路面上，和那些堆满在雨后潮湿的甲板上的别的箱子和货包几乎一点没有区别。灵车驶走了。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人会说这些打了运费已付记号的木板遮盖着整整一个消逝了的世界，遮盖着一个身为母亲的人，她的生命比很多人的生命更丰富、深沉、充实。工人们用吊钩

钩住这只箱子，按照起重机手的手势，箱子就象在它以前上升的一袋袋、一桶桶物品那样从地面升高。箱子在轮船的打开的舱口上停顿了一下，随着一声“放下”的叫喊声，日德兰半岛牧师的遗孀在钢索的轧轧声和蒸汽的吱吱声伴奏下，在一些啤酒箱、伏特加瓶和砂糖桶中间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在咖啡馆窗口望着的彼尔，脸色越来越惨白。侍者早就目不转睛地注意着这个一直悄没声儿地坐着、甚至没有碰过一口啤酒的奇怪的顾客了。他惊慌地跑过来问道：

“您没有不舒服吧？”

彼尔迷惑不解地看了他一眼，完全记不起自己现在哪儿。他突然感到脚下的地板在掀起，墙壁径直向他倒下来。

“给我白兰地，”他说，然后一连喝了两杯，双颊开始有些泛红。当他母亲的尸体象一包普通的货物被吊杆高举到地面上空时，他感到四周一片昏暗，接着象电光一闪，他看见了突然显露出来的存在的深渊；那里又暗又冷，那里是被永久的梦笼罩的冰的荒漠，就象他初次到阿尔卑斯山时所见到的那样。

当他神志清醒过来重又能够眺望轮船时，那里正在全速进行一袋袋、一桶桶货物的装载。

弟兄们仍在岸边站着，他们身旁是那个穿工装的男人。埃别尔哈尔德和气地数着钱，交到他伸过来的手中。接钱后，那工人稍稍耽搁一下，分明是指望得些小费，但什么也没有等到。然后，弟兄们迈着镇静齐整的步子一个接着一个地走了。

彼尔一直坐着，他无法离开，虽然他已成为其余顾客越来越注意的对象。他想陪伴着母亲，直到最后一刻。一想到母亲将孤零零的一个人留下来，被大家抛弃了，遗忘了，彼尔就感到害怕，忽然脑海中闪出一个补救的想法：他完全不必同母亲在这个岸

上分手。他可以追随着她，谁也不会发觉这一点，他可以象守灵仪仗队那样悄悄地护送着她。夜里经过卡特加特海峡，第二天清晨在峡湾口的任何一个码头下船，中午时分赶到日德兰半岛东岸的最近边的火车站，傍晚时分就可以回到哥本哈根了。

他看了看表，离开船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个小时，这么说来要亲自去通知雅柯芭——她是唯一应该知道他这次外出的人——连想都不用想，没有办法，只能写信告诉她了。

但是当他回到旅馆里，在墨水瓶中蘸笔写信时，他才明白，这样匆匆忙忙地要在信里把自己的行动令人信服地解释清楚是多么困难。因此他吩咐侍女把电报纸拿来，就简单地写上了必要的话，接着他开始整理小皮箱。但这时他忽然想起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于是手里捧着一双靴子呆住了。

上校很可能等待着他今天去回访。把回访即使只推迟几天，也是不妥当的，这样会破坏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如今可能给予他无法估量的帮助。怎么办呢？……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写封信给上校，就这样写："由于有急事必须出门一次……"

过了不多久，彼尔已经坐在马车里向港口的方向驶去了。

过了厄勒海峡，他忽然想到，既然已经到了日德兰半岛，顺便可以到凯尔斯霍尔姆去看看男爵夫人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这是他曾经答应过的。他真诚地怀念着那两位象母亲那样关怀他的老年的友人，除此以外，他还有个非常实际的用意。自从回到丹麦以后，他一直依赖着对于他来说依然十分陌生的、未来的岳父母，这种情况一直使他难受。虽然菲列普·萨洛蒙从来没有提起过他们之间金钱上的关系，甚至没有提过一个字，但是依赖岳父总使彼尔感到很不痛快。此外，如果到美国去，又得借钱了。男爵夫人也许在这方面能对他助上一臂之力，因为男爵夫人自

己曾主动提出要帮助他，确切地说，是硬要他接受金钱上的帮助。

* * *

彼尔的电报送到斯科夫巴肯时，雅柯芭正坐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一整天萦绕在彼尔脑际的那些想法，是雅柯芭一点也没有想到过的。吃完早饭，她上城里去买些东西，顺便打算到彼尔住的旅馆去一次。当看门人告诉她说彼尔不在时，她窘住了，没有要求看门人转达什么话，甚至没有留下名片就离去了。后来她在城里兜了若干时候，暗暗地希冀着能碰到彼尔，同时又害怕碰到他，因为她知道，他不喜欢这样的巧遇。后来下起雨来，她就只得回家了。

但是回到家里，她还是感到坐立不安。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她老是莫名其妙地瞎忙，尽干些不合时宜的、谁也不需要的事情。她脑子里思考的只是和彼尔一起去英国的准备工作。跟他们的"第二次结婚旅行"——她暗自这样称呼——没有直接关系的一切，雅柯芭都竭力置诸脑后，以免任何恐惧、任何操心和不安给他们的重新亲密无间投下阴影。在这命中注定只给他们一起度过的短促的两个星期中，他俩将心心相印地沉醉在爱情中，而且仅仅是为了爱情而生活。她一定能彻底满足对生活的热烈渴望，直到那沉重的时日来到。

接到彼尔的电报，雅柯芭不由自主地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住了，脸色煞白，一秒钟后才觉得这是毫无根据的。说实话，彼尔的行动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她说服自己，从彼尔那方面来说，这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这是对生母尽最后的天职，甚至值得

称赞。何况经过短短两天工夫，他们又将重聚在一起。

她尽管这样安慰自己，但当她再看一遍电报以后，恐惧重又向她袭来。此刻，不管她对简略的几行字已经仔细读了多少遍，每一次总是能在字里行间看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这二十个字中几乎每个字都能引起她的疑窦。他怎么会产生这个想法的？他是不是见到了哪个亲属？为什么他到最后一刻才给她打电报？为什么不告而别？……

她坐着，手托腮帮，把电报放在膝盖上。天色已经昏暗，暮色从小房间的每个角落袭来，这样，沉重的预感就变得越来越不祥。

她想起他对她隐瞒了多少事呀！尽管她一直要求，他们应该相互信赖、坦率相待，但对于他在操心些什么事，有些什么计划和打算，她却知道得很少。她想着想着，不禁又问自己：有朝一日是不是能克服他那不坦率、变幻无常和孤僻的性格呢？这样的性格带给她多么大的痛苦呀！

……这时，大厅里正是一片欢跃。来了一些住在斯科夫巴肯附近别墅的熟人，还有娜尼，她总是从城里带来一大堆最新消息，占据着谈话的中心。她时不时地哈哈大笑，诚然，笑得有些不自然，因为没有碰到彼尔，她感到十分扫兴。

不过，最近一个时期来，她在这方面老是不走运，因为彼尔到斯科夫巴肯来根本没有固定的时间。虽然她事先常常作好各种错综复杂的预测，不要放过他；但她不是在彼尔刚刚离开以后才来，就是有事，必须在他来到之前就离开。最后，她真象害相思病那样想见到彼尔了。她已经不再想要报复。根据雅柯芭的行动举止看，娜尼得出结论，彼尔毫无后悔之意，于是娜尼不得不向自己坦白承认，她实实在在爱上了他。她把彼尔的沉默看作是

彼尔对她的幸福的极大关怀，她觉得他的沉默证明了他的隐秘的柔情。他已完完全全征服了她那小小的心。

为了彼尔，她情愿不顾自己的嫁后生活以及跟结婚相连的一切追求虚荣的幻想，这样的念头不再使她感到害怕了。现在，即使得和她姐姐作最残酷的斗争，她也毫不感到害怕。当她听到他们即将结婚的消息时，这只是加强了她的凶狠的意念。她不愿把这个迷人，漂亮，有着鲜红的嘴唇和匀称的体态的男人让给雅柯芭。回想起触到这鲜红的双唇时的情形，她简直被欲念搞得痛苦不堪了。

但是今天他又没有来！

不单是娜尼一个人急不可待地等着他来。伊凡也焦躁不安地在凉台上走来走去，并不时看看手表。

伊凡有着十分重要的消息。他接到哈萨拉盖尔律师的信，要求把彼尔的地址告诉他，因为他和地主涅莱哈维以及另外几位先生准备明天去看望彼尔。伊凡希望正是在这个时刻能在这儿碰到彼尔。但是他知道彼尔来了电报，就明白事情很不凑巧。他急急忙忙赶到车站去，指望能在城里找到彼尔。

天色已经黑透。女管家进来关上了通花园的门，然后在一张张桌子上、一个个柱形花架上安放好点燃的灯盏。

雅柯芭没有露面。甚至茶已经端上来时，她还是没有下楼，虽然大家坚决要她来喝茶。娜尼也听说来了电报，她把这件事当作好的征兆。这么一来，婚事遇到了阻碍！双亲竭力不谈这件事，看来连他们对于婚礼即将举行一事也不大相信。

大家听了一会儿音乐。当时钟敲响十一下时，客人们开始各自回家去了。但是娜尼这一次竟然胆敢不顾杜林的绝对禁令，留宿在斯科夫巴肯了。因为她希望，明天早上彼尔一定会来。

这时伊凡带着惘然若失的神情从城里回来了。等到所有的客人都走掉以后，他问娜尼和双亲说：

“雅柯芭今天没有出去吗？”

“没有，有什么事吗？”

“锡杰尼乌斯走了。”

“走了？到哪儿去？”

“到日德兰半岛的什么地方。旅馆里的人告诉我，他要几天以后才回来。”

“喔，对啦，他去参加葬礼了。”列阿太太说。原来他打电报来通知雅柯芭的就是这件事。

“你说得对，但事情毕竟有点蹊跷……只字不提就这么走了，而且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走，”伊凡说。接着，他把哈萨拉盖尔给他写信以及比耶列格拉夫访问彼尔，而彼尔没有回访的事讲给家里人听。

列阿太太以探询的目光望着丈夫，但后者保持沉默。他为自己定下这样一条：对于自己的这位未来的女婿，他不发表任何意见，因此他只是摇摇头说：

“孩子们，该去睡了！”

* * *

彼尔坐的那条船早已驶入了汪洋大海。

仿佛一具庞大的石椁，轮船那巨大的黑色躯体在白夜的雾霭中滑行在平静的海面上，而一团团笼罩着它的浓烟，则象是给它缠上服丧的黑纱。黑压压的乌云布满了天空，沉甸甸地低悬在石椁的上方。但在有些地方，透过乌云的缺口，有怯生生的小星

星探出头来——仿佛是天使的眼睛，目送着送殡的行列。

彼尔孤单地坐在中层甲板上，用大衣裹住身子，两眼盯着水面。他设法坐在离开母亲的棺材尽可能近的地方。

其余的旅客渐渐进入了梦乡。在船舱和底舱里早已鸦雀无声了。

值班的大副在船长桥楼上快步走来走去。船尾上的漏沙式船钟①每隔一定的时间敲响一次。除了这些，在偌大一条船上听不到一点声音，如果不把工作着的机器和轮船螺旋桨和锅炉房铁铲不时发出的咯咯声算在内的话。

西南方地平线上方的盖瑟尔灯塔突然发出了亮光。

不久，船长桥楼上和舵轮旁值班的人都换了班。彼尔发觉大副二副交接班时在压低声音说话。

接着，四周又被深沉的寂静和安宁所笼罩了。

但彼尔本人却根本没有想到要睡觉。他一心想离得母亲近一点，反正他此刻是没法入睡的。

……这天夜里，当他木然不动地望着闪闪发光的海面时，多少儿时的回忆都涌到了他的眼前！直到现在，他还一次也没有给生母勾勒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形象。正如母亲本人由于父亲的威严形象而在生活中一直处于阴影之中那样，彼尔对她的回忆也由于不愉快的情绪而变得模糊不清。彼尔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经年累月地卧病在床上。每当他在梦中或者在清醒的时候想到她时（这样的情况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要多得多），他每次都这样想象着：她躺在床上，躺在那间老是放下绿色窗帘、半暗不明的卧室里，他自己或者兄弟姐妹中的某一个坐在病榻旁边，为她揉

---

① 旧时海上用的计时器，其中的沙每漏完一次为半小时。

搓她那双疼痛的病腿。但是最近几天来他脑海中涌现的是有关那个时期的回忆，当时她还在操持全部家务，每天早晨和临睡前给几个幼小的孩子洗干净，替他们穿衣脱衣，替中间的几个孩子编织和缝补衣服，检查他们的作业，和几个大孩子一起仿照习字帖练字。每天夜里，她穿着白色的长睡衣到孩子们的房间里去巡视——把有些孩子的枕头整整好，把另外一些孩子的羽毛褥子拍拍松。要是有哪个孩子在半睡不醒中睁大眼睛瞪着或者辗转反侧，她就会用她那十分柔软的手抚摸孩子的头发。

他记得最清楚的是战争的那一年：他那时还年幼无知，不懂得战争的可怕，而由战争引起的混乱和不安反而使他感到有趣、好玩。德国军队占领城市好几个月，他们随着音乐的节拍昂首阔步在大街上走着，身材高大的鼓手走在每个团队的前头，他们在练马场或者在集市广场上装模作样来引人注目。甚至在牧师的家里也总是挤满了大兵，有时有二十多个人，还加上七八匹马。马匹关在泥炭棚里，每天早晨把它们牵到花园里，在一个军官的监督下刷马。给屋主人只留下少数几间屋子，于是孩子们就老是缠绕在脚边。但是，这一切却使他，彼尔，感到十分开心。没有黄油，只能给孩子们的食物上加些糖浆！……此刻他记起，母亲当时快要生第十二个孩子，准备第十二次和死神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但困难还远远不止这些。有几个孩子患了病，三岁的女儿在痛苦的折磨中夭折了。他后来才听家里人说，当汉诺威团刚离开这个城市，另外一个团又开进城时，三岁的女儿在母亲的怀里咽了气。

在经历过所有这一切以后，无怪乎母亲成了苦难的化身；而那些年轻的一代，在表面上比较和平宁静的年代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却常常不公正地指摘那些用自己的肩膀承受了战争的熬

煎和痛苦的老一辈人，说后者灰心丧气，总是信心不足。最令人惊奇的是，母亲在这些苦难的重负下终于挺过来了。甚至连自身经历过不少痛苦的雅柯芭也无法理解，他的母亲从哪儿吸取这超人的力量，尽管身体有病，却能经受命运层出不穷的沉重打击而没有一句怨言。

这力量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力量帮助老一辈人经受住生活上的苦难、战争年代的惊恐不安、战后年代象死一样的呆滞麻痹状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力量帮助老一辈人经历这一切以母亲那深深地震撼人心的苦难历程为其象征的流血事件的呢？

母亲自己怎么样呢，母亲可从来没有想过该怎样来回答。彼尔记起了母亲经常说的话：

主啊，我所做的一切，
都显示你的功绩。

……彼尔冷得直打哆嗦，他站起身来，开始顺着横过甲板的长长的通道踱来踱去。但是两条腿重得象是拖着两袋沙似的，脑袋也由于最近几天的操劳烦心而嗡嗡直叫，他又不得不坐下了。

这时，二副走下船长桥楼，在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分明想和彼尔交谈。他向彼尔指指那几只在微波上摇晃、下了帆的渔船。他解释说，渔夫们捕捉了比目鱼，现在正顺着急流返回家去，这急流是在安哈里塔岛四周沙滩以南形成的。

彼尔简短地回答："唔，唔。"

他忽然想起母亲留给他的遗书和一个包裹。包裹里毫无疑问一定放着父亲的一只表。他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去读这封信。

要是能证实母亲对他还是有些理解，那他会打心底里感到高兴，但是昨天他和埃别尔哈尔德见面时，从埃别尔哈尔德的目光中却看不到有什么好的兆头。

他又站了起来，折磨人的焦躁情绪不让他安稳地坐定在一个地方。

“您最好去睡觉，”二副把双手插在口袋里，走近过来说。“在甲板上溜达太冷了。”

二副的不恭敬的语调和姿态迫使彼尔捏紧了拳头。他已经准备狠狠地教训这个无礼的人，但立刻意识到，他们在怀疑他有自杀的意图，在交接班时悄悄地交谈的也正是这件事。

于是彼尔直截了当地问二副，二副是否认为他有从船上跳下水去的企图。

“唔，既然您自己谈出了这一点，我就坦率地告诉您，我们有过这方面的猜疑。这样的事时常发生，而在此以后掀起的叫嚣议论、盘诘以及诸如此类的糟糕事儿，说句老实话，够我们麻烦的了。今年秋天，正是在这个地方，就有一个人溺死了。”

“谁？”

“一个从霍尔森斯来的乘客。据说，他在生活中碰到了很不顺心的事。我们发现时只见到帽子，别的什么也没有，喂鱼了。”

彼尔不由自主地垂下了眼睛，然后向二副道了晚安，就离开了甲板。他在闷热的船舱里，在鼾声大作或低声呻吟的人们中间辗转反侧了好几个小时，却还是没有进入梦乡。思绪不让他安稳。他意识到，今夜正在进行着他心里酝酿已久的精神上的复活。在一片烟雾迷茫中有一个新的世界已经耸立在他面前，但暂时他几乎还分辨不清通到那儿的道路。留在后面的一切却已经消逝了。他在一个病恹恹的老妇人的形象中发现了力量，与这种

力量相比，恺撒的强大威力就显得微不足道、毫无价值了。——他发现了在忍受痛苦、放弃权利和自我牺牲中所显示的伟大力量。

他把双手垫在脑后，圆睁着眼睛凝视着昏暗不明的空间，对他所面临的精神斗争充满了恐怖。但他并没有觉得自己灰心丧气。他感到十分惊奇的是，他甚至并不羡慕他周围那些在被称为"良心洁白"这种催眠剂的影响下而安逸地鼾声大作的人们。在他的怀念和忏悔中，有一种崇高、欢愉的东西，宛如产妇的阵痛预示着新生命将带着新的期望来到人间。

东方破晓，彼尔在峡湾口的第一个码头下了轮船。他在山顶目送着轮船向前驶去——它沿着弯弯曲曲的峡湾久久地在草丛中间行驶着。行驶的路线就是八年前彼尔满怀着青年人的豪情和美好的希望离家远行的路线。想一想，已经整整八个年头了！而事实上他是走运的，他真的征服了他想征服的王国，王国中已经为他设立了王位。

一滴滴露水仿佛眼泪似的沾在他的眼睫毛上，他还是望着在铺满鲜花的草丛中航行的石桴，望着它，直到它消失在黎明前透出金光的雾霭之中，宛如九霄云外王国中的幻影。

第十九章

在日德兰半岛东部一个最令人喜爱的角落里，在微微隆起的高地上，耸立着一个巨大的城堡。暗红色的墙壁和突出的山墙台阶使它很象一座修道院。这就是凯尔斯霍尔姆。它位于山谷边上，那山谷则象一条奔腾的绿色急流蜿蜒在覆盖着森林和耕地的山冈中间。

沿山谷底部缓缓地流着一条小溪——这是很久以前占据整个山谷、宽度达一英里多的广阔水面的微不足道的残留部分。现在，除非你走到河岸的边沿上，就根本看不到河流。眼前展现着一片绿色的平原，平原上有些地方则是沟渠和没有干涸的水洼。简直很难想象，在这些河岸之间，从前曾经翻腾着滚滚浪涛。如今在褐色的、灰色的、啾啾啼鸣的小鸟怯生生地在芦苇丛上空飞来飞去的地方，从前曾经高傲地滑翔着翅膀闪出银光的大海鸥；现在挖土工和临时工虔敬地咀嚼着夹脂油的面包块的地方，从前有过一些醉心于战斗的海盗们从染满鲜血的轮船上走下陆地，洋洋得意地把丰富的虏获物拖回家去。

而在山冈上，在如今一大片透光、欢快的小树林喧嚣的黑麦田中间，从前曾经延伸着成片浓密的森林，每到严寒的月夜，常有野狼出没，悲惨地呼号。甚至在很多年以后，当小高地出现，耕种的人在峡湾原来的底部宁静地犁田时，森林照旧是所有勇敢的人和亡命之徒的避难所。这里荡漾着老爷们打猎的角笛声。当

他们骑着马奔驰时，死神本身却已潜伏在鞍鞒上，他们身后拖着血迹越过树林。碰到天气恶劣时，狂风怒号，仿佛空气中有上千个声音在呼啸，还可以听到大海喑哑的轰隆声的不祥的回声使人的心灵里充满了神秘的恐怖。

不过，森林渐渐地从富饶的土地上被挤出去了。赤手空拳的外来人为自己盖起了房子，圈出菜园，以便单独收割大地的果实。穿着长袍、光脚穿着凉鞋的人们沿着有不少耶稣受难像和圣者雕像作标记的道路，从南方来到这里——不久，钟声第一次向海盗们古老的大地宣布："和平降临大地，幸福赐给世人。"岁月流逝，农民和平的斧子从四面八方紧紧咬住浓密的森林，在大鹰遗弃的巢穴里，如今成群的乌鸦在聒噪。

多少个世纪过去了，大地的贡品从丰饶的田野和草地流进人类卓越子孙的家门里，积聚在畜棚里、仓库里，于是鲜肉和甜如蜜糖的啤酒塞满了修道院和老爷庄园的谷仓和仓库，最后，使穿长袍的修道士和穿光彩夺目的锁子甲的骑士都吃得大腹便便，脸色红润。但是笃信宗教的修道士一出现多余的脂肪就立刻会被肉欲所控制，产生了需要结婚的念头，甚至认为生儿育女、成为家庭的父亲是自己神圣的职责，于是，丢掉虚伪的幻想而和亚当的其他子孙共享人世间的幸福。教会和俗人攀了亲。就这样，从脚着凉鞋、身穿束着粗麻绳的粗糙的忏悔衣的人中，穿着有百褶领边的白色衣服的第一代锡杰尼乌斯牧师和一大群孩子就仿佛从蚕茧里钻出似的破壳而出了。

骑士也渐渐地过起世俗的生活来。起着良好作用的法律热心地保护着继承的财富，而冒险猎奇和动荡不安的生活对他们的诱惑力一天比一天弱了。可怕的海盗们的后裔变成了牲口贩子和地主，戴着插了羽毛的帽子，穿着丝绒裤子。他们个子高大，

身材粗壮，浑身是劲，骑着溜蹄马疾驰，仿佛是祖国繁殖力的活的化身。

在这些人中可以碰到类似拉维·埃斯凯逊-勃鲁克先生那样的人，他们和半个日德兰半岛的人进行过诉讼，争吵过；或者碰到象著名的骑士奥卢弗·彼得逊-久伦斯泰恩那样的人，连嫡亲的姐妹——埃里萨芭太太和列娜小姐也忍无可忍，到维堡市议会去控告他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和对待她们的不公道行为；因为他毒打她们本人和她们的奴仆，用火枪和出鞘的利剑威胁她们，拆毁她们的房屋，用暴力抢走她们的全部财产"。他们就是一些这样的人。溶化在他们海盗的血液里的是对功名的渴望，独立的精神已蜕化堕落为公牛那样的傲慢和一心要凌辱亲人的欲望。也会碰到象约根·阿尔费尔德那样的人，在他身上，祖先的暴行已为发狂的宗教狂热——一种宗教的暴虐狂所代替。他下令从他的城堡的地底下敷设秘密的助听管通到有人住的房间，倾听那些受严刑拷打的女巫和魔鬼的其他仆人所发出的惨叫声以自娱，感谢我们仁慈的救主耶稣基督，这些女巫和魔鬼的仆人一直在潮湿阴暗的地底下受严刑拷打，直到死去。

* * *

然而现在，在许多山冈中间伸展着一片既没有小路，也没有大道，既没有一个村庄，也没有一所房屋的肥沃的平原，呈现出单调、荒凉和宁静的景象。如果不是正好赶上割草的时候，那么，沿着弯弯曲曲的河床，在平原上连续走好几个小时，也可能会碰不到一个人，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河水的拍溅声以及偶尔有火车越过远方的大桥时发出的有节奏的咔嚓咔嚓的敲击声。

侧面陡直的帆船——旧时船队留下的可怜巴巴的残余——过去曾经在这里行驶。不过十年以前，这些帆船曾经使河面上呈现繁荣的景象，但如今连帆船的影子也没有了。在几个星期内，至多只能看见一艘那种长长的圆头航船，它们负荷重，吃水很深，用竿子推动航船逆流前进的水手们必须顺着栏杆奔跑，才不至于弄湿脚。

在这里比较能看到一些人了。他们握着长长的钓鱼竿，带着真正的丹麦人所特有的哲学家的沉着，坐在岸边，嘴里咀嚼着烟叶。有时甚至会碰到捕捉鳗鱼的人——有时是男人，有时是女人。他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把一大群鳗鱼从搅得浑浊的淤泥底里赶到水面上来。

最后在这里还可以碰到一个独来独往的猎人；当地居民设法从旁绕过他。这个个子瘦长、神情阴郁的人，穿着高帮的沼泽地穿的靴子，走路时脑袋缩在肩膀中间，仿佛受了惊似的。别人跟他打招呼，他通常不答理。他的脸色煞白，长着一个扁鼻子，散乱的大胡子底下看不到嘴巴。他就是凯尔斯霍尔姆的主人——皇室总狩猎官封·普兰根。

此刻，他的两条有花斑的小狗尖声吠叫着，在草地上跑来跑去，时不时地发出拍水声，消失在芦苇丛里。他自己则慢吞吞地径直走去，猎枪在背后悠闲地晃动，两只手插在长襟猎装的侧袋里。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出来不是为了打猎，而是为了要单独一个人来进行一些不愉快的思考。

居住在山谷里的人们常常暗自猜测，皇室总狩猎官在思考些什么问题。这个人永远是捉摸不透的。在他身上仿佛存在着两个迥然不同的人。他不爱多说话，目光常常避开别人，有时，他却变成十分健谈的对手和脑子里装满最最荒诞不经的传说的吹

牛大王；和缪赫加任男爵一模一样。有一个时期大家认为他是由于妻子的缘故才变得如此忧心忡忡，现在人们则认为，问题的症结完全在于他和别人总是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诉讼，而且几乎永远败诉。他们还议论着他得了一种胃病——从凯尔斯霍尔姆确实经常派人去火车站到药房里去买药。

说来奇怪，连皇室总狩猎官本人也无法解释清楚，他为什么这样闷闷不乐。他满可以非常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欣赏从烟斗里喷出的一缕缕烟雾怎样在阳光下渐渐模糊起来；但忧郁突然袭住了他，于是晴朗的日子也变得黯然失色了。于是他就开始思索，这是怎么回事，思索得越多，在失望的深渊中也就陷得越深。

关于皇室总狩猎官又"发病"的消息立刻传到凯尔斯霍尔姆的马厩和仓库里，于是他那有着一双长腿的身影不论在什么地方一出现，所有的人就设法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在这种时刻，连胆大妄为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惊慌起来，因为他所看到的黑色的眼窝和变成象石头一样的后脑壳使皇室总狩猎官好似一头用犄角顶住篱笆的公牛。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超脱地对待丈夫的喜怒哀乐，而十分珍惜自己的独立自主，因此她一般保持着若无其事的态度。她根据经验知道，想要对他施加影响的任何企图只会把事情弄僵，忧郁的情绪需要一定的期限，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绪会象来时那样，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家里进餐时，皇室总狩猎官只是为了吞下眼前的面包才张开嘴来，而他的夫人则一个劲儿地谈着，不使谈话中断，而且，她吩咐做他喜欢的菜肴，想以此来驯化丈夫那难以控制的性格。这是由于皇室总狩猎官对于吃一直很感兴趣，甚至在最最忧郁的时候，他也照样胃

口很好。大量的米粥和甜啤酒，烤肉和苹果沙司，杂碎灌肠和焖白菜以及其他美味，这样一大份丰富的饭菜都象消失在牧师的贮藏室里一样消失在他的胃里了。

饭后，他一般悄悄地溜到他自己的房间里，这间房和会客室之间隔着一个小厅。但是夫人十分机灵地总是作这样的安排，让他无法锁上门，基本上不让他十分坦然地当着仆人的面单独关在屋里。她知道，人们沸沸扬扬地谈论着有关她的过去、他们的婚姻的流言蜚语。她还有很多别的理由必须设法使丈夫和她之间保持着充分的信任。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嫁给当时是二等地主的普兰根作妻子时已经三十岁光景。这桩婚事在熟悉她的人中引起了嘲讽，甚至疑惑。在她的圈子里，如果说有人曾听到过普兰根这个名字，也只是由于此人以平庸无能和许多荒诞不经的传说而闻名。当时已经有人散布有关她的过去的流言蜚语。据说，她的美貌在当时曾使一个地位极高的人燃起强烈的热情。但上述的情况是否导致他们之间有更为接近的关系，对此，很遗憾，谁也不知道。然而当地主普兰根情绪高涨，开始夸耀他夫人在皇宫中的关系时，听众还是得到了真正的享受。

即使在出嫁以后，她的生活方式也给流言蜚语提供了不少资料。由于她经常外出，或者上哥本哈根，或者到国外的矿泉区去，她的名字常常跟某些对女性特别有好感的地主贵族的代表联系起来。但是个中的详细情况，仍象过去那样，谁也不知道——她善于巧妙地放出空气，让别人沿着虚假的足迹去追逐；而她的丈夫一心一意沉溺在打官司之中，又常常忙于对付消化不良症，因此从来也不（如果不把极罕见的情况包括在内的话）对妻子有什么猜疑。

年轻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待自己作为妻子的义务是十分随便的。她嫁给普兰根就是为了要让他作为幌子来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当时她为自己的轻浮辩护，认为丈夫在他们的这桩婚事上也没有吃亏：她为他的封号出过不少力，比他依照他的出身、所受的教育和收入所能得到的封号要高得多。

但是后来岁月发生了作用，沸腾的热血平息下来了，过迟的后悔向她索取利上加利的旧帐。进入老年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热烈地醉心于宗教。她受到邻近教区一个叫勃洛姆贝格的牧师的影响。这个牧师不属于那种当时十分常见、企图使中世纪复活、狂热地宣传上帝惩罚罪人的传教士之列。勃洛姆贝格与这些人迥然不同，他朴实无华，是个很有人情味的牧师，他非常不喜欢狂热和夸张，他是个富有朝气的安慰者和不要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作出无谓牺牲的平凡的福音传教士的楷模，因此获得很多人的爱戴。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牧师怀着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感激之情，因为他帮助她比较轻松愉快地、不觉得十分痛苦地卸下身上罪孽的负荷。她简直爱上了崭露头角的、简单朴素得使人感动的基督教。诚然，有时候她很难遵时做祷告，诚然，有时候她不能一下子用正确的、象孩童那样信赖的口吻向至高无上的神祈求，但是她一心一意地关注着有关教会的一切有趣的事情。宗教内容的书籍和神学方面的杂志堆满了她的好几间房间。她甚至常常参加小范围的宗教讨论会，同时越来越公开地作为具有勃洛姆贝格信念的传教士而发表意见。

她曾企图对自己的丈夫也施加影响。尽管她表面上装得无所谓的样子，却受够了他的变幻无常的性格的折磨。在宗教问题上，皇室总狩猎官是一个非常守旧的人，但她还是希望能逐渐战

胜他的冷漠态度，使他从积极的信念中得到欣慰和欢乐，以此来补偿自己的不贞。

*　　*　　*

当彼尔在深夜把装着母亲遗体的棺材悄悄地送过卡特加特海峡以后，就决定在这座房子里、在这些人中间寻找慰藉。大清早，彼尔在峡湾口下了船，到中午时分，车子已经载着体力上和精神上都十分倦怠的他驶到了凯尔斯霍尔姆。

在这儿，彼尔受到十分热情的接待，不仅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至今仍在凯尔斯霍尔姆作客的她的姐姐男爵夫人对他殷勤，而且主人本人也如此；因为他刚刚接到通知，有关路边一条沟渠的诉讼案，他胜诉了。他的要求并不是经常能得到这么圆满的解决的，但是既然这一次得以胜诉，皇室总狩猎官就自然得意忘形了。

为了使彼尔了解这件事的全过程，皇室总狩猎官把他拉到自己的房中，利用这一机会，不厌其烦地向他介绍他一生中还有其他三个诉讼案件获得胜诉。据皇室总狩猎官说，其中一个诉讼案是那么不寻常，那么错综复杂，以致最高法院为这个案件整整开了三天会。

彼尔依旧在思念母亲的棺材，他庆幸有机会默默无言地沉溺在这些思绪之中。

皇室总狩猎官很少碰到这样耐心地听他讲话的人。后来他告诉夫人说，她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很招人喜欢。午饭时，彼尔谈到自己即将告别的日子，皇室总狩猎官几乎比别人更起劲地开始说服彼尔正该趁现在这个时候在凯尔斯霍尔姆好好休息一阵

子，因为期待很久的夏天即将来临了。

要说服彼尔一点也不难，更何况在哥本哈根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他想，还有什么别的什么地方比这儿更适宜于克服他预感到日益逼近的精神危机呢？他们把他领到侧屋里一间安静舒适的房间里。窗户朝着花园，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栗树林荫道遮住了白天的亮光。屋子中央，在刮净到发白的地板上，放着一张有着笨重的圆形桌子脚的四方形的橡木桌，桌子周围是四把高背椅。屏风后面放着一张床，角落里有一只高高的古老的炉子闪闪发光，仿佛一个浑身披着铠甲的骑士忠实地守卫着这张床。在窗子之间的墙上挂着摆满书籍的搁架。

彼尔立刻爱上了这个房间——它显然不同于编上号码的、千篇一律的旅馆的房间（命运注定他要长久地蜷宿在旅馆的房间里）。幽绿色的昏光和他的情绪十分协调——这样的密室，这种修道士独居的幽室，正是他此刻最最需要的。特别是那些书籍，尤其使他赏心悦目：他从许多书的书脊上看到了布道说教和其他神学著作的书名。曾经有个时期，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怀着多么大的激情向他谈到过这些书。

他给哥本哈根的旅馆发了个电报，要求把他的一部分日常用品寄到这里来。他给雅柯芭写了一封十分详细的信，企图把迫使他追随母亲遗体的、突然迸发的激情解释清楚，并告诉她，利用这个机会履行很久以前的诺言来探望一下熟人——在意大利时的旅伴。关于在凯尔斯霍尔姆逗留的时间，他暂时只告诉她，说他需要休息，养精蓄锐，准备新的远行。他知道详尽的解释纯属多余，因为单靠一封信，雅柯芭是无法理解他行动的真正动机的，而作详尽的解释还需要时间。这有什么办法呢！他和雅柯芭是在不同的精神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由此就产生了他们之间的

关系中无法弥补的损失。不论双方作出多么大的努力，这种性格上的深刻差异必然使他们无法真正亲密无间。

黄昏时分把信发出以后，彼尔显然立刻安下心来。夕阳西下，他和两位太太坐在客厅里，觉得自己在这个不习惯的环境中已经完全象在家里一样——宁静而又舒适。他不打算解释产生这种印象的原因，一切融合成一个整体：光线微弱却又十分宽敞的房间，投在窗玻璃上的夕阳余辉的反光以及空气本身——轻微的霉味中稍稍搀杂着厨房的油烟味——总之，一切都象慈母般温暖着他的心。

皇室总狩猎官在他们身旁找了个地方坐下，却又突然跳了起来，发出吓人的响声，嘴里哼着不知什么曲调，穿过大厅，径直向自己的房间走去，让所有的门都敞开，接着就从他的房间里传来嘈杂的声音，金属碰击的叮当声、打开窗子的碰撞声。突然，圆号的吹奏声响遍各处。

皇室总狩猎官依靠滑稽可笑的古怪念头来支持他的自信力，还表现在下述这件事上：他认为自己在管乐器的演奏方面是个最出色的巨匠。一开始，他吹了几种打猎的信号——从森林里响起了回声，仿佛是远古时代发出的回声，当时，皇室总狩猎官的祖先穿过茂密的丛林，在他们身后的草地上留下鲜血斑斑的足迹。吹过打猎的信号，他又吹了几首爱国进行曲。后来，那首被认为是纯洁心灵的真正诗歌以忧郁感人的调子吸引住了这个演奏者。这首歌演奏得很怪，最后，以“啊，两人一起走有多美！”的曲调结束。为了以最好的形式表达这首赞美家园的古老颂歌那感人肺腑的力量，皇室总狩猎官把曲调吹得响亮而不自然，还带着凄凉的婉转起伏的音调，使彼尔一个劲儿地盯着地板看，生怕自己会哈哈大笑起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却相反，沉思地用手

托着下巴，含着温和的、柔情的、质朴的微笑望着窗外。

彼尔就这样同庄园主夫妇愉快地生活在一起。好几天过去了，皇室总狩猎官的情绪好得异乎寻常，领着彼尔参观他所有的田地。午饭后，彼尔常常偕同两位太太在景色如画的庄园四周散步，有时则一个人散步，或者和年龄跟他相仿的年轻的总管一起散步。

彼尔恢复体力并不需要很多时间。他的脸很快又恢复了古铜色，就象他从意大利回来时那样。这使他显得容光焕发，神采奕奕。他竭力少谈自己和萨洛蒙一家的关系，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不会不注意到这一点，既然注意到了，她自己也就不去接触这个话题了。关于生母，以及这次促使他来到日德兰半岛的真正原因，他也认为以不谈为好，因为他至今以为，两位太太似乎都莫名其妙地想象他的神秘的出身，但是很快他就明白，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已经打听到他家庭的全部情况。看来她是向勃洛姆贝格牧师打听的。她对这位牧师怀着极大的敬意，而从各方面看来，牧师本人对彼尔的父亲是熟悉的。

弄清楚了原来乱麻一团的问题之后，彼尔感到心情舒畅，他对于女主人不要求他谈论这个话题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现在他只希望同样轻松愉快地来解决另一桩微妙的事情：向主人夫妇借一点钱。

起初彼尔想向男爵夫人开口，他就是为此到这里来的。但他很快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想法。诚然，男爵夫人自己在他来到的第一天就又向他建议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甚至表示要让彼尔做她的继承人；然而这种意愿被一种在罗马时也出现过的同样的感情阻止了：他不愿抓住这个不幸的痴呆老人的话要求兑现。他甚至避免单独跟她在一起，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口吻立刻会

变得亲密无间到使人害怕的程度。男爵夫人用两个手指托着戴了花边帽的小脑袋，以过分崇尚词藻的话语谈到她故世的弟弟，然后以朗诵盖莱茨、卡尔·巴格，特别是巴鲁丹·缪勒的长诗结束。缪勒的《芭蕾舞女演员》她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连勘误表也背得出。

没有办法，只得把希望寄托在皇室总狩猎官和他的夫人身上了。他感到跟这位夫人在一起比较随便些，特别是当总管把自己所知道的有关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秘史全部告诉他以后。听完总管的话，彼尔进一步了解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在意大利时使他如此迷恋的原因，也了解到她轻佻的沉思以及为什么对我们罪恶的肉体上的弱点采取宽容的态度。

不过，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她笃信宗教的诚意，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因此也相信她心灵上的其他优秀品质，期望着在她的帮助下能使皇室总狩猎官和当地的其他贵族代表们对他的设计方案发生兴趣。他也许会坦然地接受这些人的帮助，而对于自己的岳父他决定永远不再要求他的支持了。萨洛蒙家大概会作为嫁妆或者以其他什么名义分给雅柯芭一部分财物，结婚以后，这些东西将归她全权支配。今后谁也不敢说他是靠菲列普·萨洛蒙施舍过活了。

但是此刻还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可以开口借钱。无数事情使他不得空闲，忙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事，首先是大自然使他不得空闲。三天以前他才告诉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有机会，他就想到美国去求学深造。

眼前象是真正的夏天了，正是最能使这个地方增添美色的季节。树林和田野一片嫩绿，欣欣向荣，草地则变成了一块毛茸茸的色彩缤纷的地毯。他和田庄的总管几乎成了好朋友。午饭

后休息时，彼尔喜欢到总管的房间里去，那间屋子位于办公处旁边的独立侧屋里。从房间的一扇窗户中可以看到油坊，女挤奶员把衣襟掖在腰里，拎着铅桶在油坊里走来走去；另外一扇窗朝着院子的一角，在院子里，一群凯尔斯霍尔姆得奖牌的大公牛正在粪堆后面和一群母牛交配。彼尔挺直身子躺在沙发上，嘴里叼着雪茄烟，和总管闲扯着形形色色的天真质朴的乡村琐事，或者跟总管的黑色狮子狗和它的崽子嬉戏逗乐。总管是个沉着镇静的日德兰半岛人，属于那种虽说没有恶意，却喜欢对一般受人尊敬的人或事进行一番议论和诽谤的人。常有这样的事，一谈到什么人，他就立刻把这个人置于可笑的状态——根本不怀恶意，仅仅是为了说上几句俏皮话。彼尔和他交往感到心情愉快，在乡村的无事忙碌中，无忧无虑的闲扯驱散了他来这里时的忧郁思绪。

河流也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诱惑力，因为河水从这里哗哗地冲到他故乡小城的码头的那些腐朽木桩上总共只不过五六十公里的路程；而河边不容易被发现的沼泽地和长得密密层层、人们很难挤进去的芦苇丛，是他童年时代的嬉戏游玩之处。有一次，彼尔在岸上的敞棚里找到一条小船，他过去对捉鱼的爱好重又觉醒了。在总管的协助下，他收集了全部必需的工具，从此每天带着钓鱼竿在河边消磨上好几个小时。

但是时光流逝，他怀着狂热的激动心情期待着的那种信仰上的转变终于没有出现。在那个值得纪念的深夜，在轮船上聚积起来的全部热情在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已消失得影踪全无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那些宗教论文仍放在书架上没有被碰过。彼尔整个白天到处跑来跑去，傍晚回来时，点上灯刚想坐下来看书，可是只浏览了几行，甜蜜的瞌睡就降临到他身上，催他上床了。

他甚至开始有些想念雅柯芭。坐在船中，阳光晒得他暖洋洋的，或者仰卧在他最喜爱的林边树荫下，彼尔有时希望雅柯芭就在他身旁，和他分享夏日的快乐，清除肺部含沙的尘埃对她一定有好处。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她看上去满脸病容。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把这个想法告诉她，她多半会拒绝的。他现在所过的缺乏精神活动的生活未必合她的口味。无所事事地躺在草地上，双手垫在脑袋下面，让思绪追随着浮云在深不可测的蔚蓝色天空里自由翱翔，感觉到你自己就溶化在漫无止境的空间——这种乐趣雅柯芭永远无法理解。他记起了，有一次她在信中写道，她的情绪象大海一样不安宁。她说得对。

此地的生活方式的特点是无拘无束，十分随便，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心情舒畅。这种无拘无束也表现在衣着方面。皇室总狩猎官一早就穿着打猎的靴子在各个房间里走动，甚至到吃午饭时还不换衣服。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自己在家里也不过分注意装饰打扮。乡村的这种质朴自然也赢得了彼尔的好感，而在细节上过分讲究礼节，以及不论在岳父家还是在旅行时不断地更换衣服，使他厌烦极了。

……明朗的夏季中的一天，当他把钓鱼竿搁在肩上走回家来时，碰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一个年轻的淡黄头发的姑娘在一起。姑娘穿着蓝条纹的淡色连衣裙。两位妇女在正屋面前一条从草地通向花园的漫长的杨树林荫道上走着。她俩搂肩搭背，很象一对恋人。

"这位是从哥本哈根来的锡杰尼乌斯工程师，这位是勃洛姆贝格小姐。"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急急忙忙为他们介绍后，又说勃洛姆贝格牧师本人现在正坐在她丈夫那儿，毫无疑问，这位牧师一定会高兴见到彼尔的。

彼尔穿过花园走到他自己的房间里，暗自骂了一句。他明白，安逸的日子从现在起已一去不复返了。彼尔对于这位从各方面看来在这个家庭里很受尊重的牧师，很早就产生反感了。只是到后来，他才弄清楚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常常看到报纸上把勃洛姆贝格看作现代教会许多流派中一个派别的有才能的代表。他还依稀记得，勃洛姆贝格的活动曾经是他的家庭中争论的目标，因为他的哥哥助理教务主教托玛斯热烈地拥护勃洛姆贝格的学说，而父亲则表示并不赞赏。

他真想在自己的房间里静待牧师离去。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建议他和牧师认识一下。尽管话说得十分婉转，但语气之中却表示出希望他不要忽视这个建议。

他真的在皇室总狩猎官的房间里见到了牧师；只见他们面对面地坐在桌子旁边，在一片香烟的迷雾中喝着咖啡。彼尔刚在门口出现，他们就立即停止了谈话，显然在他来到之前，他们正在谈论他呢。

勃洛姆贝格的外表一开始就使彼尔感到有些惊异。彼尔曾在凯尔斯霍尔姆听人们谈到许多有关伟大的宗教改革者的情况，这位改革者对上帝的显灵持所谓比较人道的观点，他为这种观点而进行着斗争。彼尔知道上述情况后，就把牧师想象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的圣徒，一个基督教中的勇士。可是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矮胖的人，鼓起了腮帮，从外表看来，他和任何一个心地善良、健谈的丹麦的牧师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他的大胡子和头发很象一堆麻絮，围绕着他的大脸庞，一对明亮的蓝眼睛象两滴水珠在脸上闪闪发光，眼睛中反映出和平的苍穹。从勃洛姆贝格的衣着（他穿着黑色羽缎的短上衣）以及他毫不拘束地伸开手脚，坐在安乐椅里吸着揉皱的雪茄烟的姿势中，可以看出，他显

然想摈弃教职的特征，即摈弃对牧师表示尊敬的“圣”字称号的一切特征，而且他竟敢不恭敬地讥嘲这个称号，使自己的同行感到极大的气恼。可是，任何一个旁观者还是第一眼就能看清楚，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神职人员。勃洛姆贝格的整个外貌显露出一位宗主教的过分自信和意识到自己的优越性的许多性格特征。每个神职人员本质上都具有这种优越感，就象所有的教堂尽管具有一切最新的取暖和通风设备，却有霉味一样。

勃洛姆贝格牧师不无困难地站起来迎接彼尔，带着农民的恳切神情和他握手。

“好啊，好啊，”他说道，一面不拘礼节地打量着彼尔。“欢迎您来到我们这里，工程师先生。”

在他的语气中含有一种庇护的，或者，更象是深表同情的意味，使彼尔警惕起来。

“锡杰尼乌斯这个姓不用说我是熟悉的，”牧师继续说道。“不说您本人，您的父亲在我们同行中就是个很受尊敬的人物。虽然我们多少年来是邻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却不认识他本人。在理解教会的幸福方面，我们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是我深深地尊敬这位已故的同行。他是个十分勤奋的工作者。”

彼尔什么也没有回答。牧师重又坐下，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接着牧师向皇室总狩猎官转过身去，谈起当地的一些事情来。

彼尔在窗边找了个位子，抽起烟来。他半侧着身子，向着两个交谈者坐着，一面眺望着屋子前面一大片剪齐的草地。在草地正中央放着一个镀金的日规①。

他的目光落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不久前看到过的那位姑

① 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

娘身上。她们走出林荫道，在草地另一边一棵枝叶扶疏的山毛榉树荫下的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收起了伞，她的女伴则把她那宽檐的草帽放在身边的凳子上，从额上撩开一绺鬈发。

彼尔决定好好地端详一下牧师的女儿。她大概十八九岁光景，除了淡色的头发以外，她跟父亲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她个子高，甚至稍嫌瘦长，但体态匀称。这么远的距离要仔细看清她的脸是不可能的，但是总的来说，彼尔觉得她长得妩媚动人。她坐在树荫下，身子稍稍向前倾，低着头，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手里拨弄着一朵摘下的花朵，时不时地嗅嗅它的芳香，好象深深地陷入了沉思。和丰满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她那高耸的胸部被闪闪发光的灰色丝绸衣紧紧裹住，仿佛穿了铁铠甲似的）在一起，姑娘穿着飘逸的连衣裙，就显得几乎没有肉体了。

彼时思忖着，她使他想起一个人来。这个念头还在林荫道上他碰到她时就在他的脑海中浮现了。修长匀称得象扁角鹿一样的身材，一头几乎泛着银光的淡黄色蓬松浓密的秀发，倾斜的双肩——他觉得她好似他过去的老相识，这一切引起他忧郁的情绪。

这时牧师站起身来，准备告辞了。他说要去探望一个住在邻近地区的病人，教堂里的一个牧人。一头激怒的公牛用角把牧人撞伤了。看完病人回来时他再来接女儿。和彼尔告别时，牧师又质朴地望着他，说，假如彼尔什么时候路过贝斯特鲁普牧师的庄园，他，牧师将十分高兴见到他。

“我知道，”他很快地说，“现代年轻的哥本哈根人都认为教会是宗教黑暗势力的殿堂，而牧师的家则是它的入口。但是我们也许并不象你们哥本哈根报刊和文学作品想描绘的那么坏，反

正您自己判断吧!”

尽管牧师带着保护者的口气,但彼尔认为此刻应该和他握手告别,甚至说上几句感激的话。他女儿的美貌使彼尔情不自禁地对这个自信的人有了好感。

皇室总狩猎官送牧师走出去。彼尔戴上从意大利带回来的草帽,朝前走,穿过凉台。在凉台的台级上他站停下来观察天空,仿佛根本就没有想到两位女士在这儿似的。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大声喊他。

“您猜猜看,勃洛姆贝格小姐说您象什么人?”她开口就问。

姑娘脸涨得象火一样红,想用那只空着的手掩住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嘴——她的另一只手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我的宝贝,这为什么不能说呢?我认为这种说法很有趣,勃洛姆贝格小姐发现您很象个印度的土王。她说得对,您今天的确有一种异国的风姿。”

“象个印度的土王?”彼尔重复了一遍,同时对自己的浅黄色的法兰绒衣服瞟了一眼。这套衣服也是从意大利带来的,今天是第一次穿,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你们大概在奉承我,可惜我没有百万家财,成不了地道的土王。”

“您将来会有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稍稍带着遗憾的神情说。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这句话几乎是违反她的意愿冲口说出来的,她立刻后悔失言了,于是改变了话题,殷勤地邀请彼尔坐到她们身边——在草地上她们的长凳附近正巧放着一张折叠椅。

但是这句一瞬即逝的话已足够立刻破坏他那愉快的情绪了。他明白,在他来到这儿之前,她们正在议论他的订婚,当然她

们不会忘记核算他那位岳丈的资产。显然人们简直把他和岳丈混为一谈了。于是他意识到，勃洛姆贝格小姐把他比作印度的土王绝对不是恭维之词。

他在长凳旁边坐下，开始端详起这个姑娘来。此刻近在咫尺，他可以目不转睛地仔细瞧瞧她了，而且象个内行那样品评她的外貌。他没有发现多少缺点。尽管彼尔心情不好，但还是由衷地感到惊讶，她长得多美呀，他怎么一开始没有发现这一点呢。她那水灵灵的眼睛多么纯真！嘴巴好看极了，线条十分柔和；也许嘴显得小了一点，嘴唇有点苍白，但是却因此显得象朵鲜花那样纯洁鲜艳！

话题转到了牧师刚才告诉他的那件不幸的事情。年轻姑娘的表情使人怀疑象她父亲的作风。她谈着这个“值得深深同情的人”腹部受的伤是那么重，以致医生不指望他能恢复健康了。但彼尔对她的叙述却是漫不经心地听着。他蓦地想到，她象什么人。当然是象法兰齐斯卡，他在尼堡时的情人。“我的天啊！”他想道，一股突发的柔情涌上心头。“从那时起，多少个年头流逝了呀！”

两位妇女兴致勃勃地谈着话，而彼尔有一阵子却整个儿沉溺在回忆之中。但是，他的两眼还是一直盯着牧师的女儿，虽然她一次也没有朝他瞟过一眼，看来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有人在注视她。

“是的，”彼尔暗自想道，“象得出奇，身材和姿态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勃洛姆贝格小姐的脸型更清秀，身材更苗条，可以说是法兰齐斯卡的修订版。面部表情也象法兰齐斯卡：勃洛姆贝格小姐每次笑的时候总是把舌尖沿着上唇掠过，仿佛要舔去微笑似的。”

“有点凉了，亲爱的，你肩膀上也许该披块什么东西吧？”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这样问姑娘。

太阳在公园的树林后面消失了。这儿，在浓密的树荫底下，有一股潮气从地上散发出来。

“我一点不冷，我觉得挺舒服。”姑娘回答说，她喜欢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抚摸她的手。

“披块披巾反正不碍事，你大概把它放在客厅里了吧！”

彼尔站起身来。

“我去拿。”他说。

但姑娘立刻从凳子上站起来说：

“您找不到的。”她一说完就急匆匆地沿着林边的小草地走了，仿佛害怕他会跟在她后面似的。

“她很可爱，对吗？”姑娘消失得不见影儿了，彼尔重又坐到自己的位子上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问道。

“很不错。”彼尔简单地回答说。

“这样说当然是对的。她的性格简直可爱极了，又坦率又开朗，可惜的是健康情况不佳。”

“难道她有病？”

“她患过伤寒症，整个冬天卧病床上。照她自己的说法，整整三个月死神比生命更靠近她。难道从她身上看不出这一点吗？”

“当然她身上有一种超自然的东西，但是要说是病容，那倒……”

“感谢主，最可怕的时期已经过去，到夏天就可以完全恢复过来了。可爱的孩子，她是我们大家的安慰。她对于自己能够在世界上活下来简直感恩不尽；只有在年轻时几乎就要和生命告别的人，而且把生命看作是上帝的伟大恩赐的人才会这样。事情

就是如此，锡杰尼乌斯先生。”

彼尔掉开目光。最近以来，每当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谈到宗教时，他总是感到十分窘迫。

“从各方面看来，勃洛姆贝格小姐跟您十分合得来，”彼尔说，希望变换一下话题。

“是的，这个可爱的孩子喜欢到我们家来。她说，在凯尔斯霍尔姆她过得很愉快。我觉得在她父母家里，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姑娘来说，生活有些单调。但总的说来，他们家生活过得极和谐。您应该找个机会到勃洛姆贝格牧师家走一趟，他一定很高兴和您谈谈的。”

小路上出现了园丁，他在离开长凳几步路的地方站停下来。

“什么事？彼得逊！”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问道。

园丁摘下头上的帽子，又走近一些。原来他想请她赏光，在他们方便的时候，去看一看菜园。

“现在就去，”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根据她对待园丁的态度来说，她大概认为所有的人在基督面前都是她的兄弟，只是她雇佣的仆人除外。

过了不多久，她站起身来走了。

这时候姑娘回来了，一看到撇下她一个人和彼尔单独在一起，很不高兴。她双手痉挛地抓住长凳，脸蛋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最后，在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身影还没有消失之前，把夫人喊住，要求带她一起走。

还没等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张口，姑娘就急忙站起身来，跑去追赶她了。

“你可是不能奔跑的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阻止她说。

彼尔回过头去望着她的背影，脸上掠过淡淡的阴影。

她那出奇的胆怯唤起了他心头一段不愉快的回忆。他的兄弟姐妹们也是这样地避开单独和他待在一起的，特别是当父亲在早晨或白天祷告时申斥他的那几天，更是如此。还在不久之前，当他碰到两个双胞胎弟弟时，情形也是一样——他们窘得甚至不敢抬起眼睛来。

土王！这个姑娘这样称呼他并非出于极大的敬意，她奔跑着逃离他，仿佛他不是个人，而是黑暗之王。但这又怎么样呢？犯得着为一个牧师的女儿对他有些什么想法而惶惶不可终日吗？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关心周围的人对他的看法了？他是什么时候变得这样的呢？还是另外有什么原因？他自己难道没有开始为永无休止地追逐幸福而感到羞愧吗？

但是犯不着陷入诸如此类的沉思中去。必须尽可能快地摆脱多余的伤感。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完全处于情绪的奇妙转变的控制之下，该是结束无所事事的状态，重新抓工作的时候了。如果说他在人们面前或者在他自己面前有过什么过错的话，那么，他要以奋斗精神、以舍己忘我的热情和在自己一生中尽可能多做好事的热烈愿望，来争取获得人们的谅解，即使他命中注定不能取得巨大的胜利。

有人在开窗，把屋子里的窗开得很大。

这是男爵夫人午睡很久之后醒来了。过了一会儿她来到凉台上，肩上别致地披着西班牙式的花边大披巾，披巾用别针别在后面头发上。男爵夫人脸上施了大量的香粉。黄昏时为了遮住白天出现的红色斑点，她总是这样做的。

彼尔立刻消失不见了。他不愿意单独和这个半痴呆的女人在一起。他悄悄地走出花园，沿着田野、沿着草地边的小路走到树林里去了。

夏日的黄昏寂静、明朗。在那样的黄昏，尽管十分宁静，却显示着不祥之兆。沉默的、荒凉的、没有阴影的平原伸展在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死气沉沉的天空底下。太阳在不知不觉中下山了，地平线上只留下红色的烟雾。天空中一丝云彩也没有，云彩本可以吸住地平线后面的光线，然后反射到大地上，仿佛对逝去的这一天致最后的敬礼。只是在山冈上，有些地方的窗玻璃闪闪发光，除此以外，就什么也没有了。

但是太阳刚一下山，在河谷里，神秘的生活就开始了。蓝灰色的烟雾开始笼罩草地，整个宽广辽阔的山谷很快就淹没在雾海里。似乎随着夜的来临，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动的峡湾占据了旧的河床。白色的雾霭象奔腾的波涛，象透明的海洋在山冈之间泛滥。

突然，一切都复活了。一个带角的头颅从雾霭中露了出来，哞哞地叫着。它的旁边，在雾霭中，显露出一个人体的上半身，从下面看上去，这个人体很象一头野兽，后面是一条翘起的尾巴。不久，一大群有角的头颅把彼尔围住了。这些牲畜伸长了脖子，从它们的鼻孔里喷出气来。有个人在头顶上挥舞着什么东西，嗓音嘶哑地大声叫喊着。彼尔的脑海里不禁涌现这样的想法，这是半人半马的神怪在和海上巨兽进行搏斗，而事实上这只是凯尔斯霍尔姆的三百头牛群放牧回来了。牧人背后挂着鞭子，赶着牛群。从路边看去，一头头牛似乎不是在走，而是在浮游。只见牛头和牛背在透明的海面上晃动。

彼尔在路边水沟旁一棵大树底下的长凳上坐下来休息，双手放在脑袋后面，目送着牛群，直到它们消失在雾霭之中。一群乌鸦掠过他的头顶，向森林飞去，欢快地咯咯叫着，围着自己的窠兜圈子。近边什么地方有一只青蛙无忧无愁地咯咯叫着。除

此以外，没有别的声音来破坏傍晚的宁静了。

一种孤独的感觉袭住了彼尔。他记起了书中的话："狐狸有洞，飞鸟有窠。"但是他自己在整个世界上却没有可以使自己美好、明朗的回忆产生依恋之情的安身之所。想到即将来临的远行，他心里豁然开朗，不论到什么地方去，对他反正都一样。无论在大西洋中部或者在南美的高草原，他不会比在这里，在祖国的心脏更孤独。

这时，他记起了另外一句格言，浑身起了一阵战栗。这是《圣经》中的咒语，从前父亲曾用来诅咒过他。

"反对上帝的人必将流离飘荡在地上。"

父亲的话应验了，他的儿子遭到了该隐的命运。[1]

彼尔的眼前又出现法兰齐斯卡迷人的形象和粉刷成鹅黄色的尼堡的小屋，以及涂了焦油的篱笆后面的青翠苍绿的小花园。如果细细想一想，他是多么爱法兰齐斯卡啊！当时拒绝她那象春天本身一样清新美好的爱情，可真不容易呢。当然，彼尔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并没有损失什么。雅柯芭更招人喜欢，这是无法比拟的，而且在他的事业发展上，雅柯芭的意义很难估价。但是在他和法兰齐斯卡的关系中，是不是有那么短暂的片刻，他们不仅仅在肉体上，而且在心灵上，互相依属于对方呢？在把两人进行比较时，他记起这样一件事：他和法兰齐斯卡在暮色苍茫中划着小船在金光闪闪的湖面上荡漾，没有任何愿望，也没有预见到在艾斯特沃莱的树荫下愉快地分手的悲伤时刻，他觉得在他整个暴风雨般的、没有欢乐的少年时期，这是昙花一现的最最

---

① 参阅《旧约·创世记》，第4章，第12节。耶和华诅咒杀了兄弟亚伯的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幸福的时刻。她已出嫁了吗？除了法兰齐斯卡，还有谁配嫁一个好丈夫呢？也许，此时此刻，在森林的深密处，她——一个幸福的妻子和母亲——正抱着婴儿喂奶呢！彼尔想，在尼堡大概可以打听得到，她是否仍和父母亲住在基耶尔捷明，以及她的大致情况。诚然，在希耶尔顿斯弗律德加德的老屋已经人去楼空，变得一片荒芜了。奥卢弗逊太太把水手长送上"最后的航程"后，自己也在这年秋天去追随他了。不过，那边大概还是可以找到个把人，向他仔细打听的。

一群乌鸦又在他的头顶飞过，又欢腾地呱呱叫着消失在森林中。这时从凯尔斯霍尔姆那边传来车轮的吱嘎声和马蹄的得得声。一辆放下车篷的四轮马车由两匹喂得饱饱的杂色毛的小马拉着，正在费力地爬上山冈，这山冈正好在彼尔坐的长凳旁边陡然高上去了。

当彼尔意识到，坐在马车内的准是勃洛姆贝格牧师的时候，就从凳子上站起来，朝着跟马车相同的方向走去，认为牧师大概不可能从背后认出他来。

但是，他估计错了。一等到马车驶到他身边时，牧师就吩咐马车停下来，随即亲切地向他招手。

"您且看看吧！幻想家先生在傍晚的静寂中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着未来呢！这里美极了，是吗？我和女儿刚才正好在谈论这个。无怪乎一些古老的民间传说——其中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听到大自然本身的声音——讲述各种各样神话般的怪物。傍晚时分，就象今天这样的傍晚，的确有些所谓魔法的、妖术的东西存在着。显然，直到现在，我们人类对大自然中任何神秘的东西还没有失去兴趣，甚至连现代的工程师在我们先进的、只讲实利的时代仍然要屈服在大自然的魔力之下。"

牧师狡黠的嘲笑完全抵消了他那粗鲁的坦率，转身对女儿(她坐在父亲身边，感到自己充满自信力，甚至带着有点高人一等的表情朝彼尔望着)继续说道：

"女儿，你听我说……这个工程师使我受到了诱惑。我也想让两条腿活动活动了。你反正要到小店老板那儿去取我们买的东西，那末就坐了车先去，然后等着我。我希望您不会反对我短时间加入您的行列。"

彼尔咕哝着类似"上帝保佑"之类的话，于是牧师——虽然不无困难地——跳下了马车。

"在我们这个使人晕头转向的时代，我们两人都很少有时间作这种有益于健康的散步。"牧师一边说，一边坚决地向前走去，仿佛想唤醒他身上沉睡的青春活力。"我们的铁路，虽然我对它是举双手赞成的，使我们必定要背叛大自然，使我们对大自然的慈母般的召唤充耳不闻。当我看到这个长串的黑色怪物呼啸着，嗞嗞地响着，穿过大地的绿色胸膛时，我每次都情不自禁地想起天堂中的蛇！从前我有事到城里去，常常靠自己的两条腿，为了不折磨佃农的马匹，我在一天里去时走二十公里，回来时又走二十公里。对我来说，时间从来不象现在(火车只要半个小时就能把我送到城里了)那样过得慢吞吞的。火车只要迟到几分钟，我就会不耐烦得失去自制力。从前人们不习惯常常从口袋里掏出表来看，而是根据太阳来估计时间，太阳上可没有秒针呢。可是，当你在寒风中走上十公里路后，在干草垛下或大路旁边坐下来，吃点点心，是多么愉快啊。现代的年轻人永远不会懂得，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在云雀、椋鸟和凤头麦鸡的伴奏下，吃上一块夹乳酪的面包，这是多么独特的享受，我甚至要说精神上的享受。我虽然上了年纪，变成个胖子，可有时候还是真正留恋着乡间的土

道。坐在自己家中，缩在角落里，读书报读得变傻了——在这以后出去换换新鲜空气该有多好呀！你会觉得你的灵魂在伸懒腰，就象一个从恶梦中醒过来的人看到窗外院子里阳光普照的大地，鸟儿在高歌啭鸣那样。是啊，您听听吧，”他突然叫了起来，停下来，把一只手放在彼尔的肩头。“您听听，听见云雀的歌声了吗？它为了对逝去的太阳致敬，正在歌唱呢！”整整一分钟，牧师伫立不动，非常感动地静听着。“多么美呀！这仿佛是一个女人，在情人走了以后，为了不放声大哭而在低声吟唱。工程师先生，您注意到这个小小的歌手所唱的歌表达了多少深邃的智慧？我们用心地倾听它的欢乐和悲哀并不枉然。我坦白承认，云雀唱的这支简单的歌，比起我书架上那些尽是些胡言乱语的大开本巨著，更能深入我的心灵和头脑。只是请您答应我，不要把我的这些话告诉任何人。”他蓦地含笑加了这么一句，同时拍了一下彼尔的肩膀，“我那些可爱的同行们永远不会原谅我这样胡说八道的。”

他对自己开的这个玩笑爽朗地纵声大笑，并继续向前走去。

彼尔对于牧师的信赖的口吻感到受宠若惊，开始为他的魅力所倾倒。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肯定说，似乎勃洛姆贝格牧师跟一般读过许多经卷的人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是个完全独特的人，应该说，她的说法是对的。

走了几步后，牧师又停了下来，以大幅度的手势把伸展在他们面前的景色指给彼尔看。黄昏已经笼罩住大地。第一批小星星在幽蓝的天空中到处闪烁着。

“工程师先生，您能不能诚恳地、坦率地回答我一个问题？当您在这样的夜晚，欣赏着我们那神奇的绿色大地时，您是不是真

的希望让尘雾和煤烟来玷污它呢？我知道您那摧毁我们民族的安逸的田园生活的设计方案，我坦白承认，我自己还没有读过您的著作，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向我介绍了您的想法，我发现这在我们的时代是十分典型的。我现在就想问问您，如果在我们的河湾里行驶着由蒸汽发动的怪物，而让工厂在苍翠的河岸边冒起烟来，似乎这样，我们的河湾使人看起来更舒服，难道您真的相信这样的看法吗？我考虑的不单是美观，请您相信，我不是没有根据的幻想家，我十分理解，纯美学的设想必须服从实际的需要。但是在这里，我觉得是在把更高的价值孤注一掷……您看到山冈上的小屋吗？就是那幢烟囱冒烟的小屋。那里住着我的熟人。他们是穷人，这样的穷人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二十五万之多。他们的收入勉勉强强能维持衣食——可是您如果进一步接近这些人，您会妒忌他们的乐观精神的。丈夫和妻子一起在田野里劳动，孩子们整天在露天下嬉戏追逐。他们有一匹驽马和一头母牛，他们就自认为很有钱了呢！难道您真的想迫使这个人在气味难闻的阴暗车间的车床边拼死拼活地干活，而妻子和孩子则被赶到七八层高的工人集体宿舍去吗？请您回答吧，但必须讲真心话。”

牧师那惹人厌烦的盘问渐渐把彼尔激怒了。何况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自己对他打算走的道路也开始怀疑起来。——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他用有些挑衅的口吻回答说：

“我不明白，在这方面我个人或者任何别人的意愿有什么意义？时代有它自己前进的道路，不用征求我们的同意，我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只能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去适应进步的要求，违背这个，意味着白白地浪费时间和精力。”

“是的，您回答得相当果断。但是即使您的意见是正确的，我

们以后还会有时间去研究这个大受赞扬的时代的进步。"

"不见得。我认为现在正是时候，以后就太晚了。统计数字无可反驳地证明，国内的生活水平正在逐年降低，牧师先生，随便您怎样看待您刚才所描绘的安逸的田园生活，有一点很清楚，您那安逸的田园生活建筑在十分不稳固的基础上，因此，它本质上不再是安逸的田园生活了。"

"是，是，"牧师含糊地回答说，又向前走去，"也许对于我们的农业不利的时代确实来临了，但是……"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对欧洲的农业来说，不可能有再好的时期了。这种性质的工作本身已经不适合于文明的国家。再过一个时期，'农民'这个词在欧洲的语汇里大概会成为陈旧的概念了。"

"您怎么能这样说呢？对我来说这一切全是狂人的梦呓。要知道，正是我国农业的高水平发展才使全世界赞叹。我们的报刊几乎每天都在宣传这件事。"

彼尔带着傲慢的嘲讽口气回答说：

"但是在这种赞叹中并没有丝毫羡慕之意，要知道，这对谁都已经不是秘密，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牧师先生，用您的话来说，在我们美好的、一片苍翠的国土上，连同她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和各种各样的建筑物，充其量只有一半财富是属于我们的，而另外一半财富最近二十年来转到了工业强国的工业资本手中，主要是转到德国手中去了。这是可悲的，但却是事实。在我们整个国家里，你找不到或者是几乎找不到一个庄园和企业，其中最大最好的部分不是属于外国人的。我们的银行和股份公司把我们国家一部分一部分地卖给了外国的资本家，这使我情不自禁地、象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想起了克里斯托弗二世统治

下屈辱的时代。”①

“好吧，好吧，只是不要激动，”牧师打断他的话说，勉强微微一笑。“您的偏见把您引得太远了，年轻人！”

“一点也不，只要随手拿起任何一张德国的报纸，浏览一下交易所通告，就可以相信德国资本在我们国家里有着多么可观的利益，德国人又是多么警惕地关注着他们的投资额。不久前，当我在德国时，有一次翻开报纸，看到交易所的通告中公布了有关日德兰半岛的全部股份公司、全部储蓄银行，直到最小的机构的资料，我真的吓坏了。这会引起随便什么人深思的。”

“您且想一想，难道真的已经到了这般地步了吗？”牧师停顿了一会儿，表示他发现所有的话值得特殊的、最最认真的注意，然后叫喊道：“您一定认为，甚至连丹麦人民物质方面的福利也是以损害人民力量的、过时的、教条和概念为基础的，是吗？这完全可能！也许，在为精神上的解放而斗争的同时，确实也应该为经济上的进步而斗争。真正了不起的好主意！但是，这样一来，真的就没有必要向您的慈悲心呼吁了。我根本不怕新鲜的风。必须放弃那不再能为生活服务的东西，不管我们的心是多么珍惜它们。此外，有一种想法是可以告慰我们的，最最大规模的、无所不包的改革也无力消灭真正的永久的价值。不用说，即使在蒸汽机取得胜利的黑暗的时代，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我们仍然是我们的主的孩子。而且，我们一切隐秘的感情也不以外界的变化为转移。感谢主，即使是在一个阁楼的黑暗斗室里，生命也会开出绮

① 指1320—1326、1330—1332年丹麦国王克里斯托弗二世统治时期。他在位期间，德国人在丹麦王国到处建造城堡、征收重税。当时国家财政处于崩溃的边缘，国家本身也面临瓦解的危险。

丽的花朵。即使在后院，不管这些院子是多么肮脏，爱的幸福，家庭生活的欢乐会始终伴随着人们。所有眼前发生的事情不过是无穷无尽的世界戏剧中的换景而已。而我们自己在所有的时期和时代却是依然故我，没有变化的。”

牧师在说他的独白时的自信口气，使彼尔不禁怜悯地微笑了一下。他十分清楚，牧师想错了。彼尔仔细观察了文明发展的过程，了解到，由于“机器轮子的轰隆声”而产生的外部环境的改变，要求人们逐渐改变人类的本性。他告诉牧师关于工业大城市的居民日复一日为生存所作的殊死斗争，以及他在旅途中，特别是在柏林所观察到的斗争。他谈到被雇佣的工人——男男女女的流浪大军，对于他们来说，“家园”、“家庭”、“保障”、“舒适”这些字眼都被抽去了任何含义；他谈到有些人在一望无际的生活海洋中，只有一个陋室刚好能容纳下一个人睡觉，其余的全部工余时间他们全都在街道上、啤酒店里或者诸如此类的场所度过，最后象个无名的影子在挂着某某牌号的病床上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是牧师已经不在听他的话了。他觉得谈话转到了不利于他的方面。他总是这样，在争论中碰到一个比他知识丰富的人时，他就不再听对方的谈话。

稍稍沉默了一下后，他站住了，说，不能让彼尔走得离住处太远，他们刚好走到教区的分界线上，现在是他们分手的时候了。

告别时，牧师又一次邀请彼尔去他家作客。

“那时我们可以继续我们的谈话。现在您得赶紧去吃晚饭了，您一定已经注意到皇室总狩猎官对饮食的热心劲儿吧，哈！哈！哈！”

第二十章

在凯尔斯霍尔姆度过的一个星期中，彼尔没有得到过雅柯芭的任何信息。虽然彼尔天天都给她写信，详详细细地汇报自己的起居情况，但她一直保持着沉默。

这是有原因的。雅柯芭接到从凯尔斯霍尔姆寄来的第一封信以后，就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彼尔了。她自问：就这样彻底断绝关系，对于他们两人来说是不是更为有利？她跟那种陌生的、隐蔽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力量作斗争已经感到精疲力竭了。不知有多少次，甚至在她自认为已经用爱情的锁链把彼尔牢牢地锁住的时候，这个陌生的、隐蔽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力量还是把彼尔从她的身边拉走了。

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把他夺回来。她早就不指望依靠他自身的力量去战胜敌对的力量了。她深知彼尔的为人。她对自己能够理解的他那本质的一面已经仔细研究过了。爱情总是竭力把一切加以美化、提高，但她无法再作这样的努力了。尽管彼尔有许多优点，但在她看来，彼尔是一个没有强烈的感情、没有自卫本能的人。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他只从感情中摄取否定的、阴暗的方面：固执，自私，任性，拒绝深沉、强烈的感情，拒绝占领整个身心的依恋之情，拒绝发自肺腑的热情，拒绝锻炼人和净化人的炽烈的感情。

既然他是这样的人，值得再为他而继续斗争下去吗？这些天

来她不止一次地记起了彼尔有一天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把自己比作童话里的地精。地精忽然想起要到人世间去生活，它穿过田鼠洞，爬到地面上，但忍受不了太阳的光芒，于是又爬回到地下。到如今她才开始明白，这个比喻比她所想象的，更正确些说，比她希望想象的要深刻得多！

是的，他是个来自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的人，那里照耀的完全是另一个太阳。尽管他和同时代人很不相同——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不同，尽管他在各方面独具一格，但他仍然是祖国的真正的儿子，是具有冷静的血液、呆滞的目光和胆怯的心灵的丹麦人民的儿子。他们都是地精，一看见太阳光就要打喷嚏，只是在黄昏来临以后它们才开始活跃起来。它们爬上小山丘，以便在小提琴的乐声中，或者在教堂里的钟依次发出的叮当声中，在晚霞中，在布满雾霭的草地上产生出神秘的变幻的光线，使人们惶恐不安的灵魂得到欢乐和安慰……一个侏儒，有着智者的大脑袋和婴儿的小躯干……夜间出动的人，他能听见草儿生长和花儿叹息，但等到雄鸡第一声报晓，就重又爬到地底下去了。

雅柯芭的沉默终于使彼尔不安起来。他懂得，雅柯芭有权利为他这样长久的不别而行而生他的气，何况现在看来，离开得这样长久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他向她解释说，迟迟不归的原因是由于至今没有把钱弄到手。每天早晨他答应自己要去跟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或她的丈夫商量，但刚一谈到事情的实质，他就不知如何启齿了。他向主人夫妇详尽细致地谈论自己的计划，他们似乎也对这些计划表露出真诚的关怀，但他还是不敢提借钱的事。他担心提出这个要求会使他们有所戒备，因为他们未必能理解阻止他去向岳父要钱的那种感情。

因此，他把问题留作悬案拖到动身时来解决，而动身的事却一天又一天地推迟，他甚至感到在凯尔斯霍尔姆肉体上舒适极了，一想到即将去世界的另一部分旅游，心里就更舍不得跟这些地方告别。

他几乎一整天都在空气新鲜的野外。周围有许许多多新的、引人入胜的事物，许许多多早已熟悉的、但另有新的情趣的事物。

他对钓鱼爱得入了迷，因此所有的时间一直坐在小船上，手持鱼竿在河里垂钓——与其说是为了钓到鱼，不如说是为了垂钓所带给他的乐趣。周围一片宁静，万籁俱寂，小船底下，河水发出令人快慰的汩汩声，锈绿色的水草在流动的水波中微微漂动，多么迷人的世界，不可思议、不可捉摸的生命仿佛陷于不安的梦境之中。彼尔常常记起勃洛姆贝格牧师谈到关于散布在大自然中的深邃的生命的智慧，又谈到在谛听云雀的纯朴简单的歌声时就能探索到生命的智慧。在这样的时刻，他确实情不自禁地感觉到自己跟地球上的万物有一种神秘的联系。跟大自然的这种热情的结合孕育了他的智慧，使他的想象力更趋活跃，产生出新的思想，仿佛一股生命的原始力量象充满生机的金雨，温柔亲切地浇洒在生气蓬勃的思想萌芽上。

他想，情况也许就是这样，大自然的声音带给我们生活中永久存在的东西的信息。整个民族可能会死亡，城市会毁灭成为灰烬，可船底下的水却会象在地球上第一个居民的独木舟底下那样汩汩地流，不仅现在汩汩地流，而且将来也汩汩地流，直到永远；不仅是在地球上，而且在所有的天体中也如此，那儿有流水，有能听到它的汩汩声的耳朵。大自然的声音真的把我们的思想径直带到生命的源泉边，带到永恒之境。

对彼尔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妙无比的神的启示。他记起了，他已经体验过一次类似的感情。这是当他慢游瑞士，第一次看到阿尔卑斯山脉时体验到的。沐浴在太阳光中的白雪皑皑的山岭矗立在地平线上，仿佛是宇宙之晨的反光。但在当时这种景象曾唤起他某种莫名其妙的不安。他当时还没有在自己身上发现使人类和永恒的奥秘紧密联系的“第六感觉”。不过在此时此刻，当他一动不动地坐在小船里，凝视着微微发红的水流在闪光，整个身心都被迅速流逝的瞬间所控制，他已感觉不到自己的肉体，在他面前第一次出现了诸如“天国”、“极乐”等字眼的含义。他的灵魂仿佛脱离了整个大地，升腾到存在的最崇高最圣洁的阶梯上。

人类的一切操心和追求在这种时刻显得多么渺小和微不足道啊！在这种美好的感情同大自然融为一体之际，一切显得多么贫乏和空虚！而尘世的生活——狂热地追求“幸福”——已丧失任何意义，突然变得有点象虚幻的幽灵，不是生活，只是无定形的阴影的变幻而已。

伊凡写来一封信。彼尔的地址是雅柯芭告诉他的。内兄告诉彼尔，等待他回去已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因为尽管前一时期一切都不顺手，现在事情却又有了好的转机。哈萨拉盖尔律师和商业家涅莱哈维一直在为他的事奔走。对哥本哈根方案不满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外省。接着伊凡建议彼尔不要坐失良机，应在日德兰半岛的最大的几个城市做一些报告，介绍他的方案。这是最好的机会，因为据他所知，那个神秘的工程师斯捷涅尔目前也正在日德兰半岛各地漫游，在很多当地企业家协会宣传自己的方案。

伊凡的来信象一把匕首切开了经久未愈的脓疮。彼尔终于

明白了，谈到要脚踏实地地实现某一种思想，他是不适宜于做首创者的。在玛克斯·贝纳德家发生的争吵并非偶然。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冲突也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他对工程实践的纯组织方面的工作完全不在行。他，彼尔，可以做个发明家、技术人员，任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做生意人。

当天晚上他给雅柯芭写了一封信，详尽地阐述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同时，他告诉雅柯芭说，在目前的情况下，他认为远离哥本哈根是较为明智的做法，直到两星期以后，他们结婚的一切证件及手续都办好为止。

“至于我那建造运河及港湾的联合方案，我个人不准备搞下去了。”他在信里这样写道。“我授权丹麦人民根据自己的意见来运用它。我则打算集中精力来解决当前的任务——进一步改善风力和水力发动机。顺便提一下，普菲费尔科恩教授也曾这样向我建议过。当前赴美之行对这方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许你会象过去那样开始说服我，似乎这样不重视金钱的权力会对我不利。现在这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坦白承认，我缺乏应有的虚荣心，或者，说得更正确一点，缺乏功名心，因此我在这个问题上未必能强迫自己改变过来。这当然是个缺点，但似乎并不可怕。话又说回来，我明天早上一定写信给你的哥哥，委托他在我离开期间全权保护我的权益，很难找到比他更可靠的人了！”

这一次雅柯芭写了回信。只字不提这么长久保持沉默的原因，也一次没有提起即将举行的婚礼和对远行的准备工作，她尖刻地痛斥彼尔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所作出的轻率决定。

“据你自己说，你缺乏虚荣心，”她在信末写道。“你拼命赞扬造物主，因为你同我们这些罪人不同。天哪，难道我们这一点点自豪的残余引起了你的不信任？我自己过去对这方面也持反对

态度，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觉得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一般说来，我对人的看法变得越来越不合潮流了，就以诸如勋章和封号那样令人蔑视的东西来说吧，现在我开始懂得，类似无聊的东西对于人们的幸福能起多么大的作用。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人有机会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时，他会突然变得十分积极。冷眼旁观这种情况，对我们是很有教益的。而丹麦人民还不敢放弃"增强力量"(这是你在过去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字眼，现在我也觉得这些用语很恰当)的那些刺激因素，即使一个刺激因素也不敢放弃。在我们的斯科夫巴肯家里，曾雇佣过一个酗酒的花匠，当他有了一个希望——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希望——在当地戒酒协会当个主席，于是他就不再喝酒，这在过去靠胁迫威吓和赌咒发誓是办不到的。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象爱虚荣这个令人蔑视的毛病，有时却能促进道德品行的改善。我要是是个诗人，我一定要为爱虚荣唱赞歌；我如果是个教士——不管是穿有百褶领的衣服还是穿长袍——我要把爱虚荣从人类的罪恶名单中剔除，因为人类的罪恶本来已经太多了。"

彼尔在领悟信中的意思之前，把信翻来复去地看了好几遍。他几乎不认识雅柯芭了。多么奇怪的语调！而这封信正是在他体验到快活轻松的现在，在他终于认清自我、认清曾使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遭受那么多痛苦的自己的性格特征之际收到的，这就更使他感到难受。

最初他怒不可遏，决定立刻坐下来写复信，狠狠地把雅柯芭申斥一顿。后来，他改变了主意。虽然他的宗教热情已经减少了一点，新思潮的痕迹还是起着作用，有时变得少有的温柔，有时则不断地渴望以越来越严厉的判断来责备自己。对雅柯芭的态度，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彼尔告诫自己，他对雅柯芭一定要

格外体谅。他带给她很大的痛苦，对她不公正的次数实在太多了，现在必须补救。现在有机会向她表明自己准备献上赎罪的供物时，只应该高兴才对呢！

* * *

在牧师和他的女儿访问凯尔斯霍尔姆几天以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提议午饭后去散步，顺便到贝斯特鲁普去回访牧师。彼尔对于拜访牧师并没有多大兴趣，但不准备反对夫人的提议。皇室总狩猎官也自告奋勇陪伴他们一起去，但是马车准备好时，他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那不很严重的忧郁症又发作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想尽各种办法，好歹消除一些可恶、任性的丈夫产生的印象。

经常同总管闲聊使彼尔对于男主人的古怪脾气及时有了思想上的准备。但是他不明白应该怎样来解释皇室总狩猎官斜视的目光。这种目光是不是表示，他，彼尔滥用了主人夫妇的热情好客？他利用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散步的机会把话题引到这个方面，可是夫人坦率地对他说，如果他现在就离去，那末他们两人——她和她的丈夫——就会以为他根本不喜欢凯尔斯霍尔姆，并且会对邀请他到他们家来作客深感后悔的。

这个很有说服力的反驳使彼尔听了很高兴，因为不管怎样，这种说法使他在雅柯芭面前有了辩护的理由。

从凯尔斯霍尔姆到贝斯特鲁普大概有五六公里路程，道路陡峭往上通向山冈，完全重复着旧河道所有弯弯曲曲之处。天晴无风，天空中有些地方云层重叠，因此阳光不很刺目。从一边可以看到绿色的山谷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从另一边可以看到

到处是小树林，一大群乌鸦在小树林上空盘旋。

这美丽如画的景色感人至深，使男爵夫人忽然吟起诗来：

看，一大群飞鸟
征服了辽阔的苍穹，
盘旋在蔚蓝的高空，
它们不停地鸣啭，
为大地的美景歌颂。

他们很快就走过了小小的波鲁普村，村里有个教堂，它是凯尔斯霍尔姆教区的教堂。在波鲁普村上空也有一大群飞鸟在盘旋飞翔，这证明波鲁普村土地的肥沃。整整一大群麻雀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跳来跳去，一群椋鸟麇集在一棵棵大树的树顶上。

路边耸立着好几间破旧的小屋，屋顶上盖着稻草，赤贫如洗的景象令人看了难受，破旧的小屋后面是一长串农舍，隐没在古老的苹果园的绿荫之中，每一家农舍的屋顶上都有鹳鸟窠。彼尔十分熟悉这个村子，他每天出来散步时总要到这里来，有时还停下来和人们闲聊。他和乡村的居民这样亲密地接触还是第一次，居民们谈到的生活琐事使他很感兴趣。他感到万分惊奇的是：农民把他们的庄园一再抵押出去，却一点不觉得难堪，他们带着心满意足的神态把自己的产业指给彼尔看，仿佛已经忘记所有这些美好的东西实际上早已不属于他们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祖辈很有钱，在箱子底里藏过不止一千塔列尔，而现在大家谈论的却是哪一个人负有多少债务。

在离此不远的山坡上，又是一片田野，那里，在歪歪斜斜的篱笆后面还隐蔽着一个庄园。从路上只看得见三个被浓烟熏黑

的烟囱和一棵棵大树的树顶。这里住着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他年纪已经不轻，在凯尔斯霍尔姆，人们对他很鄙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毫不掩饰地说，如果按照这位牧师的举止和生活方式来评价，那么，说得客气一点，他有点“精神失常”。大部分当地居民，也跟凯尔斯霍尔姆的先生们一样，都宁愿成为勃洛姆贝格牧师的教民。

彼尔把话题引到斐雅尔塔林格身上，他感到奇怪的是，在他散步时怎么一次也没有碰到过这个老头。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在黄昏来临之前是很少离开他自己的窝的。他象猫头鹰一样害怕光明，他是黑暗的神灵，这里的人都不大喜欢他。

“他怎么啦，对宗教不够虔诚吗？”彼尔小心翼翼地问。“我记得，我曾听人说起过，似乎正好相反，他是十分正统的。”

“是的，站在讲坛上，他是正统的，但在灵魂深处却是个叛教者和渎神者，有一次他对一个教民说：‘我既相信上帝，也相信魔鬼，只是我不能决定，我更讨厌他们中的哪一个。’您听见过这样的话吗？”

“这样的人怎么能成为神职人员？”

“最令人气愤的正是这一点。没有旁人在场时，他说得出卑鄙下流的话来，而他的布道演说却是最正统的，虽然枯燥、陈腐到了荒谬的地步。”

站在井边的妇女们友好地向他们鞠躬致意。喜欢在适当时机显示自己对于平民百姓如何慈爱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吩咐马车夫停住车，向妇女们问了几句有关她们孩子的话，然后，马车又继续向前驶去。

过了村子又是下坡道了。几匹马开始用欢畅的小快步行走，

走了十至十五分钟，前面就是贝斯特鲁普的房屋了。房屋零零落落地分散在树木茂盛的小山脚下，呈现出美丽如画的景色。

牧师一家人都集中在花园后面的林中草地上，那儿为青年人辟了一个运动场。有三个浅色头发的十至十六岁的男孩脱掉了上衣在玩球。牧师在指挥球战，每打进一个球，他叫得比谁都响。他的妻子拉着小女儿的手也站在那里。他的大女儿英格尔小姐坐在池塘边，膝盖上摊着一本翻开的书。

谁也没有听见他们的马车驶到跟前的声音。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吩咐不要通报，而是下了马车径直往林中草地走去，以便带给勃洛姆贝格意外的喜悦。

英格尔小姐第一个看到他们。她高兴地叫喊着扑上去勾住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脖子。全家人都喜出望外，十分热忱地欢迎客人。

牧师拍拍彼尔的肩膀，说道："欢迎，欢迎！"

"您喜欢运动吗？工程师先生！"他摘下大草帽，用手帕擦去额头上的汗珠，接着问道。"这玩意儿真够劲呢！在这方面，我们这些老头子错过了很多机会。而现在要象模象样地来从事体育运动，已经太老，不得不满足于当个观众了。但是，即使只当个观众，也很有好处。当我看着青年人跑呀跳呀地嬉戏着，我的肌肉也似乎变得结实起来。我已经不能缺少这样的体育锻炼了。"

接着，这个个子矮小的人爽朗地大笑着，把大伙带到花园里去。他穿着白色亚麻布的上衣和仅到踝骨的长裤，威风凛凛地走在前面。

大家都分散就座，有的坐在长凳上，有的坐在椅子上，在房屋的阴影处，在凉台门的旁边。这时已摆好桌子，以便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从发光的铜咖啡壶里倒出咖啡来喝，外加奶油甜面

包。英格尔小姐仪态万方地在桌子边张罗。彼尔暗自思忖，她自己大概也十分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

当妇女们按照乡下的方式无拘无束地聚在一起喝咖啡闲谈时，话题照例立刻会转到形形色色的家务事上面来。甚至连牧师对果子酱和烤馅饼也发表了一些引人发笑的意见，直到仆人来喊他进屋去，因为来了一个人，想和他谈谈。

当大家知道今天的面包是英格尔小姐亲手烤的时，男爵夫人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都频频称赞，牧师太太倾听着赞扬，温存地拍拍女儿的脸颊，称她为巧人儿。

姑娘对待所有这些赞扬十分淡漠。当母亲温存地拍她的脸颊时，她甚至有些生气了。彼尔暗自思忖，她一定是十分娇生惯养的。但是她却十分招人喜爱。他觉得今天她比第一次他在暮色苍茫的凯尔斯霍尔姆公园里看到时更加迷人。此刻，在阳光的照耀下，她围着白色的围裙，为大家倒咖啡，一点不象超自然的人物。她同法兰齐斯卡已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为了彼尔，好几次把话题引到哥本哈根方面，但是彼尔今天没有兴致，牧师太太每一次都急急忙忙，甚至有些故意地把话题拉回到家务事上去。牧师太太长得修长匀称，保留着贵族高雅优美的痕迹。不难看出，女儿长得跟她一模一样。她对待彼尔的态度跟牧师本人不同，举止十分矜持，不能说她的态度不礼貌，但是她一直没有同彼尔说过一句话；因此，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心想消除不愉快的印象，千方百计地企图引彼尔说话。

后来根据女主人的提议，大家都站起身来，去参观精心照料的大花园。彼尔也站了起来，虽然他希望最好能留在原地不动。他感到置身在这伙人中间很不自在，忍不住要想回去了。

三位太太热烈地谈论着。彼尔和英格尔小姐跟在她们后面，他想不出该说些什么话。他平日口才不错，此刻却找不到合适的话语跟这位外省的小姐交谈。而她呢，正好相反，在自己家中态度要自在得多。她在这里仿佛长大了点，变得更象是一位成年的女子了。从各方面看来，她根据这个新的身份，认为自己必须说几句社交上的应酬话，这方面她做来十分得体。

“您大概常常到凯尔斯霍尔姆去的吧?”彼尔无话找话地问道。

“比我希望去的次数少得多，到凯尔斯霍尔姆去很远，马车不总是能供我使唤的。”

“您跟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十分合得来，是吗?”

“是的。”英格尔断然回答说。

看来，她似乎觉得和一个不大熟悉的人谈论这个话题有些不大合适。

“您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似乎是在意大利认识的，是吗?”她改变了话题。

“是的，在意大利。”

“这样的旅游一定很有趣。”她说，接着又说，她早就打算跟双亲一起到瑞士去，但是父亲总抽不出空来：教民们不能长时间没有他呀！好不容易才放他到哥本哈根去了一个星期。

彼尔发觉，她一谈起父亲，仿佛变得身材高了些似的，这使彼尔想起了他的大姐姐锡格涅，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莞尔笑了。

在一人高的地方，他突然看见一个红色的铁钩，钉在小径边的一棵树的树干上。

“这是干什么的？是上吊用的吗?”彼尔在钩子旁边站住，开

始仔细端详起来。

英格尔小姐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把那些用长绳悬挂在小径另一边树上的铁环指给他看。原来有这样一种游戏：把铁环掷投到铁钩上。

彼尔想试试自己的力气。"即使消磨消磨时间也好，"彼尔暗自这样思忖。

但是他不走运，没有成功。

"这需要练习，"几次尝试失败以后，他说，同时请英格尔小姐示范，应该怎样来投环。"您一定是很在行。"

英格尔踌躇起来，但想露一手的好胜心理十分强烈。从她手中抛出去的铁环勾出一个漂亮的弧形，平稳地朝下滑过去，投进了目标——一个在玩捉人游戏的年轻姑娘就是这样径直飞向她恋人的怀抱的。

彼尔很喜欢这种游戏，他决定再试试运气，但还是不成功。

"不行，还是不得要领，请您再示范一次吧！"他说，一面把铁环递给她。

英格尔又一次接受他的要求，虽然她已经好几次把富于表情的目光投向这时已经走得很远的三位太太。不知是这个使她分了心，还是另有其他原因，这一次她的自制力背叛了她。铁环抛出去了——却没有中的。英格尔涨红了脸，瞄准了很久，重新把铁环投掷出去，但又一次落空了，没有投中。

看到她对没有投中这件事耿耿于怀，彼尔不敢公开表示高兴，甚至当她第四次又落空，后来第五次又未投中时，他也一句话都没有说。

虽然彼尔的这种宽容态度使英格尔又一次感到屈辱，但是彼尔还是以自己的沉默在她心里赢得了一席之地。由于铁环一

直从旁飞过，没有中的，英格尔最后哈哈大笑起来，骂自己是愚蠢的笨蛋，却玩得越来越起劲了。

这时候，三位太太回来了。不论是彼尔还是英格尔都没有听见她们是怎样走过来，站在他们背后的。

“英格尔，”牧师太太用不太满意的口气叫她，“快去看看那边的几个孩子怎么样了，”接着，她转过身来对其余的人说：“我们看来该进屋去了。”

他们在大门口碰见勃洛姆贝格牧师，嘴里叼着烟斗。

“啊，工程师先生！我正准备找您呢！您没有烟抽大概感到难受了吧！您到我那儿去，在那儿我们可以畅谈各种各样深奥难解的事物，不用打扰太太们了。”说完，他猛地回转身去，纵声哈哈大笑。

要到勃洛姆贝格的书房去就得穿过整幢房子，这使彼尔有机会领略这里高度的舒适。在他面前展现的是一个丹麦牧师的真正的住房，坚固牢靠的象征。又重又大、可以永久使用下去的红木家具，象暗色的庞然大物耸立在墙边。勃洛姆贝格太太出身于非常富有的官僚家庭。这个家庭甚至出了一个宫廷的高级侍从，整整一个地区的头儿，每逢适当的时机，牧师太太总喜欢提起这一段光荣史。至于勃洛姆贝格牧师本人的家谱，则不大有人谈起，牧师自己比所有的人谈得更少。教民们只知道勃洛姆贝格的父亲在一个偏僻的外省的什么地方当过教师，根据牧师的说话口音可以猜出，他出生在哪一个岛上。

牧师的书房在整幢房子的另一头。这称得上是一个“神学家”的真正的书房。沿着墙壁是一长列摆满了书籍的书柜，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和加强了教会在平民百姓中间的权威性，虽然这些书籍大部分只是为了掩盖最令人愤恨的无知。

但是这儿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勃洛姆贝格牧师当然算不上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可他读书很多，他对书中的深奥道理十分入迷，其入迷的程度比他自己在这方面所意识到的要强烈得多。他认为关注一切新的思潮对于他来说是一件光荣的事，但从这些新思潮中，他只吸收那些能丰富他的知识而不会动摇他信念的东西。他身上继承了耶稣会会员的某种素质。正象他所属的那个教会流派那样，勃洛姆贝格暗暗地享受着现代科学的成果，但他却认为，在教民面前公开给现代科学抹黑是他的职责。不过他讨厌毫不含糊的逻辑性和前后一贯的思想体系。他是个感情丰富的人，由于他的生活环境万分和谐，他就没有理由十分严厉地来剖析自己了。不错，在青年时代，他为起码的生活资料而操心，这种世俗的操心曾使他厌烦，后来他在职务提升的阶梯上碰了几次钉子，直到现在，虽然教民们对他十分崇拜，他因此获得很好的声誉，但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功名心还使他感到难受。不过，他在生活中没有经历过更为严重的考验，至于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种种不愉快的事，由于他性格上那种难能可贵的素质，他是很容易撇开的。

正是这种安之若素的乐天情绪使他在那些现在正经历着混乱时代的信教的丹麦人中间赢得了声誉。对《圣经》的最新评价在很多人头脑中所掀起的那场风暴，那种宗教的灾难根本没有触及到他；他很少分担拥护宗教的人在反对科学的斗争中所经受的一切惊恐不安和忧心如焚的心情，他认为这是病态的现象，或者完全是假装的。能适应环境的基督教是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基督教只相信心的声音和人民的智慧，他把情绪中的诗意作为自己的信念，并在这诗意中加进那么多新鲜东西，甚至使人们有时惊奇得喘不过气来。

彼尔还没有在沙发上坐定抽起烟来，牧师却已在窗边的安乐椅上坐下，开始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了。他谈到他那些教民的几个有趣的故事。彼尔象上次一样，对于牧师的诚恳和坦率感到满意，因为牧师跟他闲聊，就象跟自己的平辈聊天一样。

要是彼尔知道牧师是根据他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谈定的条件才这样做的，那末，彼尔决不会这样受宠若惊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被传教士的热情所鼓动，象关怀一个“对于宗教的声音不是无动于衷”的人那样关怀着彼尔。因此，牧师不能白白浪费时间，重又回到他们第一次的谈话，上次他在一个方面没有作好充分准备，因此不能把谈话进行到底。

今天牧师已经全副武装了。一开始他问彼尔，是什么动机促使彼尔在这样轻的年纪就想实现象改善祖国的经济条件那样实际的、讲究实利的任务的呢？彼尔兴致勃勃地谈着，他记得自己对这方面的向往从童年时代就开始了，这种向往产生于战后，首先是由于对老家的印象而形成的。后来认真地探讨了这些问题，他深入研究其他国家的工业和运输业的发展情况，这时就自然而然地进行了比较。

“当然啦，”牧师说道：“把幅员很小的祖国同大千世界的奇迹进行比较，常会使我们在青年时代感到灰心丧气。不过，我认为，纳旦的著作象对于很多热中于进步的人那样，在您身上也起着作用。我说得对吗？”

彼尔想反驳他。因为纳旦是百分之百的唯美主义者。这个人物在文明的发展史中已完成了一定阶段的使命；如果可以把他列入新时代的创造者的话，也只是在这一方面，因为他为文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但他却不可能理解新时代。

“喔，您是这样想的吗？呣，呣！”牧师使劲地吸起烟斗来，

沉默不语了。关于纳旦的学说可以作为已经过去的阶段的说法，对他来说，是太意外了，而且把他弄胡涂了。虽然他很想谈谈这个方面，但是他担心会出现新的意想不到的局面，因此，认为还是不要再深入下去为好。

“这么说来，您还是承认纳旦对于现代青年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牧师又根据他事先准备好的谈话计划，继续说道。“当然，从我这方面来说，最使我感兴趣的是事情的宗教方面。譬如说，我认为甚至连您也有些远离教会了，虽然您是牧师的儿子，纳旦在一定程度上要为这一点负责。”

彼尔不打算争辩，但是他又重复说，纳旦的著作只是加强了他在老家就开始形成的观点。

“真了不得！难道您竟然这样早就离开了上帝的牧群？”

“正是这样！”彼尔挑衅地说。

牧师悲哀地摇摇头。

“哎哟，这就更不好了，更不好了。我第一次见到您时已经告诉过您，我个人不认识您那故世的父亲，但是我知道他对许多生活现象的看法象所有旧派的路德宗①的信徒一样，是有些狭隘、片面的。啊，这是不正确的正统信念。它象沉重的恶梦威胁着教会和人类，许许多多又热情又卓越的年轻学者由于它而失去了精神上的寄托。当一个象纳旦那样既有天赋又有口才的人用他写的书籍说服青年人说，上帝的教会是一座破旧的殿堂时，事情就不可避免地会以彻底否定和推翻万物而告终。啊，对这方面我

---

① 路德宗，基督教主要宗派之一，由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创立。该教派认为，人要获得上帝的拯救不在于遵守教会规定，而在于个人信仰，强调《圣经》的权威高于教会的权威。

了解得十分清楚!”

彼尔没有回答。他不太喜欢谈话的倾向。但这时牧师又谈到了纳旦——这次是怀着敬意谈到他。他只是感到遗憾，一个这样有才能有教养的人却对基督教采取这样尖锐的敌对立场。他又说，不论在这里，还是在国外，极端狂热的表现在这方面有着不少的过错。

“不过，”牧师又继续说道：“纳旦本人也不是没有过错的。他对于全世界的各种力量中最伟大的精神力量抱着错误的观点，因此他自己要承担一部分罪责。正如所有企图站在科学的立场来批判基督教的人那样：他们自己也无法摆脱片面性（他们不承认这一点），而滑到了教条主义一边。他们的不幸，主要不在于他们承认知识的领导作用，而在于他们没有对自己的任何一个假设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例如，当现代科学宣布自己是自然主义的，或者，换言之，只承认那些能够分裂为具有一定的物理性能和化学性能的独立原子的东西是实际存在的时候，科学就提出了关于大自然的极其不完整的概念，隐藏在谁也无法解释清楚的学生用的术语后面。我们是真正地生活在大自然中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对待大自然的狭隘的思想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而且不止一次地根据自己的经验证实，大自然有它自己的灵魂，在对我们的感情起作用的、看得见的东西和机械力量的背后，隐藏着对我们的心灵很有启示的大自然的神灵。当我们的耳朵学会了倾听大自然的声音时，我们除了它的声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这声音不论在风暴的威严的怒吼中，还是微风轻拂时，都能进入我们的耳际。而且我们不单单听到大自然的声音，我们甚至开始理解它的语言；因为永恒的灵魂借着大自然的嘴在说话，而这永恒的灵魂也活在我们本身

中。当我们在林中漫步时，我们的敏锐的听觉能捕捉到头顶上树叶的沙沙声或者听到小河流水的潺潺声，尽管这时最先进的考察家们会把这些声音给我们作科学的解释，尽管他们用声波的传播或是用水滴在重力的作用下坠地来进行解释——让他们去解释吧；他们自认为已经对我们作了一些解释，但是我们仍要这样回答：'不，亲爱的，请等一等！你的解释中有些方面还嫌不足，主要的方面没有解释清楚。你的全部计算不可能解释无法形容的亲切的感受，不可能解释几乎是姐妹般的爱抚。当我们孤单时，我们能够在流水的潺潺声中感到这种亲切的爱抚。'当这些看起来没有生命的东西突然具有自己的语言时，也不会使我们惊慌；如果欢乐的泉水突然变得毫不拘礼地亲切地以你①来称呼我们，也不会使我们生气，相反，在和大自然结合的感情中，你会感到有一种令人得到安慰的、亲切的东西。上面说到的一切是不是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来证明，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一切形形色色的东西背后，隐藏着各种物质和现象的某种统一的、共同的起源？在这样的时刻，控制着我们的美好而富于幻想的感情的是否仅仅是对祖国的怀念？如果还是原来的那个物理学家企图剖析这种感情而称它是机械力量或者化学力量的总和，是原始物质的一种表现，那末，我会再一次对他说：'丢掉书本，扔下实验室，到充满生命力的大自然中去汲取智慧吧！'让他去听听森林中小河是怎样潺潺地流的。让他在傍晚心情不愉快的时候到那里去——如果富有生命力的感情在他身上还没有泯灭，他将会在小河的欢唱声中发现一条通向无限的宽广道路，发现一架把现在和永恒、无生命的灰烬和不朽的灵魂，

① "你"只在不客气或亲近的人中间使用，一般用"您"。

死亡和更新结合在一起的阶梯。他懂得，他和万物的创造主之间的脐带还没有割断，正是通过这条脐带，在沉思的时刻，在祈祷的时刻，一股生气勃勃的力量从生活的永恒源泉向我们涌来，这个源泉就是我们基督教徒所称的我们的上帝和保护者、我们慈祥的父亲。”

彼尔一句话也没有说。牧师那种教训人的口吻开始惹得他生气了。但是他找不到反驳的话，何况牧师的有些话只是清楚地表达了他彼尔自己至今还感到模糊的感觉——重新接近大自然的结果。

这时勃洛姆贝格又继续说道：

“公正地对待大自然的灵魂，也就会公正地对待历史的灵魂——我们认识世界的另一个强大的源泉。历史也支持真正的基督教徒的希望和信念，只要基督教徒不要象某些保管档案的小官吏那样被无足轻重的小事捆住，眼睛盯着小事而看不到前景。甚至连那种从历史的观点和从纯语言的观点而写的对教会神父的古代著作的臭名远扬的批评，虽然初看起来大大地玷辱了这些著作，但是这种批评只会使那些在学说背后看到生活，在字面背后看到灵魂的人增强信心。如果以这样的途径在教会里输送更多的光明和空气，那又会怎么样，只会对教会更有利，春天正是这样开始的。教条主义呆板的公式只是表面，只是外壳；如果剥开这个外壳，就能发现里面是信仰的真正内核，一切事物都是这样的。我们基督教徒对科学没什么畏惧，而且可以大胆地预言，为争取真理所作的斗争中，我们的支持力量正来自这一方面！不可能不是这样。不管你怎么说……就以不久前被物理学家所证明的理论来说，在自然界中，没有任何东西，任何一个原子会消灭得影踪全无（虽然我们常常乐于从相反的方面去思

考），只是转入另一种状态而已。我来举个例子：田野上有一堆篝火，我们觉得似乎这一大堆干树枝烧过以后就化为乌有，只剩下一把灰烬而已，事实上，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只是借助于火光，燃料转化为另外一种人类的肉眼看不见的形式而已。难道这不是有力地证实了基督教徒关于灵魂不朽的信念吗？再举另外一个关于遗传性的最新学说作例子。我们想起医生们深信不疑地认为，某些疾病往往代代相传，我们就会把这种说法和《圣经》里的话'天父对子女的惩罚会传到第三、第四代'进行比较。还有一个经济和政治科学方面的例子。我们且看社会民主党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基督教的开宗明义的律法也是这样表示的，基督教律法的绝对正确性在这里又一次得到科学的证实。只要我们作认真的探索，我们就会到处重新发现真理，对这些真理，几千年前虔信宗教的人早已顶礼膜拜了。这不是使我们有权利说，这是上帝的意旨吗？耶稣基督的孩子们作为选民坐在上帝的脚边，以孩童的智慧并不费力地懂得了深奥的道理，而这些道理我们时代最有才能的人却只有含辛茹苦，经过多次的探索和严重的错误才能懂得，如果这样说，是过甚其词吗？"

牧师还想继续说下去，但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英格尔探头进来通知说，男爵夫人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打算动身回家了。

"那末，今天就到此为止，"牧师说，一面从安乐椅上站起身来。他把一只手放在彼尔的肩膀上，又信任地说："我们的谈话使我感到由衷的高兴。我希望我们以后还能有机会继续谈下去。现在我觉得，我们的观点并非南辕北辙、大相径庭，以致无法找到共同的语言。"

他们刚刚走到几位太太正在等候着他们的客厅里，不知谁家的马车驶到了大门口。

“喔，这是治安官，”站在窗口的英格尔通知大家说，“跟他一起来的还有莉扎和盖尔达。”

治安官克劳森是离贝斯特鲁普不远的一个伯爵领地的管理人，在整个周围地区，他是勃洛姆贝格牧师最虔诚的崇拜者之一，也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好朋友之一。因此当男爵夫人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得知治安官和他的家属打算整个黄昏都留在勃洛姆贝格家时，她们经不起大家的劝说，决定暂时不走了。大家也请彼尔留下来，虽然他想立刻就走，但没敢提出反对的意见。和牧师的谈话使他十分激动。虽然事实上牧师并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来，但是他的口吻，他忠于信念的精神以及他所固有的内心的热忱深深地感动了彼尔，同时唤醒了他身上存在的昔日的疑虑。

治安官是个身体衰弱的人，满脸的连鬓胡子，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但他的妻子却相反，身体十分肥胖。他们进入屋子坐定下来后，她还继续气喘吁吁，几乎整整一个小时，鼻子里连连发出呼哧声。两个女儿都是年轻的姑娘，年龄和英格尔差不多。

晚餐是在花园里吃的。席间谈笑风生，也谈到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治安官带来有关这个穿着神职人员法衣的叛教者和渎神者的新鲜事——简直太出轨了！——他不仅和一个沦为酒徒的女人过着最下流无耻的生活，而且他的性格也正如大家所谈的，是动摇的、软弱的，他甚至连自己也搞不清楚，他信仰的究竟是什么。

“勃洛姆贝格牧师的一个拥护者，一个十分值得尊重的青年人不久前有事去找斐雅尔塔林格，”治安官继续说道，“他们渐渐地谈得忘乎所以，于是斐雅尔塔林格就劝他沉湎于放荡不羁的生活。‘您应该多造些孽，’他就这样毫无顾忌地说。‘如果您要

象现在那样生活下去，您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坚强信念的基督教徒。'"

义愤填膺的太太们连声叹气，而勃洛姆贝格牧师却温和地摇摇头说：

"他只是个十分倒霉的家伙。"

这时白色钟楼上的钟敲响了。在晚霞的红色反光照映下，能隐约看到花园后面的钟楼。震耳欲聋的钟声把那些不习惯在这么近的地方听到钟声的人吓了一大跳。勃洛姆贝格牧师显然不愿意继续谈论斐雅尔塔林格了，他纵声大笑，说，实际上钟声也常常扰乱人心，保健委员会应该禁止它才好！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表示异议，她认为，隔开相当的距离，傍晚的钟声听起来悠扬悦耳，而且能为崇高的目的服务，因为钟声仿佛在呼唤我们经过一天的忙碌之后把自己的思想整理一下。但是牧师容忍不了她的反驳，特别是这种反驳出自他的崇拜者之口。虽然他刚才谈到钟声只是说说俏皮话，仿效路德用俏皮话来点缀自己的谈话。他严厉地驳斥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话。

他不需要类似的提示。按命令祈祷——驯服的仆人！在这中间包含着一种天主教式的、一种他深为厌恶的内容。似乎上帝也象医生和律师一样，有他接待的时间。至于讲到各种象征，这就有些近乎幼稚了，譬如把太阳称为上帝的金表。要知道，这几乎是亵渎神明的行为了。

为了想训斥一下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牧师发起长篇议论来了，在谈论过程中把无关紧要的问题扩大到世界性的规模，说成了人类正确对待上帝的问题。

这时候晚餐已快吃完。姑娘们离开桌子，到花园里去了。两位克劳森小姐都是漂亮、娇艳的黑发姑娘，尤其是大的一个——

真正是夏娃的女儿，有一对热情洋溢、闪闪发光的眼睛。

桌面收拾干净以后，勃洛姆贝格牧师提议大家来唱赞美诗，于是把姑娘们从花园里叫回来。牧师太太就走到凉台上的钢琴边弹奏起来。

田野里一片宁静，
夜晚已经来临。

花园里传来树叶的飒飒声。一只鶇鸟在榛树上歌唱，自然界的声音和人们的不和谐的歌声混合起来了。

月儿的笑脸露出云层，
星星呼唤着星星。

姑娘们穿着浅色的连衣裙坐在凉台的台阶上，她们清脆、纯净的女高音在空中奔放地荡漾。牧师和治安官用男低音伴唱着。治安官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紧蹙双眉，象鱼儿一样张大了嘴。太太们坐在桌子旁边不协调地跟着唱，老是走调，但是牧师太太显然有一副好嗓子，担任了领唱。

无边无际的海洋，
拥抱着穹苍。

只有彼尔甚至没有跟着唱，虽然在伴唱者中间未必有人象他那样激动。他想起了最近一次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中听到这首歌的。他伫立在别人家花园的绿篱外面，一心想走进去。现在他，

可以说已走进绿篱，但仍象过去那样感到自己是个不速之客。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只要在锡杰尼乌斯家的精神统治的地方，他就感到自己是个置身社会以外的人，一个反叛者。

等到大家唱完，牧师双手合拢，开始祈祷，念了一段"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又唱了几首赞美诗，最后马车驶来了。

当客人走完以后，牧师点起烟斗和妻子坐在凉台上，话题扯到了他们家今天的客人。英格尔也在这儿。她已经跟父母道过晚安，正准备去睡觉，但一听到彼尔的名字，就装作在翻寻乐谱的样子。

勃洛姆贝格牧师怀着极大的敬意谈到彼尔，谈到他的才能，同时又十分称赞他的仪表。但这时，牧师太太忽然不安地说：

"孩子，你还在这里做什么？……该去睡觉了。"

在回家途中，彼尔一直默默无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猜到了彼尔沉默的原因，不准备去打扰他，就和她姐姐闲聊着家务事。

在波鲁普附近，他们一行人碰到一个又瘦又高的人在路边走着。彼尔没有发现他，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拉住她姐姐的手说：

"你看，这就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

彼尔从马车里望出去，在暮色苍茫中看到一个细长的身影。

"这就是疯疯癫癫的牧师吗？"他问。

"对，此刻正是他的好时光。据说，有时候他通宵在整个村子里游荡。"

彼尔又陷入沉思之中。一想到这个在路边单独行走着的不知安宁的人，他突然恐惧得打了个寒噤。《圣经》中可怕的咒语——"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和父亲的威严的声音又在他的耳边轰鸣。他似乎感觉到，他看到了自己的前景。

* * *

第二天早上，彼尔终于决定要认认真真地来看看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提供给他的书籍了。他挑选了勃洛姆贝格牧师的布道小册子《走向上帝之路》作为开始。虽然风很大，他还是带着书到林子里去。他在树林边上找到他所喜爱的地方，坐在背后有大树挡风的地方，前面是河流和草地，在陡峭的对岸则满是灌木林。

四周的环境最适宜于读他所挑选的这本书。在勃洛姆贝格牧师的布道演说中，有许多地方使人想到这种真正的丹麦夏日的景色：凉爽的天气，清新的空气，蔚蓝色的天空，被阳光照射的云层，鸟儿的啼鸣，在鸟鸣声中有时还织入一只迷途的小牛犊的哞哞声。周围是一片郁郁苍苍的绿色，柔和的、不刺目的线条，空旷、平整、一望无际的单调的地平线。勃洛姆贝格牧师在他的布道演说中熟练地运用既是文学的、又是人民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完全属于那个由格隆特维克的赞美诗培育成长的教会派别，因此从来不会丧失诗意。

但是最吸引彼尔的决不是叙述的形式。词藻优美的形象化的语言并没有使习惯于数学和社会科学的简明语言的他受到感动。他常常在漂亮的词藻背后寻找正确的证明，细心探究思想的发展，以便最终理解生活的伟大奥秘；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觉得生活的奥秘模糊不清，扑朔迷离。

两次和勃洛姆贝格牧师交谈使他产生了这样的印象：勃洛姆贝格的基督教教义和彼尔本人在其中长大的那个环境中的信仰迥然不同。他现在才开始明白，甚至教会人士本身，离开过去阴暗的正统派的教义，离开那种诅咒人的肉欲、把人的理性钉在

十字架上、使精神遭受中世纪的刑罚、仅仅以天堂幸福的模糊幻想来使精神得到安慰的正统派的宗教是多么遥远。不，在新的宗教里没有任何能够吓倒思想或激怒心灵的东西，没有任何隐藏在思考或模糊的预感的云雾中的东西。最主要的是这里不需要克服任何矛盾。生存的秘密实际上是简单而清楚的。一切都在各自的位置上，一切都是一个源于另外一个。而主要的是一切都以美好的形式适应人类的需要和要求。把魔鬼作为修道士病态的幻想的产物毫不介意地扔到远一些的贮藏室里。永世的诅咒和原罪的学说被宣布为野蛮的、令人厌恶的学说，因为它与基督教把上帝作为至善之父的概念相抵触。关于彼岸世界，尽可能谈得少些。而最主要的是，根据这种学说，一个人必须和平地、虔诚地走预先指定的道路，对仁慈的上帝保持儿童般纯真的信仰。

这一切对彼尔来说是愉快的启示。不得不承认，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得完全正确，似乎没有别的东西比勃洛姆贝格的布道演说更能安慰人心了。从昨天晚上开始控制他、甚至睡梦中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心头的郁闷现在消失了。

他终于掩上书本，把双手垫在头底下，陷入对草地和田野的沉思默想之中。此刻他体验到一个还在不久前被这样的想法吓得惊慌不已的人的感情：这个人将在汹涌奔腾的海洋中作艰险难行的夜航，走向不可知的地方。早晨醒来，这个人看到夜航结束了，风暴平息了，阳光普照、上面覆盖着绿色森林的异乡的河岸亲切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彼尔暗自承认，如果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他是在抗拒道德危机的日益迫近，那末，他这样做与其说是由于害怕可能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如说是担心经过这种精神上的转折以后会进入新的不习惯的状态。现在他可以完全安心了；因为在这里要求于人们的首先是那种严格的彻底的自我完

善,彼尔根据善良的意志早已在这方面进行锻炼了。

早餐以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告诉彼尔说,今天林中要举行盛大的节日游艺会,勃洛姆贝格牧师要进行布道。她已和治安官及牧师一家约定在游艺会上见面。男爵夫人可想而知也一定会去的。她问彼尔是不是愿意和她们一起去。

彼尔回答说,很愿意去听勃洛姆贝格牧师布道。这话并非违心之言。他只字不提他将满心喜悦地见到那几位姑娘,何况他自己也只是在此刻才想到她们。从昨天傍晚开始,他已把她们忘怀了,而且昨天白天他似乎也没有对她们发生兴趣。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他其实一直在想念她们。当三个穿着浅色衣服的苗条少女手搀手地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漫步时,他的眼光不受意志的控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他的心灵深处也就栩栩如生地珍藏着这幅画面,虽然看上去他似乎只关注着自己的事。

下午四时,一辆带活动篷的四轮马车驶到大门口,稍稍耽搁一阵后——男爵夫人照例怎么也做不完动身前的准备工作——就上路了。到了最后一分钟,皇室总狩猎官也决定和他们一起前往,一路上,他千方百计地企图把自己最近几天的过错从在场的人的记忆中清除掉。

过了一小时左右,他们来到了举行节日游艺会的地方——一个挡风的深谷中的草地上。几百个男女农民集合在点缀着锦旗的讲台前面。他们已经开始在唱赞美诗。显贵们的光临引起在场群众的极大兴趣,不过这种兴趣并不含有尊敬的成分,甚至恰好相反。当瘦高个子的皇室总狩猎官穿着猎装,戴着插了黑琴鸡羽毛的帽子,领着两位夫人走到讲台前面为选民而设的椅子前时,到处都发出轻轻的笑声。

彼尔稍稍落在同行者的后面。一大群人的神态使他有些发

窘，何况他也不愿意钻到人群最稠密的地方。他在老远就已经看见了治安官。治安官亲切地向新来的人频频点头。在他旁边，彼尔看到勃洛姆贝格的咖啡色细毡帽和牧师太太那傲慢地昂起的头。但他没能很快发现英格尔和她的女伴们。只见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在和什么人点头致意，他随着她的视线追踪，看到林边有三个穿着夏日连衣裙的姑娘的身影。

这时赞美诗唱完了，于是勃洛姆贝格牧师登上了讲台。

他从赞美祖国的语言开始，说这是心的语言，是和只用作交际手段的外国语言相对立的。如果把祖国的语言比作哺育我们智慧的母亲的胸脯，那末，可以毫无愧色地说，随着母亲的乳汁，我们吮吸到了民族的精神。在人民的语言中集中了我们的父辈、祖辈所积累的民族精神的全部精华，这些精华世代相传，按照培养我们祖祖辈辈的同样的方式培育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尊敬祖国的语言，捍卫它，使它不受侵犯。就象我们在解除我们肉体的饥渴的泉源四周筑上围墙、使泉水不致被搅浑那样，我们应该——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维护滋养、哺育我们精神的泉源的纯洁性，维护语言的纯洁性。如果我们注意倾听人民的日常语言，就会发现它大大地受到了污染，其中渗透了很多下流肮脏的字眼，而且乡村居民的语言大概不会比城里人的语言高尚多少。人们只要一开口，嘴里立刻会喷出语意轻薄的、肮脏的话，就象那个著名的童话中从公主口里纷纷掉下蛤蟆那样。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甚至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最伟大的任务。他，牧师，首先要向青年人大声呼吁，因为青年人毕竟还没有根深蒂固地染上说下流话这种极有害的习惯。必须掀起一个运动，使人民养成对所谓精神卫生感兴趣，因为对一个人来说，精神卫生较之对身体的关心，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是同样重要。

人民的一切优秀力量应该团结起来，拯救青年人摆脱日夜威胁着他们的语言的污染。

起初，彼尔听得很认真，但是后来当牧师的话变得带有过多的教训口吻时，他的注意力就不集中了。年轻姑娘的在场以及眼前见到的一切新鲜事也起了作用。彼尔以前没有机会参加人民的集会，因此听布道的人们引起他的注意并不比演说者少些。他仔细观察一行行挤得很密的人，所有的人的脸上都表现出最热烈的关注、最真诚的兴趣，这时彼尔才意识到，命运使他见到了什么样的精神活动。

他不止一次地听见有人谈到格隆特维克的复兴及其包含深刻的人民性及民族性、与科学的国际性相对立的文化思想；但是他认为“农民”这个概念本身已过时了，他认为去深入研究格隆特维克是浪费时间，虽然这个运动规模很大。在他必须与之交往的首都人士中间，一般也都带着故作宽容的讥笑态度来谈论格隆特维克的。

彼尔情不自禁地把丹麦的农民和他在旅游期间看到的许多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农民进行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同胞们没有任何地方使他感到害臊。这些好寻根问底、怀着真诚兴趣的听众跟那些每逢星期日由牧师象赶羊群似的赶着他们经过整个德雷扎克去做祈祷的昏昏沉沉的奥地利蒂罗尔的农民是多么不同！而且和他童年时在集市日所看到的从各地来到城里的旧时的丹麦农民也不可同日而语了。这里可以感受到毫无疑问的发展，所谓精神上的解放，这种解放和农民自身的发展并驾齐驱，使他们得到十分幸福的结果。

这时他才懂得这些农民的沉着镇静是多么令人惊异，虽然大量的抵押给他们带来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他们得到了崇高得

多的精神上的财富以代替物质的财富。违背时代精神和肯定自己是民族的领导力量的愿望产生了紧密的团结，共同的感情使他们变成了坚强的、独立自主的人。

在勃洛姆贝格牧师结束了他的布道，到会的人又唱了几首赞美诗之后，节日游艺会的主持人，一个浅色头发的青年农民登上了讲台，他微笑着宣布休息半小时用膳，膳毕，小学校校长布罗阿格尔上台发言。

农民们在草地上分散开来。刚才不得不站着听布道的那些人现在都坐到草地上。

彼尔向英格尔和她的女伴们走去。姑娘们本想加入其余的人的行列，但彼尔邀请她们在休息时刻到林中去散步。克劳森两姐妹立刻同意了，但英格尔踌躇了一下，她犹豫不决地向讲台那边睨视着，她的母亲正站在讲台旁边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闲谈。英格尔不仅外表酷肖她的母亲，而且连外省贵族所特有的、一举一动都力求遵守礼节这方面也象她的母亲。这时克劳森姐妹中的老大，胸脯丰满的盖达尔果断地挽起英格尔的胳膊，另一只手搀着自己的妹妹，拉着她们走了。

必须指出，盖尔达小姐那双水灵灵的深棕色眼睛几乎一直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彼尔。在故意做作出来的男子式的粗鲁底下隐藏着纯女性的赞赏钦佩的心情。盖尔达的妹妹几乎还是个孩子，不由自主地受到姐姐的情绪的感染，象一个顽皮的小学生那样嬉笑着拉着盖尔达的手。

但是彼尔只对英格尔一个人感兴趣。进一步熟悉以后，他觉得克劳森姐妹俩十分庸俗，他几乎确信，英格尔在为她们感到羞愧。她一直低垂着眼睛走着，随着她的两个女伴的每一个新的愚蠢举动变得越来越沉默了。

还在上一次他就已经注意到，和治安官的两个女儿相比，英格尔的风度是多么高雅，多么温柔，头部的姿势显得多么端庄，仿佛她想昂起头，高居于一切卑微、肮脏、粗野之上。现在他明白了，乍一看他觉得她很象法兰齐斯卡，与其说是外表的轮廓象，还不如说是在清新纯洁的总的方面象她。她全身散发出宛如草原的玫瑰花香那样的清幽的纯朴。彼尔至今没有忘记，在法兰齐斯卡面前稍一提到两性关系，她就会满脸通红，而雅柯芭却……当然，雅柯芭对这方面持有另一种的观点。不能否认，雅柯芭缺乏羞答答的神态常常引起他的反感。她献给爱情的无法控制的情欲，常常使他觉得索然无味。

这时他们走出了树林。他们面前高耸着一座大石山，光秃秃的，只有稀疏的树木，其中夹杂着帚石南深色的灌木丛。这儿是著名的洛尔山，是整个区的最高点，从这里至少可以鸟瞰二十分之一日德兰半岛的景色。

虽然克劳森姐妹俩渐渐觉察到她们在这里是多余的人，但她们并没有使人看出这一点来，也没有流露出丝毫委屈感，甚至正相反，作为名副其实的日德兰半岛的姑娘，她们以最放肆的随便态度来报复对她俩的不重视。

“看谁第一？”盖尔达大声叫喊，一面快步跑上山去。妹妹也紧跟着飞奔起来。风把她的帽子从头上掀下，于是两人争先恐后地跑下山来追逐帽子。

英格尔本想跟在她们后面奔跑，但彼尔想起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曾说英格尔不能奔跑，因此开始想方设法劝阻她。

“英格尔小姐，请您不要忘记，您刚恢复健康不久，不能过分疲劳。”

这种感人至深的关怀帮了彼尔的忙——虽然他自己甚至并

不知道这一点——使他在英格尔的无法接近的心灵中占了一席之地。她已经完全复元了，但她显得比实际上衰弱，却使她感到愉快。不过她说，她一定要登山。但当彼尔提出，他至少得扶她上去的时候，她连听都不要听，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很好，根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但是彼尔紧紧跟着她，以便在她绊倒的时候扶住她。在山坡变得十分陡峭时，她就靠在伸过来的胳膊上。经过好一阵思索之后，她终于认为，这没有什么不体面之处，更何况彼尔已经订过婚。后来，在他的帮助下，她象一片羽毛那样轻巧地登上陡峭的山坡时，她真的感到满心喜悦了。

彼尔很想告诉她，整个上午他一直坐着读她父亲布道的书，书的内容使他获得很大的欢乐。但是他担心，她是不是会认为他的话是空洞的献殷勤，因此一直没有说出口来。他只说到在她家作客使他感到十二万分的愉快。英格尔把这看作是很自然的事。

她气喘吁吁地站住了，稍事休息。她摘下帽子拿在手里，浅色的秀发象一轮光环似的围绕着她的头。"法兰齐斯卡的雕像，"彼尔又一次暗自想道。"姿态高雅的法兰齐斯卡。"

克劳森姐妹俩这时早已登上山的最高处了。她们肩并肩地站着，手里拿着帽子，风儿劲吹着她们的裙子，仿佛一心想扯下姑娘们的衣服。看到英格尔和彼尔重又上路了，妹妹说道：

"你看，他们在拖着脚步走路呢！"

"问题出在这个英格尔身上，"盖尔达小姐回答说。"只要有人稍稍关心地朝她瞅一眼，她就立刻扭扭捏捏了。"

"不过他长得英俊潇洒，没话可说，"妹妹说。

"长得英俊潇洒？依我看来，他简直丑死了。"

“这不是真心话，你自己昨天不是对我说过……”

“我？你简直疯了！你只要看看他的一双眼睛，简直象是两只油灯碟子！”

最后英格尔和彼尔也登上了山顶，于是四个人开始欣赏美妙无比的自然风光。接着，姑娘们数起钟楼的数目来。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的天气，从这里可以看清整整三十五座钟楼。克劳森姐妹知道每座钟楼的名称，但彼尔只眺望英格尔指给他看的那几座钟楼。

“哎呀呀，那末这座是捷别鲁帕，怎么，怎么？不是捷别鲁帕？您怎么说的？喔，是拉姆列夫！”听彼尔说话的口气，似乎所有这些名称唤起了他亲切的回忆。

姐妹俩互相悄悄地推推搡搡。事实上她们几乎没有听清楚谁说些什么话——这儿风声实在太大了。因此，不多久他们就决定下山。

森林重又把他们团团围住，姑娘们站住了，以便把自己收拾整理一番。风儿无情地吹着她们的头发，尤其是把英格尔吹得披头散发。她甚至摘下手套，试图把头发稍稍梳理一下。她把别帽子的大头针咬在嘴里，把手套交给彼尔，请他拿着，因为两个女伴也忙于梳理自己的头发。她这样做根本没有什么想法，但克劳森姐妹俩却立刻互相交换了眼色，而且后来在回去的路上，她们也不时用臂肘互相轻轻地推撞。

当他们终于来到林中的小草地时，那边已经在进行第二部分的节目了。一个神态严肃、长着黑头发和黑胡子的高个子男人站在讲台上。他是高等国民学校校长布罗阿格尔。学校位于离这里不远的地方。在博得人民的爱戴方面，特别是在青年人中间，他是勃洛姆贝格的竞争者。

姑娘们蹑手蹑脚地溜到大树底下原来的位子上。于是英格尔向母亲瞟了一眼。散步的时间比她估计的长了一些，这使她有些不安。幸而母亲似乎没有注意到她不在场——她安详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看来在全神贯注地听布罗阿格尔的讲话。

事实确实如此。牧师太太警惕地捍卫着自己的丈夫作为大家公认的演说家的威信。虽然她不动声色，但是，每当有人，特别是国民学校校长当着她的面做报告时，她的内心总是十分激动。正因为如此，甚至即使彼尔在场，她也压根儿忘掉了应该注视女儿的行动。

同样的感情也强烈地控制着勃洛姆贝格牧师本人。他在听别的演说者发言时，不用说会兴高采烈地表示他的喜悦。每当听到他们说俏皮话时，他笑得比所有的人都响。但是当他发现，除了他以外，还有别人的演说取得成功时，他的热血就会违反他的意愿，涌上了双颊。

接着，大家又唱了几首赞美诗，游艺会就到此结束了。在林中不远处等候的马车都驶了过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英格尔手挽着手，退到一边。这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道：

"我看见您刚才和锡杰尼乌斯先生一起去散步，是吗？"

"是的，我们登上了洛尔山，怎么，这样不好吗？"英格尔怯生生地望着对方。

那一个哈哈大笑起来。

"不，这有什么不好呢？"

"何况他已经订了婚。"

"是啊。"

"奇怪的是从他身上根本看不出他已经订过婚。"

"是啊，这个婚约没多大意思。"

英格尔站住了，几乎带着恐惧的目光望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

“您在说什么啊?”

“我当然不知道详情细节，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似乎也并不为和未婚妻缔结良缘而感到高兴，因为她是个犹太人。”

英格尔默然不语了。要是早些知道这情况就好了！当她回忆起和彼尔无拘无束地相处的情形，突然感到十分害臊。

这时有人在呼唤他们，因为马车来了。牧师和牧师太太已经坐在敞篷的四轮马车里。牧师显得很不耐烦，因此不能花费很多时间来一一告别了。

当英格尔在双亲身边坐定，想戴手套时，却怎么也找不到手套，她突然惊恐地回忆起，忘记向彼尔取回手套了，而他呢，大概由于粗心大意，把它们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里。

本来有时间可以查问一下手套的事，因为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马车还没有驶来，但是英格尔觉得自己有很大的过错，因而不敢开口询问，免得引起母亲的任何猜疑。她甚至不敢回头看一眼来告别致意。在回家的路上，她一直小心翼翼地把双手藏在马车的皮挡布下面。

他们还没有经过草地，牧师太太就对她的丈夫说：

“以我看来，布罗阿格尔今天兴致不高。”

“是呀，我简直有些怜惜他，他心情很不舒畅，”牧师摇摇头回答说。过了几分钟，他又重复说：“不舒畅，很不舒畅，”虽然这时话题已转到别的方面了。

在回去的路上，彼尔满口赞扬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事物。但是他只字不提英格尔。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已发觉这一点，因此得出了某些结论。她舒适地仰靠在马车的座位靠背上，沉溺在甜

蜜的幻想之中。

太阳下山了。当他们的马车驶近家门时，天色已经黑了。

车轮驶过庄园大门面前的小桥时，发出沉重的轰隆声。彼尔十分熟悉这种声音，一看到灯火通明、仿佛在迎接客人的窗户，彼尔的心头涌上了一种奇特的、不习惯的感觉。

在这一刹那间——生平第一次——他感觉到他终于找到了一个象家乡一样使他依恋的地方。总管的一条爱犬象证实他的想法似的向他迎来，开始在彼尔周围跳跃着，欢乐地舔他的手。这条狗怪可怜的，它的崽子被人抢走了，于是它便把全部的爱倾注到彼尔身上。深受感动的彼尔俯下身子，抚慰着它。

但是一想到即将来临的分离，他的高兴就立刻变为忧悒了。现在他简直无法设想，怎么能够断然离开这里呢?但这是没有办法可想的。必须离去，而且得尽快离去。他在这儿几乎已经待了两个星期了。

彼尔推开自己卧室的门，不禁哆嗦了一下：桌子上放着一封信，彼尔害怕地想，信一定是雅柯芭写来的，因此他并不急于去拆开它。等到认出是伊凡的潦草的笔迹，他才轻松地叹了口气，虽然一种压抑感依然没有离开他。内兄的字迹无情地提醒他，金钱的问题至今还没有着落。这个不愉快的想法本来就使他闷闷不乐，特别是在晚上临睡之前，更使他难受。

他因此不打算拆开信——可以把事情拖到明天嘛。他已经准备到客厅里去时，却突然发现口袋里有一小团浅灰色的东西。这是英格尔的手套，一副柔软的、几乎是全新的麂皮手套。

他把手套留在身边不是完全没有用意的。这件属于英格尔的东西握在他的手里带给他一种模模糊糊的快感；可是当他们匆匆告别时，他已经把手套的事忘掉了。

彼尔珍惜地把手套展平，久久地端详着它们，然后把它们贴到脸上，贪婪地吸着它的芳香，不禁凄然地微微一笑。有了一个他所希冀的借口！明天又可以到勃洛姆贝格家去作客了……也许犯不着吧？也许让一切保持现状更为明智？如果他经常和英格尔见面，他恐怕会真的爱上她呢！彼尔重又感觉到自己不愧为亚当的儿子。爱上她，以后又怎么样呢？他没有权利接受新的爱情。他已经耗尽了他所应得的生活的欢乐——如果说有个时候他曾经尝到过这种欢乐的话。

第二十一章

在哥本哈根的郊外，在厄勒海峡的岸边，别墅生活变得越来越诱惑人、吸引人的季节来到了。“穷乡僻壤”的居民们被炎炎夏日晒得疲软不堪，处于精神委靡的状态；而这里的居民却无需领略这样的滋味。大城市的脉搏就在周围搏动，铁路抓住这个搏动，把它感染给死气沉沉的大自然。巨轮常常在岸边停泊，由于人体的重量而侧向一边。火车几乎驶不到一公里就要在每个小站上停靠，吐出滚滚人流——人们有的坐车，有的步行，把首都的喧嚣带到西兰岛北部的茂密森林中。

但是，在斯科夫巴肯却笼罩着压抑的气氛。菲列普·萨洛蒙和列阿太太没完没了地、忧心如焚地谈论着子女们的事。

他们不仅为雅柯芭的命运担心，娜尼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的越轨行为也引起他们极其不愉快的思索。

这个遭到彼尔抛弃的尤物，决定从过去的崇拜者汉森·伊维尔逊身上寻找安慰，来抚慰受伤的自尊心。由于她真的需要忘记自己遭到的失败，就开始最冒险的调情，而且兴致勃勃地陶醉在其中。但是可叹的是，这个蓄着潇洒的小胡子的退伍骑兵根本不象人们所推测的那样是个意志坚强的人。简单地说，有一天，他从她那儿出来，回到家里，就开枪自杀了。他留下一封遗书，向全世界说明他自杀的真正原因，并严肃地诅咒了娜尼。

倚仗杜林的显赫地位，事情才得以暗中了结。为了消除形形

色色的流言蜚语，杜林只要有可能，总是象一个模范丈夫那样，挽着娜尼的胳膊到处露脸，并且含着微笑，私下发牢骚说，现时有妻子的人是很危险的，因为妻子的眼睛不仅外形看上去象手枪的枪口，而且实际上确能一枪把人打死。在家里，在没有旁人在场时，他对妻子进行了最严厉的审讯，审讯结束，给了她一记沉重响亮的耳光。娜尼只得毫无怨言地吞下了这个苦果。她甚至觉得还算便宜了她，因为最初这件事简直把她吓得要死。不仅如此，她自己也感到意外，她竟忽然热烈地爱上了自己的丈夫，有一段时间成了他的驯服的奴隶。有了这么个含义丰富的教训以后，她心甘情愿地满足他一切刁钻古怪的要求。

但是要强迫周围的人都缄默不开口，杜林却无能为力了：关于伊维尔逊自杀原因的新的流言蜚语不时在这儿那儿掀起。夏天，在哥本哈根传播的流言也飞到城郊来了，其中特别强调伊维尔逊留下的遗书。现在，当菲列普·萨洛蒙和妻子，象往常那样，一起坐着十分豪华的马车，在海峡边兜风，一面和朋友们以及不怀好意的人们点头打招呼时，在他们背后常常会发出热烈的窃窃私语。有些人怎么也不能宽恕娜尼的美貌，而且单凭这一点，在与外界隔绝的勃列德加德这个小天地里，人们就可以对娜尼的德行随心所欲地加以怀疑，在勃列德加德，象在外省的小城镇一样，人们相互之间熟悉到甚至知道其内衣颜色的程度。

双亲极其严厉地斥责了女儿的行为。菲列普·萨洛蒙甚至认为有必要以全家的名义为女儿的行为向杜林道歉。唯一试图多多少少保护娜尼免受攻击的人，出人意外地竟是雅柯芭。过去那样无情地对待妹妹的她，现在对这件引起喧嚣的事只是耸耸肩膀而已。因为她根本就不明白，怎么会导致自杀这样严重的后

果。她说，生活——真正的生活——需要作出牺牲，如果要好好地生活，就得时刻准备流洒自己的热血。

总的说来，雅柯芭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变得很多。她的脸上不再流露出隐隐的忧虑。忧虑被疲倦和对逝去岁月的不自然的淡漠态度所代替了。如果有人询问她的健康情况，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说，她自我感觉很好。关于自己的未婚夫，她谈得越来越少了。但当父母亲把话题引到即将举行的婚礼时，她也并不和双亲抬杠。同时，她说出自己准备再次到布雷斯拉维尔女友处去的打算。因此谁也无法理解她真正的意图。

确切地说，还是有一个人稍稍了解雅柯芭的，这就是她的妹妹罗扎莉雅。罗扎莉雅的房间就在雅柯芭的隔壁。有一天夜里，罗扎莉雅听见隔墙吞声饮泣的声音，她断定是雅柯芭感到身子不舒服，就跳下床来；但是雅柯芭的门上了门闩，而且不愿意让妹妹进去。第二天早上雅柯芭说，她半夜里牙齿痛得厉害。但是罗扎莉雅早已不是小孩子了，她自己也步娜尼的后尘，开始在爱情的禁林中狩猎了，而且取得了成功：她已经射中了第一只野鸟。就在不久之前，文学副博士巴林格向她表示了爱情。罗扎莉雅开玩笑地装做根本不懂得他的表示，弄得这位瘦高个子文学家由于害怕和不知所措而痛苦不堪。

最使雅柯芭难受的是她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和彼尔作最后的决裂。这一想法不断地折磨着她，有时甚至使她痛苦得想自杀。她早已明白事情的真相，而且也早已猜到，这与另外一个女人有关；但是决定性的话却一天天拖延着没有说出来。爱情——从前她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神圣、最纯洁的感情，却使她落到了如此屈辱、可耻的地步！

只有一件事使她感到安慰：她始终没有把自己怀孕的事告

诉过彼尔。她没有把最珍贵的秘密告诉他。但愿她那慈母之心不受到任何伤害，但愿她最沉重的屈辱——为他的怜悯所困扰——能够快快过去。

现在她已很久没有回他的信了，而且也得费很大的劲才能强迫自己去读他的来信。竟然莫名其妙地去迷恋一个牧师，这只能引起她的怜悯。在最近一封来信中，彼尔甚至劝她读读这个人的著作（顺便提一下，这一点她没有任何劝告就早已在做了）。彼尔又一次把话题引到上面提起的牧师的布道，显然希望雅柯芭在读了许多布道演说之后，会深刻体验基督教徒的世界观，这使她十分气忿，于是她决定立刻写封回信。终于有了机会，她可以倾吐积愫而不用使自己受到屈辱了，虽然象以前几封信里那样，她只字不提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信中的口气全为最后的决裂作准备。

“直到现在，我没有丝毫愿望去遵循你最近几次来信中坚决要我接受的劝告，去研究那个从各方面看来使你重又十分感兴趣的问题——具体地说是，对基督教的态度。我希望你会明白，我的沉默根本不是由于利害关系不大，而仅仅是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往往有任何争论都无济于事的情况。在诸如信仰这一类问题上，我们一般都不听从别人的劝告。我们根据情况坚持某一种信仰。接受信仰的器官就象心脏和肾脏一样，也是根据自然法则而发展的；因此任何用强迫方式去影响这种接受信仰的器官，强迫一个人改变他从母亲的乳汁中吸取的信仰，只会导致整个肌体的衰弱。

“在你最近的一封信中，我从字里行间能够看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想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使你不至于把我的沉默看作是默认的表示。

“我个人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正象你对基督教的态度一样，是由我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还在我很小的时候，基督教教会使我们的民族遭受的种种迫害就唤起了我复仇的激情。不过，我还是可以把这一切置之度外，只要我能看到，教会能给别的民族带来幸福。但是尽管我读了教会的千年史，我发现在笃信宗教的假面具底下，还是那种专制独裁、背信弃义地向自己的反对者报复的意图，为了满足对权力的贪得无厌的欲望，可以完全不择手段。还没有任何一种思想运动企图如此放纵地利用人类本性中最卑鄙、恶劣的特性；因为这样，正是因为这样，基督教才能在大地上这样广泛传播。

“有一点是我不能理解，也许是我最最无法理解的：那些规规矩矩的人，读书破万卷、经过反复思考的人，怎么能够对宗教毫无厌恶之情？事实上，最最可恶的专制独裁、最最黑暗的愚昧无知、最最凶恶的暴行是在宗教的庇护下繁荣起来、开花结果的——或者至少是利用了教会的纵容而繁荣起来的；然而一切号召人类向往光明、正义、幸福的健康、勇敢、自豪的激情却发现宗教是阴险、贪婪和无情的敌人。如果说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对宗教稍稍作了改进，那末，这些改进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而为数众多的那些初看起来企图和一切思想不同的人达到友好谅解的宗教学校和教派并没有引起我特别的信任，而是恰恰相反。新教也有它自己的耶稣会教徒。他们在艰难的时期表现出假装宽容的观点，以便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使他们不再想到自己被迫的自白。这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就跟基督教本身一样，已经过时。基督教还在刚刚兴起的时期就接受那些它所无法控制的多神教的习惯和概念，在所有的国家里巧妙地确立自己的权威。到了我们的时代，只要一出现危险的苗子，基督教就善于狡猾地迎

合时代的需要，宣布自己是科学和人道的拥护者。虽然如此，基督教教会仍然肯定自己是上帝的真理的唯一掌握者。这简直是虚伪透顶，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虚伪的事了。

“不过我的情绪决不是绝对没有调和的余地。我愿意相信，达到相互谅解是可能的，因为基督教具有一系列对人类幸福无可怀疑地重要的思想。但是只有在一个条件下我会向教会伸出手去：教会必须只管自己的事，教会必须是真诚的。还有一点是：为了让我能相信教会的态度的真诚，它应该遵守它要求它的教民们必须遵守的那些规则。‘让累犯教规的人遮住自己的脸’，正象《圣经》中所说的那样，‘让他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愆’，就应该这样开始！教会长时期地滥用人类的信任，它应该跪在众人面前，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行，跪在被它扼杀的真理面前，跪在它用来蒙住眼睛的正义面前，教会必须为它的过去请求人们的宽恕。只有到那时——但决不是在这样做的一秒钟之前——教会才能指望获得那些真正创造生活和保护光明的人们的信任。”

* * *

在凯尔斯霍尔姆日子过得单调呆板，这种乡村式的单调生活使时间迅速流逝，而生活却没有内容。又是星期天，老爷太太们又象往常一样决定到贝斯特鲁普去听勃洛姆贝格牧师布道。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记起彼尔和她一起参加了游艺会以后对它所作的评语，希望今天也能和他同行。他本来是想去的，因为指望又能见到英格尔。但是强迫自己参加祈祷仪式的全部过程，唱赞美诗，唱“我们在天上的父”，和教徒们一起祝福，他可受不了。正巧在前一天傍晚收到雅柯芭的来信，信中激烈的语气重

又唤起他心中存在的昔日的疑虑，所以他没有跟她一起去。

大家都走了，他感到极其孤独。他在花园中漫步，登上院墙附近的土堤，坐到安置在那边的一条长凳上，开始向下眺望。

周围——近处和远处——久久地响着清晰的钟声。在一片寂静中，钟声悠扬地传得很远很远。甚至连贝斯特鲁普的钟声在这里也能听到。钟声的召唤并非徒然。在环绕庄园的大路上，马车载着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农民，一辆接着一辆地疾驰而过。他们都是到贝斯特鲁普去的。彼尔目送着马车远去，直到它们消失在波鲁普村的山冈后面。当最后一辆马车从视野中消失时，他觉得似乎全区已空无人烟，似乎全区的所有居民一下子都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只有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地留在这里。

每逢星期天就感到不知所措的那种滋味，彼尔在童年时代就很熟悉了。但自从出入他未来的岳父家以后，就没有再体验过这种滋味，他懂得在那个圈子里，钟楼的钟声仅仅是一种空虚的声音。虽然这样，但他现在还是不愿意回到斯科夫巴肯去。他毫无痛苦地回想起由那些轻松愉快、穿着最新颖的时装的上流社会的女士先生们组成的色彩缤纷的人群，他们的在场使星期天具有节日的情调。

钟声接二连三地停息了，被遗弃的感觉却变得更为强烈。远处的什么地方传来轰隆隆的大车声，这声音好象有点不真实，仿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传到了他的耳中。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死去，进入了黑暗的王国，听到活人在他的坟墓上空喧嚷。

他又想起了雅柯芭的信。现在他知道该怎么回答她了。星期日晌午庄重的静寂，农民的节日服装，一辆辆经过装饰打扮的马车，成千上万的人在此时此刻离开自己的家园，一心奔往教堂，因为只有它能赐给他们新的力量去为生存而进行日常的斗、

争——这就是生活本身对雅柯芭的话最有说服力的反驳。即使(他将在信里这样写),即使教会确实存在严重的罪愆,应受良心的谴责(顺便提一下,他自己也是这么想的),它为人们所作的善事难道还不能绰绰有余地抵偿自己的一切罪愆?勃洛姆贝格牧师在林中的星期日布道时所说的话多么中肯,斯堪的纳维亚人,全体德国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对基督教表示敬意;因为,正是基督教引导他们摆脱了野蛮愚昧的状态。它规定了他们的精神素质,形象地说,从他们的所谓摇篮时期开始,它就成了母亲的乳汁,永远掺和在他们的血液里了。

不过,何必要作这些历史的、离题的说明和引经据典呢?还在他伴送母亲的遗体去安葬的那个夜晚,他坐在轮船上的时候就懂得了,既然基督教能把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武装他那病魔缠身的老母亲,基督教就是人类力量的真正源泉。即使认为对我们天父慈悲的统治的信仰是美好的幻想,那末,也该承认,这种信仰在成千上万桩事情中,已经为人类的幸福起了肯定的作用。怎么能够在这一点上产生怀疑呢?要是没有彼岸世界的支持,难道他自己能够这么长久地保持求生的意志和生命力?难道我们不是天天都看到过去的叛教者重又俯伏在我们天父的脚边吗?

在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定期提供的书籍杂志中间,彼尔看到保罗·贝格尔的《雅各的战斗》一书。彼尔还在哥本哈根时就多次听到人们谈起这本书,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读它。这是一首精巧地模拟《圣经·旧约》的风格写成的忏悔性长诗,给彼尔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长诗的一节中,作者公开反对纳旦从国外引进的思潮。作者把这种思潮比作春雨,因为下过春雨以后,甚至不结任何果实的青草也会生长,给贫瘠的沙地制造虚假的表面上丰饶的景象。

“但是夏日的干旱即将到来，夏收的日子临近了——到那时，你们这些在路边蔓延、以万紫千红的色彩点缀大地并向人们预示天堂幸福的无根之芽将怎么办呢？你们这些不结果实的空麦穗将会反对你们自己。那个能使健康的嫩芽长得茁壮结实的太阳把你们晒干了。还在秋天到来很久以前，暴风雨把你们在风中吹得飘摇不停，因为对一个有罪的人来说，唯一的嘉奖是死亡。幸福只属于那些在春暖花开、万物欣欣向荣的时刻温顺地把根扎入永恒的生命之泉从那儿涌出的土地深处的人。”

正是这些诗句强烈地触动了彼尔的想象力。他甚至能逐字逐句把它们背出来了。他第一次读到它们时，觉得仿佛看到了自己墓碑上的题词。正是这种心灵上的凋萎最近几年来一直折磨得他痛苦不堪，精力在慢慢地、一去不复返地减少下去，才华消耗殆尽，虽然他甚至不愿意对自己承认这一点。

“因此，告别那没有成果地浪费掉的光阴，让荒漠留在后面，结束颠沛流离的岁月。我的祖先的天堂展现在我眼前，我被天上的光芒照耀得睁不开眼来，我在天堂的大门口跪着祈求、忏悔。”

彼尔双手掩住脸，一动不动地呆坐了好几分钟。他问自己：是不是虚伪的自豪感还在妨碍他和父辈的上帝取得和解？问题是否在于，他根本没有勇气在从前被他否定的力量面前低头认罪？恭顺——这是《圣经》中痛苦的词儿，他到现在才开始理解它的伟大的涵义。要恭顺——这是极大的考验，这就是上天为心灵的宁静所规定的价值。

彼尔抬起头来仔细谛听，波鲁普的钟声仍在响。离波鲁普教堂至多不过两公里路程，这么说来，他还能在布道开始前赶到教堂。

可是他还是拖延着。临了，他猛然跳了起来，迈开大步沿着

环绕花园的大路走去。他真的在牧师登上讲台之前赶到了教堂。从敞开的大门里传来唱赞美诗的声音。他在门坎上站住，静听着。一种奇特的胆怯感控制了他。实际上这种胆怯和笃信宗教之间很少有共同之处，更谈不上恭顺了。他抓住门把手，仍拖延着没有跨进门去。在最后一分钟，需要意志的努力。他应该抗拒到最后，以表示转变的全面、彻底。

他在靠门的最后一排长凳上坐下。现在，他终于占好座位，而在场的人好几次朝他斜视着，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他很快安静了下来。

聚集在这里的人并不是那种使人一看到就肃然起敬的人，牧师本人站在祭坛面前，带着极其认真的神情擤鼻涕。为了擤鼻涕，他转过身去，背对着他所领导的教徒群众。这些教徒由数十个老头子和老太婆组成，脸部表情十分呆板。这里特别缺少男性。看来歌声也未必能唤起人们内心的虔敬的颤动，只有几个老太婆用颤抖的声音唱着赞美诗。而且教堂本身又低又矮，象个地窖似的。墙壁上全是斑斑剥剥的霉点和绿色的霉层。空气中散发着白色颜料的酸味。在彼尔鼻子底下的托书架上，积着一层厚厚的石灰尘埃。

这当儿，牧师登上了蓝色遮檐下的讲台，到这时彼尔才领悟到，他碰上了声名狼藉的牧师斐雅尔塔林格布道。这是一个外表庄严、脸色苍白的男子，脸部轮廓端正，满头银丝般的头发光滑平整地向后梳。彼尔从他的外表上没有发现任何恶魔的迹象。剃得溜光的脸，显得大了些、但线条却很美的嘴，一对黑色的大眼睛。体面的仪表，坚定的、慢悠悠的动作，增加了他留给人的总的良好印象；只是牧师的脸偶尔不自觉地——大概是病态地——扯动着。

经过礼拜开始时短短的祈祷后，牧师在讲台上拿起《福音书》，以便诵读星期日的经文，这时他发现了彼尔，他不出声了，带着毫不掩饰的惊奇神情端详着彼尔，后来忽然想起来了，就开始读经文。

接着是布道，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小时。布道和所有别的合乎教规的布道完全一样，其中讲到罪愆，讲到上帝的恩赐，讲到赎罪，又讲到罪愆和永世地狱的痛苦。彼尔感到无聊得要命，终于失去兴趣。现在他才明白，他还是不到贝斯特鲁普来，坐在家里的好。

因此，当礼拜终于结束时，他感到由衷的喜悦，立刻离开了教堂。他有些惭愧，对自己很生气，急急忙忙赶回家去。第一次突击教堂的结局是可悲的，他暗自发誓决不对任何人透露这一点。

为了在主人夫妇回来前好歹把时间消磨掉，他就到庄园总管那儿去抽上一两袋烟。他在凯尔斯霍尔姆养成了一些乡村的习惯，其中之一是爱抽有着长烟杆、烟锅很大的烟袋。这种烟袋装一次烟几乎可以抽上半天。他把自己的烟袋挂在总管的房中，白天经常到他那里去抽烟。

“请您告诉我，您反对勃洛姆贝格，到底是反对他哪些方面呢？”他们尽情畅谈了旁的事情后，彼尔问道。

“您问我？”

“是的，问您。我记得有一次您谈到他有些不好的地方。”

从总管蓬乱的胡子中间发出一声冷笑。

“不，千万不能说那位永不犯错误的大主教的坏话。我还没有发疯呢！”

“可是您确是说过些什么的。”

“喔，我只是有些奇怪，他怎么能让自己的生父饿得要死！”

“难道他的父亲还活着吗？”

“怎么不是呢！住在西兰岛的什么地方。他在那边日子过得比乞丐还不如，生了虱子，浑身长满疥疮，就是这么回事，我觉得勃洛姆贝格最好能把老人家接到家里来，让他安度晚年。”

“不，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也许他的父亲是个酒鬼吧？或者牧师简直没有钱能赡养老人家？”

“不能说他对每一个先令都必须计算着用，当钱快要花光的时候，他知道什么地方可以去捞到好处。这里的农民象小孩子跟着母亲那样跟在他的后面跑。”

“怎样去捞好处呢？”

“很简单，去年他需要更换自己的车马，他就放出试探性的气球，说什么他不能在这里久待下去，为了孩子们得找个比较富有的教区。教民们吓得要死，就大家凑钱，总算凑足了买马匹和四轮马车的款子，而他却甚至没有道谢一声。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您知道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是怎样称呼他的吗？”

“不，不知道。”

“称他为大商人。”

“为什么这样称呼他？”

“我自己也不懂，但依我看来，这个称呼挺合适。”

彼尔默不作声地目送着从自己的烟袋里喷出来的烟雾。

“您觉得他的女儿怎么样？”彼尔停顿了一会儿，问道。

总管再次冷笑了一下。

“他的女儿挺讨人喜爱。”

“就这么一点？”

“喔，而且算得上漂亮。”

“总之，非常出色，看来，您想这样说，对吗？”

“您说得对，只是她的臀部太突了。”

彼尔情不自禁地皱起了眉头。今天总管说话的口气使他很生气。这个小伙子看来胸有城府，而且远比第一眼见到他时给人的印象精明厉害得多。关于勃洛姆贝格牧师的评价多半是诽谤。

这时传来驶近的马车的车轮声。彼尔站起身来，没有告辞就离开了房间。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怀着兴高采烈的情绪在等候他。

“哎哟，锡杰尼乌斯先生，锡杰尼乌斯先生！您可真是错过了好机会！勃洛姆贝格牧师今天简直大显身手！”

但是彼尔已经什么话也听不见了，因为他看见英格尔站在她的身边。他惊喜交集，以致象个孩子似的涨红了脸。

“现在请去进餐吧！”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搂着英格尔的腰邀请说，同时向彼尔瞟了一眼，仿佛想逗得他嫉妒似的。“我丈夫已经在餐室里等候我们了。”

* * *

英格尔这一次反常地无论如何不愿到凯尔斯霍尔姆来。自从那次在森林里度过一个不体面的节日以后，牧师太太跟女儿谈了一次话，再三警告女儿不要和彼尔过分接近。为了不伤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心，英格尔终于同意到凯尔斯霍尔姆来了，但有一个条件：请主人夫妇不要把她留得太晚，说定勃洛姆贝格午饭后亲自驾车来接女儿。

英格尔决定在彼尔离开之前到凯尔斯霍尔姆来的唯一目的

仅仅是为了那副手套：派人来取回手套她可不敢，然而她又无论如何非把它取回不可。一想到她和这个陌生人之间有着共同的秘密，她的东西竟落到他手里，随便扔在桌子上，或者象一件纪念品似的塞进他的口袋，她简直感到苦恼不堪。

等到大家吃完早饭、快要只剩他们两人单独留在一起时，英格尔就立刻提出她的请求。

彼尔没有立即回答。他在内心深处希冀着英格尔能允许他把这个珍贵的纪念品留在身边，但又不敢说出来。她看上去十分严肃，而且他早就注意到，在她的整个脸上呈现出这样一种神态，使别人无法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意。

因此他默默地点了点头，就到自己房里去取手套了。

他回来时见到她还是一个人待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用完早餐就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次他就大着胆子建议她一起到花园里去散一会儿步。英格尔想了想，觉得拒绝他似乎有些不礼貌。她竭力做到不要走得离开凉台太远，让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回来就能看到他们。

他们没有进行真正的谈话，因为各人都有自己的很多想法萦绕在心头。彼尔一看见英格尔，立刻感觉到自己爱上了她，因此沉默得甚至有点不礼貌。英格尔那一方呢，也不断思索着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在路上告诉她的消息，具体地说，就是锡杰尼乌斯先生最近几天来情绪抑郁，这多半跟他的不幸的婚约有关。还在进早餐时，她就好几次偷偷地向他睨视，她发觉他确实气色很不好，在心底里甚至有些可怜他呢。她不能想象比和一个你既不爱他，也不尊敬他的人缔结婚约更可怕的事了。

"在田野里也许空气更清新些？"彼尔在花园的篱笆门边站住了，问道。"今天在大树底下十分闷热，而且我看得出，一群小

蚊子搞得您难受极了。”

这些话说得合情合理，英格尔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她已经不把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放在心上，更确切地说，是把她压根儿忘掉了。彼尔以上流社会的从容而又镇静的殷勤态度打开她面前的篱笆门，让她走在前面，这样一来，她简直无法拒绝他了。

他们走到一块有慢坡通到下面山谷的草地上。一阵风吹来，掀起尘土的旋涡，并在大道上驱赶着这旋涡。云层飘散了，但空气依然又闷热又压抑。

“您觉得累吗”彼尔问她，“要么，我们就在这儿坐一会儿，草地干燥得很，而且这儿总算还有点点风呢！”

英格尔感觉到她真的有点儿累了，因此没有多假思索就在斜坡上坐下，把双脚细心地藏在裙子底下。

这一羞答答的举止在彼尔身上所起的作用就象一股强劲的风，把小小的火苗吹成了炽烈的火焰。到此刻他才明白，英格尔纯洁的形象是多么强烈地控制着他的感情，在他的心坎上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英格尔若有所思地嚼着一根草茎，眼睛看着下面的山谷。她把她那大草帽的软檐朝下拉，让它紧贴在两耳上。这样一来，大草帽变得有点象包发帽了。要不然，草帽很可能被风吹走，而且她很清楚，她这样做更能衬托她脸蛋的美。她的父亲有一次开玩笑说，她戴着这种包发帽，如果再有一根缠满鲜花的长手杖和一只用短缰绳系住的雪白的小羊羔，那末，她就酷似一个穿着牧羊女衣装的公主了——这样的说法她记得可牢呢！

彼尔坐得稍远一些，故意迫使自己朝另外一面眺望。

“哎，该回去了，”他自言自语地说，“而且越快越好，犯不着使自己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在一切正直的人面前成为单恋的牺牲品。”

他们刚坐下，谈话就中断了。发生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是由于英格尔害怕单独跟他在一起；因为良心的谴责早已不再折磨她了。当她想起母亲的警告时，她甚至为彼尔感到委屈——他今天的举止是多么的落落大方，无可指摘。但是整个环境在她看来是那么险象重重，使她觉得似乎大地就要从她的脚底下陷下去了。

彼尔开始讲述他漫游大千世界的经历。当他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时，这个话题每每能使他摆脱困境。但是英格尔并没有去听他述说。她忽然想起被遗忘了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话：她断言彼尔是个好猎艳的男子，这种爱好使他受害不浅。英格尔依照自己的意见来解释她的话，她认为彼尔的未婚妻一定是个非但有钱，而且才貌出众的人。不过，她是在和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谈话之前就这样想的。不知为什么，她无法设想，彼尔会仅仅为了金钱而不顾其他条件去娶一个女人为妻。

彼尔又偷偷地向她睨视了一眼。她依然嘴里叼着一根草茎，眼睛向着繁花似锦的下面山谷眺望。这时她稍稍俯身向前，稍微抬起一条腿的膝盖，让一只手支撑在膝盖上，耀眼的阳光使她眯缝起眼睛。

"我没有使您感到腻烦吧？"在短短的沉默以后，他这样问。

听到他的声音，她哆嗦了一下，涨红了脸。

但正在这时候，两个人都听到一辆马车驶进了院子。

"我希望这不是来接您的！"他惊恐地说。

"大概是来接我的，"她回答说，一面站起身来。"该走啦。"

但是在回去的路上她并不显得特别匆忙。她看到篱笆门旁边长着许多美丽的甘菊，就开始采起花来，集成花束。

她把向母亲的挑战部分地包含在这个动作之中，但这首先反映了英格尔的正派：她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因此不必要向

双亲隐瞒她是在和什么人散步。

彼尔没有追随她。他此刻的情绪不适宜进行交际场上的谈话，因此他们在凉台边就分手告别，告别后他经过另一扇门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他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以便集中思想，稍稍安静一下。必须立刻离开这里，但是到哪儿去呢？难道经过这一切事情以后，还能回到雅柯芭身边去？难道他不应该象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那样直截了当地告诉她，他已经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但接下去该怎么办呢？

他有权和雅柯芭以及她的全家决裂吗？他需要钱啊！甚至超过需要的程度。尽管金钱是可鄙的、肮脏的、恶劣的——他还是需要它。而他又不得不放弃跟这里的主人夫妇通融点钱的想法。诚然，他一次也没有直截了当地向他们开口借钱，但是有一次他曾苦恼得向他们十分明显地暗示过自己缺钱，那时候，如果皇室总狩猎官愿意帮忙的话，是可能听懂他的暗示的。

他走到窗前，把手反剪在背后，望着太阳光束在栗树的浓密、深色的树叶上闪烁、跳跃着。

不管情况怎样，他必须回到哥本哈根去。好吧，假定他回去了，但是——他直到此刻才明白——在那边有另一种危险威胁着他和雅柯芭的关系。他在那边又会碰见娜尼，这种见面将如何告终还很难说。在这里，在凯尔斯霍尔姆，他没有常常想起她，但依然没有将她忘怀。半夜里他常常从清晰的睡梦中醒过来，使他感到羞愧难言的是，他发觉每次梦到的正是他拥抱着娜尼。

当时娜尼象名副其实的娼妇那样献给他的亲吻如今依然使他激动不安。他也没有任何根据指望自己将来能不再受诱惑。当他想象着，她如何迈着微微摇摆的、并不优雅的步子向他迎面走

来，以女人特有的姿态诱人地微微摆动大腿，向你微笑，她又如何睨视着你，她那目光不同于一般的温存，而是寡廉鲜耻——当他想象着这一切时，他的耳边又窸窸窣窣地响起了她的绸衣裙的摆动声，他好象觉得，这些窸窸窣窣的声音正以毫不掩饰的勇气在向他耳语，正是在这里，他应该忘记掉他从来不敢向任何人承认的那种新的爱情。

他用一只手掩住了双眼。于是在他眼前出现了幻影：未来的日子象滚滚的黑涛撞到他身上，冒起了泡沫，淹没了他的头顶……

他离开窗口，又开始在房间里来回地踱着步，双手反剪在背后，垂下了头——一副垂头丧气、疲劳已极的凄凉悲切的神态。

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这是保罗·贝格尔的长诗。他在眼前心力交瘁的困难时刻向这本书求援，因为他认为书本永远能说明他所处的困境。

他拿了书，坐到大圈椅里，把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那一页：

“我象个饥肠辘辘却又避开食物的饿汉，象个讳疾忌医的病人，瞧吧，黄昏已经来临，风儿早已平息，但我的心照旧不得安宁。

“我坐在山顶眺望，太阳慢慢地沉入大海，它象个挂在蓝色苍穹中的金色大钟，空气中荡漾着当当的钟声。你听见从空中传来的声音吗？这不是钟鸣，这是天使在歌唱！那么我为什么不低下头来？为什么不合起双手做祷告？为什么不跪下？为什么不大声呼喊‘天父’？这是因为我不会祈祷，但我还是相信——不，不仅相信，而且清楚地知道，因为我的心灵向我提示这个——我知道，只有上帝能使我得到安慰。假如你知道你的生命正在枯萎，没有欢乐，没有收获，他——只有他——能给予生

命以充沛的精力。假如你在生活的重负下怀着一颗压抑的心喘息不已，他——只有他——能把沉重的桎梏变成你肩膀上轻盈的翅膀。”

*　　*　　*

勃洛姆贝格夫妇本来不打算在凯尔斯霍尔姆久留，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没有费很大的劲，说得客人答应留下来同他们一起吃饭。吃饭以前的这一段时间，大家就到田野里去看看谷物生长的情况。英格尔也跟着大家一起去，她竟破例寸步不离地紧跟着母亲。

彼尔一直没有露面，但是不论牧师本人，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问起他。

然而他们没有忘记他的存在。彼尔留在凯尔斯霍尔姆迟迟不回去已经引起周围地区的种种流言蜚语。有人造谣说，似乎这个青年人掌握着支配凯尔斯霍尔姆主人们的极大权力——不仅是对两位太太，而且对皇室总狩猎官本人也是如此。

在这一切流言蜚语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有这样的情况：

皇室总狩猎官接连很多年把整个心都扑在那个把多沼泽的低洼地上的水排除的方案上。这些低洼地位于山冈中间，占据他的土地相当大的部分。有一天，在饭后喝咖啡时，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彼尔说，现在是认认真真抓工作的时候了，他打算去叫土地测量员来划出一小块土地作一番必要的核算。彼尔厌倦了长期无所事事的生活，同时也想多少能报答一下主人夫妇的热情接待，就自愿效劳；而皇室总狩猎官出于农民的本性，喜欢尽可能不花费什么，特别是不花多少钱而把事情办成，因此欣然接受

了彼尔的提议。

必需的土地测量工具现成就有，经过两三天工夫，工作量很大的核算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但是彼尔在进行工作的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如果把供水计划全部重新设计一番，不仅限于凯尔斯霍尔姆的土地，而且包括整个周围地区几千公顷的土地，那该有多好！于是在一天晚上，彼尔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不无想以此为借口挪借一笔钱的用意，但一无所得——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皇室总狩猎官，后者虽然不是一个特别机灵的人，但也明白实行这些计划将会带给他多大的好处。他看到了组成彼尔的天赋中最突出方面的无穷无尽的发明才能，以及在发挥这种才能时彼尔所具有的一个真正天才的力量，他考虑着怎样借助这一“重新设计河床”的巧妙构思使地下水的水位降低几英寸，以此方法，用比较少的花费把大片不宜耕种的沼泽地区的土地变成庄稼茂盛的良田。

皇室总狩猎官以地道的生意人的手腕，最初装得似乎看不出这个想法有什么诱人之处，但事实上这个想法深深地把他吸引住了，使他现在每天晚上都迟迟不能入睡。他对这一计划方案想得越多，就越来越明白，这个计划方案不仅对凯尔斯霍尔姆，而且对整个周围地区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而最使他满意的是，他自己从前在头脑里也曾萌发过同样的想法——现在他对这一想法完全深信不疑了——因此他完全有权说，发明的荣誉属于他本人。

正六点钟，一分钟也不差，响起了吃饭的钟声。如果把这种非常守时的特点不算在内的话，那末，象凯尔斯霍尔姆的全部生活一样，这里的人吃饭时的情况也带有乱七八糟的痕迹。不管是

星期天，也不管有客人在场，男主人老是穿着平日穿的猎装和纽扣几乎一直扣到喉咙口的背心。他的夫人诚然穿着有许多褶裥、绉边和花结的绸衣裙，但明眼人立刻可以猜出，她只是把穿旧的晚礼服在家里穿到不能再穿为止。茶具并不怎么讲究，台布也不十分清洁。桌子上放着唯一的一瓶鲜花，餐具都是不成套的，廉价的。

吃第一道菜时皇室总狩猎官说话不多，却兴致勃勃地沉溺在喝酒和吃菜之中。此外，他允许自己作这样天真的消遣：只要勃洛姆贝格一分心，注意到别的事情，他就立刻狡猾地为他斟酒，喝得两人的脸都红得象火炬一样。甚至连宣传要绝对节制的男爵夫人本人在吃饭之前涂了厚厚一层白粉的脸上也可疑地泛现红色——总之，连男爵夫人自己也"屈服于劝说"，喝了几小杯雪利甜酒。席间谈话进行得十分生动。

在大家谈笑风生的时候，谁也不会去妨碍彼尔陷入郁郁寡欢的思绪之中。只有英格尔一个人觉察到彼尔那令人不解的心神恍惚的神情。英格尔坐在彼尔旁边的位子上（虽然她无论如何不希望这样），由于她的父亲坐在她的另一边，她就不得不同意和彼尔贴邻而坐。

母亲端坐在桌子的斜对面，偷偷地注视着女儿和彼尔，直到丈夫兴高采烈，十分欢跃，这才使她改变了注意的目标。

彼尔心不在焉的神情使英格尔觉得很有趣。她当然猜不透他为什么突然郁郁寡欢起来。她怀着纯粹孩童的天真心理望着彼尔需要花多大的劲才能集中思想来满足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例如递给她一个盐瓶，或者从她手里接过一碟鱼冻或肉冻，这使她感到好玩。午饭开始时，她十分快活，不时用舌尖舔舔上唇：她每次微笑时总会有这样的动作。

后来她想，彼尔多半是在他们分手以后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也许是他的未婚妻来了信。这以后她的舌尖就很久不再舔嘴唇了。

突然，在午饭结束时，使大家都十分惊讶的是，彼尔竟敲着他的酒杯向在座的人提出请求：他想利用这个机会衷心感谢主人夫妇的殷勤招待，使他在这里，在凯尔斯霍尔姆能这么长久地——甚至是过分长久了——享受着这种接待。

“难道您要离开这里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惊恐地大声叫道，一面很快地向英格尔瞟了一眼。

“我并不愿意，但没办法啊！我终于必须奔赴我的天职召唤我去的地方——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除此以外，我过分长久地叨扰殷勤的主人夫妇了。”

“真是胡扯，难道您说这话不感到害羞吗？您什么地方也不能去!”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非常激动地说。她的丈夫被酒的热气熏得有点迷糊，他象回声似的重复着妻子的话。

彼尔稍稍点点头感谢他们，又继续说：

“离开这个对我说来赛似亲切的故乡的凯尔斯霍尔姆，尽管心头十分沉重，但我必须同它告别了。在离开之前，我不能不说，我从凯尔斯霍尔姆带去了我最珍贵的回忆，同时——如果允许的话——我想衷心感谢贝斯特鲁普的牧师。勃洛姆贝格先生，请允许我打心底里感谢您，感谢您对我所作的最有教育意义的谈话。这几次谈话对我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但请您相信，我将没齿不忘这些话。”

尽管彼尔作了十分亲切的保证，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还是十分伤心。不，她所盼望的决不是这样的结局。必须尽一切可能使他不到任何地方去。她还要单独跟他谈谈。她决不放过庆贺

勃洛姆贝格学说获得胜利的机会，为了这个胜利，她曾处心积虑地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只有使彼尔彻底转变，她才感到满意。

她已经为他的转变准备好奖品——想到这儿，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柔情脉脉地向英格尔瞟了一眼。

彼尔刚才说的一席话给牧师全家留下良好的印象。甚至连性格倔强的牧师太太也软了下来。现在，当她知道彼尔反正很快就要离开这里，她也就情不自禁地开始宽容地对待彼尔了。

刚才当彼尔站起身来时，英格尔着实害怕了，“他这是干什么？”她暗自想道。他郁郁不乐、一脸沉思的神态开始渐渐使她不安起来：大概只有站在装上炮弹的平射炮旁边的人才会有这种心惊胆战的感觉。当她明白他只是想发表一席告别词，她心里的一块石头掉下了；因为她认为，现在完全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一直这样神情恍惚地坐着。但这时又产生了新的恐惧。彼尔刚一开始说话，她又惴惴不安起来，但愿他不要说出多余的话来才好！当她发觉他选择的字眼是多么优雅，多么有分寸时，她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彼尔说的这一席话本身并没有使她感到意外，她早就知道，他可能很快就会离开这里。但此刻她终于确信刚才的猜测：一定是他接到了未婚妻的信，是这封信催促他赶快上路的。也许信里正是这样开门见山地写着：要他立刻回到哥本哈根去。这个犹太女人大概能随心所欲地左右他。可怜的、可怜的彼尔！从他的脸上一点也看不出他是一片痴情想去会见自己的未婚妻。英格尔为彼尔难过得几乎流下泪来。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她不明白，既然他知道，除了痛苦不会带给他别的东西，那他干吗要束缚自己的手脚呢？这里大概只能有一个解释：他的未婚妻不仅漂亮而

且有钱，另外还加上象所有的这类女人那样，善于吸引男人。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有一次曾谈到过，彼尔和这个女人订婚，并非出于自愿，这是很可能的，因为他太轻信了。

接着客人们都向女主人致谢，女主人说："请随意吧！"于是大家都离开了食桌。

彼尔向英格尔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她随便地点了点头作为回答。但这时她突然勾住父亲的脖子，竟然违反惯例，当着大家的面，热烈地吻了他几下。

在大家饭后的欢乐声中，女儿突然向父亲撒娇，这件事没有被大家发觉就过去了。父亲亲切地抚弄着女儿的头发，说道："哎哟，我的宝贝女儿！"只有彼尔心头揪紧了，有一会儿感到眼前发黑。

迄今为止，他一分钟也不敢想象，可以指望他不是单恋，而能得到相应的报答。英格尔那出乎意料的、不寻常的行动激起了他模模糊糊的希望。顿时，在他的面前，天堂的大门和地狱的大门一下子都敞开了。

花园里已经摆好桌子准备喝咖啡了，但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牧师一家急于要回去；而糟糕的是，皇室总狩猎官却吩咐拿白兰地酒和甜酒来，虽然牧师惊恐地发觉，他已经喝得过多，坚决拒绝喝酒。皇室总狩猎官又斟满两杯酒、诡谲地悄悄端给勃洛姆贝格。过了一会儿，他发觉杯中已空空如也，高兴得几乎叫了起来。他醉醺醺地竟没有发现，自己一个劲儿跟别人说着话儿，接连把两杯酒都下了肚。他高兴得嘻嘻地大声笑了起来。他那双褪了色的、没有光泽的小眼睛使劲地寻找着彼尔（虽然这样做是很费劲的），以便找到一个能理解他的这一胜利的见证人。但是彼尔甚至没有拿酒杯沾一沾嘴唇，他什么也没有看到，什么也没有听

见。

勃洛姆贝格吩咐备车。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丈夫的这种不体面的行为深感不满，她预料到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就不再挽留客人了。牧师从心底里十分光火。他之所以不露声色，那只是因为他给自己定下规矩，不去理会皇室总狩猎官精神面貌上的某些缺点。他这样做一部分是由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缘故，一部分则因为他是一个头脑清醒、行动谨慎的人，他完全明白，让教区的教民认为他是凯尔斯霍尔姆的主人们的善良的神明是多么重要。

仆人来禀报说，马车已准备好了。

妇女们首先从桌子边站起来。英格尔根本没有喝咖啡。她对母亲说，要去采四叶草，就一个人来到花园深处。事实上她只是不愿意和任何人交谈而避开的。总之，她在极不耐烦地等待着离去。

虽然彼尔把她送上马车，她却甚至没有向他看一眼，分别时，也没有伸手跟他握别，而她的父母跟彼尔告别时却是情挚意切的。

在送走客人前的一阵忙乱的时刻，皇室总狩猎官摇摇晃晃地站在台阶的上面一级上，在客人背后挥着手帕，幸灾乐祸地咧着嘴笑，因为他深信不疑地认为牧师已经站不大稳了。

彼尔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激动得头昏脑涨，因此一走进房间，他就不得不立刻坐定下来。房间里几乎完全黑了。夕阳的血红色余辉穿过栗树丛，反射到天花板和墙壁上。

彼尔坐在桌旁的大圈椅里，双手捂住了脸。他的内心充满了恐怖的、迄今难以理解的慌张不安。最初，他想说服自己，这一切只是病态的想象力的一种幻觉，他根本一点也不理解。但心情还

是忐忑不安。只要一想到他可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被人爱上，就兴奋得简直要发疯了。仿佛就在永久的黑暗正准备将他吞没的时刻，天堂的光亮却在他眼前闪了一下似的。

他用一只手捂住双眼，企图挡住泪水。报应的时刻终于来到了。上帝的法庭吓得他心惊胆战，该隐的恶运[1]，孤单单地流离飘荡在荒漠里，如今成了他的遭遇。他甚至没有可以抱怨的任何理由。他在头脑健全、神志清醒时为获得世俗的幸福而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同降临到他身上的幸福达成交易就等于同撒旦缔结协定。撒旦会不折不扣地完成协定的各项条件。黄金、荣誉、肉欲的欢乐——尘世的一切享受都落在他的脚边，只需弯下腰去把它们捡起来就行。

彼尔一跃而起，双手捧住了脑袋。不，这不是真的，上帝不允许这么做。他的罪孽真是这么深重吗？诚然，他确实有过错误，他准备对此承担应有的惩处。他怀着阴暗的意图出卖了心灵的安宁，出卖了母亲的爱、父亲的祝福，出卖了祖国，把同故乡、人民和自己这一代人的精神上的共同性放在溅满鲜血的世俗虚荣心的祭坛上。而且这不是唯一的祭品！在发狂似的追求幻影时，他使别人的生活黯然失色，他带给双亲的只有痛苦，带给兄弟姐妹的只是焦虑，他成了朋友们和好心人的耻辱和失望。他坑害了雅柯芭。

他无法继续反抗良心的痛苦谴责。他沉重地砰然倒在床边上放声大哭，双手掩住了脸。

“主啊，主啊！我理应得到你的公正的愤怒，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一切的一切！”

---

① 见本书第553页注。

*　　*　　*

在这一天夜里，他坚决地彻底地和过去作了决裂，把自己献给上帝，听候上帝的安排。他整夜辗转反侧，不能成寐，思想上逐一检查着自己的生活。对自己过错的自觉越来越使他痛苦。认罪的感情产生了顺服，这是今天白天所没有的。顺服表现在祈祷之中。

晨光熹微时，他才稍稍安静下来。仆人端茶来时，他睡得正酣。

他醒来以后第一件想起的事就是信——那封没有写完的给雅柯芭的信。昨天夜里作出的结论之一就是立刻割断和雅柯芭的关系，这种关系除了给双方带来痛苦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断绝关系不需要有冗长的解释，雅柯芭的最近几封信中恳切地表明了，她准备断绝关系，她自己甚至很希望走这样一步。

穿好衣服，他立刻坐到桌子边，拿出写信的用具。把经过反复考虑的一切思想用文字在纸上表达出来并不那么容易。关于他怎样找到了上帝，事到临头，他却不敢详详细细地写出来。这是一种新的、对他来说还是生疏的感情，他把这种感情虔诚地保存在心中。他只从缺乏世界观上的共同性方面做些文章，而幸福的家庭生活缺少共同的世界观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他正式通知雅柯芭，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决定解除他所十分珍贵的婚约。

他好几次重写这封信，直到最后终于满意了为止。为了使雅柯芭摆脱不应受到的屈辱，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每一个字眼，并把当时使他们犯下错误的罪责，完完全全由他自己承担下来。

白天，他寄了信以后就在凉亭里休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也坐在那里刺绣。她请他帮忙抓住一束线，于是谈话就围绕着一些毫不相干的问题进行着。但是彼尔忽然想把所有的一切兜底讲给她听，于是他说出了解除婚约的事。

她祝他幸福，并说她一直等待着这么件事。

“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停顿了一会儿以后，她问他说，“据我所知，您这样做等于拒绝了大笔的财富。”

彼尔回答说，这一情况无疑要影响到他目前的处境，迫使他改变生活方式，特别是，他决定取消美国之行，至少是推迟一个时期再说。

“从您那方面来说，这样做是很明智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我对这个旅行计划从来就不很赞赏。最近几年来，您在人世间闲逛得够了。您可知道，我准备给您提个什么样的建议吗?您不是跟我的丈夫谈到过水力灌溉系统的改造计划，谈到过让那条河沿着新的河床流泻，或者象你们所说的……据我所知，我丈夫对于您的这个想法很感兴趣。我个人也认为这个想法是切实可行的。既然这样，您在暂时找不到更为合适的工作以前，不妨先在这里住下，领导施工的事务。您不是挺喜欢这里吗?更何况这里有您的……朋友们。他们将会十分欢迎，如果您能在凯尔斯霍尔姆多住些时候。”

彼尔的眼睛闪闪放光。他懂得，她的话是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的暗示，点出英格尔对他的情意；因为英格尔对她总是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的。如果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认为英格尔永远不愿再见到他，夫人就未必会说这一番话。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建议完全合他的心意。他正需要这样离群索居的生活，以便获得失去的宁静。同时，稍稍挣些钱也不

算罪过。对他来说，如能尽快还清欠菲列普·萨洛蒙和伊凡的债款，倒是件体面的事。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继续说，“我今天就和丈夫谈谈这件事，您最好什么也不要插手，直到有关的各方达成协议，这样您就可以安安心心地暂时离开这里。我希望各种不同的意见能很快取得协调，到那时，我们又可以见到您了。”

彼尔把自己的行期定在第二天上午。

不过他并不打算直接回到哥本哈根去，而是想顺路到自己的故乡去一下，在开始新生活以前向埋在坟墓里的亲人们问候，向自己表明自己转变的诚意。同时，他对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老是萦绕在脑际的另一个问题作出了决定。他直到如今还没有一张正式文凭，这有多么可悲！他记得当时最使双亲痛心的正是他没有完成自己的学业。不管他跟什么人打交道，人家知道他是个工程师，首先就要问他有没有在综合技术学院毕业。他现在自己也意识到，没有正式的文凭，他很难谋得可以安心地继续进行探索、待遇优厚的固定工作。尤其是现在，萨洛蒙百万富翁的金光不再照耀着他本人的时候，有了文凭就能受人尊重；而缺少别人的尊重，他简直寸步难行。

为了尽快弥补损失，彼尔决定去参加土地测量员的考试，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接受对一个没有学完技术学院课程的人的考试，以便谋得区土地规划检查员的职位。如果抓紧时间干，全套准备工作不会超过半年时间。生活费用或者去借支，或是向哈萨拉盖尔，或是向对于实现他的设计方案感兴趣的生意人预支。

午饭后他开始作长时间的散步，以便向这些地方告别。天气闷热已经好几天了，预示要下雷阵雨。天空布满云层，西北角上，红彤彤的火球样的太阳在乌云中间熊熊燃烧着，仿佛是一支冒

烟的蜡烛在烛台上淌油似的。

彼尔走到山冈顶上，从那儿可以看见贝斯特鲁普教堂和勃洛姆贝格家的花园。他在这里碰上了雷雨，沉甸甸的大雨点落在他的帽子上，他仰起头来，蓝色的闪电刹那间划破云层，震动了大地，紧接着，倾盆大雨向彼尔倾泻下来。奔跑已无济于事，因为他离开凯尔斯霍尔姆太远了。因此他决定在正面没有遮挡的茅草棚里躲躲雨，那棚是割草时期堆干草用的。风驱赶着他，他放大脚步奔跑着，好容易跑到草棚，又一阵隆隆的雷声震得他耳朵发聋。

原来，除了他以外，还另外有人把这里作为避难所。在昏暗的草棚里，他看清有一个又瘦又高的人，穿着灰色的长襟常礼服，戴着宽檐的、高帽顶的老式帽子。这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

彼尔慌慌张张地向牧师问了好，然后，他们交谈了几句有关雷雨的话。牧师显然不太高兴这次相遇。他稍稍转过身去，抚摩了一下连鬓胡子——一个对自己没有刮脸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的人情不自禁的动作。确实，当彼尔的眼睛对黑暗开始习惯时，他发现牧师的下巴和脸颊上全是毛茸茸的浓密的胡子。总的来说，牧师显出一副被人抛弃的、孤寂的样子。但是最使彼尔感到惊奇的是牧师的脑袋：整个脑袋上都缠着黑色的富丽雅绸，绸的两头翘出在帽子外面。大概这样的装束也促使这个可怜的人感到十分窘迫。在跟彼尔打招呼时，他只是把帽子稍稍抬了一下，虽然在其他方面，他的举止是十分和蔼可亲的。

西面又有一道闪电刺透云层，接着又是一阵轰隆隆的猛烈的雷声震撼着大地。

“我担心这电光击中贝斯特鲁普附近的什么地方了。”彼尔激动不安地说。

"我看得出,您在这里已根本不是个外人了。"牧师说。

"是的,我在这里已住了好几个星期。"

"请问,也许是我弄错了,您是不是有一次确实到过波鲁普教堂?"

于是彼尔作了自我介绍,并告诉他,自己在凯尔斯霍尔姆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那里作客。

"我好象听到过有关您的事,您是工程师,是吗?"

彼尔肯定地点点头。

"是啊,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技术人员,或者广义地说,各行各业的技师,成了生活的主人,"斐雅尔塔林格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当你亲眼看到大轮船和火车使我们的行星失去任何重要性时,你简直会惊慌失措。国与国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缩短,有朝一日,距离大概会彻底消失的。"

"完全可能。"

"很可能会有这么一天,机器会把我们跟月亮、跟星星联结在一起,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我们将会象知道自己口袋里所装的东西那样清楚地知道宇宙的奥秘。但是鼻子到嘴巴的距离将永远不可改变,这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牧师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

彼尔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笑。他突然可怜起这个牧师来,因为他显然很不自在。

他们又议论起天气来,谈到突然来临的倾盆大雨,晴雨表的记载等等。当这个题目已经无话可谈时,雨却还是没有停止,牧师便又谈起当代技术的统治地位。

"有一个时期曾有人主张在这里铺设铁路。在我们的时代,如果铁路支线能通到每一个院子里,这当然很好,据我所知,这

个计划至今没有被遗忘。”

彼尔简单地回答说，千方百计地发展交通线是我们时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

牧师陷入了沉思。他依旧向某个方向眺望着，望着一股往下流的雨水。

“至关重要？”他带着淡淡的笑容重复说。“那么现在什么东西被认为是不至关重要呢？医生和工程师，教师和军人——各为自己的一套而斗争。我们但愿不要遭到易患中风体质的人的命运才好。大家知道，他们照例都是由于充血而死亡的。”

“丹麦人未必会直接受到这种危险的威胁吧！首先必须补偿我们在六四年①所丧失的东西。”

“补偿！”牧师拖长声音说，依然不朝彼尔望一眼。他的眼光中闪射出蓝色的光辉，仿佛是还在划破西边天空的闪电的反光。“我认为我们至今还受着在困难时期产生于人民中间的那种精神力量的熏陶。有一刹那，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意识到，世界上除了上帝的恩泽，没有任何至关重要的东西。”

彼尔不无困惑地用一句古老的谚语来回答：“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牧师只摇了摇头。

“可是不能把上帝的恩泽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帮助。”

“我们当时不是摆脱了困境吗？”

“谁说这是上帝帮助我们的呢？如果根据结果来判断，倒是更应该解释为这是魔鬼的干涉造成的呢！”

彼尔认为没有必要跟这个疯人去争论。但是在牧师对于新

---

① 指1864年丹麦被迫接受维也纳和约，按照条约把三个公国：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劳恩佑尔克全部割让给奥地利和普鲁士。

时代的指摘中，有一种调子触犯了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的他。因此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来自卫。他说，对上帝的敬畏支持了处于不幸中的丹麦人民，并使懦弱的人成为英雄(这时彼尔重又怀着激动的心情想起了他的母亲)，这种敬畏的心情在和平的日子里也没有离开人民，我们应该把国家的复兴归功于对上帝的敬畏(至少包括首都以外地区)。

但是牧师毫不客气地打断了彼尔的话。因为他发觉“敬畏上帝”这样的字眼对于我们时代的基督教徒来说基本上是不适用的。现今流行的是毫不拘礼地挽着上帝的手，要不然，就是完全出于孩童般的狂热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这显然是影射勃洛姆贝格。接着他对“瓦尔托夫祈祷室中舒适的基督教”挖苦了一番，认为这种基督教很快会成为真正的国教，因为它，连同它那仿佛从儿童室里偷听来的词汇，它那充满幻想、象小孩子似的幼稚想法，简直就是为丹麦人那样的民族，为那些甚至在宗教里寻找安宁闲适并以抒情诗来补偿信仰上不足的人民而建立的。

“您说的是战争年代。但是您太年轻，不能记起那个年代。要不然，您有时自己也会怀着对那一去不复返的过去感到惋惜的心情回忆起经受重大考验的时期。凡是经历过战争时期，亲眼目睹过伟大的勇气，舍己忘我的献身精神，对任何牺牲、任何痛苦都甘心承受的决心——总之，亲眼目睹过在面临共同的苦难时，甚至在精神上软弱的人中间也会产生的各种各样品质的人，就会懂得……或者直接感觉到，人民的精神力量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高度。遗憾的仅仅是当时没有完全消灭民族的语言。现在我们只有等待上帝慈悲为怀，在日耳曼种族内部消灭民族界限，而我们也会逐渐彻底溶化在日耳曼种族之中了。因为民族的命运跟一个人的命运是相似的：灵魂只有在人死以后才能得到自由。

“有过这样的时期，希腊人被认为是上帝的选民，上帝亲口这样称呼他们。后来我们在以色列的牧羊人部族朴素的智慧中找到了神的启示。总有一天，我们北方的日耳曼种族将会以我们路德派新教的野蛮态度去接触永恒的外壳。”

彼尔惊讶地朝他瞟了一眼，牧师接住这种目光，说到一半就打住，仿佛被吓住了，或者为这样坦率地说出心里话而感到后悔。他默不作声，虽然雨仍一个劲儿地下着，他却急匆匆地向彼尔点了点头，就赶忙走了。

吃晚饭时，彼尔仍没有忘掉这次相遇的印象。他详细询问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关于斐雅尔塔林格的情况。使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个牧师不知为什么用绸巾包住脑袋。

“他的后脑痛得厉害，”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解释说，“在这以后他就认为他脑子里似乎生了个肿瘤。不管怎么样，他很可怜。”

第二十二章

雅柯芭锁上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她坐在书桌前，手托脑袋，沉思地望着一棵棵树的树梢在风中摇曳。她那双大眼睛燃烧着狂热的光芒，胸脯不断起伏着。她的面前放着彼尔的信（这是早班的邮递员送来的）。信是用美观工整的字体写的，写了四张，没有一处涂改的地方，是习字艺术的杰作。她只把信看了两遍，但已经能背得出来了。

她不知道使她感到遗憾的主要是什么：是为他挑选这种虚饰的词句，从而浪费了力气而感到遗憾呢，还是为了他的虚伪而感到遗憾。他借助这种虚伪，企图把他俩决裂的真正原因既瞒住她，也瞒住自己。真想不到在最后分手之前，表现出这么缺乏决心，缺乏正视真理的本领！只要他彻底老实地向她坦白承认（即使在此刻，即使只有唯一的一次）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她有什么不能原谅他的呢？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显然，魔鬼般的机灵成了他的本性。如果一个人害怕白天的亮光，那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他继承了锡杰尼乌斯家的衣钵。他不肯以老老实实的态度来承认真正的感情。从前，他以对人类的未来和祖国的繁荣的关心来掩盖他的最普通的自私心；而现在，宗教定会给他那意志薄弱和怀念家乡的可怜巴巴的面貌戴上假面具。

够了，够了！她站起身来，把双手垫在脑后。何苦以这些毫无结果的想法来折磨自己呢！

为了考虑她的事，她花去的时间已经太多了，现在该休息啦。她的思想没有必要在他呼吸的发霉的空气中徘徊了。她是自由的。一切心灵上担惊受怕的生活可以认为已经结束。可怜巴巴的毫无光彩的恋爱生活结束了。

只要等到禀告了父母——就离开这里！不能拖拖拉拉了。从各方面看来，彼尔准备到哥本哈根来料理自己的事。她可能会在什么地方，直接在马路上碰见他。想到这一点，她就觉得可怕。另外，她想隐瞒怀孕的事已一天比一天困难。很可能母亲已经有些猜测到了。她希望不作任何解释就能对付过去，至少是现在。因此必须刻不容缓地离开这里。上路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没有必要再拖延了。

这时雅柯芭想起，正是在这个时候比较容易单独找到母亲一个人。罗扎莉雅和几个幼小的弟妹一起去游泳了，而父亲和伊凡早就进城了。

母亲正坐在客厅里使用缝纫机，周围是一大堆作床单用的麻布。她打算给一块块的麻布做褶边。

“妈妈，你总是忙个不停，”雅柯芭开始说，吻了吻母亲的前额。“一会儿算帐，一会儿又想出别的什么事来干。”

女儿的语调立刻引起母亲的警觉，但她不露声色，甚至拍拍女儿的脸颊说：

“是呀，女儿，在我的生活里，工作是消磨时间的唯一方法……不过，依我看，人们至今没有想出别的方法。”

于是她又开始转动缝纫机。

列阿太太做活儿时开始要戴老光眼镜了。一般说来，最近一年以来，她老了不少。

雅柯芭默默无言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从桌子上抓起报纸，

又把它放回原处，然后坐到一把圈椅里，离母亲更近一些。

“妈妈，”雅柯芭说，“有一天我曾对你说起过，我可能又要到布雷斯拉维尔的列贝卡那儿去作客。现在我就想去了。但是今年的零用钱我早已花光，你是不是可以请求爸爸再给我一些？”

“为什么不可以呢？”母亲不太坚决地说。“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尽可能快些，最好明天就走。”

母亲停下缝纫机，朝女儿直视了一眼。

“这么说你是一个人走？”

“是的。”

“那么结婚的事怎么办？”

雅柯芭低下了头。她禁不起母亲目光的审视——在老光镜后面，母亲的眼睛显得过分的大，乌溜溜的。

“既然这样，”她看着自己的双手嗫嚅着说：“既然事情已经见之于文字，我就可以告诉你，我的婚约已经解除了。”

长时间的沉默。

“就因为这个，最近几天没法接近你，是吗？”

“真的没法接近我吗？那末请原谅我。”

母亲站起身来，走到雅柯芭身边，用双手捧住她的脸，让她抬起头来。

“我的好女儿，你没有其他秘密了吧？”

“你不应该问我这一点，”雅柯芭热泪盈眶地回答说。“你自己就教导过我：不要向别人讲述自己的恋爱史。”

母亲有些惊慌失措了；接着，她把双手从雅柯芭的头上放下来，走开了。

“你需要多少钱呢？”她走到房间的另一头，开始挪动桌子上

的东西。看来，听了雅柯芭的话以后，她坐不住了。

雅柯芭说出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额。

母亲又向她瞟了一眼。

“这么说来，你要去很长时间了？”

“是的，你一定知道，现在我在家里高兴不起来。解除婚约总会引起暴风雨般的流言蜚语。我给你和爸爸招来这么多不愉快的事，我为此感到难过。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原谅我吧！”

“你订婚这件事从来就没有使我们感到特别高兴过，但是我们认为……”觉察到女儿已经不耐烦，列阿太太说到一半立刻打住了。从这时起，谈话就转入了纯事务性的问题——出门旅行，什么该带，什么不需要带。

雅柯芭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立刻动手把东西整理到箱子里，把不准备带走的东西收藏起来。事实上，在这之前，一切几乎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雅柯芭早已在悄悄地准备离家远行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离开老家远行。她把女友们的来信叠得整整齐齐，用绳子扎好，然后用火漆加上封印，在上面写上寄信人的名字，免得她真的不回家来的话，会把这些信搞错。她把彼尔的来信也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在这一包上面写上“锡杰尼乌斯”的字样时，虽然她心情郁郁不乐，但她还是微笑了。上帝倒是真的拯救了她：她终于可以不使用这个野蛮的姓氏了。

快吃午饭时，父亲把她叫去。他在掩上门的藏书室里等她。他一看到雅柯芭，就默默地吻了吻她的前额。接着，立刻谈到了金钱方面的事。甚至没有提起彼尔。

“你估计需要多少钱呢？”他一面问，一面从口袋里拿出记事本。

雅柯芭说的数目比她刚才和母亲谈话时要的数目少得多，她很担心父亲也要打听她是不是要出门很久。

但是父亲什么也不打算盘问。他只是默默地在记事本上写好数字，主动把金额增加了一倍。

"明天我就把准备好的付款凭单交给你。"

午饭时雅柯芭竭力装得十分轻松愉快。事实上，她的确比最近一个时期愉快得多，心情宁静得多，进退两难、使人憋气的浓雾消散了。如果她能同时驱散她是去迎接死神的这种想法，那她就几乎是幸福的了。

但是，关于死的想法还是控制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惊恐万分，血液每分钟都可能在血管里凝结起来。因此，她什么也不敢在母亲面前坦白承认，要不然，母亲也会惊慌不安的。雅柯芭强颜欢笑，免得母亲猜疑。

双亲都保持着极度的镇静。但是伊凡却难过得要死。平日他每吃一块面包总要说上一大段话，今天吃午饭时他却一言不发。

午饭后他立刻到藏书室去了。父亲已经坐在那里，在写些什么。

"我不妨碍你吧?"

"一点也不，你来得正是时候。我刚打算派人去叫你呢！你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就是你碰上的那些事。我接到锡杰尼乌斯的一封信，只有寥寥数语。问题涉及到他和你在经济方面的瓜葛。他要求我转告你，他一定如数归还所欠的款项，一个子儿也不少，只请求你能稍稍宽限日期。"

菲列普·萨洛蒙默不作答。他无法迫使自己说出彼尔的名

字。

“不，我叫你来不是为这件事，”他说，一面从桌子上拿起他刚才写的那张便条。

“劳你去跑一趟，把这个拿去，立刻坐车到城里去。注意，要尽快排印出来。你知道，这个通知是发给我们的亲戚朋友的。你在路上估计一下，要多少份。叫他们不要耽搁：最迟明天晚上的邮班得分送出去。”

便条上这样写着：“菲列普·萨洛蒙和夫人郑重声明，女儿雅柯芭和工程师彼·锡杰尼乌斯先生解除婚约。”

恰好就在这个通知在萨洛蒙的亲戚朋友中间广泛分发的当天晚上，彼尔在自己的故乡、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逗留了整整一昼夜以后，来到了哥本哈根。

在故乡，谁也没有认出他来。他自己也不打算去寻找任何人，始终是单独一个人度过的，脑海中翻腾着不愉快的想法。在这一次，故乡根本不是象父亲去世时那样接待彼尔的。当时，这个其貌不扬的外省小城——弯弯曲曲的小街，可怜巴巴的小铺子——在彼尔看来简直有些滑稽可笑，同时又引起他的怜悯。自从那一天起，多少年来，彼尔意识到他和故乡在精神上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随着对童年的回忆在他的内心深处占据越来越多的地位，他怀念故乡的感情就具有一种虔诚的崇敬性质。从柏林到蒂罗尔，从罗马到哥本哈根，他的思想在大地的这一角落进行了朝圣，那里是他的玄妙而不可知的命运之线的交叉点，交叉了，继续向前奔去，又消失在永恒之中。这个被孤立于崇山峻岭之间的草地团团围住的小城，成了他走向万物本源之路的大门。

他还是没有立刻决定去重游旧地。最使他害怕的是即将看到锡德加德街了——他的老家就在那条街上。尽管他真诚地准

备和解，但是，往事依然十分强烈地控制着彼尔的心。他无法摆脱跟这座阴沉忧郁的庞大建筑物和围绕着它的监狱式的围墙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种种不愉快的回忆。甚至在墓地里，站在双亲的坟墓旁边，他的心里还是没有那种子女对双亲的真正的感恩心情。当他看到宗教团体在父亲的坟墓上安放的沉甸甸的墓碑，过去的反抗精神又在他的心中复活了。

诚然，他现在并不为过去的阴影使他的生活从童年时代起就缺少欢乐而怪罪任何人，但是有一个思想无止无休地刺得他脑袋发痛。要是父亲和母亲在宗教问题或者其他任何问题上不被当时的偏见牢牢地束缚住，一切就会变得多么美好。如果还在孩提时期他就知道对上帝的合乎人情的、令人愉快的感受，这种感受现在使他敞开胸怀，来接受人类所能理解的一切感情中最伟大的感情；那末，他可以避免多少错误，多少可耻的堕落呀！

最最糟糕的是：他已遭受到无法挽回的损失。此刻撕裂着他心灵的孤独感和精神上的贫困将永远不会离开他，直到死亡。现在，即使他的未来会变得十分幸福，即使来自贝斯特鲁普的爱情的美好理想得以实现，在他的心灵的角落里，在别人珍藏着最最美好回忆的地方，依然是一片空白；因为只有连快乐的童年的回忆也没有的人，才是真正贫困的人。

晚上，彼尔回到旅馆里，在喝咖啡、吃面包时，发生了一件他没有预料到的事。

侍者在端上晚餐的同时，递给他几份报纸。其中有一份是当地的报纸。他小时候就知道这份报纸，因此决定浏览一下。在报纸头版“首都消息”这一栏中，向读者报道了最近发生的、使哥本哈根居民发生兴趣的事件。其中交错穿插在一起的有宫廷消息、戏剧新闻、来自提沃利公园和马戏团的流言蜚语。彼尔在所有这

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中间看到一则消息，谈到"上流社会的一个代表人物轰动一时的自杀案"。一个很有希望的青年人，退伍的骑兵军官，在充满浪漫色彩的情况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据报道，他爱上了一个女人，自信必能得到对方的回报。他热恋的对象是一个刚结婚的犹太金融显贵的女儿。当他知道，他的希望全部落空时，会面以后回到家里，就对准脑门开枪自杀了。

彼尔读着这段报道时，脸上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虽然报纸没有指名道姓，他过去也一点没有听到过骑兵伊维尔逊去世的事，但他立刻猜到这里谈的是骑兵和娜尼的事。……至于娜尼本人，她的裸露的双臂仅仅在几个星期以前还搂过彼尔的脖子呢！他把这篇报道从头读到底，虽然不时感到，似乎有一条冷冰冰的蛇在他的背脊上弯弯曲曲地爬行。报纸淋漓尽致地描绘了自杀的详细情节，完全符合时代的精神。这篇写得仔细、认真的报道一点也不怜惜自己的读者：绘声绘色地描绘出在吐脏了的地板上横陈着尸体，人们又把尸体抬到沙发上。还写了台布上溅满斑斑点点的脑浆。自杀者遗书的内容没有全文公布，但所作的暗示完全足够满足群众的好奇心，同时却并不破坏私生活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因为这是法律向我们提供的保证。

读了这些报道以后，彼尔一口面包也咽不下去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里。他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到一个角落地来回踱步，但压抑的思绪却始终萦绕在脑际。当他一想到他几乎陷入这个女人的情网，如果他……那末现在成为专爱写丑闻秘事的下流作家笔下的牺牲品的将不是伊维尔逊，而是他了，想到这一切，他眼前就发黑。

是的，正是这样，如果他……

想到这里他站住了，隐蔽的心扉打开了一点点，一绺光束涌

进他的心灵，照亮了模糊的、被遗忘了的一幕幕往事。他看到自己从恩格尔加德太太的床上逃脱的那个夜晚，对于出卖灵魂的女人所给予他的淫乐充满了无法抑制的厌恶。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更加遥远的年代，当时他还完全是个男孩，那个在里萨格雷附近游荡的黑眼珠丫头勾引他。当时，也是在决定性的时刻，那个完全堕落了的贱姑娘粗鲁下流的语言和身体的扭摆动作唤起了他羞愧的感觉，这种感觉拯救了他。还有很多很多次，他可能成为邪恶和下流的猎物，如果……是的，如果他的内心深处不存在本能的、潜意识的对犯罪的恐惧，如果他不借助于双亲，特别是父亲——古代牧师家族的后裔——而和挽救生命的力量妥协（虽然由于他的傲慢，他曾企图否定这些力量的存在）。他曾认为，锡杰尼乌斯家的精神遗产是他整个一生中最应该诅咒的东西，却原来是一种救人的护身符，一种秘密地降落到他身上的神赐的信号，就靠着这一点，他才没有碰上更险恶的灾难。

但这种天生的、不以任何宗教教义为转移的向往自由的意志，这种对自我保全的渴望是否就是上帝本身的呼吸、《圣经》中的“圣灵”、基督教的保护天使在隐蔽地监护着他，每次都在他只差一步就要堕入深渊时一把拉住他，使他平安地经过生活的各种各样的考验？

彼尔在窗边坐下。窗子朝向静寂无声的、没有行人的小巷。他从窗口探出头去，眺望着聚集在一堆的屋顶和白色的烟囱沐浴在夕阳的余辉之中。直到现在他才彻底了解自己，了解最近几天来他所发生的事。还在凯尔斯霍尔姆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基督教徒；但是在那边，他与其说是服从于心智的证明，还不如说是被坚定不移的良知的声音所降服。只有在这一刹那，信念象驱散了疑云的一道认识之光，照到了他身上。当他一只手托住

脑袋，仰望着傍晚那闪现着金光的深红色的天空时，伟大的奇迹在他的心里完成了，这一奇迹已经早就一步一步地逐渐准备就绪——一个新人在他身上诞生了。

这么说来，他毕竟是个继承王位的王子，他一生下来就被赋予生活的桂冠，儿子跟永恒不变的天父结为一体。世上的真正珍宝：心灵的宁静，才智的和谐，生活的欢乐，对死亡的蔑视——这一切他全都继承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他又来到墓地时，往事的阴影已不再挡住他的去路了。正是在此以前他觉得空虚、忧郁的心灵的那个角落里，此刻闪耀着金色的宝藏，这是笃信宗教的先辈们热诚地珍藏着、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缺乏意志力的年代里越益丰富的遗产和信念的瑰宝。

彼尔在墓旁的一张小凳子上坐了下来。墓碑上闪烁着刻凿出来并镀成金色的父亲的姓名“约翰·锡杰尼乌斯”。清朗的八月早晨，幽静肃穆，风和日暖。彼尔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里。在宽广的、四周围着高墙的墓地上别无他人。

空中伸展着色彩变幻的蛛丝——这是晴和爽朗的初秋的报信者，它们用泛着银光的细丝裹住灌木和大树；在每个花萼上，在每一根草茎上都挂着沉甸甸的金色的露珠。金字塔形的老杨树的树顶在宽阔的林荫道上迎风微微摇晃；下面，在坟墓近边，却没有一张树叶在飘动。这样深沉的寂静仿佛是永恒本身的产物。

彼尔在这里坐了一个多小时，谁也不来惊动他。他怀着庄重欢快的激动情绪，整个身心都沉醉在至今没有体验过的心平气和、内心宁静的感觉之中。在这个时刻，甚至对英格尔的思念，也退居次要地位。但是他却想起了雅柯芭——而且不止一次地想

起她。现在，当他自己找到了得救的道路时，他就不能不为那些无法摆脱悲痛忧伤的人感到不安。不过就雅柯芭来说，未必存在什么希望。她是属于那种把背弃宗教和否定宗教奉为生活原则的人。但对于陷入歧途的丹麦的青年人来说，拯救的时刻已经迫近。现在照亮他生活的那种明朗愉快的对世界的感受也同样会出现在丹麦青年的身上。他记起了保罗·贝格尔的忏悔诗中带预言性的话：

“夜晚过去了，黑暗销声匿迹；白天重又使那些想祈祷的人充满了宁静和幸福。就象飞翔中的凫伸长脖子远远看见在光秃秃的群山背后广袤无垠的大海；就象战士经过又倦又累的白天行军，仆仆风尘，被太阳晒得通红，一头扑倒在泉水边喝口能给予生机的水——人们呀，你们也是这样，在重又找到的幸福之泉的旁边，来痛饮解渴吧。”

* * *

雅柯芭和她的未婚夫的决裂，在为数众多的亲戚朋友中间引起极大的波动。甚至在交易所里，人们也纷纷议论。由于跟萨洛蒙家的关系，彼尔重又成为议论的对象。人们相互间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个年轻人干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以致萨洛蒙认为必须解除婚约？整整一个星期之久，他的名字在所有的人嘴里谈论着，而这正是他过去所努力追求的。

娜尼经历了由伊维尔逊的自杀所招来的一切恐惧以后，已经完全恢复常态，又不惜精力来启发群众了。她很快就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兴高采烈地见人就说，可怜的雅柯芭受到了卑鄙的愚弄。她穿着美妙的夏日的连衣裙，连衣裙上的薄纱袖子是白色

的，以象征她的纯洁无邪，帽子上装饰着天使的翅膀，她东家进，西家出，到处奔走，要求大家严守秘密，希望“不要从这屋里传到外面去”。她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说，姐姐的未婚夫——嘿，这个坏蛋！——不到美国去是为了要追求一个乡下女人。真难以设想！一个普普通通的牧牛女！她举目望天，嘴里有腔有调地念道：

他忘却忧郁，
在汤锅里找到了幸福。

这些流言蜚语不胫而走，传到了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耳朵里。这个好斗的老人，本来已经打定主意支持彼尔实现他的宏伟的设想，必要时甚至以个人的名义来捍卫彼尔去反对哥本哈根的设计方案。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没有任何人去请求他提供任何帮助，于是上校又开始疑窦丛生了。彼尔因缺乏理智而脱离斗争，并且正当他的在场处于至关重要的时刻，他却撒手不管了，上校对此十分生气。最初比耶列格拉夫认为这是青年人自高自大的通常表现，后来，他意识到，这方面的原因要复杂、严重得多，而当他听到解除婚约的时候，就完全为之伤心难过了。

这时雅柯芭已悄悄地离开父母的老家。彼尔还没有回到哥本哈根，她已经在去柏林的路上了。在斯科夫巴肯度过了长时期的、类似坐牢般的孤单的生活以后，对她来说，甚至枯燥的旅途也很新鲜了。傍晚时分，她离开希太金火车站到达中央旅馆，大城市的喧闹声仿佛汹涌的怒潮一般，劈头盖脑地向她袭来，她体验到一种愉快的激动心情。腓特烈大街上活跃的人流，街灯昏暗的亮光，排成长列的马车，马蹄叩击柏油马路发出的得得声，火

车在地面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隆隆声，此外，还有旅馆的巨大建筑物，人们在旅馆里进进出出，就象蜜蜂进出蜂箱似的，在楼梯上、走廊里可以听到世界各国的语言——这一切使雅柯芭的那颗破碎的心突然产生了不十分强烈的对生活的渴望。

她感觉到，她终于回到了亲切的安身之所。这里，置身在沸腾澎湃的人海之中，她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绝对的安全感。当然她也意识到，黑压压的人海深处埋伏着一桩桩、一件件灾祸，许许多多遭受不幸的人已沉入海底，陷进淤泥之中。她知道有一大批无依无靠的贫苦人，任何一个大城市都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人。她也熟悉穷人的苍白的脸和呆滞的目光，与城市贫民相比，身子结实，两腮红红的贫穷的乡下人就显得几乎是丰衣足食了。但是，农村的贫穷能在这方面表现出来吗？甚至连被大城市抛弃的人，勉强过着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的可怜生活，现在在他们看来也比农民半睡半醒地混日子要富上一千倍，有价值一千倍。她十分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尽管饥寒交迫，却继续抓住城市马路上的石子不放，直到死神亲自使他们的双手松开。大城市本质上具有海洋般的诱惑力，海浪的汹涌澎湃就象为生存而进行的拼命挣扎，就象是一条扯不断的、上升又下降的尘世间浮华的锁链，使人们直到最后一分钟好象仍觉得还有无穷无尽无法知晓的好机会。

雅柯芭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孩子的身上。她希望，如果孩子象他的北方的祖先，那末就千万不能象依恋自家篱笆的黑土地带的小人物，因为对于这些小人物来说，看不到老家炉灶烟火的地方，就是大千世界和幸福告终之处。她希望她的孩子长大以后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海的儿子，成为渴望斗争的自由的航海者。在她自己的犹太人的血液里，斗争是和无穷的惊恐不安，和对流浪生活的永久向往，和那种不知疲倦的、有坚定目的的激情

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激情已经使为数众多的男男女女从她的宗族里脱颖而出，成为人类理想的领袖。

她一天比一天更加懂得尘世智慧的最终出路：幸福只有依靠奋斗才能取得——也许是因为奋斗使人完完全全忘记了别的一切。生活就象战斗：谁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谁就最少想到危险，最不怕流血。只有懦夫才会两腿颤抖，只有在战争中掠夺老百姓财物的大兵吓得煞白的脸上才可以看出战斗的恐怖。

第二十三章

一来到哥本哈根，彼尔就立刻着手安排住所和处理金钱上的事务，以便尔后安心投入工作。他打算向最高法院律师哈萨拉盖尔商借一千五——这个数目至少可以应付一年。虽然他现在对某些人的生活方式和永无止境地追逐财富的行径深恶痛绝，他讨厌向这些人开口借钱，但是他没有别的路可走，他没有多余的时间了：他急于重新投入工作。

他准备提出两项他终于领到的风力发动机和水力发动机模型的专利特许证作为担保——一个特许证是他在哥本哈根领到的，另一个是在国外领到的。诚然，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愿买这些发明的人，而且彼尔本人也并不隐瞒这些专利特许证没有多大价值。他认为设计结构只完成了一半；但是哈萨拉盖尔是个很善于钻营、工于心计同时又明白彼尔的设计方案的价值的人，根据这一点，他会给予彼尔金钱上的支持，好歹不放弃他赢利的机会。

确实，哈萨拉盖尔以无可指责的殷勤态度接待了彼尔。但他举止谨慎，因为前一天他刚得知彼尔解除婚约的事。两人谈了一阵彼尔的计划，前景，特别是进一步完善他的发明的事，彼尔认为自己有责任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想法。但是等到他最后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向哈萨拉盖尔借钱时，哈萨拉盖尔突然变得无精打采，以一个地道的哥本哈根人博取别人同情的彬彬有礼的

态度开始推诿说，他未必能满足彼尔的要求，因为，不提供足够的担保，他原则上是不借给别人钱的，这是所谓业务上的信条，每个律师，如果他不愿被人怀疑是在玩弄法律所不许可的狡猾手段，就必须严格执行这一准则。

于是彼尔问他，是不是值得到别的同样也对设计方案感兴趣、但不受这种想法约制的人那里去碰碰运气；哈萨拉盖尔稍稍沉思一下后，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回答说，找这样的人要多少有多少。这个身材魁梧、红光满面、浅色头发的丹麦人在作风方面，学玛克斯·贝纳德学得十分到家，他也不怕在经济业务上采取最最冒险的做法；但是，如果事情发展到需要流血时，他却缺乏苍白的玛克斯·贝纳德的无所畏惧的精神，而是让别人去充当牺牲品。在当前的情况下，他把这事推给地主涅莱哈维。事实上，他不说，彼尔也会去找涅莱哈维的。第二天，彼尔就到弗雷德里克斯堡去了。在那里，在依照主人的收入和爱好装饰的讲究的郊外别墅里，住着一个以朴实的农民作假面具的骗子和生意人。

这个身体结实、动作笨拙的日德兰半岛人，耳边也飘到一点关于彼尔解除婚约的消息，但是他不愿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以最最亲切的微笑迎接了彼尔，用自己暖和的、黏糊糊的手久久地跟彼尔握手。然而，一等到彼尔提出自己的要求，涅莱哈维就缄口不语了。他那细小的、猪崽般的眼睛偷偷地寻找着彼尔右手上的订婚戒指。彼尔说得越多，涅莱哈维在金色的圈椅里坐的姿势就越来越大模大样。最后他把双手交叉在胸前，以不容反驳的口吻说，请彼尔不要把他牵入这一事件中。

彼尔开始丧失了耐心。他提醒对方说，是对方亲自和哈萨拉盖尔在今年春天表示要向他提供支援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今天提出的请求完全合情合理。但是地主不动声色地摇摇头，用外省

人的语言重复说：

“请不要把我牵入这件事中，没什么可说的！”

彼尔不满足于这样的回答，要求作些解释。地主涅莱哈维带着那种哈萨拉盖尔早就估计到的乡下佬的放肆态度回答说，自从彼尔不再是菲列普·萨洛蒙的未来的女婿(这一点现在已不存在任何疑问了)以后，“形势”(涅莱哈维喜欢用这两个字眼)起了根本的变化；同时，对于彼尔竟然会和这样的大富翁一家决裂，他表示惊异，甚至打算探听其中的缘由。但彼尔站起身来时的表情使涅莱哈维不得不说到一半就中断他的盘问。彼尔盯着他问道：

“简单明了地说，您是不是愿意借钱给我？”

地主又犹豫不决起来。彼尔坚定的口气激起他过去在玛克斯·贝纳德家开过值得记忆的会议以后他对彼尔所产生的尊敬感的一点残余。于是他把那双肥胖的小手放在肚子上，转动着一个个粗大的手指，细小的猪崽眼睛探究地望着彼尔，这双眼睛的占有者正在暗自衡量着这件事情的得失，从而作出“是”与“否”的决定。

“不，”经过不长久的思考后，他仿佛发连珠炮似地说。“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还没等他说完，彼尔就抓起帽子，飞快地奔出去了。

到了街上，他稍稍镇静了些。因为如果心平气和地好好考虑一下，他没有任何抱怨的理由。他参加到围绕着金牛犊的疯狂的舞蹈之中。至于长期得不到祭品的金牛犊开始用角触人，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但是现在该怎么办？他急切地需要金钱，他至多只有一百克朗的现款了。

彼尔来到了公园里。他在长凳上坐了很久，一直在绞尽脑汁寻找出路。发明的才能有利于他，使他成为一个工程师，这种才能在当前的困境中也没有背离他。一小时以后，当他从凳子上站起身来走回家去时，他头脑里的计划已经成熟了。他想径直去找比耶列格拉夫上校。事实上，他至今还一直没有回访过他呢。彼尔并不打算向上校本人借钱，只要上校在五等文官艾里克逊面前为他说说情就行了。彼尔曾经在萨洛蒙的家中几次碰到过这位著名的学术和文艺的庇护者艾里克逊。据彼尔所知，过去艾里克逊是十分愿意支持从事这种专业的人的。彼尔自己本来也可以去求见艾里克逊，但是因为他们是在他过去的岳丈家认识的，径自去求见就不太合适。而且向一个不太熟悉的人去借钱，总有点难于启齿。

第二天下午，彼尔已经坐在比耶列格拉夫上校的书房里了，就坐在三年前热烈地向主人展示他的计划方案的那把藤椅上。上校坐在写字台旁边，身子稍稍向后仰，抬起眼睛，从镜架上面同情和好奇参半地打量着彼尔。比耶列格拉夫从外甥杜林那里得知彼尔和他的未婚妻在宗教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虽然他——不然又怎样呢！——认为这个理由十分正当，但他还是象对一个因遭受不幸而有些精神失常的人那样望着彼尔。

彼尔一开始就为自己拖拖拉拉地没有来回访而请求上校原谅；但表示他有他的客观原因，由于这些原因，他想远离哥本哈根，在别的地方住上一阵子。

上校宽厚地沉默不语，这表明他对解释是满意的。

这以后彼尔就开门见山地谈到他在经济方面的困难，并告诉比耶列格拉夫，他打算怎样摆脱它。他，彼尔，有理由认为，在上校的友好的协助下，他可以指望得到五等文官艾里克逊的资

助，更何况艾里克逊已从别的渠道对他这个人早有所闻，而且早就对他有好感了。

虽然就上校本人来说，他已经坚定不移地决定不参与这件事；但他还是表示他准备协助彼尔，打听一下事情怎样进行，然后再通知彼尔。他认为彼尔显然有些情绪不正常，因此还是不要同他争论为好。彼尔变得有些亢奋，唠叨得异乎寻常。最近几天来的惶惶不安和由于扔掉旧日的外壳而尝到的喜悦，唤起他想找个什么人坦白倾谈的天真愿望。他变了，而且不仅仅是在这一方面变了。他苍白、消瘦，眼睛下面有一圈深深的黑影。再加上还在凯尔斯霍尔姆时，他就蓄起胡子，留了长发，而他的衣着和说话的口吻则流露出他在追求以合乎福音的人民性为其基本精神的平民化。

当他离开以后，上校又坐了一会儿，沉溺在不愉快的沉思之中。“看这个可怜的人，”上校暗自想道，“他的好光景已经过去了，可他是个多有才能的人呀！不仅仅是才能——简直是个天才！”虽然上校在心底里感到庆幸，那些他过去没有取得成功的改造自然的方案，别人现在也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如果从祖国利益的观点来看，那就没有什么值得庆幸的了。上校把很大的期望寄托在彼尔身上，他认为，彼尔是丹麦民族中蕴藏着的强大的原动力趋向新的繁荣的宣告者，他期待着彼尔那样的人能把国家从犹太人和其他企图利用丹麦人民战后的穷困来夺取丹麦政权的半日耳曼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这时，比耶列格拉夫想起了他的外甥，这个人日前正好又玩了个新魔术。为了获得杜林所办的那家报纸的支持，最大的股份公司中的一家选举杜林为它们的理事。这使杜林有可能每年不费一点吹灰之力，得到几千克朗的收入。这小子眼看很快就要爬

到丹麦议会的高位了。这种步步高升的好运道有时使得比耶列格拉夫怀疑是否存在着最高的正义。一个不懂得爱祖国、对什么也不信任、不善于认真地工作的人，却在光荣称号、成就和荣誉的梯级上不断地上升；而真正有价值的所谓天生的领袖的人，既有力量，又有健康的体魄，忠于自己的祖国，却无声无臭地不能有所作为。可是在丹麦却永远是这样的世道。欣欣向荣、具有远见、爱好自由、坚强有力的人一代代地成长起来。抑郁沮丧、身子佝偻、惨遭失败的人一代代地进入坟墓。这仿佛是一种暗病，从内部消耗掉民族的精力，腐蚀青年中的精华，使国家在敌人的侵袭面前变得束手无策。

* * *

彼尔在弗雷德里克斯堡公园后面一条僻静的街上，向一个寡妇老太太租借了她的住宅中的一个房间。他搬到郊区来住，不仅是因为这里离他准备听课的高等农业学校比较近，而且因为他想在勃列德加德以及在所有其他跟他不愉快的回忆有牵连的地方尽可能少露面。老妇人把一间陈设简陋、很小的顶楼租给他。而彼尔呢，依照惯例，没有为使这小小的斗室变得稍稍舒适一点而动一动手，花一点力气。他只想着一件事：准备考试，考好以后就回去。

毫无疑问，上校会遵守诺言，金钱方面的事好歹总会解决的。彼尔吩咐把书籍、图纸以及他离开期间留在旅馆里的其他东西都寄给上校。但是书籍和图纸看来不得不重新保存起来：因为他现在除了准备听课以外，什么事也无法进行，而听课要等到九月一日才开始。等到考试通过，凯尔斯霍尔姆的排水工程设计方

案最后完成并很快付诸实施——到那时，他就可以认认真真地来抓工作了。他心中已经孕育了几个进一步改善水力和风力发动机的不错的构思。这样的工作较之，比如说，运河的设计方案，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一工作可以由一个人来完成，保持绝对的独立性，不用依靠任何人的帮助，而主要的是——可以不和诸如玛克斯·贝纳德或者涅莱哈维这样的人打交道。在乡下，他大概有进行实验的可能，没有这一步，下一步就无法进行。必须做几个试验性的模型……不过，现在考虑这一点还为时过早。他曾经请教过一位教授，以期在教授的帮助下拟定工作计划。那位教授说，准备工作就需要一年半时间，不能再少。但彼尔暗自决定，在一半期限内完成。为此他重又提出年轻时热烈的口号：我就要这么干。

于是他重又坐在寒碜的斗室里，重又为生活和未来的幸福而搏斗了。就象当初在尼堡时那样，他一清早就起床，工厂的汽笛声代替了鸡叫声把他唤醒，而当整个僻静的郊区的居民早已做着甜蜜的美梦时，他窗上的灯光才刚熄灭。虽然他那跟过去一样宏伟的目标已经失去过去的神话般的光轮，但他以罕有的热情和执著的干劲从事这项工作。过去那么折磨人的、突发性的沮丧情绪，现在不再出其不意地来扰乱他了。他并不指望他的发明能获得多大的利润，他根本不去思考金钱的事。想到他是为了人类的幸福而劳动，这就是对他的最高的奖赏。对于个人，他只求一点：倚仗这个工作，他能有机会朴实、健康、勤劳地在爱河中和他的心灵所思念的人生活在一起。

但是现在他还不敢设想跟他对英格尔的爱情联结在一起的任何计划。当他的遐想飞到贝斯特鲁普时，手持火剑的天使挡住了他的去路。只得暂缓考虑这方面的事。他还不配享受天堂的

幸福。现在，当他完全意识到自己堕落得多么深时，他常常感觉到，他根本没有享受幸福的权利。他不敢正视纯洁和无邪——这是他罪有应得。他必须象强盗藏匿自己的暗灯那样把自己的希望在人们面前隐藏起来，他大概只有在沉思冥想着英格尔时才是幸福的。在他离开凯尔斯霍尔姆以前，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曾问过他，是不是愿意到他们家去度圣诞节，并带着鼓励的微笑又加了一句说，勃洛姆贝格一家大概也会很高兴见到他的。

来到哥本哈根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彼尔就到瓦尔托夫祈祷室去做礼拜。那天风和日暖，天气很好。彼尔提前离开家，以便步行而去，不花车资。但是路上人群熙熙攘攘地往来，人们都聚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度过星期天。看到这喧闹的熙熙攘攘地往来的人群，彼尔决定还是坐电车去。

他到达莱加格斯塔列德时，离开做祈祷还有一刻钟，但小小的厅堂里已经挤满了人。这里，在这不起眼的格隆特维克协会的祈祷室里，总是人满为患，而在城里，甚至是一些最大的教堂里，做礼拜时也常常有一半座位空着。诚然，能够在这里听到伟大的教会之父格隆特维克本人的声音的时代早已过去，但他的精神还笼罩在这间祈祷室里，于是教徒们从国内的各个角落涌向这里，就象涌向传说中上帝在那儿的一棵烧不坏的灌木上向自己的选民显灵的圣地那样。

彼尔好不容易在墙边找到一个站立的地方。从对面墙上一长列窗子射进来的宽广的光带，仿佛神像头上的光轮那样，环绕在沿过道坐着的人的脑袋上。从这些被照得闪闪发亮的人中，有一个女人不时向彼尔那一边转过身去，但彼尔却没有注意到。直到开始唱第二首赞美诗时，彼尔才感觉到这种凝视的目光。当他看到在浓密的联结在一起的眉毛底下一双发光的明眸时，不由

得打了个哆嗦，立刻认出了，这是他的大姐姐锡格涅，她旁边坐着两个双胞胎弟弟，互相紧靠着，合看着一本祈祷书。从各方面看来，他们俩还没有发现他。

热血顿时涌到他的脸上，他甚至没能立刻回答姐姐向他点头致意。他压根儿没有想到过可能在这里碰到亲人中的任何人。而且他完全忘记了，他在这里有可能被熟人看到。锡格涅却完全不同，她态度自若，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似的。她口中继续唱着赞美诗，一面镇静、安详地再次向他点头，从她的神态看来，似乎她每个星期天都在等待着，等待着他终于来到这里。

虽然彼尔在回到哥本哈根的第二天，就到孔盖维去探望过亲人，可是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他如释重负，心头轻松了许多，也没再去作第二次尝试。他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讲述他的婚约已解除的事，以及在这段时间里他所经历的所有的事。他害怕看到他们眼中胜利者洋洋得意的神情；而此刻他在姐姐的脸上所寻找的正是这种表情。

赞美诗唱完了，牧师登上讲台。但彼尔已经无法集中思想了。第二次涉足教堂，看来并不比第一次到波鲁普教堂好些。不管他怎样努力，想把思想集中起来，但它们却不听使唤，各自开小差。

更不巧的是他突然感到身体很不舒服。最近几天来，他身体一直不好，过去的心口痛病又犯了，辗转反侧，睡不好觉，夜里常做恶楚。挤满了人的祈祷室里浑浊的空气，刺眼的太阳光，站得过于长久，与锡格涅和两个弟弟的不期而遇——所有这一切使他头晕眼花。有一刹那，他感觉到立刻就要丧失知觉了。做完礼拜，他和同胞手足在教堂门口碰面时，他已经真的感到很不舒服了。锡格涅立刻发觉了这一点，问他身体怎么样。彼尔突然感到

眼前金星迸裂，他好容易走到看门人的小屋边时，就失去知觉昏倒在地。

当他恢复了知觉后，两个弟弟把他送上马车。他听见锡格涅吩咐马车夫驶到孔盖维他们住处去时，他甚至不想反对。他困乏极了，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一等到家人把他安置在床上，他立刻睡熟了。

几小时以后，他醒了过来，发觉自己睡在一间半暗不明的低矮的房间里，房里只有一扇窗，放下了窗帷。他没有立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在什么地方，惊恐不安地向四面张望。他看到了母亲的红木书桌，书桌抽屉上每一个钥匙孔周围是白色的圆片，象一只只张大的惊异的眼睛。这把藤椅从前就是放在奄奄一息的父亲病榻旁边的。那只放着手工绣花垫子的软座小凳，母亲还是那样珍惜地保存着。镜子下面的搁架上依然象过去的年代那样放着一个非洲的大贝壳，里面是鲜艳夺目的红颜色，贝壳里发出大海的忧郁的调子——神秘而又模糊的喧哗声——还在童年时，他常常把这个贝壳贴到耳朵边，怀着惊异的心情倾听这奇妙的声音。也许在那时候，在他心中就第一次萌发了幻想，幻想着在无人知晓的遥远地方，存在着童话般的壮丽奇迹。

彼尔带着愉快的轻松感深深地叹了口气。他终于回到了家里。疯狂地追求无法实现的梦终于结束了，他回到了现实的王国，在他的脚底下踏着的，重又是祖国的坚实的大地。

通邻室的门微微打开着，从那里传来轻轻的说话声。这声音听来是那么舒适，那么亲切。餐室里那架古老的时钟敲响了——清晰地、银铃般地敲了三下，多么熟悉的声音啊！儿时的景象仿佛从时间的长长画卷中清晰地浮现出来了。他回想起，当他还是个小娃娃时，虔敬地谛听着钟鸣；时钟任劳任怨地用钟声送走消

失在永恒中的每一个小时——教堂的钟声就这样在逝世的人的躯体上空悠然而鸣。过后，等他长大了些，他考虑着：流逝消失的一个个小时的灵魂是不是随同这银铃般清晰的声音一起上升到空中呢？甚至在很久很久以后，当他的思想从九霄云外的高空又回到大地上时，从容不迫的、有节奏的、带有警告性的钟声常常引起他庄严的心情。对于流逝得无影无踪的时间的崇敬感情没有离开过他。现在，他已长大成人，他把钟声看作是永恒本身的美好的信息。

蓦地，他想起了母亲遗留给他的那封信。整个夏天，那封信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在心底里惊惶不安地期待着看到它。他不敢写信去要求把这封信寄给他，同时却强烈地希望能读到它。现在，他觉得自己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决定启齿向姐姐要这封信。他明白，在他同黑暗力量搏斗时，害怕听到母亲对他的斥责一直悄悄地支配着他。母亲从棺材里向他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迈出走向得救之路的最最艰难的第一步，迈出需要他作出多么巨大努力的第一步。

他本想把锡格涅叫进来，但大门口响起了铃声，随着铃声从隔壁房间传来埃别尔哈尔德的声音。

彼尔默默地躺了一阵，静听着这个酷肖父亲的声音。哥哥一面说着话，一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连步履也酷肖父亲，因此，甚至有些使人感到害怕起来。他还听到，锡格涅在叙述发生的事，虽然两人都压低声音说话，彼尔还是能听到一些。埃别尔哈尔德生气地斥责锡格涅不应该这样做，“最好是送他上医院去，”他说。“你不知道他生什么病。上医院，这是最明智的做法，很可能他得了什么传染病。既然把他带到这里来了，就应该立刻去请医生来。”

彼尔翻了个身：他想继续听下去。反抗的情绪开始胜过他心平气和的温柔的情绪。但是接着他思忖，哥哥的说法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和解必须进行得彻底，要么现在就和解，要么就永不和解了。真诚表示自己悔恨的时刻已经到来。

“埃别尔哈尔德！”他喊道。

哥哥走到他的跟前。锡格涅也紧跟着来到，站在他的床脚边。

“我认为，你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彼尔一面急急忙忙地说，一面竭力克制自己。“我没有什么大病，只是因为最近一个时期过分疲劳，此刻我已经感到又很好了。”

“你看上去确实不错呢，”埃别尔哈尔德以友好的同情的口吻说，并首先向他伸过手去。“但是失去知觉，不管怎么说，这可不能等闲视之的。”

“不，不，我只是身子感到有点不适，旁的没有什么。而且阳光直照着眼睛，使我忍受不了。现在我的自我感觉又很好了。”

“可我还是坚持要去请医生。医生要是在家的话，几分钟以后就可以到这里了。”

“唔，既然这会使你们感到不安，我自然只好同意了。但是我已经说过，我身体有点不舒服，跟真正的大毛病毫不搭界。都是太阳光不好……或者可能是空气混浊。”

“好吧，我们自己不必猜测原因了，”埃别尔哈尔德含糊地说：“即使你是对的，医生很快就会解释清楚，比我们和你自己猜测强。”

虽然这些意图都是善良的，但彼尔还是偷偷地斜视着哥哥，预料着从他脸上会看到自己最害怕的表情——得意洋洋的胜利者的表情。但埃别尔哈尔德背对着光，而且他脸部的下颌特别发

达，比锡格涅的脸还大，很象一个没有表情的假面具。整个生命只集中反映在眼神之中。

彼尔又重复了一遍，说他们的意志在他是不可违抗的，他只是要求一点：请拉尔逊教授来出诊，因为他过去碰到类似的情况，曾请教过这位医生。

但他们两人，不论是埃别尔哈尔德还是锡格涅都坚决不同意他的要求。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于是埃别尔哈尔德说道：

"我们家有自己的家庭医生，他虽然不是教授，但是我们完全信得过他。"

"他给妈妈也看过病。"锡格涅插进来说。

彼尔没有立刻理解他们的意思。他重又说，如果让另外一位医生，而不是那个已经为他看过病、因而能判断他病情的人来对他进行检查，他会感到不自在的。

但是跟埃别尔哈尔德没有商量的余地。

"你和拉尔逊教授的关系是你们之间的事，而我们不要我们的家庭医生，简直说不过去，更何况我们没有任何不相信他的理由。另外，你的那位教授在这个时候除了接待经常光顾的病人外，大概任何人也不接待的，因此，即使为了这一点……"

这时彼尔才揣度出，他们一定以为，似乎他在不合时宜地故意做出高不可攀的样子，想显显自己上流社会的派头。这样的猜疑使他感到委屈。于是他就说，既然他们这样不高兴看到拉尔逊教授，那末，他就干脆起床离去吧。

当埃别尔哈尔德明白彼尔根本不打算让步时，他就不满地走出房间，叫女仆去请教授了。

锡格涅正想跟着走出去，但彼尔叫住了她。

“锡格涅，你听我说，”他说：“你这里有母亲遗留给我的一封吧？”

“现在就把信给你吗？”

“是的，请给我吧，我能够在写这封信的地方来读这封信，真是巧合。”

锡格涅一言不发地拿出一串钥匙，打开了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封用火漆加上封印的信和一个里面放着父亲的挂表的小包回来了。

彼尔决定等锡格涅走后才启封。他看到信封上熟悉的笔迹——母亲用颤抖的、把握不定的手这样写着：“我儿彼得·安德烈阿斯收——希望他在心境平静之际来读此信”；这时候，一切往事都浮现在他的眼前。彼尔拆开火漆印封，接着就读了起来：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并尊他的名为圣。我的儿，这大概是我永远合上双目以前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我给你写信是为了向你的心灵呼吁，你使自己的心灵不仅远离母亲，不仅远离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父亲，不仅远离一切仁至义尽地接近你的人们，而且远离了我们至善的全能的上帝。我给你写这封信，虽然我不知道你此刻在何处，发生了什么事。你总是躲避我们，当然，你有你的理由。你的兄弟姐妹告诉我说，你现在好象在法国，或者在美国。但是不管你在哪儿，你没有走在上帝的大道上——这是我可以肯定的。你情愿跪倒在世俗事务的纷扰之中，但是要知道，《圣经》里说，对于那些因有罪和不信神而变得残酷无情的人来说，他至死不会懂得福音书的智慧。

“你父亲在一次传教中描绘了一幅不信神的人的生活景象。他把这种生活比做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坐牢，那里一丝光线也射不进，那里除了一扇通向背叛上帝的无底深渊的门，没有其他通

道。我的不幸的儿啊，这一真实的景象也许能触动你的心灵，也许这几句话的真正含义能为你所理解：如果我们仅仅为了肉欲而活着，那我们必遭灭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为了灵魂而禁绝肉欲，那我们将得到永生。要是你很快能为自己的堕落而心惊胆战，这表示你还有希望，表示你还能找到得救之路，避开邪恶，为了基督所流的鲜血祈求上帝宽恕吧！

"我还有好多好多的话想跟你讲，我的儿啊，但我的手没有力气了，眼睛也昏花了。听听你母亲在生命即将枯竭时的最后几句话吧，怀着驯服的心俯伏在我们上帝的面前，而圣灵将奉我们亲爱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保佑你。慈悲的上帝将倾听你的祈求，使你摆脱危险，不致在最后审判的日子，由睡梦中惊起，听到世界上最最骇人听闻的话：'离开我，渎神的人，我不认识你。'"

半小时以后，埃别尔哈尔德想把教授的回话告诉彼尔，便到房间里去看看，只见彼尔躺着，手里还拿着母亲的信。哥哥的突然出现使彼尔感到很窘，他急忙把信塞到被子底下。

但是埃别尔哈尔德并没有走进来，他在房门口站住了。

"唔，看来我估计得不错，"他以得意洋洋的口吻说道。"若泽菲娜去请过教授，教授吩咐她转告你，今天他不再出诊了，除非有急病。明天如果需要，他愿意来出诊。"

彼尔默默地点点头，他没有注意听哥哥的话，因此不明白他在说些什么，也没有立刻猜出埃别尔哈尔德的话的含义：哥哥明显地希望彼尔放弃要教授来诊病的想法。当哥哥倏地回转身去，不高兴地砰然一声关上房门时，彼尔才完全回过神来。

他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看了母亲的信以后情绪这样不好。他预先就知道，信里肯定是严厉的、无情的斥责，因此信的本身

的意义一点没有使他兴奋激动，他甚至为这封辞别的信终于落到了他的手里而感到遗憾。

至于心情不舒畅，他只责怪自己。他怪自己没有完成信中的指示。他不应该在跟埃别尔哈尔德、跟锡格涅之间的龃龉没有消除之前来读这封信．应该把信藏好，等到他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时，等到"心平气和的时刻"来重读这封信。现在在这里既有锡格涅，还有双胞胎弟弟中的一个弟弟来影响他；他们常常探头朝房间里张望，显然是想瞧个明白，读了信以后对他起什么影响。

客厅里的时钟敲了四下。彼尔心神不安地思忖着，这一天该怎样结束？诚然，不论是锡格涅，还是双胞胎弟弟，午饭后都竭尽全力想使他感到愉快，不寂寞，但是彼尔却想回去，回到他自己斗室里平静的环境中去。

晚上埃别尔哈尔德又来了一次。他现在没有和弟妹们住在一起，依照母亲还活着时的惯例，每天下午三时左右到家探望一次。彼尔心里很受感动，因为尽管他们之间有过龃龉，哥哥还是走了很多路，从克里斯基安斯哈文专程来探问他的健康情况。

但是要推心置腹、坦诚相见地倾谈却又做不到，彼尔无法弄明白，他们知道点什么有关他和雅柯芭决裂的事。他虽然好几次试图从锡格涅嘴里打听到一点东西，但姐姐显然不好意思地立刻把话题引到别的事情上去。彼尔有这样的印象，哥哥和姐姐尽管对他关怀备至，却十分警惕，容易把他的任何一句毫无恶意的话看成是夸耀自己的过去、显示自己与上流社会的关系的表示。

其实，他并非那么的不真诚；但是不论是埃别尔哈尔德还是锡格涅，都不太相信他转变的真诚、恳切，他们觉得他不够顺从。他们听旁人说，彼尔解除了和犹太富商女儿的婚约。他们对彼尔的这一步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怎么

会弄到这般地步的，他们却并不清楚。锡格涅甚至根本不想知道，因为她对彼尔的生活根本不感兴趣，除了牵涉到纯粹家务方面的事或者信仰问题以外。

第二天早上，教授来出诊了。这个个子矮小，衣着破旧，甚至外貌很不整洁的人起初表现出爱埋怨别人，十分冷淡的神情。他极不愿意提起已经认识彼尔，一开头就说他自己病了，本来不应该出门的。土灰色的脸和眼窝底下的黑眼圈证实了他说的话。

检查了身体后，他变得稍稍亲切些了，在彼尔床边坐下说：

"您想要从我这里知道些什么呢？您吃得太多了，您的血液循环不好，但这一点我在上次已经对您说过了。"

彼尔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种突如其来的人事不省应该有某种更具体的原因。他不感觉到自己有病，应该承认，他的体格是强壮的，健康的。

"强壮的？您是指来自大自然的神力吗？……不过，如果这样强壮的体格合乎您个人的要求……但是我倒想建议您对自己的力量不要有过高的要求。这种力量是经不起过高要求的。这点上次我也对您说过了。我们丹麦人的胃自古以来被大量的粥和汤撑大，使我们简直跟不上时代急剧的奔跑速度。我们仿佛是一匹匹农家的小马——它们还能够勉勉强强地按老规矩慢吞吞地来个小跑步，挥动尾巴赶赶苍蝇，但是它们不适宜现今的疾奔急驰。如今，最尊敬的先生，宽阔的肩膀是不能作数的。匀称的大腿也同样不能作数。今天我们需要血液里含铁，脑髓里含磷，而且还需要没有长满脂肪的神经。亲爱的朋友，总之我已经说过了，不要对自己的体格抱多大的希望，特别是因为您的体格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

"可是我现在正需要最强大的力量来从事工作，"彼尔说道，

并请求教授在目前条件下指点他最合适的方法来增强体质。

但是教授忧郁地摇摇头。

“增强体质？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方法。”

“是的，但是上次我和您谈话时，您曾介绍我做体操，淋冷水浴，总之，从各方面来锻炼体质。”

“是的，我介绍过……因为总得给您处个方，更何况这样做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您那尊敬的祖辈或曾祖辈在当年从事类似的锻炼，对您就会有更大的好处。因为现在我们不得不为我们那些亲爱的已故者的罪孽受到惩罚——为羽毛褥子，为出了好多汗而终年不脱掉的羊毛内衣，为面粉作的菜汤，为鼻烟以及他们那书蛀虫般的隐居生活。不用说，您是牧师的儿子。而我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在这些安闲自在的庄园里，款待人口众多的全家老小的是些什么，在这些地方，放到桌子上来的常常是祈祷书以代替肉类。不过，您至少是经常淋冷水浴的吧？”

彼尔推说由于条件限制，最近怎么也无法进行系统的锻炼。

“您最好坦白地说您害怕冷水。这点我能够理解。如果您在童年时就不习惯淋冷水浴，现在来淋冷水浴确实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最敬爱的先生，现在请您把嘴巴张开，让我看看您的喉咙。”

彼尔张开了嘴。

“唔，我早就料到了。臼齿剩下不到一半。您大概到了成年才知道诸如牙刷之类的文明工具吧！我也过了二十岁才用牙刷刷牙。而在此之前，我学父亲的样，一早就用一份‘我们在天上的父’来漱口。不过，不要提起以往的过错，……”他突然说到一半就打住了，皱紧眉头，把手掌按住左边的肋部。

要不是彼尔第一眼就看出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疲惫不堪、

病得很厉害、自己也听不见自己在说些什么的人，要不是这样，彼尔听到他说的这一大段话准会勃然大怒。由于这个原因，彼尔对这些不祥的预断结果并不怎么害怕。他认为教授考虑他自己的情况超过了病人的情况。

但是彼尔还是提出了一个最后的问题。他说，教授认为住在城市里对他的健康不利，那末教授是否认为他，彼尔，将来迁到乡村去生活比较有利？

“好啊！当然应该搬到绿草如茵的地方去。快些搬吧！只有到那边我们才会感到自由自在。石砌的马路可不是为了我们这一代人铺设的。可能也不是为了下一代人。好吧，躺上一两天，让您那受尊敬的神经恢复正常。我建议您服些溴化钾，临睡前服一汤匙。我们同是不幸的人，让我们更加耐心地对待我们的过长的肠子的各种奇奇怪怪的毛病吧，一等我们进入另一个世界，这些毛病就未必能再来折磨我们了。”

* * *

彼尔不愿在床上躺得过久，第二天早上，他就起床了，又过了一昼夜，他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离学校开学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他又埋头于工作之中。

不过，医生要他多注意健康的劝告还是起了作用。他虽然仍象过去一样地工作——每天七八小时，但是时间安排得更合理：每天都出去散会儿步。象名副其实的老光棍那样，兴致勃勃地观赏街头景象，以此作为消遣。不过，他一星期只离开弗雷德里克斯堡一次——每逢星期天，坐车上教堂去。同时，他尽可能不到城东去，以免碰到同学或者熟人。有一次在电车里，他对面正好

坐着他过去的同学。那同学带着犹豫不决的微笑朝彼尔端详了很久，从各方面看来，显然竭力在回忆，他们可能是在什么地方见过面。彼尔一见有人认出他来了，就惊慌起来，急急忙忙下了车，比他应该下车的车站提前好几站。在高等农业学校，他没有与新同学来往。他偶尔去探望同胞手足，有一次，埃别尔哈尔德甚至来回访过他，但并没有达到感情上的真正接近，因为现在他自己也尽量避开这一点。为了慎重起见，他不再到瓦尔托夫祈祷室去了，他寻找着比较空的、不用再站着做祈祷的教堂。何况他不认为自己是纯粹的"格隆特维克派"，甚至并不清楚地知道什么叫做就宗教而言的"格隆特维克派"——因此，在这方面他始终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母亲给他的信，他在不同的情绪下反复读了好几次，它只使他更加动摇不定，给了他进行思索的新的借口。他第一次读信时的不愉快的感觉一直没有离开他，最后他强迫自己根本不去想这封信，以免重新由于怀疑而受苦。

秋天来了。野葡萄藤的紫红色藤蔓爬满了郊区别墅的墙头。运河的昏暗的水面上飘动着一片片落叶，有红色的，也有黄色的。彼尔很喜欢这个宁静、沉寂的公园。公园离开他的住所很近。他最爱每天早晨到公园里去散步，因为这时林荫道上还没有挤满人。夜间的寒气从发亮的草地上腾起，晨露使青草蒙上一层银色的蛛网，白色的天鹅在运河的昏暗的水面上浮游，很象神奇的童话中被施了巫术的公主。

渐渐地，公园的林荫道上散步的人越来越多。白天这里可以观察到很有趣的景象；这些景象奇妙的更迭反映了整个人类生活的小型画面。一清早起，公园里就有许多孤独的女士和先生，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从他们的脸上看来，他们来散步根本不是为了让自己得到快乐。这时刻正可以进行一番悄悄的观察。你

会看到一个有着中风者的后脑勺的商人为了昨天吃了过分丰盛的午饭，喝了过多的香槟酒而乐极生悲；还有一个神经质的太太，一夜失眠，就赌咒罚誓，强迫自己忘掉该死的爱情，而不知内情的家庭医生给她的医疗处方是到卡尔斯巴德去医治一个疗程。蓦地，公园里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小学生纷纷从各自的家里出来，沿着小径涌向主要的林荫道。随着时钟按部就班的敲打声，景象又变换了。一些退休的老头儿和附近街区的居民吃过早饭来到石板路上。年纪最老的或最衰颓的坐在装有轮子的圈椅里到处走。同时，这里也出现了小孩子，其中最小的躺在小推车里。当小孩和老人在公园的林荫道上相互微笑的时候，就形成了无穷无尽地变换着的画面的所谓田园诗般登峰造极的境地。有时散步的人会聚集在小教堂的周围。不论是举行葬礼仪式，还是举行洗礼仪式，同样会激起人们的好奇心。到日中时分，对散步的人来说，又有新的娱乐——观看结婚仪式。只要套了白马的四轮马车载着新娘在林荫大道的尽头一出现，连老态龙钟的老头儿也会急急忙忙迈着细碎的步子走向教堂。但是当最后几辆四轮马车载着嘻嘻哈哈地参加婚礼的客人向城里驶去时，又会出现另一些迥然不同的马车载着不声不响、脸色苍白的乘客来代替它们。那是一些低矮的、盖得严严实实的黑色柩车，随着黄昏来临，它们把死者的遗体分送到城市西郊各墓地的教堂里。它们从医院里、从私人的住所里形成一条不间断的行列驶来，有时没有任何护送的马车，有时则只有一辆马车送行。就在这个时候，在墓地的一长列白色篱笆后面，一些第二流的城郊花园和娱乐场所突然发出一长串亮堂堂的灯光。夜酒店敞开着大门，管乐队大声吹奏着，旋转木马兜着圈子，从电车和公共马车里倾泻出一大群渴望生活的哥本哈根的青年人，兴高采烈、嘻嘻哈哈、三五

成群地行进着。只有等到下半夜，一切才归于寂静。林荫大道上的灯光熄灭了，最后一辆四轮马车载着乐而忘返的一对恋人朝城里驶去。现在除了教堂那生了锈的时钟发出喑哑的敲打声，没有任何东西来破坏寂静了，也许从动物园里不时还传来忧郁的吼声，那是一只不幸的狮子在铁栅栏里梦见了它的沙漠故乡而发的。

彼尔散着步，看着这一切情景，忘记了忧郁。孤独使他变得异乎寻常地敏感，从前在他没有注意到的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现在却生动地引起他的想象和思索。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比耶列格拉夫上校却一直没有给他回音。这使彼尔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他不名一文了，甚至不得不把有些衣服去典押来付听课费。彼尔想提醒一下上校，就写了一封信给比耶列格拉夫。第二天回音就来了，上校告诉彼尔说，经过反复思考之后，他认为自己不可能满足彼尔向他提出的要求。

彼尔拿着信呆住了，他没有立刻明白过来自己受了骗，接着就把信搁在一边。凭良心说，他没有理由生上校的气，一报还一报嘛。他只能责骂自己，常常为了保持自己的傲气，避免自尊心受到一点儿伤害而总想暗中委托别人代替自己办事，但是谁高兴向不熟悉的人去开口借钱呢。对于他这个从前幻想着成为同时代人的统治者和君主的人，去奔走，去纠缠不休地央求，简直无法想象。但他理应受到这样的惩罚，上帝不会饶赦他渎神的罪。上帝不愿意让他摆脱卑贱的乞讨的命运。他只能全心全意地去赎清过去的罪愆。

五级文官艾里克逊的办事处设在海勃鲁普拉兹街，在街路拐角上的一幢朝着运河的大房子的二楼。彼尔在门口久久地徘徊着，考虑该怎样启口，自己在艾里克逊面前基本上应持什么样

的态度。已经登上楼梯时，他又一次停下来。在半暗不明的一间大厅里，斜角放着一口橱。有二十来个人坐在桌子边工作。一个年轻的办事员很快跑到彼尔面前，问他有什么事。彼尔回答说，他想和五级文官艾里克逊商谈一件事。

办事员惊奇地打量着他。

五级文官不在，他出国去了，最早要几个月以后才回来。他，办事员，是不是有什么可以为他效劳的地方？

但彼尔已经向门口走去。为了不留下姓名，他就急匆匆、不作解释地离开了。

来到大街上，他暗自思忖："现在该怎么办呢？"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陈列着大量鲜花和果品因而显得五彩缤纷的市场，沐浴在明媚的九月的阳光之中。从阿玛盖尔来的女售货员们戴着有护耳的包发帽，坐在许多篮筐之间招徕顾客；花场主人们推着各自的小车排列成行；生意兴隆，又是叫喊，又是争吵，闹声喧天。看到秋天丰实的收获画面，彼尔心中突然感到一种直到现在从未体验过的恐惧感——不是对心灵痛苦的恐惧，而是对肉体痛苦的恐惧，受日常生活熬煎——饥饿、寒冷、肮脏的恐惧。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卖掉衣服至多只有十至十二个克朗，只够维持一个星期。就算能维持两个星期吧，以后又怎么办呢？

彼尔运用意志的力量迫使自己离开这个地方，慢吞吞地、举步艰难地走回家去。看来得另找出路，这样心灰意懒地下去可不行。

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等待着他，不管他必须忍受多大的屈辱，他一点儿也不后悔，也不愿象很久以前那样拜倒在我们的世界统治者的面前。事实上，只有经受痛苦，成为道德上清白的人，才

能走向上帝，这点他早就知道了。当他还在童年时期，当他坐在母亲病榻旁边的小凳子上时，这一点他就听得够多的了。如果他现在真的面临为信仰受苦的前景而仍然吓得发抖，那也只是因为，他一向觉得，人们谈受苦是说漂亮话。在这种错误认识中，有一部分是真理。当勃洛姆贝格牧师谈到相信上帝，生活会是多么幸福和愉快时，他的言辞是多么热烈，多么富于感情，但只要一谈到牺牲和痛苦，牧师的口才就失去了作用，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应该是明白的时候了，关于艰难的路途和布满伤痕的双脚的说法并不夸张。彼尔并不害怕目前的贫困，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才可以接近上帝，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现在他还看不清楚、而且正因为它的不可思议而显得可怕的真理。

但是不管怎么样，总得到什么地方去弄到生活费。他刹那间想起了皇室总狩猎官封·普兰根一家。不，不合适。无论怎样不能向他们伸手。他们这些人的涵养功夫不特别好，全部情况就不可避免地会传到英格尔和她的双亲那儿。一旦勃洛姆贝格一家得知，彼尔对皇室总狩猎官的热情好客的接待除了报以借钱外，就没有别的答谢途径，这时他们会怎么想呢？其次，有一回他已经作过尝试，其结果表明，向他们请求是没有用的，除非他的排水工程的计划方案最后被接受，除非他本人被批准担任检查员的职务。但是现在该怎么办呢？给艾里克逊写信已经没有意义，把自己的两个发明专利特许证转让给哥本哈根科技局的什么人，他已经尝试过，但没有成功。

彼尔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好歹都会解决的，而暂时就卖掉或者典当多余的衣服以及诸如此类的奢侈品，没有这些东西，他完全可以很好地对付过去。他估计他的设计方案在最近的将来可以被接受，到那时他立刻可以预支了。当他写信给皇室

总狩猎官夫人，感谢她的热情接待时，她回了一封信，信中只约略提到她答应过的职位，但她又说，在这方面充满了彩虹般的希望，她又一次邀请他去凯尔斯霍尔姆过圣诞节。

几个星期过去了。十月已经来临，解救的希望还一点没有眉目。但彼尔没有灰心，仍象过去那样希冀着他一定会走运。他简直不能相信上帝会使他更进一步陷于毁灭。为了使他手头的钱在学习上能维持得长久一些，他甚至开始节衣缩食了。现在最主要的是——至少维持到考试完毕。到那时他就能到什么地方去谋个差事，或者成为一个私人开业的土地测量员，等待着好时光的到来。但是没有文凭，没有金钱，没有关系，他就只能饿死，或者去当干粗活的工人。

阴雨绵绵的秋天在不安和紧张的等待中过去了。每天早晨，彼尔总是站在窗口，等待着穿红色制服的邮递员送来邮件。解救理应来自日德兰半岛。他现在经常给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写信。她十分高兴地充当彼尔和贝斯特鲁普的牧师的庄园之间的中间人的角色。她虽然一次也没有向他转达英格尔的问候，但却明显地让他知道，大家没有忘记他，她和这个年轻的姑娘常常回忆起他。她在每次信中也写到排水工程的事，但一次比一次更谨慎了。那边举行了两次股东会议，她的丈夫积极地参加了。“但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写道，“因为目前预报十分不利。”

仿佛所有倒霉的事都降临到彼尔的头上，他在接到这封信之后又接到一封挂号信。这封信辗转递送，找了他很久，甚至到过凯尔斯霍尔姆。信发自罗马，是那个年轻的雕塑家写的。男爵夫人曾请这位雕塑家塑造彼尔的半身像。雕塑家通知说，大理石的半身像已经完成了，随时可以寄给顾主。接着他写道，不久前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男爵夫人，并彬彬有礼地向她暗示，希望得到她曾经许诺的酬金。但使人万分惊奇的是，男爵夫人的庄园的总管从瑞典把信退给了他，并附言说，她老人家记不起曾经定过这样的半身像，而且她在没有征得她的监护人的同意之前，根本没有权利这样做。由于发生了上述情况，雕塑家请求彼尔作为与此事有关的当事人，为他说说情，帮助他获得他十分需要的这笔钱。

这封信使彼尔很不愉快，不仅是由于信中提出的要求，主要的是使他回忆起那个他认为是他极端堕落的时光。他想象着这个半身像带着一个统治者的厚颜无耻的不自然的表情，不禁羞得满脸通红。他多么想自己有条件付清雕塑家的帐目，然后要求他把这个"艺术品"毁成碎片，把它们象碎石子一样去铺路——总算派上一点用处。但是遗憾得很！对这封殷勤客气的信暂时只能置之不理。为这件事去请求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或她的丈夫是要担风险的——这样做可能会损害目前决定他幸福的事业。他们会不正确地解释诸如此类干预男爵夫人的事，更何况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从未公开告诉过他，她姐姐患痴呆症的事。

又过了几星期，到了十一月底，他陷于大灾难的边缘。他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消失了，也卖去了大部分书籍。甚至连从前雅柯芭赠送给他的钻石领扣、袖口，他本来打算一有机会就把这些还给雅柯芭，现在也不得不以十分便宜的价格卖掉了。该付房租的日子临近了，另外他还欠了他吃饭的小酒馆主人的钱。

焦急不安的情绪使他无法安心地进行工作。又加经常处于半饥不饱的状态，他感到疲惫不堪。他脸颊上生平第一次失去了红晕。他没有去探望同胞手足。他自己明白，他的模样很糟糕，害怕哥哥姐姐纠缠不已的盘问。

于是他决定再到五等文官艾里克逊那儿去碰碰运气。但结果还是一样:原来文官在路上病倒了,因此不可能在圣诞节前回来。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向高利贷者去借钱。他翻遍所有的报纸,在其中寻找那些用小号铅字排的互相雷同的广告,这些人类的恩人每天通过广告使人们注意到他们的存在。彼尔的目光停留在森杰尔戈尔的这个姓氏上。这个姓氏受到了他的信任,因为从前在他的小城里住着一个很体面的卖馅饼的老太太,她也姓森杰尔戈尔。他知道这种人基本上只有晚上在家。天黑以后,彼尔在六点钟时准备舒齐就上城里去了。

森杰尔戈尔先生自称是金融业务的中间人,住在一条僻静的小街上一座大教堂的旁边,忙忙碌碌的人们为了抄近路,一天之中上百次地穿过这样的街道,虽然未必有人叫得出这些小街的街名。彼尔不得不好几次向行人问路,看路名牌,直到最后找到了他需要的地方。这是一条又狭窄又偏僻的小胡同,胡同里只点着一盏路灯,正好点在彼尔要找的那所房子的对面。于是他穿过街路,到了房子对面,抬头看了一下二层楼。根据地址,森杰尔戈尔先生住在二楼。这一层楼共有三扇窗,窗内都亮着灯光,看来主人正在家。

来开门的是一个棕红色头发的六七岁的小姑娘。她实际上并没有把门打开,而是半开半闭,因为门上的链条并没有拿下来,她那洋娃娃一样的蓝眼睛在门缝里张望着。她听不清楚彼尔需要什么,天真地说,最好还是跟她的爸爸说。然后踮起脚,开了门锁,把他领到客厅里。这是一个在哥本哈根极其普通的、没有突出之处的小市民的客厅。桌子底下有一块小地毯,墙上挂着几幅小型油画,格子架上放着照片簿和廉价的小玩意儿。

这里的一切看起来是那么舒适,富有家庭的温馨,使彼尔感

到既吃惊，又惬意。靠窗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只台灯，火红色的灯罩是用香烟纸糊成的，沙发上方挂着的许多肖像中间，彼尔看到了一个穿着法衣的牧师像和一张乡村教堂的照片。这时候，森杰尔戈尔先生本人从邻室走进来了。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结实的男子汉，长着宽而密的红胡子，其中有些已经花白。最初他的神态有些困惑，因为乍一看，显然不能肯定这个站在门边昏暗处的来访者是什么样的人。彼尔自己也明白，在眼前的情况下，他那浓密的黑胡子和扣得严严实实的长外套使他的外貌带点奇特的色彩。最后，森杰尔戈尔先生请彼尔坐下，并问他有什么事。于是两人都坐下了。

从各方面看来，森杰尔戈尔先生刚吃完晚饭，甚至最后一口饭还没有咽下去，因为从他嘴里发出一股浓烈的干酪味。彼尔立刻抓住时机，开门见山地说他需要多少钱，也谈到他对前途的展望和他能提供的担保。此外，因为上面提到的担保一共只有两张发明专利的特许证，他表示愿意参加人身保险，保险的金额相当于借款的数字。森杰尔戈尔先生沉默不语。他坐在桌子旁边的圈椅里，此刻，当彼尔在灯光下打量着他时，得出的印象已经不是那么好了。脸上现出红色的斑点，两颊松弛，有点发黄的眼睛射出锐利的探究的目光。晚饭时，他大概吃得过多了。他的整个大肚子由于不断打嗝而颤动，但是这却一点也没有使他感到不好意思。

森杰尔戈尔的沉默在彼尔看来是有利的标志，于是他开始说出借款的条件。但是森杰尔戈尔不作回答，却突然问彼尔，他是否可以找到担保人。

“担保人？难道没有担保就不行？”

彼尔的天真引起森杰尔戈尔先生不信任的讥笑。

“看来您对这点甚至没有考虑过？反正是需要有某种担保的。如果您的前途确实象您对我说的那样，是光明灿烂的，那末，您大概不用费多大的劲就能找到一两个保人……您想借多少钱？”

“一千。”

“借多长时期？”

“我想借一年。一年之内我大概就能归还这笔钱和全部应付的利息。”

“利息应该先付，”森杰尔戈尔先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同时从桌子上拿起一本哥本哈根居民的地址手册。

这时，刚才给彼尔开门的那个棕红色头发的小女孩走进房间来了，背后拖着一个洋娃娃。她紧偎在父亲身上，父亲用自己的胖鼓鼓的手得意地抚摸着她那棕红色的鬈发。后来他让女儿走开，以便全神贯注地来翻查地址手册。但女儿立刻爬到父亲的膝盖上，以一个顽皮的孩子所特有的洋洋得意的勇敢的目光打量着彼尔。

“我怎么在这里没有找到您的大名，”森杰尔戈尔一页页地翻着地址手册，一面这样说。

“最近几年我一直住在国外，”彼尔解释说。

“哦，原来这样，住在国外。”

有些发黄的眼睛狐疑地离开了地址手册，接着，重又埋头于这本手册了。

“这里有个布·锡杰尼乌斯，原是个牧师，他是不是您的亲属？”

“不是。”

“还有一个弗·锡杰尼乌斯，是个会计，这是您的亲属吧？”

“不是。”

“下面是埃·锡杰尼乌斯，国王的特派员。这也不是您的亲属吗？”

彼尔没有立即回答。

“是我的亲属。”

“大概甚至还是很近的亲属？”

“哥哥。”

“难道您不能请他作担保，这样一切就合乎手续了。”

“不，我不能，”彼尔神色慌张地说。

“哦，哦，这么说来您不能，”那双发黄的眼睛从手册的边沿上抬起来，重又望了望彼尔。“您同我刚才提到的那位先生的关系一定不太密切。”

“不管密切或者不密切，但对于这类事情我不能向他开口。”

“不能？那有什么办法呢，我和您的事就办不成了，”森杰尔戈尔先生已经用完全另外一种口吻说道，同时啪的一声合上了地址手册。

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彼尔仍坐着不动。他害怕没有任何希望地离开这里。黑暗的街道、赤贫如洗的斗室里的孤苦景象，仿佛地狱张开着的大口，呈现在他的面前。但是，不管怎么说，去请求埃别尔哈尔德……不，无论如何不能！这点决不考虑！

他对森杰尔戈尔说，准备退一步只借五百克朗，或者甚至更少，他可以把穿的衣服和书籍留在这里作为抵押。但是森杰尔戈尔先生感觉到自己已经完全掌握了主动权，他打断彼尔的话，毫不客气地说，有些人设想，似乎单单凭借美丽的眼睛就能弄到钱。寄希望于未来！这哪行！要是真能这样，不论是谁，只要在大街上发表一下宣言，就能伸手要钱了。去找殷实可靠的担保人

或者拿可靠的抵押品来！——如果没有，那就不用谈了。

彼尔不得不走了，却又不想回家。纷乱的思绪象一群蜜蜂在彼尔的脑袋里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心里进行着剧烈的斗争。他的全部自尊心要求他："去怨天尤人吧！"但是另一个权威的声音回答说："正义的惩罚落到了你的身上，你一定要赎罪，那就赎罪吧！考验的时刻来临了。这里是你的针眼①！穿过针眼，你的心灵就能得到安宁。"

两条腿不自觉地把彼尔带到了孔根斯纽托夫——尽管十分肮脏，雾气很重，但这里却是熙熙攘攘，一片欢乐。许许多多马车穿过广场向四面八方驶去。从戏院的敞廊里射出一道道亮光。广场另一面的"安格列捷尔饭店"也倾泻着一片亮光。商店橱窗的灯光和街灯的亮光洒在湿漉漉的路面上，反射出闪金光的斑点。不知是由于彼尔已经不习惯城市的烦扰，也不知是他的神经已紧张得快要崩裂，刹那间他象被钉在那儿似的呆住了。大地在脚下颤抖，耳朵里似乎灌满了铅。"小心，让开"的大叫大喊声才使他清醒过来。一辆四轮马车从他身边驶过，近得车轮擦过他的长外套的衣襟，把稀泥溅到他的衣服上。凭借路灯的亮光他看清马车里坐着一对穿得漂亮讲究的男女。女的穿着天蓝色的绸衣裙，耳朵上闪烁着钻石的耳环，男的穿着制服，胸前佩满了勋章。另一辆四轮马车从对面疾驰过来，里面坐着一对兴高采烈的青年人。

彼尔走得离家越来越远了。仿佛有个引诱者的一只看不见的手，吸引着他的不听使唤的身子向斯图列·孔根斯加德走去，

① 此处"针眼"一词可参阅《新约·马太福音》第19章第24节。耶稣对门徒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不容易呢！"

然后继续往前，来到了他过去的岳父住的地方。有个内在的声音在呼唤他："回来吧，停步吧，趁现在还不迟。你这是在走向灭亡之路。"可彼尔却一直向前走着，走着。

现在他已经拐了弯，来到僻静的小街，那里就是他所熟悉的意大利式的"宫殿"。现在他已经站在房子对面的阴影中了。萨洛蒙家大概正在举行晚会：枝形挂灯的亮光透过厚实的绸缎窗帷射了出来。

为了避免引起注意，他本来已经走到稍稍远离勃列德加德的地方，但又回转身来。他的内心重又抱怨起上帝来，内心的声音又在说："我为了你作了那么大的牺牲！我象一条丧家之犬，浑身发抖地站在街上的泥泞之中，可你甚至到现在还不愿赐给我一点慈悲。"

这时他更加紧贴在墙上。"宫殿"的大门咿呀一声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人来。这可能是谁呢？这不是伊凡——他的脚步总是那么急匆匆的；也许是埃别尔特，以前追求过雅柯芭的人？一股可笑的无名的妒火袭上了心头。突然一道光线从黑暗中勾勒出一个钩形的鼻子，灰白的山羊胡子，一双大脚，脚掌成外八字形。啊，这是阿隆·伊兹拉耶尔！

仿佛有一道闪电照亮了彼尔的心！这是从什么地方忽然来了个救星呀！阿隆·伊兹拉耶尔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他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人呢？"我们的阿隆·伊兹拉耶尔是体现在人类面貌中的慈善本身。"彼尔虽然已经不再是菲列普·萨洛蒙的女婿，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说，这无关宏旨。他在彼尔订婚之前就曾对彼尔表示过好感，而且真诚地相信彼尔的计划。在他面前是可以把全部真情和盘托出的。

彼尔就跟在这一矮小个子的人后面，沿着斯图列·孔根斯

加德走去。良知的声音仍象过去那样威严地对他说："走你自己的路！别人的慈悲帮不了你的忙。你现在该知道上帝要求你的是什么。去完成预定的目标吧！不要逃避。上帝的意志将在你的耳边提醒你，一天比一天更坚决。你要么去完成上帝的意志，要么重又使自己的心灵变得残酷无情；不然你就不得安宁。不要耽搁了，为了你一向如此顾惜的自尊心——仅仅为了你的自尊心，就不应屈服于新的诱惑！快去实现吧！上帝等待着呢！"

彼尔放慢了脚步，走完孔根斯纽托夫街，他不再跟踪了。他仿佛是个被判了死刑的人，目送着这一矮小个子的人穿过从巨大的高楼壁钟上射出的光带，消失在格连涅加德的街角后面了。

于是彼尔慢吞吞地拖着脚步向弗雷德里克斯堡的家中走去。九点钟以后才回到家。他没有点灯，也不打算就寝。他双手掩住了脸，在一片漆黑之中坐在桌子旁边，一动不动地坐了半夜。

第二天早上，他去找了埃别尔哈尔德。哥哥没有任何减轻他困境的表示，只默默地听着，带着城府很深的表情，并不打算阻止他说出详情细节。但是，他并不拒绝给予帮助。诚然，哥哥甚至没有谈论有关担保的事，只要求给他一个期限，以便把事情好好考虑一下，并跟家里人共同商量；如果他们一致赞同借钱给彼尔，那么，照哥哥的说法，这将最能符合故世的双亲的意愿。

彼尔不打算说什么反对的话。他忽然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他在忍受屈辱中想望的安宁也好，幸福也好，不知为什么忽然都不存在了。甚至恰好相反。他从来没有感到过这种使人抑郁的空虚，也从来没有这样感到过，一切善的力量都背弃了他。

第二十四章

彼尔和哥本哈根豪富的女儿解除婚约的消息传到贝斯特鲁普，牧师太太打心底里惊慌起来。得知彼尔打算到凯尔斯霍尔姆来度圣诞节时，有一天晚上，已经上了床，她坦白对丈夫说出自己的担心，提出得想办法在这段时期把英格尔打发到什么地方去。但牧师对这些意见甚至连听也不愿听。让女儿去嫁给一个有这种历史的人，这样的前景当然并不怎样使他动心；但是，按照他的说法，代替上帝去执行天意是罪过的。何况这个青年人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他的态度是真诚的，可以相信的，无怪乎他为了灵魂的得救而要牺牲物质利益了。

“我们没有权利把权力用到信仰方面去。而爱情也是一种信仰。不过，我准备想个什么方法跟英格尔详细谈谈，让她懂得，我们根本不是强迫她奴役自己的心灵。这样做可以提高她的责任感。”

最初，英格尔没有意识到，彼尔解除婚约对她有什么关系。虽然她十分清楚自己的价值；可是这一次，她认为一切发生的事都是由于彼尔跟她父亲相识而造成的。后来，英格尔的女友，克劳森的两个女儿引导英格尔的思想顺着真实的足迹去追寻，这时，她才回忆到，彼尔抛弃了多么了不起的荣华富贵，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她，她感到一阵愉快的激动。

她自己的感情对她暂时还是一个谜。不管怎么说，对于彼

尔，她没有体验到一种强烈的爱。想到他时，浮现在她眼前的只有他的一双明眸。因为当彼尔第一次来到贝斯特鲁普他们家中时，她的父亲说过，彼尔的眼睛象是广阔的海岸，在那儿，海鸥浴着阳光，在深深陷入沙滩的、破船的残骸的上空盘旋飞翔，“使人想起冬天的昏暗和春分时的风暴”。这个比拟当时使她惊讶不已，因为她不明白父亲说的意思。但是，现在她明白了以后，她所想的只是有关这双海洋探险家才有的阴暗的、忧郁的眼睛的事。彼尔的这双眼睛所泄露的他过去的一切情况，对她的感情来说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竟去爱上一个已经和别人订过婚的人！不，她觉得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她从未看见过彼尔过去的未婚妻；而且，她也知道，在解除婚约以前，他是多么的不幸、痛苦，这样的想法才使情况稍稍改变了一些。

她认为，她喜欢他；但不知道，是否会有那么一天真的依恋他，是否会爱上他——她不知道，因为对于爱情她只有一些模糊的认识，尽管女友们都极力启发、开导她。体态丰满的盖尔达也同样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和从别人那里汲取的、关于爱情的神秘的知识传授给她，但是英格尔并没有用心去听盖尔达的话：因为她自己离开这类事情还远得很呢。

更使她感到奇怪的是，有一天，离开圣诞节两个星期以前，父亲单独和她在一起时，冷不防地谈到了彼尔和他可能到他们家来的事。

“孩子，你大概知道锡杰尼乌斯先生已经解除了婚约，因此，我想开门见山地问问你：如果考虑到人们会怎样来评价他这样的做法，那末，你是否最好不要在我们家碰到他？只是要老老实实地回答我。”

英格尔觉得父亲提出的问题包含着做媒的潜在意图。她暗

自思忖，双亲大概是收到了彼尔的来信。这一想法使她忸怩不安起来，以致她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

但对于勃洛姆贝格牧师来说，英格尔的沉默以及她倏地双颊飞红就足以回答他的问题了。晚上，他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妻子，又这样说："不要对女儿施加任何压力，我们希望，上帝会作出挑选，成全她的爱情，赐福于她，把她引向幸福之路。"妻子提出说，彼尔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任何前途，不可能养活家小。牧师理直气壮地回答说，在这方面上帝也自有安排，不会遗弃他们的。他指的是拟定的变更河床的计划，它毫无疑问地会使彼尔获得很可观的收入。

事实上，这方面的远景是十分黯淡的。秋天时，皇室总狩猎官好几次召集未来的股东们开会，但暂时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共有两三百个大小股东，这个计划方案涉及到所有这些人的利益；没有他们的一致同意，就寸步难行。虽然每一位股东在心底里都深信不疑，认为所提的改变河床的计划肯定会给他大量的好处，他却或者反对这个方案，或者至多不过抱模棱两可的态度——因为他担心，他的某一个弟兄或者邻人或者姻兄弟会得到比他更多的好处，或者承担更少的费用。又加上股东们不能允许把开创这么重要的事业的荣誉给予皇室总狩猎官，因此，殷实的农民一般不再来开会，这样，这个计划就完全断送了。

但是，出乎大家意料之外，这时，勃洛姆贝格牧师却亲自来抓这件事了。他认为满足他个人的需要是整个教区头等重要的大事，在这方面他具有令人羡慕的才能。正象他跟他的老婆谈话时所表示的那样，他决心连根拔掉这种有毒的荨麻，因为它可悲地证明了，甚至在自由社会里，在被精神力量净化的社会里，也能大量繁殖不信上帝和互相敌视的莠草。起初牧师悄悄地企图

说服一些人，事情能否顺利进展首先取决于他们是否同意。遭到反对以后，他凶猛起来，就转为公开的进攻了。在他的教民全体参加的信徒大会上，他发表了激烈的演说，其中谈到了这个计划方案，然后用强烈的、形象生动的语言抨击了狭隘的私有者的自私自利，因为它阻挡能引导全人类走向幸福的进步道路，同样也阻挡真正为上帝所喜爱的、健康、幸福和正当的生活蒸蒸日上。

他的演说使在场的人大为吃惊，甚至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首先是因为在信徒大会上作这样的演说是不适当的；其次是因为有人已经风闻到一些英格尔和制定上述计划方案的青年人即将联姻的消息。但勃洛姆贝格却若无其事地保持镇静。他的过分大胆的演说招致他的教民短暂的愤怒，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相信自己有制服他们的威力，就没有去阻止他们随心所欲地唠唠叨叨地抱怨。不管怎样，他向自己提出的开创这一事业的目的总是会达到的：他给这一事业注入了新的生命，在他看来，全区的幸福生活现在都取决于这一事业。在农民的庄园里，在佃农的茅屋里，大家都在谈论牧师的演说，就这样，人们重又开始讨论起这个计划方案来。

* * *

圣诞节前一天彼尔来到了凯尔斯霍尔姆。那里一切如旧，只是男爵夫人回去了，而皇室总狩猎官的脸色比以前任何时候更象暗淡褪色的槭树叶子。厨房里依然散发着泥炭的烟气，这种烟味对彼尔并不陌生，使他感到无限的亲切。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立刻注意到在彼尔身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不仅是外表上的变化。她看清楚彼尔大概有什么重大的

困难；尽管她象母亲般地关怀他，想借助这种关怀尽量把详情细节探听出来，但彼尔一个劲地缄口不语，最后甚至使她伤心了。

圣诞节节期的第一天，彼尔和她一起上贝斯特鲁普的教堂去。皇室总狩猎官得了感冒，因此留在家里。当他们抵达教堂时，教民们已经开始在唱赞美诗了。勃洛姆贝格牧师把一只手插在上衣的口袋里，在过道上走来走去，用洪亮的嗓音高唱着赞美诗，一面同朋友和熟人们打着招呼。他时不时地在通到唱诗班的梯子边停下来，用善意的目光扫视着拥挤得水泄不通的教堂，脸上露出深受感动的喜悦。

彼尔立刻用目光寻找英格尔。她坐在过道的另一边，紧挨着她的母亲。她穿着黑色的衣服，这使她那娇柔秀丽的容貌显得无比地美妙。她目不斜视地看着祈祷书，一次也没有抬起头来。甚至当丝绸衣服的窸窣声通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来到，而勃洛姆贝格太太朝进来的人转过身来，向他们点头时，英格尔还是继续看她的祈祷书，但是她双颊飞红。因而，彼尔有理由怀疑，她已猜到彼尔的在场；他把这一点当作他取得胜利的标志，他的心怦怦直跳，惊慌不安地期待着。

礼拜刚一结束，彼尔、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还有几个来教堂做礼拜的人，就都被邀请到牧师家去喝咖啡。以牧师的名义作这样的邀请，是当地的风俗。教民们对于请什么人，什么时候请，以及这样的荣誉给过几次，都作出极严格的统计。彼尔在牧师家里碰到四个农民带着自己的妻子。虽然他们脸上的表情各不相同，但都显示出同一个意思：在自己这个教区里，他们是最受尊敬的、最有名望、最富有的人士。彼尔压根儿没有想到，勃洛姆贝格牧师邀请这些人来全是为了他。虽然牧师以不寻常的热情努力尽快使所有的人彼此熟悉起来，但谁也没有谈到改变河床的计

划。而且，整个“喝咖啡”的仪式至多不过半小时，牧师就急急忙忙要去主持节日正式日程以外的祈祷仪式，亲自向客人们暗示，该是他们回去的时候了。

最先离去的是四对农民夫妇，接着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和彼尔。英格尔又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

她一直十分担心，怕单独和彼尔在一起；因为，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深印入她的头脑中，认为彼尔曾写信给她的双亲，而且预先得到了他们的同意。但对她本人来说，她对这个该死的问题：她是不是爱彼尔，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确切地说，由于没有经验，她简直弄不清楚，她对彼尔的感情是否能称为爱情。她喜欢他有些与众不同。命里注定要成为她的丈夫的人，无论如何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此外，她深信，他禀性善良，将会无微不至地关怀她。还有——对自己有什么可隐瞒的呢！为了等待他的到来，她辗转反侧，整整好几个晚上，彻夜没有合眼。再者，例如今天吧，正好要到教堂里去时，她激动得甚至连肚子也剧痛起来。但是，这一切可以算作爱情吗？不知道！

当彼尔坐在他们家时，她几乎确信，她没有任何一点儿爱情。他的外表变得很厉害，尽管无可否认，这只有使他更加显得英俊，但却变得有些陌生了，生疏了。但等他一离开，家里就变得空虚而令人怅惘，在这一天余下的整个时间，她简直感到坐立不安。她从这间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从这一把椅子坐到另一把椅子，痛苦地为认识彼尔而感到遗憾。一种至今无可名状的、陌生的心慌意乱折磨着她。最后她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在窗口坐下，愁绪满怀地仰望着落日把染上白霜的树木映得通红。她思念着浪漫主义的、神话式的英雄。和彼尔的相遇，那样栩栩如生地唤起了她记忆中的这一英雄，以致后来她已经无法摆脱最初的印

象了。他孤芳自赏，沉默寡言，他那苍白的脸，宽阔浓密的大黑胡子，主要的是海洋探险家那样令人惊异的眼神，很象“飘泊的荷兰人”[1]，一年前她在哥本哈根听到的歌剧里刻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特别使她难以忘怀的是那庄严雄伟的序曲，它描绘一个饱经患难、飘泊流浪的航海者，命中注定终生无家可归，被命运驱赶着在海上飘泊，试图在挪威的岩岛群中躲避风暴。后来，在定音鼓奏出的低沉而缓慢的隆隆声中，他走进一家贫苦渔民的茅屋，看见了主人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姑娘，她孤孤单单地坐着，在一面纺纱、一面唱歌。于是英格尔的头无力地低垂到手臂上，她暗自思忖着，她爱上了，当然是爱上了彼尔，虽然爱情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

她希冀着，到明天一切都会决定下来。因为她和双亲一起被邀请到凯尔斯霍尔姆去，据她所知，没有再邀请别人。但是，一清早从凯尔斯霍尔姆派人来通知说，邀请改期了，因为皇室总狩猎官得了重病：半夜里他的胃痛痼疾又发作了。

白天，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亲自陪着彼尔来了，为了没有如约邀请他们而来致歉。她提到昨天四个农民来访的事说，最近一阵子，大家又重新开始谈论改变河床的计划，准备让那些对这计划感兴趣的人士再碰一次面。

“这样一来，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我们也就可以跟锡杰尼乌斯先生在一起了。”

勃洛姆贝格牧师在谈话时把双手交叉放在背后，静静地在

① “飘泊的荷兰人”是传说中一个航海者的形象，他和自己的船只永远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中飘泊，靠不了岸。西欧文学中不止一次地把这个传说作为题材，德国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飘泊的荷兰人》就是根据这个题材创作的。

房间里来回踱着方步。听到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最后几句话时，他带着十分严肃的神情倏地站住了。

“您说得对，”他说道，“我也没有丧失信心：在这个问题上，相互谅解的精神最终一定会取得胜利。”

牧师太太默不作声，但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变得越来越健谈。显然，她对于彼尔前途的每一个细节都周密地考虑到了。

“您还记得车站附近有个十分幽美的庄园吗？一位牧师的孤孀彼得尔逊娜已经去世，现在那庄园一直空关着。对锡杰尼乌斯先生来说，没有比那庄园更合适的住所了。庄园的外表美得出奇，再加上景色迷人的花园和应有尽有的设备，真是个好地方呢！”

英格尔站起身来。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唠叨使她感到厌烦。她十分明白谈这些话的目的，总的来说，她对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态度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冷淡多了。首先，她明白，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早就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要把她嫁给彼尔。其次，她开始猜测，夫人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关怀彼尔的幸福，其潜在原因恐怕不仅仅在于他们之间良好的关系，因为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对彼尔的夸奖有时实在太过分了。

喝完咖啡以后，大家在花园里散步了一会儿，又继续往前走，直走到山冈边。彼尔因此一直没有机会和英格尔单独谈谈。牧师太太目不转睛地盯着他们；而当他们散步回来时，马车已经套好，恭候在台阶前了。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急着要回去守候患病的丈夫，而对彼尔却谁也没有提出要挽留他。

分别时，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拥抱了英格尔，想亲一下她的双唇；但英格尔却躲开了，别过脸去把耳朵对着夫人。她过去那么喜欢夫人的抚爱，可现在它却只能引起她厌恶的感觉。

又是好几天过去了，这一对恋人就这样一次也没有机会碰面。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直守在丈夫的病榻旁边。由于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缘故，彼尔也不得不拒绝参加当地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不过他感到遗憾的只有一件事：他无法见到英格尔。他知道，英格尔作为绝代佳人，作为勃洛姆贝格的女儿，总是青年人众星捧月的对象，因此，她是圣诞节游行中无人可代的女王，又是跳古老的舞蹈时神话中的公主——这些风尚，他在夏天听到过已不止一次，现在又在这里流行起来。虽然他也知道，这里的年轻男人屈指可数，而且他们不是呆头呆脑、富有的独立庄园主的子弟，就是幼稚的大学生，但他还是十分担心。于是，他就觉得这段时间拖得很长，折磨得他很痛苦。大胡子的总管不止一次地邀请彼尔去打猎，但打猎已不再能引起他的兴趣了。几乎全部时间他都是足不出户地坐在家中，暗中希冀着，英格尔也许会上他们这里来作客。不论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为他的前途安排的计划也好，即使是重新恢复关于计划方案的谈判也好，几乎都不能使他激动；说得更确切些，如果能使他稍稍激动的话，也只是由于他指望可以由此获得英格尔的爱情。

在他的房间里，象他第一次来时那样，有一只书架，上面密密麻麻地排列着许多书。以前，当他孤单单一个人时，他常常求助于这些书籍。但是，这一次，他却宁愿涉猎文学作品——长篇小说、戏剧、短篇故事，他看书是为了消磨时间，排遣愁闷。此外，自从他不得不向兄弟姐妹们低首下心以求赎清往日的过错以来，他有些害怕接触宗教内容的书籍了。他在这个秋天里所认识的那个上帝，和他在勃洛姆贝格的著作中所认识的、最仁慈的抚慰者那种吸引人的形象丝毫没有共同之处。虽然他曾几次浏览过这些书，但它们也象圣诞节的牧师布道一样使他失望。他的思

想，在关于生和死、罪恶和幸福的这些流利动听而不过是老生常谈的话中，已经找不到安宁。在寻求上帝的过程中，他跨越了以那种只诉诸心灵却一点也不对智慧产生作用的议论来使人满足的界限。现在他渴望智慧的食粮，现在他要追求真理，而勃洛姆贝格提供给他的却是美丽的花朵而不是必不可少的面包。因此，彼尔决定让自己的思想稍微松弛一下。他已经被徒劳无益的追求弄得筋疲力尽了。必须把天堂地狱的大门关上一些时间，让他只思考为他注定的命运；因为他在这个瞬息流逝的一生中的整个遭际和全部幸福都取决于它。

过去他甚至不敢有这样的想法：在通过考试得到一个好的职位，或者至少能指望过一种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之前，就向英格尔求婚。但是，现在，当他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她的到来时，嫉妒和相思折磨着他，过去的冲劲儿突然觉醒了；他决定，只要有机会和英格尔单独在一起，就马上要求她答复。

在新年的前一天，他终于有机会到贝斯特鲁普去。他知道，从那里曾有好几次派人来探问皇室总狩猎官的健康情况。由于那天早上出现了显示健康恢复的迹象，吃早饭时彼尔就问，他是不是该到贝斯特鲁普去一次，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牧师全家。

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微笑着回答说：

“您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借口，”在她的说话口吻中包含着开玩笑的音调，这种音调已经好几次使彼尔只好住口不谈下去。

早饭以后，他立刻就动身。他知道牧师家里是在三点钟吃午饭的，他准确地计算了一下，从一点钟到两点钟最容易在客厅里单独碰到英格尔。她母亲这时正好在厨房里准备午饭，父亲则坐在自己的书房里。而且一点钟到两点钟正好是英格尔练习弹琴

的时刻，她是个很守本分的人，用皇室总狩猎官夫人的话来说，除了重大的教会节日，她一年到头没有一天停止过练习。

为了想悄悄地来到那儿，他甚至不坐他提供的马车；更何况风和日丽，道路平坦，他长期关在屋子里，很想借此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冬天的阳光在冰冻的大地上投下长长的影子，田野里一些地方有几只怀孕的绵羊在游荡，啃嚼着枯干的草。彼尔心里宁静得很，宁静得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他怀着一种奇怪的，几乎是极其虔敬的感动的心情，谛听着自己的双脚踏在结了冰的土地上发出的声音——锡杰尼乌斯家特有的很响的、有节奏的脚步声。看来，似乎在这种声音中有那么一种东西，把他跟飞逝不复返的时光联系起来了，从那儿，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把力量注入他的躯体，把宁静注入他的思想，把希望注入他的心灵。

看来，一切都和他所估计的完全不一样。还来不及推开篱笆门，他立刻看见了勃洛姆贝格太太，她正站在院子中央喂鸡。她十分矜持地感谢他带来的好消息，接着，就邀请他进屋去。英格尔确是坐在客厅里弹钢琴，但她的母亲一秒钟也不让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因此，话题一直围绕着皇室总狩猎官的病情转来转去。后来，牧师本人穿着黑色的短上衣——工作服出来了，他立刻成了谈话的主宰。彼尔明白，这一次他又不得不一事无成地离去了。

但这时院子里响起得得的马蹄声，一辆笨重的老式大马车驶到了门口。这是贴邻教区的牧师夫妇向他们祝贺圣诞节来了。葡萄酒和烘烤的点心早已端来，现在又端来咖啡和巧克力。英格尔帮助母亲摆餐具。彼尔本来完全准备回去了，但勃洛姆贝格牧师留他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彼尔也就很快同意留下了。后来客人

老夫妇俩走了，勃洛姆贝格夫妇把他们送上马车；就在这几分钟里，英格尔和彼尔订下了婚约，成了未婚夫妻。

当勃洛姆贝格太太回到客厅里时，她立刻发现事情不大对头。英格尔站在窗口，埋头看花；彼尔呢——站在她旁边。

"这儿出什么事了？"牧师太太几乎粗声粗气地这样问。

彼尔向前迈了一步，鞠了一躬，仿佛表示抱歉似地说：

"太太，我向您的女儿求婚了。"

但这时穿着短工作服的牧师出现了。当他得知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时，他的脸上露出担心的表情。起初他说了几句适合当时情况的格言；但是，后来，作为一个脾气随和的人，当他受到感动时，他就莞尔微笑起来，张开双臂拥抱了英格尔，称彼尔为亲爱的儿子，并热泪盈眶地祝福了他们。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说真的，连彼尔自己也不明白。后来，他请求英格尔把全部经过讲给他听时，英格尔认为整个事件带有几分喜剧性质。她说，当客人走出去时，她也想跟双亲一起去送他们；但是彼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挡住了她的去路。

"我几乎要大叫起来，你真不知道抓得我多么痛。"

不过，她这样说一点没有卖弄风情的含意，她确是真想抱怨他这一点。事实上，最初使她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彼尔本人，不如说是她要把幸福奉献给他的那种想法。但彼尔却没有感觉到似乎他们之间的某种壁垒一下子倒塌了；他只发觉她避免单独和他在一起。彼尔担心她会拒绝，因此，甚至在告别前终于只有他们两人留下时，他还不敢提出要吻吻她。不过，英格尔的矜持一点也没有使彼尔生气，正是这种带有自尊心的羞怯一开始就吸引了他；因此，他发誓要耐心，不能有任何一点损伤她的尊严的举动。

在牧师的书房里举行了家庭会议，作出这样的决定：在彼尔没有通过考试之前，把订婚的事暂时保密。勃洛姆贝格太太特别坚持这一点，彼尔毫无怨言地服从了。他们还要他在公开之期到来之前什么也别对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说。这个要求主要是英格尔坚持的。但是，这个要求没有达到。因为，当他回到凯尔斯霍尔姆时，他脸上的神色立刻泄露了秘密。

“您订婚了吧！”皇室总狩猎官夫人一看见他立刻叫了起来。

彼尔不得不坦白承认这一切；而且，在她的追问下，他倒出来的话比他想说的还多得多。

* * *

彼尔又一次确信：苦乐总是相伴而行的。

过了几天，冷不防有两位不速之客来探望他：那是在牧师家和他一起喝咖啡的两个农民。他们来到凯尔斯霍尔姆，要求彼尔和他们进行谈判。他们身材高大，体格魁梧，穿着土布衣服，态度骄矜。彼尔请他们坐下来谈，尽管这次访问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再加上彼尔不善于和农民交谈，但谈话还是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客人们一开始就宣称，并不是什么人派他们来的，是他们“道听途说”彼尔准备从事改变河床的计划，降低全区各水库的水位，他们就自动来了。如果他们道听途说的话是真的，他们想亲自进一步了解这件事。在他们的每一句话中，都透露出精打细算的谨慎态度和打小算盘的不信任心理，这同他们的魁梧的身躯和坚定不移的姿态完全不相称。虽然从客人向彼尔提出的那些问题可以看出，他们对这件事不论从法律角度还是技术方面都作了细致的研究，但他们一直装得似乎仅从大体上接触了一下

计划方案。当其中的一个偶尔谈到可以再召集一次创办人的会议时，另一个并没有忘记对实现这一想法表示怀疑；于是，第一个立刻开门见山地说，他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不相信这件事会成功。

当他们终于离开时，彼尔暗自思忖，他们来的目的是想使他作好彻底放弃计划的准备。但当他把谈话的内容转述给皇室总狩猎官夫人听时，她比较熟悉农民办事的规律，便当即向他祝贺，并带着那种调皮的笑容说，现在正是去量结婚礼服尺寸的最好时机了。勃洛姆贝格夫妇对一切也都满意。果然不出所料，几天以后，全区都听说，这两个农民到哥本哈根去请求他们的议员为他们张罗国家津贴来开始这一工程。

彼尔在这个时期几乎天天都待在贝斯特鲁普，英格尔越来越放纵自己的感情了。虽然她从来没有越出若有所思的宁静姿态，而且当彼尔吻她时还有些不太高兴，但是她对彼尔关怀备至，简直感人肺腑。如果他来的时候碰到下雨下雪，她立刻为他准备好热的饮料，而且强迫他趁热喝光。晚上他徒步走回去或者坐车回去时，她把他送到穿堂，从肩上拉下绸围巾，体贴地给他围在脖子上，免得他感冒。

她几乎象母亲对孩子一样待他；彼尔也温顺地听任她象对待一个任性的小男孩那样对待自己。她象一个宽容的小母亲，放任他尽量淘气。

彼尔轻而易举地进入了他们家的家务和各种操心的事情中去。他很快就确信，牧师本人是这里唯一的、绝对的统治者，但是不能称他为家庭的独裁者，决不是这样。他成为这个家庭的主宰是基于他自己无可争辩的优越性，凭借它就能监护他的亲人，此外，无需耗费一点力气，无需多说一句话了。所有这一切，都使彼

尔想起自己的父亲，以及父亲对待母亲、对待孩子们的态度。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唤起了他对老家的回忆，尽管这两个家庭的生活基调和生活方式是多么不同。有一次，彼尔来到勃洛姆贝格家，他发觉家里的气氛有些不大对头。岳父一直躲在自己的书房里；英格尔和妈妈神态严肃地端坐在客厅里做针线活；几个幼小的孩子静悄悄地、有些不大自在地在餐厅里玩。当他和英格尔两人单独在一起时，她告诉他，她的一个弟弟——十二岁的尼尔斯说了谎。虽然父亲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尼尔斯是说了谎的，尼尔斯却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于是父亲把所有的孩子都叫来，激动地进行讲道；讲完后，这个犯错误的小家伙痛哭流涕，承认了一切。现在他被关在一间接待客人的房间里，不准到院子里去，直到圣诞节假期结束。

彼尔听完她的话，感到有点不自在：他至今没有忘记在老家时发生的类似景象——吃午饭时他被家人发觉偷了苹果。回忆这不光彩的一幕使他的整个童年黯然失色。此刻，当他想到这件事时，内心突然掀起了波澜——当时体验到的反抗和渴望报复的情绪的回声。因此，他立刻试图改变话题；于是，等英格尔的母亲回来后，话题就转到了别的方面，他也变得兴高采烈了。

彼尔同丈母娘的关系也渐渐协调起来了。为了英格尔，彼尔千方百计地设法战胜她的反感，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他发觉，她很喜欢在她做针线活时有人给她解闷，例如给她高声朗读一本书。因此，他每天午饭后总要从这个家庭所欢迎的、有教育意义的长篇小说中选出整整几个章节为她朗读。虽然朗读本身并没有使他感到有任何乐趣，他却渐渐习惯了，而且，当只有针线的窸窣声加上炉子里木柴那令人快慰的劈拍声来交相应和他的朗读声时，这种宁静的辰光甚至使他感到惬意。

第二天，过了主显节①，彼尔就动身去哥本哈根了。他丢开工作实在太久了；又加上皇室总狩猎官的病情比大家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突然十分恶化。最后一天他整天都是在勃洛姆贝格家度过的。英格尔在分别时显得十分激动——整个这段时期以来这是第一次——她的明眸中含着泪花，她久久地紧握着彼尔的手，仿佛害怕把它从她的手中放走似的。当他的马车驶动时，岳父、岳母和英格尔所有的弟妹都倾巢而出，站在台阶上向他挥舞手帕，直到看不见为止；而英格尔则穿过花园，爬上栅栏下面的横档，从那儿还久久地向他挥手。

但彼尔还是感到有点失望。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希冀着英格尔会请求双亲准许她把彼尔送到车站，让他俩单独在一起，即使稍稍待上一会儿也好。诚然，天又冷，风又大；但他还是觉得奇怪，英格尔竟然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缩在四轮马车的一角，望着身边空荡荡的坐位，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雅柯芭，想起了她在一封信中向他倾诉自己的相思之情："我情愿环绕全世界走上三次，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待上一分钟，仅仅是一分钟。"她是这样写的。当时，在他看来，这些话未免夸张而又狂热；现在，当他自己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他才理解了这种感情。

马车驶了半个小时，前面出现了车站的建筑群，接着有一幢小屋一闪而过——皇室总狩猎官夫人曾打算在这里为他和英格尔的爱情筑个巢。小屋位于大路旁边，在山冈脚下，是别墅式的，被一个看来还很不错的花园所包围。甚至在这样的冬天，叶子落得光秃秃的树木仍然使这幢小屋显得舒适宜人。彼尔心里不禁洋洋得意起来。这幢小屋将成为他可爱的家园，这个僻静的幽栖

① 主显节，基督教节日，圣诞节后第十二天。

之处将成为他的幸福的见证人，这是可能的吗?被一切善良的人所疏远的他，有朝一日将坐在这些眼前尚未被任何帷幕遮住的窗子旁边，英格尔将紧挨着他，而他曾缺乏理性地违抗过的善的力量却将卫护他的安宁，这是可能的吗？有朝一日，在这目前还荒芜的花园里，会响起他的孩子们的欢笑声和啼哭声，这是可能的吗？那时，在这房屋后面的山冈上——是的，正是在这山冈上——他将建造一座试验用的磨坊；也许会有那么美好的一天，它会向世界宣布伟大的胜利。

他深受感动，为自己美好的理想而莞尔微笑了。他又一想，上帝不仅是一位威严的审判者，他严厉地、甚至无情地惩罚背教者；而且，他还是一位慈祥的父亲，象君王那样奖赏遵守教规的人。

当火车开出车站时，彼尔发现和他同一个车厢里坐着一个头发斑白的小老头。他毫不费力地认出，他恰好是在他订婚前一刻到勃洛姆贝格家祝贺圣诞节的牧师。这位牧师是个精神饱满、十分健谈的人，他也认出了彼尔，于是两人就尽情畅谈了。

“您大概是已故的约翰·锡杰尼乌斯的儿子，是吗？我同您的父亲不太熟，他不大愿意和同行多交往，宁愿一个人独来独往；但是对您的母亲年轻时的情况我却知道得很多。我和她出生在同一个城里，又同在这个城里长大，我们都来自瓦伊勒①，又差不多是同岁。顺便提一下，您长得十分象她。当我在我们亲爱的勃洛姆贝格家碰到您时，我就一直在思忖，您使我想起了一个人来；但是，我想不起您母亲未婚前的姓了。后来，我想出来了，您有着托尔逊家的脸型。当我看着您时，我似乎看到了您的外祖

---

① 丹麦的一个城市。

父站在我面前。是啊，您大概不知道他。他是个杰出的人才，是个乐天派，乐观愉快直到呼出最后一口气，而且他总是热切地关心着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他热情好客，他的家成了我们整个小城的真正的天堂，您的母亲是当地青年中天真无邪的寻欢作乐的核心人物。啊！那真是幸福的时光，多么幸福的时光！记得有一次在圣诞节假日里，住在离我们这个小城很远很远的一个地主家里举行化装舞会，所有的青年都被邀去参加，他们快乐得真是无法形容呢。可是，不巧这天傍晚发生了可怕的风暴，风雪交加，谁也不敢把头伸出屋外，大家都变得灰溜溜的。我们就这样干坐着，心里着急得要命。忽然从街上传来铃声、雪橇滑木的吱嘎声和鞭子的抽打声。

“大家一窝蜂似地都拥到窗口去看——您知道我们看见了谁？谁呀，这不是克里斯蒂娜·托尔逊吗？她镇静自若地准备去参加舞会，要她干坐在家里她连听也不要听。最后，她甚至宣称，如果没有人用车送她去，她就甘脆穿着缎子便鞋自己徒步走去。大家顿时勇气百倍，这个冒险举动的结果十分成功：大家玩得高兴极了。”

“请允许我插一句，”彼尔不好意思地打断他的话说，“但是，您大概记错了，我的母亲不可能是这样的。”

“那末，您不是已故的约翰·锡杰尼乌斯的儿子？”

“是他的儿子。”

“您的母亲名叫克里斯蒂娜，她是瓦伊勒的县医埃别尔哈尔德·托尔逊的女儿？”

“是的。”

“那末，我没有记错。”

“也许那是我母亲的姐妹吧？”

“噢，您是指可怜的锡格涅吗？记得！记得！只是她身体瘦弱，很早就死了。您母亲却是健康的化身：好似一朵盛开的鲜花。她虽然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娇艳可爱。再举另一件事来说，有一个夏天，我们青年人举行了当时我们叫它‘凑份子野餐’的聚会。我们雇了三辆敞篷马车，直向林中驶去，离城约有二十公里路程。这个森林属于一个男爵，我记不清，不知为什么，这个男爵和当地的居民关系很不好。他下令，在那里所有的进出口处，钉上写着冗长的、令人恼火的入林守则的大幅告示。虽然林区很大，却到处挂满告示，但男爵本人则住得很远。禁止离开标杆指明的小路行走，禁止大声叫喊和进行喧闹的游戏，以免惊走野禽；而最严厉的一条是禁止在林中安排途间休息和就地小吃。正是这些告示激起了大家对这个男爵的反感，而我们则决定我行我素。我们在林中空地上安顿下来，取出几只装着食品的篮子和磨咖啡的小磨子——总之，安排得尽善尽美，十分出色。突然，面包在大家的喉咙口卡住了，因为我们看见有两个人——男爵和森林管理员就站在我们面前。据传说，男爵是个可怕的、粗暴的人，单是他的外貌就能把任何人吓倒。这话现在证实了：他是个彪形大汉，面孔红得象只雄火鸡。该怎么办呢？——大家都不知所措，吓得要死。蓦地您母亲站起身来，倒了一杯咖啡，双手捧着它，顺着草地一直向男爵走去。啊，直到现在她还栩栩如生地在我眼前呢。那天她穿着一件天蓝色的夏季连衣裙，头上戴着一顶带花的大草帽。她是那样妩媚动人，脚步轻盈，看一看也让人心情舒畅。她行了一个屈膝礼，带着调皮的微笑请男爵赏光分享我们的野餐。于是男爵也就不能不为她所动了。原来，他是个心地十分善良的人，结果他邀请我们大家在回去的路上到他的城堡里去品尝一下香槟酒。这一天我们谁也不会忘记。您母亲从来

没有跟你们谈起过这件事吗？”

“从来没有谈起过。”

这个健谈的小老头在最近的一个车站下车了。彼尔很高兴留下他一个人，因为这个牧师所谈的勾起了他不愉快的回忆。

列车又开动了。彼尔一直在想，说真的，他对于母亲的老家、母亲的年轻时代知道得那么少。父亲倒是很喜欢讲述他的童年生活的：回忆他在他父亲——一个穷牧师家里过日子的情况；而母亲似乎怕跟孩子们谈到自己的老家和自己的故乡。甚至她唯一的兄弟，那个在菲英岛上当医生的舅舅，彼尔也从来没有见过，舅舅一次也没来过他们家，而且几乎从来没有人谈起过他。

彼尔一只手托着头，木然不动地坐在窗口，心情抑郁地望着在窗外即将来临的一片黑暗中奔驰而过的田野。现在他才开始明白，为什么当他第一次读到母亲留给他的遗书时心中是那么不自在。

第二十五章

在布雷斯拉维尔附近西里西亚的小城希尔什贝格，雅柯芭在寂静和孤独中度过了妊娠期的最后几个月；一月十日午夜，雅柯芭面临严重考验的时刻。清晨她打电报给布雷斯拉维尔的好友——雅柯芭可以向她倾吐隐秘的唯一的友人；白天，她又打电报请来了医生。

这痛苦得无法忍受的日日夜夜总算熬过去了。后来雅柯芭回忆起这些时刻，仍不能不心有余悸，她可是经不起痛苦的折磨的。孩子生下来时是活的，但立刻夭折了，甚至没有给雅柯芭看一眼：为了抢救母亲的生命，不得不放弃孩子。

雅柯芭在床上躺了整整一个月。当她开始能够起床，走到屋前的小花园里去，她裹着花格子的羊毛毯，在花园里欣赏一系列有翠绿色田野镶边的白雪皑皑的山顶时，春天已经如火如荼地降临了。但是，所有这些大自然的美景并没有能使她高兴。她为孩子的夭折而伤心，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精神空虚，那么没人需要，那么多余，而且是那么孤立无援，因此她的眼睛里终日含着泪水。在临产前几个月里，孩子的事填满了她的心，成了她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是，现在，她产生了这样的感觉：似乎她身上全没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她甚至并不认为，孩子的夭折卸下了她身上沉重的十字架。羞耻、屈辱、双亲的悲哀、亲友的怜惜——所有这一切起初可能撕裂她的心的东西，同她原来

期待着的、孩子带给她的欢乐相比，同她在孩子身上寄托的希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的希望相比，都是微不足道了。

父亲和母亲都深信，似乎她一直住在布雷斯拉维尔，他们经常把家里所有的事都写信告诉她。她从他们那里知道，埃别尔特结婚了，娶了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她的妹夫杜林被选入丹麦议会；娜尼在宫庭舞会上被介绍给一个王子。但所有这一切都引不起她的兴趣。她坐在自己的小花园里，头靠着枕头，双脚搁在一只小凳子上，目送着那些沿着小路从她身边跑过的小孩子们。

他们主要是些穷苦人家的孩子——脸色苍白，体质虚弱，面容消瘦。甚至连那些路边还有春草破土而出的、半农村型的最小工厂区，也到处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一天两次吵吵嚷嚷地经过她的屋外——去上学和放学回家。雅柯芭特别喜欢一个十岁左右的带病的小男孩，苍白发青的小脸上，两腮和鼻下都生着小疮。他总是拖着脚步走路，落在大家的后面，腋下紧紧地夹着一块写字用的石板，趿着木屐，沙沙作响地走着，象个年老体衰的小老头。当她身体结实一些，不需人扶就能走出花园外时，有一次，她拉住了这个小男孩，亲热地和他说起话来。小男孩张大了那双抑郁的蓝眼睛，莫名其妙地、怯生生地望了她一会儿，什么也没有回答，就慢慢地向前走去；走了约五十步光景，又畏畏缩缩地回过头来；当他看到雅柯芭仍站在原处望着他的背影时，他把头一缩，仿佛害怕从背后受到袭击似的。“可怜的孩子！”她一边想一边说出声来，也慢慢地向前走去。受压制不敢反抗的小家伙以及他那早熟的对生人的恐惧心理，唤起了她做母亲的柔情。

几天以后，她尾随着那个男孩走去，看他住在哪里。她看见

他消失在远处的长长一排低矮的简易木屋里。这种木屋有许多正对马路的门，门与门之间各有两三扇窗子。她向邻居详细打听后，才知道这男孩的父母是什么人，他全家的居住条件怎样。在她眼前展现了“工厂区”一成不变的悲惨景象。爸爸妈妈都在劳动，丢下孩子们听天由命。家里等待着他们的是饥饿，在学校里则是挨打，在街上则是警察的警惕的目光。在这样的条件下，孩子们不是变得冷漠无情，就是呆板迟钝；长大了，不是成为罪犯，就是成为庸人。

雅柯芭以前还一次也没有机会直接接触赤贫的情况，现在展开在她眼前的画面使她震惊不已。她打听清楚了，老板付给工人的工资有多少，工作日时间多长，他们的居住条件怎么样，工厂附属的学校里是否遵守起码的卫生规定，工人年老力衰时有没有什么保障等等。她所获得的资料使她打心底里感到愤慨。她似乎亲眼看到面前呈现出用鲜血写成的文字：“现代资本（主义）的野蛮制度”，虽然以前她几乎每天从工人的报纸上看到这些，但从未把它们同某些确定的概念联系起来。

她不能满足于仅仅对被奴役的人默默地表示怜悯。任何一种强烈的感情一般都会激起她对行动的渴望，这一次她也由推论转入了行动。她在房东太太——军士的遗孀，一个非常善良的女人——的支持下，没有多加思索，就在自己的花园里办起了一个类似公共食堂的餐室，让穷苦的孩子们在上学或回家去时顺路吃到免费的饭食和热的饮料。现在，她把所蓄积的全部柔情，把珍藏着准备为自己的孩子作出自我牺牲的全部渴望，都献给这些无依无靠的孩子们，都倾注在这些没有梳洗干净的小脑袋上。她始终怀抱着无限的柔情。最初孩子们对她有些认生，而且这一举动本身也只引起这个小城的居民的讪笑。但是，从篱笆里

散发出去的浓汤的香气和经常摆好的台面上的饭食逐渐战胜了孩子们的胆怯心理。于是有一天，雅柯芭亲眼看见那个面有菜色的、鼻下生了许多小疮的男孩子把饭食全吃光了，吃得两腮都鼓鼓囊囊的。

但是雅柯芭并未到此为止。随着她体力的恢复，生活也重新获得了原先支配她的魔力，她的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向往。她给她那位住在布雷斯拉维尔的女友写信说：

"你是否想到过，我们的时代——我们这繁荣昌盛的伟大时代，给穷苦人家的孩子们准备下多么悲惨的命运？社会为他们创造的、人类生存的条件——即使是勉强可以过得去的条件，是多么微乎其微！在被称为亲人之家的空荡荡的房间里，难得看到爸爸妈妈；不幸的孩子们被赶到学校里去。这种学校大多数象是感化院，常常跟感化院没有多少区别。孩子们本希望把社会当作最可靠的支柱和保护者那样来信赖，但社会却总是把最丑恶的面目呈现在他们面前：冷酷无情的教师，残忍的警察，贫民救济委员会里纠缠不清的活动家，向他们宣讲死亡、怕人的"最后审判"和地狱的痛苦的神职人员。这里怎么会产生能逐渐发展成为本国同胞兄弟般情谊的社会感情呢？要想巩固纷纷崩溃的家庭是根本没有指望的。从前那种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结构的、以父母为主的家庭现在正在消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但用什么来代替它呢？这个问题，最近几天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使我甚至在睡梦中也忘不了它。不错，社会关心成年人，给他们教堂和杂耍场，俱乐部和啤酒馆，戏院和祈祷室。而给孩子们什么呢？请你说说看，这些穷孩子能指望得到谁的帮助呢？我看，仅只有这么一条出路：学校必须逐渐代替他们的亲人之家。但是，当然，要做到这样，必须持久而坚决地改组学校，让它恢复最初的状

态，使它变得象从前的修道院那样——永远为所有的人敞开大门的避难所、可靠的栖留地。此外，在学校里应该有一种本质上全新的东西。学校的外形、房间的布置和教育方法，都应该为孩子们创造一种既有家庭的舒适、又有节日的欢乐的气氛，让他们有这样的感觉。因为，正是在这里，应该给孩子们打下基础，让他们体验到生活是愉快而明朗的；这样，才有助于他们今后的发展，使他们在为生存作斗争时比过去（有时还包括现在）受修道院教育的、一碰到挫折就丧失对生活的信念和对幸福的希望而象个幼儿那样躲到慈爱的老保姆——教会——的羽翼下的青年们更加坚强。

"但是，我知道，你脸上会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困惑不解的神情。你会这样问，'她干吗要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说给我听？'这个问题提得对，让我把一切真相全都告诉你吧。我单独一个人生活在这里时，在我面前似乎展现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新发现使我自己也有些惊讶。不瞒你说，我真心实意打算在生活中试行上述想法。在我的脑海里孕育着一个大胆的构想，就是在哥本哈根为穷苦的孩子建立一所我刚才给你描绘出草图的这种学校。这将花费掉我能继承到的全部财产；但是，难道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使用它的途径吗？更何况我考虑到，属于我的这一份财产现在已经无人可以继承了。当然，这样的事业不是一两天可以办成的。我必须好好地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尝试过的全部经验，总之，要彻底研究学校问题。我好象记得，不知在哪儿听到过，或者读到过，在美国已经开展这种性质的运动；因此，假如有那么一天，你得到我准备横渡大西洋的消息，请不要觉得奇怪。暂时我仍将和我的那些被保护的孩子们一起留在这里。而且，我还不能离开埋在本地公墓里的那个小小的坟墓；因此，你大概还不能很快就见到

我。”

* * *

这一年春天，彼尔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但是，他高兴不了多久：他几乎不得不从考试桌边直接前往营房，穿上士兵的制服。在这里，他——已经好几次了——必须为已往的罪愆受到惩罚。过去，他怀着大胆的幻望，希望仰仗菲列普·萨洛蒙的帮助可以完全逃避服兵役，接连好几年不择手段地来拖延履行这一义务。现在可好，人家把他弄到军队里来，强迫他整个夏天在练兵场上踏步操练，挖战壕，和几百个在他看来还是些拖鼻涕的小男孩的青年人一起编护路的柴束。最使彼尔感到痛苦的倒不是体力上的疲惫——虽然他对这也不太习惯，而是兵营生活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精神上的暮气沉沉，愚昧迟钝。他随身带了几本书，原想在空闲时再翻翻，可是操练回来后那一点点时间只够他用来满足最最必要的生活要求。吃饱睡足的要求完全控制了他。此外，他已习惯于一切全都按照命令进行，以致现在对于随心所欲地行事已经十分陌生了。

不过，这种精神上的暮气沉沉只延续到秋天为止。幸运又一次开始与彼尔为伴了：服完第一期兵役以后，他抽签抽到一个难得的好号码，使他不仅可以免服冬季的兵役，甚至今后可以根本无须服兵役了。九月底，他在身心两方面都得到休息之后，就前往日德兰半岛，在那里隆重宣布了他的订婚喜讯。皇室总狩猎官当彼尔不在那里的时候已经去世。但这非但没有使谈判停顿下来，恰恰相反，正好加快了谈判的进程；准备工作进行得十分迅速，使彼尔欣喜若狂地能够立刻来抓工作了。

首先，他在郊外车站区的小别墅里定居了下来。这个别墅就是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还在圣诞节以前就为他物色好的，至今还没有被别人租用。这座小别墅有五个房间，不包括厨房以及顶楼的两个小房间。一开始他只布置了楼下的两个房间，就连这两个房间也显得空荡荡的。不管他住在哪里——不管是在丹麦还是在国外，到处都让人注意到，他完全没有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的能力，这在此地也表现出来了。在拍卖一个破产的小店主的产业的地方，彼尔买了两张油漆过的桌子、一只漆布面的沙发、几把椅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说彼尔心甘情愿地满足于这些凑合起来的、破破烂烂的东西，那末，这不仅象他所感觉到的那样，纯粹出于经济上的盘算，也不仅仅是希望尽快还清他欠亲属和菲列普·萨洛蒙的债，而且还因为在他身上，象在真正的锡杰尼乌斯家的人身上那样，存在着中世纪见习修道士的那种心态，这些修道士总是悄悄地向往着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和素朴的风尚。丈母娘为他找到了一个从前在他们贝斯特鲁普家里帮佣过的管家老妇。于是，在十月份，当秋风把夏天残余的最后一点点遗迹吹走之后，终于有了这样的一天：彼尔坐在自己的桌子旁进餐了。

名叫里马里特的这个小镇本身跟所有的新市镇一模一样，它们在一眨眼之间——因此没有任何规划——就发展成为火车站周围居民稠密的地区了。这里应有尽有：小饭馆，实科中学①，药房，几家小店，几家手工工场，但是，却既没有一个教堂，也没有一个牧师。在车站后面，铁路线穿过一条小河，河上建造了一

① 注重实用科学的一种普通中学，不教古拉丁语和希腊语，主要教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制图等。

座相当坚固的桥;火车过桥时车厢轰隆隆的撞击声从这里一直传到凯尔斯霍尔姆,彼尔过去在那里的时候就曾听到过这声音。周围二十公里地方的居民都根据火车来确定时刻。

桥的两边就是他的活动场所,其范围是沿河两岸——河岸一边十公里,另一边五公里,包括属于里马里特、贝斯特鲁普和波鲁普教区的汛期被水淹没的草地。每天早晨彼尔坐着他自己的轻便两轮马车外出,去测绘地形图,标定排水沟的路线,树立路标等等。在做这些工作时,他逐渐结识了当地的一些居民。但他们并不怎么合他的意。跟他们单独接触,他们给他的印象,跟那年夏天在森林里的群众庆祝会上那种非常好的印象迥然不同,远难相比。此外,由于他没有机会去认清他们中间每个人的特征,所以他觉得他们都是一样的面貌,一样的身材。他到处看到的只是同一阶层的共同特征:贪财,好吹毛求疵,爱插手别人的事的无礼的习惯——总而言之,那些使人不舒服的品质,在闭塞的、偏僻的、不开通的小地方,在世世代代的贫穷的影响下,大大地繁殖起来了。在这里,他终于完全相信他在服兵役期间所作的观察的正确性。他所在的连队里有手工业者和农民,主要来自日德兰半岛西部。使他惊讶不已的是:前一种人(尽管其中有些人属于哥本哈根社会的真正渣滓)团结得十分紧密;而后一种人不仅缺乏起码的同志感情,甚至根本不知道这种感情是怎么一回事。虽然他们并没跟别人发生争吵,而且处在一起看起来似乎还相安无事,但是,他们的头脑里从来没有想到过为别人效劳而不望回报,同样,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向别人求助而不给什么作为交换。

有时,彼尔怀着极不愉快的心情回到家里,因为整整一个工作日都白白浪费掉了,而起因只在于:两个由亲密的友谊、共同

的信仰和一致的政治见解联系起来的邻居无法解决一小堆泥土该归谁去处理的问题，虽然全部泥土只要用一辆独轮手车就可以运走。尽管现在的一代已开始从暮气沉沉中苏醒过来，但基督教的亲如兄弟的教义对他们来说依旧只是表面文章而已。这种教义就象节日的兴致一样，人们可以带着它参加集会，走进教堂；但在日常繁忙的事务中却被丢在脑后，当然，一牵涉到金钱问题，这种教义更是丝毫不起作用了。

不过，彼尔在同自己圈子里的人们交往时也没有得到很大的愉快。每天晚上，装运邮件的列车来过以后，里马里特的知识分子——实科中学的校长、药剂师、火车站站长和几个当地的批发商，聚集在小饭馆中有沙发的房间里，这儿象是他们的俱乐部。彼尔也被列入这个小圈子的范围。俱乐部的成员们坐在一张桌子周围，桌子上方挂着一盏照明度很差的灯，有的吸烟，有的看报，有的一口一口地呷着格罗格酒①。不时有人开始议论报上看到的消息，于是大家就都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在地球上别的地方讨论对外政策的问题，大概不会象在这里——在这不开通的日德兰半岛的小酒馆里讨论得那么细致。实科中学的校长可以算是俱乐部的精神上的领袖。他五十岁上下，相当聪明，知识广博；虽然这些知识是零散的，杂凑的，属于许多不同的科学领域，但他善于把它们编入任何一次谈话之中。他从前是大学生，大学毕业时获得哲学学士的学位，在政治舞台上冲刺的尝试失败以后，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担任了约有四十个男生的中学的校长。他除了爱指摘和揭露世界上在里马里特以外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外，没有其他的爱好。军事政变，北极探险，重大的

---

① 一种烈性酒。

科学发明，艺术上的杰出成就，工会的发展，工人运动的规模——他抱着故作宽容的蔑视态度来谈论所有这些事情。即使那些引起农民天真的喜悦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奇迹，也没能获得校长先生的信服。

“有什么了不起，”有一天晚上，他从报上读到一段关于发明电话的新闻之后开始说，这时候，彼尔就向在座的人简单地解释电话的结构和使用方法。“有什么了不起，让人感到惊奇的倒是：怎么电话没能在很多年以前就发明出来！我坐在这里不能和我那在中国的友人谈话，而且不单是不能谈话，还看不见他，碰不到他，不能拥抱他，这简直让人笑话！可是一切的一切都是这样。从欧洲到美国需要七天七夜的时间。这简直是奇耻大辱！象这样短得可笑的距离至多只要花七个小时就够了。换句话说，我们该可以在哥本哈根吃早饭而在纽约吃午饭。只有当人类能做到这一点时，只有到那时候，而不是在此以前哪怕一秒钟，我才准备为科学的这种成就而脱帽致敬。”

药剂师也喜欢陶醉在自己的谈话声中，虽然他有时谈到中途就卡住了，简直不知道怎样把谈话圆满地进行到底。火车站站长是个退伍军官，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他的酒杯打交道。两个批发商总是毕恭毕敬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这些有教养的先生们侃侃而谈。

这样的一群人并不怎么让彼尔感兴趣，因此他只是偶尔到小酒店去看看。每天晚上到贝斯特鲁普去也不可能——贝斯特鲁普距离里马里特实在太远了，马儿也需要休息。但是，假如他愿意在筋疲力尽地劳动了一天之后，在阴雨天泥泞的道路上徒步走八公里路到那边，回来再走八公里，当然谁也不会禁止他这样做。他在家里觉得又苦闷又孤单。不错，他可以看看书；于是

在漫长的冬夜——它比白天要长得多——看书成了他唯一的消遣。而继续搞他的发明，他又做不到，因为他的头脑中缺少必要的平衡，他的思想从一件事物飞跃到另一件事物，跳来跳去，时不时地神驰到贝斯特鲁普。直到他有了真正的家，英格尔在房间里一边走着，一边哼着小曲，只有到那时，他才能够在家里真正有条不紊地从事工作。

还在圣诞节时他就试探了一下关于结婚的事。岳父母最初连听也不要听，因为英格尔还太年轻，而且彼尔的前途还没有足够的保障。英格尔本人也反对这样仓猝行事。但是，经过一系列冗长的、有时对彼尔来说甚至是十分屈辱的谈判以后，他终于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决定在五月份举行婚礼。

除了感到孤独和渴望有个真正的家室之外，还有第三个原因迫使他这样急于要结婚，虽然他并没有把这个原因说出口。问题的症结是：他和他的岳父怎么也合不来。彼尔精神上的不断发展，使他离开勃洛姆贝格的世界观越来越远，甚至对这种世界观开始产生反感。他想象中的上帝，就跟那些取得一致同意、以大多数人公认的人道主义原则为基础来管理全世界的规规矩矩的资产者一样，如今只让彼尔觉得可笑。在最近几年来震撼他的理智的那种剧烈变更的情绪中，他看到了更加强有力的意志和更加宏伟的目标。在这里，在这个教区里，和一些新型的人的交往，使他更加深入地理解生活，引导他更加远离勃洛姆贝格式的那种对于好心肠的上帝的信念。雇农的茅舍里的赤贫，由于无知和疾病而产生的可怕的毁坏，在分配尘世间的财物上种种惊人的——如果从人道的角度来衡量的话——不公平，这些问题使他不得不到宗教中去寻找新的解决途径，力求更加深入到神秘莫测的生活逻辑中去。由于这些想法瞒不住岳父那洞察一切的眼

睛，于是他们之间就常常发生一些小争执。尽管勃洛姆贝格牧师一般能够容忍，但事情一牵涉到教徒们对上帝的态度，牵涉到现存的世界制度，牵涉到人家对他会怎样想和怎样说，他就毫不妥协了。他习惯于从他自己那一伙人中只听到他个人思想的回声，他把任何反对自己的意见的企图看作阴险的、顽固不化的证据。勃洛姆贝格从不重视别人的观点，甚至允许自己去讥笑别人的宗教信念；只要有人触犯他个人，他就会借助于教会的全部权威来整人，锡杰尼乌斯挨整并不比别人少。彼尔越来越经常地想起有一次雅柯芭不知是在信中引用的，还是在谈话时无意中谈到的关于充满自欺欺人的热忱的一些话；从远古以来，教会就是借助于这种热忱，打着笃信宗教的旗帜，力求满足无穷无尽的、对权力的渴望。

彼尔在冬季的孤独中，可不愿从这样的源泉、从这类人那里寻求智慧的食粮，他需要深入了解的、生活的神秘的语言不是在这里可以学到的。

彼尔一年比一年更酷爱书籍了。厚厚的大开本巨著的模样他看着也高兴。跨进农民的家门，他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书架，几乎总能找到它。他给自己定下一条规则：每次把那里陈列的书都浏览一下；而到处看到的几乎全都一样：《圣经》，英格曼①的几本长篇历史小说，霍尔堡②的戏剧集，一些科学普及小册子，农民作家的著作，给学校排演用的喜剧，宗教诗歌和非宗教的抒情诗，还有专门劝谕性的作品。最后一种大部分是勃洛姆贝格的布道文章。有时还能看到无意中保存下来的远古时代的教会文献

---

① 英格曼（1789—1862），丹麦作家。

② 见本书第57页注③。

的样本——开本不大的厚厚的小书，书名都是离奇古怪的，例如有一本书的书名是《神的涂油仪式》，另一本书叫做《金色的匣子》，第三本是《关于基督的使徒的四本书》，第四本则是：《耶稣鲜血淋漓的伤口和伤疤是一切受难的罪人最可靠的庇护所》。当这些写于愚昧的古代的神学论文被发现时，这些书的主人感到有些忸怩不安起来；这些书确是很久很久没有人去翻阅了，因此彼尔没有费多大的劲就向主人要到几本最能引人入胜的书来充实他自己的书库。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取乐；可是，有一天晚上，他由于没事干，就拿起一本小书来翻阅，仔细寻找那些特别明显地标有远古印记的地方。他发现，古代的人民诗人那种天真的，有时是粗犷的、有时是夸张的调子，也就是具有那些总是使他厌恶的特点的调子，现在却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激荡着他的心灵。

越往下看，这样的情况就越多。出于彻底了解自己，甚至了解刹那间突然产生的感情的强烈愿望，彼尔决定详细研究大部分这些书所属的时代的宗教史。他从最早的时期开始，从克里斯蒂安六世[①]统治时期，经过启蒙时代的赫尔恩古特派[②]，逐渐发展到这世纪初，到世俗人[③]的宗教运动，然后产生了——虽然不是立即产生——现今的宗教复兴运动。来自菲英岛和日德兰半岛的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形象，以及他们为反对过去的年

① 克里斯蒂安六世(1699—1746)，1730年开始为丹麦和挪威的国王。他受德意志虔敬派的影响，支持虔敬派教会。虔敬派认为宗教的要点不在于持死板的信条形式，而在于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内心的虔诚"。

② 这个教派属基督教新教，它否定天主教会的权威，认为只有《圣经》是基督教的信仰准则。

③ 世俗人，对僧侣而言。

代偏重抽象论理的正统性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残酷斗争的情景，征服了他的心。他们是些单枪匹马的单干者，象耶稣的使徒那样，到处流浪。群众纷纷嘲笑他们预言的天才，教会迫害他们，政权机关则把他们关进监狱。同外界分离的、小小的福音会①——它是不是移植到祖国的土壤上来的神圣历史本身呢？

彼尔在岳父的教区里碰到的事情，生动地证实了他在书中读到的内容。在贝斯特鲁普郊外，在一幢精心地粉刷得雪白的小屋里，住着皮靴匠和他的一家。他们离群索居，与外界隔绝，也不想和村里的其他居民接近。主人自己每年到城里去一两次，装满整整一车他做的皮靴，卖给靴店；其余的时间，他都待在自己家里。他家的门的上方显眼地写着这样的题词："这是我的家，而我自己则是上帝的仆人。"

有一次，彼尔为了招募有经验的编护路柴束的工人，坐着车跑遍了整个区；他蓦地发现了皮靴匠的住所，就走进去看看。第一间房里的摇篮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两个小孩在地上安安静静地玩着。通工场的门敞开着，主人自己跨坐在工作台上在裁剪皮革。一看见彼尔，他带着不好意思的神情向彼尔走过来。他是个中年男人，个子很高，背稍稍有些驼了。彼尔并不喜欢他那苍白的、没有胡子的面孔和斜睨的目光。彼尔觉得，女主人也不见得比他好多少，她几乎是带有敌意地从角落里斜睨着彼尔。虽然主人请彼尔坐下，但并不特别殷勤。彼尔请他夏季去当编柴束的工人，他毫不考虑就断然拒绝了，因此，要想说服他也是白费劲。但是，彼尔并没有立刻离去。尽管主人

---

① 福音会是一些新兴教会(主要是路德会)的统称。

夫妇并不欢迎他，在这个宁静的家庭生活图景中却有一种形容不出的东西触动了他。房间里清洁得一尘不染，这在一般农民家里是不常见的；这里的一切，看上去就象是主人夫妇随时等待着有贵宾光临。这里生活在一种对上帝是真正的、战战兢兢、唯命是从的气氛中——不是那种为了适应节日才出现的气氛，而是那种帮助这两个人彻底改造了本性的气氛。甚至当做父亲的一面跟客人谈话，一面把孩子抱到膝盖上，用手指擦去他的鼻涕时，也带着一种不寻常的、有点激动的柔情，丝毫也不显得可笑。

勃洛姆贝格夫妇告诉彼尔说，皮靴匠一家加入的那个教派，其成员自称为“圣者”；这个教派最近发展得非常快。岳父直截了当地称他们为伪君子，并公开说，他们出现在这里是整个教会的耻辱。

如今，每当彼尔读到关于皮靴工奥勒·汉里克·斯旺，或者从非英岛来的克里斯坚·马先，或者其他许多在宗教复兴运动时期来自世俗人的传教者的事迹时，眼前总会浮现出贝斯特鲁普郊外那个仿佛随时准备接待贵宾的、宁静的小屋。书中常常被提到名字的大多数神职人员，彼尔早就听他父亲谈起过，有两个甚至还是他们的远亲呢。因此，书中的人物在他面前仿佛复活了，那些文学的形象都是有血有肉的，栩栩如生。

在这时，彼尔得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把这些人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心甘情愿的、牢不可破的信念同他自己的信念相比，他觉得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更何况如今他甚至不想成为真正的基督教徒。

禁欲主义的、与世俗的幸福隔离，决不会把他吓倒。他十分清楚，与世俗隔离、置身于一切世俗生活之外，会给他带来

多么大的欢乐。但他们的祈祷、他们的思想和期望的狂热性，对他却是格格不入的。最近几年来他自己也习惯于祈祷了。虽然他需要祈祷是为了使灵魂纯洁，使灵魂坚强，洗清灵魂中世俗的肮脏不洁的东西；但他也明白，那些人把奇迹般的力量、防止不幸的能力和在危险时刻救助的能力都归功于祈祷。但是，彼尔在书中读到的却是一些暗暗渴望苦难、反复诵念着祈祷词句的人。他们如此诚惶诚恐地逃避尘世的生活，如此害怕受诱惑，并且如此坚持不变地深信，似乎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的生活就应该是永远孜孜不倦地朝圣，这简直是自寻苦恼。

"用泪水当粮食把我喂饱，让我喝够泪水。我把我自己和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到你的手中，为的是让你审判我的罪行，给我教导。你的惩罚必将降临到我身上，你的鞭子必将给我教训。因为对于你的奴隶来说，没有比为了对你的爱而忍受沉重的痛苦更高的欢乐了。啊，主啊，不要宽恕我的罪行，尽量惩处我的每一罪行吧，这样，我就有福了。"

当彼尔读到这些话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正象那次他读到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时一样。这种压制与生俱来的肉体需求、象火一样炽烈的信仰，不由得使他反感。

"对于生活在尘世间的人来说，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吃、喝、通宵不寐、睡觉、休息、劳动——总之，成为肉体的不折不扣的奴隶。这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是最大的耻辱和痛苦。"托马斯·克姆皮斯在他的描述基督的使徒们的书中这样写道，"啊，人啊，假如你能够只是全心全意地赞颂上帝，不知道关心其他任何事情，你就会比现在幸福得多，因为现在你的每一样需求都使你成为自己的肉体的奴隶。"

但是，在研究这些著作的过程中，最使彼尔不安的，是一

年前他在无意中读了柏拉图的《斐多篇》[1]的译文以后所产生的那种思想。彼尔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基督教出现在世界上比耶稣基督本人诞生要早得多，而基督只是作为最完整地体现了基督教的思想的人，并且只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如此。假如不是由于国家和当权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要把耶稣基督树立为当代的精神领袖而加以扶持的话，基督也许不过是宗教历史上这么一个昙花一现的人物而已——这个事实，也就无法给人带来安慰了。基督教大概是由人类原始的天性本身产生，并且由一种与肉体的呼声毫无共同之处、不论在哪儿只要碰到它就要把它压下去的本能培育的。

“因为肉体使我们千愁百虑，使我们焦急不安、心慌意乱，搅扰我们，由于它的罪恶使我们不能够看清楚真理。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有当我们不考虑自己的肉体，不为它花费比满足必不可少的需求所要花的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不让肉体控制我们的意志时，我们才能够接近认识真理。”

苏格拉底自己也这么说过。或者，也可举出佛的话为例。彼尔的脑海里一直深深地埋藏着佛教的一句名言；当黑暗笼罩他的灵魂时，它就在他眼前突然闪烁出那火焰般的词句：

“唯有对尘世间的一切无所爱、无所恨、无所求的人，才能无有挂碍、无有恐怖。”

不论看到哪里，到处都是同样的答案！自古至今，只有同一个要求：忘我，克“己”，因为幸福只在于一无所求。而生活却提出相反的要求：肯定自己，珍爱自己，既爱自己肉体的力

① 《斐多篇》是柏拉图的“对话”中的一篇。“斐多”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取他的名字作为篇名。

量，也爱自己智慧的威力，因为幸福只在于掌握一切。现在还没有什么人能在这条鸿沟上搭起桥梁。或者精神必胜，或者肉体必胜，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每个人都必须作出选择，假如不具备勃洛姆贝格牧师之流那种令人羡慕的才能，用抒情的云雾遮住视野来欺骗自己的话。每个人都必须确定自己的观点，决定站在哪一边：要么宣誓矢忠于十字架，要么献身于香槟酒杯——不能犹豫，不能害怕，要下定决心，奋不顾身，陶醉于其中。

就这样，彼尔第二次转向宗教，把它当作支持和证明我们的存在的唯一力量。只是在彼尔身上已经丧失了原先那种对大地、对苍天充满喜悦的信赖。他虽不想象伊壁鸠鲁①那样反对宗教，但在基督教徒中间，他却仍然属于异端。但是，无论如何，他完全不可能回复到勃洛姆贝格牧师式的圣洁了。彼尔已经不能象个孩子那样，没看清无底深渊下隐藏着的魔鬼般引诱人的力量，放心地在深渊的边上采集鲜花。

* * *

在三月初一个阴雨绵绵的春天的早晨，一辆已驾好马的两轮马车驶到了彼尔的家门口。彼尔自己没有车库，因此不得不把他的马车寄存在小酒馆里，今天酒馆的仆人把车送了来。仆人站在两轮马车旁边，双手抱住肩膀，这样可以稍稍暖和一些，同时嘴里还在怨天怨地地骂着。这个可怜虫等了十五分钟光景，睡眼惺忪的彼尔终于走出来了。他披着宽大的斗篷，一言不发

① 伊壁鸠鲁（前341—前2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

地登上了马车前部驭者的座位，从仆人手里接过马鞭子，就赶着马车动身了。他常常坐着看书看到半夜；等他躺到床上，形形色色的思想就纷至沓来，因此直到凌晨才得以进入梦乡。不过，此刻黎明的寒气立即使他精神抖擞；而且，恰巧他这辆马车也使他没法入睡，因为它已经久历征途，破旧得摇摇晃晃，碰到每一个坑坑洼洼都会把乘客抛得老高。但是，这匹马可没得说的，是挪威产的雄健的小马；只是它有一个讨厌的习惯，每当道路向山脚边延伸时，它出于谨慎小心，总是吓得从一边跑到另一边，曲曲折折地行进。它的眼睛可真奇怪，简直象是木匠用的水平尺，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斜坡它也能立刻发现。彼尔作为驾车者的自尊心被它激怒了，本想用鞭子狠狠地抽它，但后来他开始怜惜起这头勤劳可靠、风雨无阻地天天载着他跑遍全区的家畜来，于是他就听任它自作主张地拉着他跑了。

他尽可能选择经过贝斯特鲁普的路线，去和英格尔聊上几句。他知道她总是一清早就到花园里去等他的。因此，他早晨驾车出来时情绪就特别兴奋、高涨。何况当时云雾在地面上空低低地疾驰，鸦群聒噪着迎风展翅，在这样的朝寒中驾车前进，这件事本身就使他心旷神怡。他心里已一点没有象以前欣赏大自然时那种由幻想而引起的情绪。他不再象以前住在凯尔斯霍尔姆整天坐在河边钓鱼时那样，感到大自然充满神秘的天启。

有一种纯粹是身体上的满足感又回到了他的身上。当他还是个小孩子时，仰望着浮云疾驰，树梢迎风弯曲，他也有过类似的感觉。看到这样的景色，他浑身肌肉都紧张起来，血管里的血流得更快了，他感到似乎大自然本身的力量注入到他身上来了。

彼尔试图回忆，他究竟为什么通宵不寐，为什么他老是使自己过得仿佛没有权利过得安宁，除非亲自解决了生存之谜；想到这里，他甚至感到可笑。在此时此刻，在他的思想打瞌睡而让位于一大堆日常的事务的时候，他又轻信地向尘世和它的诱惑开放了心灵。生活中一切阴暗面和莫名其妙的东西随着清晨的来临显得微不足道，它们在无可争辩的事实面前，在他年轻，健康，充满活力，驾着自己的马车向心爱的人儿驶去，以柔情的亲吻使来临的这一天变得圣洁的这样的事实面前黯然失色了。他感谢他几乎已经不相信的上帝，赞美有欢乐、有操心、有劳动的生活。干吗要绞尽脑汁？一切凭空虚构出来的苦难只不过是魔鬼的阴谋诡计。不要沉溺于生活给我们造成的那些真实的操心事之中——这是道地的法利赛人的教义。再过两个半月就到他的婚期了，就在五月二十日，英格尔的生日那天。英格尔——用鲜花打扮起来的新娘——将迈进他家的门坎。孤凄的独身生活即将结束了。

今天彼尔终于准备去访问一个人了，这个人是他一天天拖延着至今还没去访问过的。新河床必须通过的两个地段是属于波鲁普的斐雅尔塔林格牧师的，因此彼尔想上他家去一次。自从那次大雷雨时在田野中偶然和他碰面以后，已经过去整整半年了。彼尔好几次驱车从牧师家旁边经过，老是看见他孤单单地在暮色苍茫中沿着无人的小径散步；彼尔每次向他点头打招呼，可是他大概没有认出彼尔来。不过，最近他听到关于牧师和他的倒霉的家庭生活的闲话。人们传说着关于牧师的妻子的、极难让人相信的事：她完全堕落成为一个酒徒，不仅如此，她年轻时放荡到了极点。此外，她生活没有条理；生性懒惰，因此，每个人都明白，为什么牧师不止一次地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所

有这一切激起了彼尔对可怜的牧师的同情。不过，要说他为什么一天天拖延着没去访问牧师，那只是因为他在担心，是否会由于他和勃洛姆贝格家结亲而碰钉子。因为勃洛姆贝格不仅把斐雅尔塔林格牧师的大部分教民吸引到自己的教堂里来，而且由此而夺去了他十分需要的——上帝知道，他需要到什么程度——极其可观的一部分收入。

在通往贝斯特鲁普的斜坡上，道路成为弧形。忽然彼尔喜上心头，容光焕发。原来他看见了英格尔在花园里万绿丛中，披着披巾，正在远眺：彼尔是不是驾着马车来了？

"哎哟你啊，你这个瞌睡虫！"英格尔老远就大声喊他，"你到哪儿去了？"

"你在等我吗？"

"唉，我简直等得浑身都冻僵了。"

"我可怜的小宝贝！"

他把马车直驶到篱笆旁边，他俩的嘴唇就能粘在一起了，野蔷薇树丛正好掩护了他俩。

"早安，亲爱的！"

"早安，你现在上哪儿去？"

"我有事要去办，急着呢。"

"你简直让人受不了，总是有那么多的事。那好吧，既然这样，你快去吧。晚上来吗？"

"来的。"

又一个接吻，接着又是一个，再一个，临了"外加一个"(彼尔的说法）最后的。

"哎哟，你这个坏透了的小伙子！再见。"

"再见。"

“再见。只是你得早些来。”

“好的，我一定早来。”

“再见，亲爱的！”

“再见！”

“再见。”

小飞马珀伽索斯卡[①]已不耐烦地小步向前走了，他俩却仍在拥抱着不肯放手，它只得把他俩活生生地拉开了。又是一声“再见，再见！”两人都挥舞着手帕，接着，两轮马车在拐弯处消失不见了。

彼尔用测量土地的工具工作了几小时之后，靠近中午的时候，就驱车到波鲁普的牧师庄园去了。

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正好在家，并在自己的书房里接待了他。这是一间光线暗淡的大房间，甚至可以说不是个房间而是个大厅，但一共只有两扇不大透光的小窗子。虽然房间里也摆设着几件家具，但是房间太大，还是显得空荡荡的。两扇窗户之间的墙边放着一张斜面的高写字台，台面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书。一看见客人，这个神秘的隐居修士就从写字台后面站起身，向彼尔迎面走来。

彼尔一眼就看出那回在教堂里已使他惊讶的、牧师的那种异常的既好奇又窘迫并带有自尊的混合感情。牧师在离他一大截远的地方就站住了，彬彬有礼地向他躬了躬身，却并没有从背后伸出手来。他是否认出了彼尔，这可说不准。彼尔报了自己的姓名后，牧师指了指沙发请彼尔坐下，牧师自己则坐在过

---

① 珀伽索斯卡是珀伽索斯的爱称。珀伽索斯是希腊神话中能激起诗人灵感的飞马。

去一点的圈椅里，接着就问彼尔有什么事需要他效劳。

彼尔简单扼要地谈了来访的目的。话题转到了要在牧师所属的地段加深几条沟渠的问题。牧师回答说，一般说来他没有权利可以处理公家的土地；不过，由于这问题只涉及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他准备为这件事承担责任。他只提出一个要求：万一将来需要什么证明文件，他希望彼尔为必要的施工项目列出一个简明的清单；这一点彼尔完全同意。

所有的事情在几分钟里就全谈妥了，接着是长时间的沉默。牧师专心致志地研究着自己的一双手，显然在等待着客人终于会站起身来离去。但是，等到彼尔真的打算告辞时，牧师大概又为自己的举止不够礼貌而不安起来。他问彼尔，喜欢不喜欢这个地方，现在住在哪里。当牧师得知彼尔已迁居到车站附近时，就说，今后他将不会感到寂寞了；因为车站附近的里马里特已渐渐发展成为一个小型城市，那里还住着中学校长、药剂师和其他一些人。关于勃洛姆贝格家，以及总的来说关于整个贝斯特鲁普的事，他只字未提。

那次大雷雨时跟牧师的难忘的邂逅在彼尔脑中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现在却被这种陈腐的客套破坏了。并且，由于牧师这样随便把他和那声名狼籍的俱乐部的会员们看作同类，又加从牧师本人的口气中可以听出，他对这些人评价并不太高，这使彼尔十分抱屈。因此，他加强语气，回答说，他在城里没有任何熟人，离群索居，只乐于跟书籍作伴。

牧师稍稍抬起了头。他仍旧没有望着彼尔，但是有一刹那，在他那苍白泛黄、没有胡子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好寻根究底的、甚至是好奇的表情。

“当然，”他说，“在世界上过离群索居的生活这种想法也

能使人心满意足，甚至很快乐；或者说，甚至很幸福。”

他微微一笑，又补充说，孤独有时是很能引人入胜的。因为深思熟虑地研究一下自己，有时会产生错觉，觉得自身内部好象另有一个陌生人。

彼尔听了牧师这个确切的比喻大吃一惊，就把它加以发挥，说，这个陌生人一般是个叫人受不了的、难于共处的人，给我们添了不少麻烦和不愉快。

于是，牧师的脸上又一次掠过那种使人惊异的好寻根究底的表情。不过他不打算再深入研究，就用这样几句话结束了前面的谈话：人们常常为了躲避自己的思想而宁愿在别人的思想中寻找庇护所。这样，就没有任何东西比书籍更能吸引人的了。书中所表达的研究成果最能给人安慰。

又是一阵沉默。大概是牧师无意中触及到一个他不愿跟不大熟的人细谈的话题。彼尔感到他一直保持警惕，因此当时的谈话总是不大自然。于是他就站起身来，牧师也不打算再挽留他。不过，这次再没有任何不礼貌的举动了。告别时，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向彼尔伸出一只枯瘦而发热的手，彬彬有礼地道歉说，由于过堂风太大，不能送客人到前室了。

尽管这次会见时间很短暂，它却给彼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晚上，彼尔在勃洛姆贝格家坐下来吃晚饭，他谈起斐雅尔塔林格时用的那种口吻很不合主人的意。彼尔一发觉自己失言，就沉默不语了；而岳父为了缓和气氛，就又讲了每次谈到他这位同行时所讲的话：

“唉，可怜的人，你不用再讲什么别的了！我太可怜他了，太可怜他了！他真不该当牧师。”

第二天一早，彼尔就坐下来写斐雅尔塔林格牧师要求的证

明文件。他写了很久，然后拿出一大张厚光纸，把写的东西全部誊清一遍，而且还在上面画出牧师庄园的位置。

过了一星期，当彼尔有事要经过波鲁普时，就弯到牧师家中，把写的东西交给他。牧师很少被人这样重视过；因而他一看到这个认真写就的文件，简直受宠若惊，觉得很不好意思，对彼尔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因为彼尔打算立刻就走，主人显得十分失望，并为上次对待彼尔不够热情而表示歉意。他使劲把彼尔按在沙发上坐下，这一次他俩立刻推心置腹地畅谈起来。

谈话从彼尔写的文件开始。彼尔告诉牧师说，在他的庄园的地下有着蕴藏量极为丰富的泥炭矿床。虽然它们埋藏得很深，而且不容易挖掘出来；但是，正因为这样，泥炭的质量是优等的。彼尔本人深信，值得在这里装一个不大的抽水机，用来随时排除采矿场的水，使泥炭成块。

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在房间中央一条狭窄的粗地毯上站住了，他站在彼尔面前，痛苦地微笑了一下，摇摇头。

“就让我的继任者来着手进行这项工程吧，”他说，“我的健康情况不允许我为未来制订计划了。更何况——”他结束他的话说，“即使死神可以稍稍延缓我死亡的日期，我也不知道教会当局和我的那些很活跃的同行们能否让我在教堂里十座九空的席位前面布道多久呢。”

彼尔脸红了，出于礼貌，他本想说几句表示不同意见的话，但是牧师甚至不让他开口。

“不，我不为自己建造任何空中楼阁。我们的时代把宗教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人们比较乐意上他们能够买到便宜货的地方去，这没什么奇怪。”

彼尔低下了头。很难说什么来反对他的这些话。但是，为

了英格尔，他觉得有责任来捍卫他的岳父。彼尔说，最新的宗教潮流尽管肤浅，但激起人们的精神需要，从而为文化史上新时期的到来作准备。在他巡视整个地区时，他不止一次地看到，丹麦的农民在涉及精神生活和领悟的敏锐方面就比国外——特别是在天主教的国家里——的农民高明。对这一点，斐雅尔塔林格回答说，在他看来，对待生存的大问题，那种表示关切的、半恩赐的、或者甚至只是好奇的态度，要比根本没有任何看法更坏。信仰——这是一种激情。在信仰不再是激情的地方，我们简直是在逗弄上帝，如此而已。通过人为的途径制造人民精神生活的表面现象完全说不上是在为真正的、严肃的信仰准备土壤；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简直是为真正的怀疑准备土壤——这是在摧毁隐藏在每个人心中对上帝的真正的态度的一切萌芽。

牧师沿着狭窄的地毯来回走了好几次，在房间对面的一头停住了。他仿佛告诫自己不要再说多余的话。但是——唉！——太晚了！一种忍不住想一吐为快的愿望，在漫长的孤寂中反复思考过的一切想法，一下子全都涌上他的心头，他已不能再隐忍下去了。

他直截了当地对彼尔说，工程技术占有统治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现代人注定要成为浅薄的、精神空虚的生物。工业在其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把宗教给赶走了。在生活的一切领域里，人们习惯于花费最少的精力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对信仰的要求也是这样：它必须宽宏大量地对待他们，既不占去他们的时间，也不消耗他们的精力。而那些向人们传播上帝的话的人——不论是神职人员，或者只不过是世俗的教徒——常常没有足够的毅力来反对这种要求。我们自豪地向全世界展示我

们的高等国民学校，这些学校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变成一种官方的学校；在这种学校里经过三四个月训练以后，就能给你们大量生产出保证具有定型的世界观的人。表面上看来，这是个奇迹；事实上呢——这是个骗局。为了达到必要的简易和廉价，他们用诗歌偷换了宗教，用诗歌的烟雾笼罩生活，用骗人的表面的浮华来遮掩它。从他，斐雅尔塔林格的观点来看，这种表面上光彩夺目的唯物主义，正是最近几年来丹麦的这种所谓宗教的民族复兴的结果。

牧师愤激的语调使彼尔很伤心，更何况牧师正说出了彼尔自己的想法。但是已经无论如何不可能使牧师镇静下来了。

“关于人的灵魂，关于使灵魂生气勃勃所必需的条件，我们知道得非常少，真太可耻了。但是，整个历史，正如个别的一些人的证词一样，无容置辩地证明了：为了灵魂的发展——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需要时间和抗争。大家也都知道，世俗观念中的‘幸福’使人在精神上变得贫乏。人类灵魂的自然要素——这是悲哀、痛苦和弃世。欢乐——那却是寄居在我们身上的野兽的声音。不正是因为这样，人们在陶醉于胜利的日子里，才那么喜欢装腔作势和干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在大难临头的年代，他们却有机会看一看‘自我’的灵魂深处，在那涌出由上帝赋予每个活人的神的纯洁之泉的地方，我们看到人类那十分清晰的形象？即使基督教是作为一种福音出现在世上的，但是，如果从字面上去理解这种说法，人类就会陷于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宗教一面宣扬和平、安宁和善良，一面却堵住滋养灵魂的泉水，压制精神生活中迸发的激情，通过使病人死亡的途径来消灭疾病。天堂这个概念本身，作为彼岸世界的一个充满各种尽善尽美的东西的乐园，很难和现在对宗教的理

解结合起来。但丁在地狱之门上的题词①'你们走进来的，把一切的希望抛在后面吧'这句话，假如题在天国之门上——在那里人被剥夺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也许具有更加充分的根据，同时包含更为可怕的意义。是的，从人类有限的智慧来看，需要长期置身于被判无期徒刑或有期徒刑的罪人中间，才能获得灵魂的纯洁和忠贞以及真正的幸福，如果把幸福当作宗教的启示的话。

"但是，也许我们实在不理解上帝在福音书中向我们显示的奥秘。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基督教在整整两千年中，尽管有高深的言论和庄严的宣誓，却对人类的精神发展没能做出更多的事情。某些神学者干脆否认基督的神圣的出身。事实上，基督和《旧约》中的上帝之间的亲属关系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如果说，基督完全是上帝的对立面，那也不能算是过分的夸张；我甚至要说，前者是对后者的带讽刺性的仿造品。例如：耶稣基督使犹太人厌恶。但是，如果他不是上帝的儿子，谁能保证，上帝不是故意让他出生，受折磨，遭惨死，仅仅为了要狠狠地吓唬我们一下？"

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仿佛为自己的话所震惊似的，突然来个急刹车，一动不动地站住了。他前额上出现了红斑，双肩和脸部都神经质地抽搐着。

"我希望您能理解，我不是为了开玩笑才说这些话的。我想，如果要把耶稣基督的形象和他的历史使命仔细地加以分析——这样的时刻无疑已经来临——那末，就要分析得合理而不带成见，即使我们不得不为此而冒灵魂不能得救的危险。"

---

① 但丁（1265—1321），意大利诗人。这句题词引自他的名著《神曲》。

彼尔找不出话来回答；而牧师本人很可能甚至没有意识到，他偏离一开始谈的话题已经有多么远了。他也没有注意到，他背后的门开了，他的妻子走进了房间。直到彼尔站起来躬身打招呼时，牧师才向她转过身去，话说到一半就打住了。

彼尔暗自觉察到，人们在传说中对牧师太太的外貌的描绘一点也没有违背实情。她是个胖得不成样子的女人，有一副浮肿的酒鬼面孔，一对呆滞的凸眼在通红的脸上显得暗淡无神。她显然极力要打扮得好看些，但是，这样一来，她那副邋遢相就更引人注目了。她在匆忙中甚至把头发弄湿，为的是要梳得象样些。她穿了相当体面的连衣裙；可是，从滑到耳边的包发帽下可以看出她患了一种纠发病，而从漂亮的连衣裙底下则露出长久没洗刷过的、穿歪的鞋子。

当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把彼尔介绍给自己的妻子时，她彬彬有礼地微笑了一下，说：

“也许锡杰尼乌斯先生肯赏光同我们一起吃早饭吧？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彼尔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由于怜悯，他的心痛苦地绞紧了。

他很想回答一个“不”字，但是又怕自己的拒绝会使主人夫妇难受，因此就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彼尔感到奇怪的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和妻子交谈时没有露出一点可以觉察到的不满之色。尽管他显然感到不自在，并且显出一种非常心不在焉的样子，但是他却表现得象个体贴妻子的丈夫——对她关切，甚至可以说是温存。而她本人呢，从各方面看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害羞。饭桌上主要是她一个人在说话——前言不对后语地回忆哥本哈根，中间混杂着

对西兰岛北方的回忆，她的父亲曾在那里当过牧师。此外，她没有听对方的答话的习惯，因此，最后就只有她的声音在饭桌上荡漾了。

吃完早饭，他们又回到书房里。彼尔立刻感觉到，被打断的谈话再也恢复不起来了。而且，主人也不再挽留他。但在分别时，他把彼尔一直送到台阶上，又一次对彼尔的关怀表示感谢；并说，要是彼尔有机会路过，他总是高兴在家里看到他。

彼尔很乐意享受这样的邀请；因此，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常常给自己寻找这种机会，做得似乎是顺便来到牧师家的。后来，他不用任何借口也经常光临了，而且总是受到最亲切的接待。但是他从不到波鲁普教堂去做礼拜。这不仅是由于岳父的关系；他已经去听过一次斐雅尔塔林格牧师的布道，这就绰绰有余，不必再去照样尝试一次了。在讲台上，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很象是个丑角。他天生是个真理的探索者，不善于弹奏心灵的琴弦，更不善于宣扬老生常谈。谁想了解斐雅尔塔林格，应该在他单独一个人时去深入观察他。但是，甚至就在他单独一个人时，如果是突然袭击使他措手不及，那末，他就会由于慌了神而开始在房间里团团转，仿佛一只突然从黑暗中飞到了光明的地方的螟蛾。是因为没估计到会有陌生人来访，为自己衣着随便而局促不安，还是因为深印在脑中的关于他的疾病的想法在折磨他？——只有天知道；他只是开始从这一把椅子坐到那一把椅子，要不然，就缩在角落里，双手托住包裹着的头坐在那儿打颤。不过，对彼尔，他很快就习惯了，从而彼尔的来临并没使他显出平日的胆怯；而当他一战胜自己的胆怯，就能够不知疲倦地接连谈上几个小时。

对勃洛姆贝格一家，彼尔一点没有谈起过自己和这个邪教

徒交往之事。不但跟老夫妇俩不谈，连对英格尔也没有谈过。他知道，英格尔一定要为她父亲感到委屈；而要以自己的爱好去影响她，暂时他还做不到，因为她象个天真的孩子一样相信她父亲永远不会有错。要想影响她还需要等待，等到他俩生活在一起，真正完全心心相印了才行。当他和未来的岳父之间偶尔在信仰问题上发生小小的争执时，英格尔就会十分生他的气；并且让他明白，在他们家里，这样的争执一般被看作不懂事的年轻人的骄傲自大——因为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可能真的认为自己比勃洛姆贝格牧师本人更聪明。

彼尔由于不得不把自己对斐雅尔塔林格牧师的访问保守秘密，因而和他会面留下的印象就带上了一种神秘的意味。斐雅尔塔林格牧师那与众不同的、多方面的渊博知识也就具有神秘主义的色彩。通过斐雅尔塔林格的帮助，彼尔接触到了中世纪的神学。牧师郑重地引导他进入了刻板烦琐的拜占庭宗教殿堂，又使他了解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以前那些幻想家们的哥特式的幻想，让他知道了诸如米斯捷尔·艾加尔特、约翰·盖列尔、拉斯布洛克、盖尔哈尔德·格洛特等人；由于对这些人有兴趣，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曾详详细细地研究过他们的著作。没有一个宗教学派、没有一个过去或现在的宗教思潮是斐雅尔塔林格所不熟悉的。甚至连那些被歪曲的宗教信仰的可怕现象，诸如崇拜撒旦、蔷薇十字会员的团体、黑色的弥撒等等，他也同样了解并接受；他把这些神秘教派各种各样的理论家写的冗长的一段段文章都读得滚瓜烂熟。

但最使彼尔感兴趣的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本人以及他对他所谈的一切所持的充满深刻感情的态度。斐雅尔塔林格对人类思想的每一个转折都了解得十分透彻，仿佛亲身体验了人类的

一切希望、一切苦难。甚至当他谈到地狱时，也似乎他亲自到过地狱，而现在，记忆在他面前展现了他经历过的一切痛苦。在谈到幸福的时刻，在他那生气勃勃的、机敏的、灵活的脸上反映出对天堂的幸福生活的回忆。有时，在他那苍白的脸上闪现出这样一种表情，似乎他刚刚听到过天上非常和谐美妙的乐声。

在和斐雅尔塔林格牧师这样会晤过多次之后，彼尔再听自己那位脑满肠肥的岳父废话连篇时，就异常强烈地感觉到，同真正的信仰——即使是带有怀疑的信仰，而这种怀疑是在饱经苦难以后、通过激烈的斗争形成的——相比，这种低级的人生乐趣是多么没有价值。彼尔参加过一次所谓非正式的代表会议，这是勃洛姆贝格一年两次在家里举行的一种会议，在他的主持下，邀请本地区的一些所谓崇尚自由思想的宗教界人士来讨论使现代教会感到不安的那些问题。彼尔参加了这样的代表会议以后，斐雅尔塔林格和勃洛姆贝格之间的区别更加引人注意。就连斐雅尔塔林格最大胆的、最渎神的言论，同对待上帝的孩子般的亲昵态度以及牧师们借以自娱的“追随路德[①]”的连篇废话相比，其中真正虔诚的成分也要多得多。牧师们舒舒服服地摊开手脚靠在圈椅里坐着，故意装出漫不经心或者非常激动的神情——所有的传教士的职业特征——嘴里叼着烟斗，大谈宽恕罪孽，或者讨论我们的祈祷能被理解到什么程度。彼尔看到和听到他们怎样在爱正义方面，在准备迎合时代要求而以最低代价向人民灌输宗教方面彼此竞争，拚命设法超过对手。这时，他才明白，为什么斐雅尔塔林格痛斥他们为“唯利是图的商人”，

---

① 指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

并把所有那种虚幻的多情善感戏称为“涂脂抹粉的实利主义”。

于是，彼尔越来越不喜欢岳父的性格了。特别是，当他从侧面得知勃洛姆贝格卑鄙地对待老父的详情——这件事凯尔斯霍尔姆的总管早就闪烁其词地向他透露过——以后，这种不喜欢的程度加深了。原来勃洛姆贝格的父亲真的住在菲英岛上的某个地方，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儿子简直把老父永远关在自己的门外了。这是因为，父亲虽然已经是个老头儿，却犯了第六条戒律，和女仆姘居，而且生了个孩子。勃洛姆贝格牧师在宗教问题上是有极大的耐心的人，而在道德方面又象岩石一样顽固不化。象他的许许多多同行那样，凡是牵涉到道德方面的事，他总是急于去插手，为教会近几年来不得不向理智作出的让步谋求报复。彼尔在内心深处却在怀疑，岳父得意地抓到了一个体面的借口，从肩上卸下了照顾这个孤苦无依、两眼几乎失明的老人的担子。他们父子之间从来没有过十分密切的关系，何况勃洛姆贝格远不是一个愿意作出牺牲的人。虽然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很阔绰，有时还肆无忌惮地要求教区的教民用叮当响的金币来帮助他，以表示教民对牧师的热爱。但是，当别人需要他支援时，他却从来也不炫耀自己的慷慨。彼尔听到过不止一两次，岳父对来向他求援的穷人总是以一成不变的诺言“我衷心为他们祈祷”来结束谈话。

看到所有这一切，彼尔没有一分钟不在怀疑勃洛姆贝格的信仰是否真诚。而这一点是最可怕的，它最后会使他背离宗教；因为宗教根本没有能力使灵魂趋于高尚，也不能使头脑趋于纯洁，除非它能把人们身上那些与生俱来的卑劣本性排除掉，就象名符其实的“圣者”那样。倒是怀疑才具有这种能产生奇效的力量。当彼尔问自己，他和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之间的友谊究

竟有什么意义时，回答是：斐雅尔塔林格使他摆脱了折磨人的两重性的感觉，摆脱了自己不可能形成明确的世界观的感觉——这是过去曾使彼尔精神上遭受严酷折磨的原因。不管斐雅尔塔林格牧师说些什么，他总是要回到怀疑上来，因为怀疑是一切信仰最可靠的保证，它的“永远能孕育果实的天地”。正如白天来自黑夜而黑夜又来自白天，正如天地间一切生命来自黑暗和光明的这种交替，宗教也不可避免地源于矛盾的思想，它以自己的激情点燃了人类灵魂中烦扰不安的火花。没有被永久的怀疑所更新的信仰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是扫帚柄，是拐杖，靠着它的帮助，你能暂时忘记自己是个跛脚；但是，这样的信仰不可能是真正的、富有生命力的信仰。

有一次，斐雅尔塔林格带着开玩笑的心情说：

“如果相信这一点——用善良的意愿能铺出通地狱之路，那末，通天堂之路就一定是用恶毒的意愿铺出来的。”接着，他又发挥自己的见解，证明说，他比乍看上去要更接近真理得多，“就以人的脚步为例，大家都知道，人的每一步都是适时地暂停堕落，我们的思想攀登尽善尽美的高峰也同样是不断堕落的一连串链环，而上帝埋藏在我们心中的、保卫自己的良善的本能，能制止我们堕落。”

当彼尔回顾他所走过的道路时，觉得这条道路是斐雅尔塔林格的话的最有力的证明。于是，他第一次能够怀着希望和信心去正视未来了。

* * *

这一时期，在贝斯特鲁普，婚礼的准备工作正在全速进行。

缝纫机整天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每逢星期一，牧师太太一清早就上城里去定购大批的嫁妆。彼尔一走到门口，就听到诸如胡桃木、柚木、缎纹布、填料、凸纹布、长圆靠枕、枕头、马鬃、纱窗帘、做床单的亚麻布等等的词儿震耳欲聋。甚至在英格尔的头脑中，想得更多的是同马具匠和木匠的谈话而不是当前的结婚盛典。彼尔感到自己在贝斯特鲁普越来越变成一个多余的人了。

诚然，他自己也悄悄地在自己的住所里准备迎接英格尔的到来。他的工资收入现在已经很可观了。除了他的基本任务——改变河床的工程，他还担任一些零星工作，这给他增加了大量的收入。他已经还清了欠兄弟姐妹的钱，并开始积钱准备还清欠菲列普·萨洛蒙和伊凡的债务。

现在他开始把荒凉的家园里里外外都整顿一新。他买来新的糊墙纸，叫人掀掉厨房里老式的砖地，铺上木板。天生的机灵在这里也用上了，在大量看上去无足轻重的实际改善设备的活儿上表现出来——他改建了炉子、输水管道等等。

彼尔知道，对英格尔来说，没有比设备良好的厨房、阴凉的小贮藏室、新刷白的地窖、有方便通道的木柴棚（里面堆满木柴）更好的礼物了。她从母亲那儿继承了爱清洁和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优点。一叠洗得干干净净的碟子或者一只擦得锃亮闪光的、洗干净的铜锅的外貌，会引起她虔诚的喜悦；而对于别的人，只有艺术作品才能引起那样的感情。

自然啰，当彼尔在改善一部分家庭设施时，也就看到了另一部分的不可容忍的缺点。厨房的改建工作还没有完成，他就又想到，要是能把客厅里的地板重铺一下也不错呀。他自己却没有觉察到，自己也陷入了在贝斯特鲁普占统治地位的、烦琐

的家务中了。现在他简直没有时间再去访问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了。他担心来不及完成他设想的一切事务，开始象英格尔一样暗自思忖，最好能把婚期推迟一两个星期。

这时，在城里定做的家具开始运来了，又得为它们操心。柜子做得太大了，无论如何没法摆在预定的位置上；还有，挂窗帘的横棍做得比需要的短了些。而主要的是，新糊墙纸的花纹跟地毯和家具面料的颜色不大协调；为此，英格尔有一段时期满腔不高兴。彼尔一来到贝斯特鲁普，英格尔脸上就带着忧虑重重的表情迎着他跑过来，不断问他窗户的宽度或者地板的面积；而当他要离开时，她又再三对他作这样那样的指示，有时甚至忘记接吻告别。

这些琐碎事务一直忙到举行结婚大典的一天。不仅如此，在结婚的前两天，这种烦忙达到了使大家惊慌失措的地步。所定的家具都已送来，只是两张床还不见影儿，天天等着它们。派人到家具店去催问，老板却总是一成不变地答应如期把床送到。床还是一直没出现，这就成了贝斯特鲁普唯一的话题了。彼尔无法理解，象英格尔那样腼腆、贞洁的姑娘，怎么能够把这桩心事不仅告诉彼尔，而且告诉任何一个顺便到贝斯特鲁普来的人。风波的余音一直传到城里，到处都只谈论这两张床的事。因此，当结婚的前一天，这两张床终于摆好在新房里时，大家都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一清早，明亮的阳光照耀着到处彩旗飘扬的城市。当参加婚礼的一行人走向教堂时，男女老少都倾城而出，来到街上。英格尔坐在敞篷的四轮马车里，旁边是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她的舅舅。舅舅蓄着颜色不分明的、尖尖的胡须，燕尾服的钮孔里插着一朵玫瑰花。英

格尔妩媚极了，但遗憾的是，她过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为她梳妆打扮的阿姨、大婶们，为她披上头纱、戴上桃金娘花冠的女友们，聚集在他们家庄园里的女仆和女工们，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在贝斯特鲁普教堂里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比她更美貌动人的新娘。

来客中间甚至有彼尔的两个同胞兄妹——埃别尔哈尔德和锡格涅。当地所有的"知名人士"——治安官克劳森、皇室狩猎官夫人、实科中学校长、几个神职人员、村社事务代理人、里马里特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尖子——总之，有五十人之多，全都来参加婚礼。

晌午时，牧师的整个花园里都挤满了人。好奇心强烈的人都挤到窗口，去听宴会上的发言。后来主人为大家在大树底下摆设席面，以便让他们一个不漏地都享受到酒宴。而来客不断增加，最后在花园里形成了真正的大众游园会。

第二天上午，远客开始回家了：首先是埃别尔哈尔德和锡格涅，然后是牧师太太的哥哥——英格尔的舅舅。舅舅看来显然是个酷爱冒险猎奇的很有意思的人。他过去曾畅游世界各地，后来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甚至担任了阜姆①一个相当有名的造船厂的营业部门负责人，并在当地成了家。他借口回到离开多年的祖国看看，很高兴地在英格尔结婚前在贝斯特鲁普度过了整整一个星期。他那副令人看不惯的外貌和海外人士的举止吓得牧师一家不敢接近他。特别是勃洛姆贝格本人，称这位内兄为"老花花公子"。不过，舅舅同彼尔一下子就很合得来。有好几次，当彼尔驱车到各处去办事时，舅舅就和彼尔结伴同行。

---

① 今名里耶卡，南斯拉夫亚得里亚海岸的一个城市。

虽然在技术方面他懂得很少，但他能够评价工程的质量；同时，他尽管用最委婉的口吻，但还是毫不含糊地向妹妹和她的丈夫暗示，他们的女婿逗留在这个闭塞的地方挖沟来满足农民的需要，真是大材小用了。

勃洛姆贝格太太一清早起就十分激动，甚至在客人们离去以后还是安静不下来。她把哥哥送到火车站，顺便去看看这一对年轻夫妇。

时间已经不早，但这一对年轻夫妇还刚刚在吃早饭，而且饭桌上的气氛绝非十分愉快。彼尔有些纳闷的样子；而英格尔绷着苍白的脸，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勃洛姆贝格太太装做什么也没有觉察似的。她一下子就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忍住了情不自禁的微笑。二十二年前度过新婚的第一夜后，她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和今天完全一样的早晨。因此，她悄悄地喝完咖啡，就和这年轻的一对谈起了婚礼和各自离去的客人们。喝过咖啡后，她和英格尔一起到厨房，再到储藏室，做些家务事；彼尔则到自己的书房里去了，直到岳母走后才从书房里出来。

他坐在窗口，双手托住脑袋，眺望着在篱笆外面展开的一片田野。他很清楚，其实根本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情况，过些时候英格尔就会不再这样神经质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毕竟有些扫兴，心里依旧感到沉重。

那可能成为他最最珍贵的回忆的欢乐时刻，被沉重的、不愉快的情景代替了，他将永远怀着羞愧和厌恶的心情来回忆这一情景。

他的思想飞回到另一次合欢之夜——和雅柯芭在一起的初夜。他情不自禁地把这一夜和那一夜作了比较。但是，在他的思想深处突然产生一种令人惊慌不安的感觉，仿佛有一条毒蛇

在咬啮他的心。也许一切都是他自己的过错？也许为了以往的过错他必然又要遭到报应？

第二十六章

结婚并没有给彼尔带来充分的幸福。想唤醒英格尔过独立的精神生活的全部希望落空了。英格尔具有冷静的、重实际的、善于精打细算的性格；又加上她总是坚定不移地相信，她的父亲是基督教的最终的支柱，因此，她根本无法理解，彼尔希望她怎么样。象她所尊敬的父亲一样，她认为彼尔和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交朋友只是出于矛盾的心理和想标新立异的愿望。

彼尔不得不应付的这种两面性的生活，以及控制他的完全不同的影响，使彼尔陷入极端的不安之中，以致有时候他显得几乎有些神经错乱了。最后他自己也发觉情况不妙，内心真的惊慌起来，极力想要找到一个随便什么样的支持点。

他在过去曾经不止一次地找过的地方找到了它——它是在生活中自然而然地出现的，而且是英格尔本人帮助他找到的。英格尔即将分娩，几乎象所有的第一次准备做妈妈的妇女一样，她除了想着即将到来的分娩和为它作准备之外，别的事什么也不会去想了。但是，同时，她又保持着惊人的自制力——尽管她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经验，可还是镇静而坚定地等待着分娩。这就使彼尔非常赞赏，给他精神上充分的支持。

接着来临的是不可避免的焦虑不安，英格尔的受煎熬，为英格尔也为婴儿担惊受怕，当爸爸的喜悦，以及突然产生的责任感——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把他牢牢地拴在尘世间了。

但是，要他压根儿不到波鲁普去，他又做不到。那间铺着一条狭窄的地毯，两扇矮小的窗子之间靠墙放着一张斜面写字台的阴沉的大房间，仍象过去一样以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吸引着他。但是，现在他每次上那儿去时，就象酒徒偷偷溜进酒店去那样，总是受到良心的严厉的谴责。这样的拜访次数越来越少，临了，发生了悲剧式的事件，这种来往就断绝了。关于这个事件的没完没了的流言蜚语，在整个地区流传了很久。

在阴雨连绵的秋季的一天，传出斐雅尔塔林格牧师在家里失踪的消息。在这件事发生的半年以前，他失去了妻子；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松一口气，却变得更怕和人接触、更怕白天的阳光了。现在，他一失踪，大家立刻猜测，可能发生了不祥的事。彼尔立即组织人进行搜寻。他派人到四面八方去：一部分到森林里去仔细搜索，另外一部分人则到河底下和所有的沟壑、山洞里去寻找。结果发现牧师吊死在顶楼里一只空的衣柜中了。

近几年来，只有彼尔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一直乐于见到的人，也只有跟他才完全推心置腹地倾谈。在牧师失踪之前不久，彼尔曾在牧师家整整坐了好几个小时。那时，牧师带着相当大的克制力和表面上的镇静谈到他自己和他的孤独，简直使彼尔感到惊奇。牧师带着真正揶揄的口气谈到自己身体的虚弱，说：

"我们应该感谢上帝，让各种各样的疾病降临到我们身上，因为疾病只会使我们的头脑更清醒、更坚定。"

斐雅尔塔林格牧师以滑稽可笑的往事来加强他的话语的力量，他谈到，有一次他深深地陷入关于原罪①的思索中，脑筋动

① 指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上帝的禁令，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称为"禁果"），就是犯了罪。这个罪传给后世子孙，绵延不绝，故称"原罪"。

得几乎要发疯了。他说：

“但这时一阵穿堂风做了好事，吹得我忽然牙痛得厉害，正象殉教的圣徒应该受苦一样；于是，关于原罪的思索全都飞走了，见鬼去了！管它什么‘原罪’，我宁愿拿自己受洗礼的证书去换治牙痛的热敷剂。”

现在，斐雅尔塔林格已经不在人世，他以可怕的自杀又一次证明他自己的哲学毫无结果。这时，彼尔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幸运地逃脱了致命的危险的人。当他过去从报上得知汉森·伊维尔逊自杀的消息时也有完全同样的感觉。仿佛有一只由于寒热病而烧得发烫的手把他引到一个阴森、荒凉、凶险的峡谷里，这里正是幽灵的王国，它那虚假的幻影久已在诱惑着他来此了。就算是这样吧！反正他将永远怀着热爱和感激之情来回忆这个人，回忆这个那么孤独的、不幸的人。即使斐雅尔塔林格本人已经死去，却始终是他的指导者和拯救者。

因此，那些饱食终日，诸事顺利，在自己那堵以冷漠无情建成的坚固围墙后面安安稳稳地过着阔绰的生活，一生中一次也没有体验过向上帝挑战的宏伟愿望的人们所表现的那种象强者保护弱者似的同情，深深地激怒了彼尔。最使彼尔无法忍受的是，他的岳父居高临下地摇着头说：

“是啊，是啊，这是意料中的事。我是预见到这一点的。请问，一个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人还能有什么好结局呢？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打心底里可怜他。唉！可怜的人，一个可怜虫！”

彼尔舌头发痒，想要狠狠地对岳父进行反击；但是他还是忍住了——为了英格尔，他这样做已经不止一次——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　*　*

不知不觉地过了一年，随即第二年，接着又是第三年。在乡村，时光过得特别漫不经心，不易觉察——在这里，日子一天天过得很慢很慢，但一年年却象飞一样地消逝。

在里马里特郁郁苍苍的山冈中间那座安闲自在的庄园的花园中，现在已经有三个孩子在嬉戏奔跑——一个五岁的男孩和两个女孩；三个孩子长得都跟父亲一模一样，有着蓝色的眼睛和褐色的鬈发。宏大的改变河床的工程早就顺利地完成了。彼尔常常谈到想搬到另外什么地方去，可是关于离开家乡的话，英格尔连听也不愿听。她象过去喜欢老家一样非常喜欢自已的这个新家，认为把它搞成清洁整齐、井井有条的典范是她的光荣职责。

事实上，彼尔自己也不忍离开这个住惯了的地方。日子在宁静的生活中流逝，孩子们在成长，英格尔幸福得无以复加，她对于能住在离开双亲不远的地方，生活在老朋友中间，怀着真挚的感激之情；而彼尔呢，如果不把自己的家算在内的话，他依然觉得自已在区里是个陌生人。但是，这个家，这一小块土地，这个花园，却牢固地在他心里生了根；因此，不难说服他不要搬到任何别的地方去。何况一直到现在，在区里，在这里，各种各样的工作多得没完没了——土地测量、道路工程、造桥等等的工资收入完全够他们维持生活。他逐渐地、终于彻底地还清了债务。

但是关于发明创造的事却毫无进展。他对于严肃的事业的兴趣越来越少了；而随着兴趣的消逝，才华似乎也离开了他。从前曾经闪耀出如此灿烂的光辉的卓越才智却没有结出任何硕

果。他不得不向创造发明挥手告别，不再回到这方面去了。在他家后面的山冈上，从前他曾设想建立一座用新型发动机带动的试验性磨坊的地方，现在却放着一条长凳，以便坐在这里眺望，欣赏四周的景色。每天傍晚，他常常和英格尔坐在这里，海阔天空地谈论着各种各样的事，孩子们则在他们周围的草地上快乐地嬉戏。

在这种时候，主要是英格尔在说话。过去那么健谈的彼尔，一年年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了。只在很少的场合，特别是在同孩子们玩的时候，他自己才会突然象个孩子似的也十分淘气起来。平常他的情绪总是瞬息万变，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这种情况有时候着实使英格尔忐忑不安。间或，在进行最平静的日常谈话时，他会突然眼睛盯住某一点看，一声不响，仿佛他的思想忽而转到另外一件他认为不愿跟任何人谈的事物上。这种突然出现的乖僻的情绪会延续几小时，有时甚至几天；这时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装得似乎一切如常、什么也没有发生，而且不能盯住他再三盘问。

在最初几年的家庭生活中，英格尔象她的双亲一样，认为彼尔这种变幻无常的性格是结识斐雅尔塔林格牧师而形成的；随后，她认为她丈夫是由于想到他的发明碰到挫折而精神痛苦所致。当彼尔还没有放弃创造发明的工作时，常有这样的现象：无论怎样都无法使他满意，他老是觉得家里不够安静，一点点轻微的噪音就会使他光火；他总是抱怨说，他刚刚感到有一股创造的力量涌现时，英格尔就一定会想到要收拾房间，把他撵出书房，因此，英格尔对于把创造发明的想法从他的头脑中撵走，当时也是出了一分力的。现在她则比较倾向于从彼尔身体有病这方面来解释他那种突然发生的、没来由的情绪变化。他的病也是突然

发作的，发病时他变得容易激动，变化莫测。事实上，就连他自己也找不到别的解释。

秋天又来了，花园里的水果都成熟了。英格尔整天忙于制作果酱和果脯。

九月中旬的一天，英格尔坐在枝叶纷披的胡桃树下的长凳上。她习惯于午饭后在这里休息，而打发保姆领着孩子们到田野上去游玩。她喜欢准确守时，所以力求做到尽可能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表，并把午饭后的时间用来考虑一切经济方面和家庭方面的事务。她围着一条逗人喜爱的小围裙，膝盖上放着一瓦钵熟透的樱桃，凳子旁边放着一只空盆；她先用发针把果核挑出，再把一个个小浆果扔到盆里。在英格尔这些熟练、迅速的动作中，正如她所有的一举一动一样，都显示出她优美动人的轻盈姿态。鲜艳夺目的红色果汁从她那白嫩的纤指间一滴一滴地洒落下来。枝叶蓬松的胡桃树冠上已经显露出秋来的初兆：在一大片绿叶的浓荫中三三两两地出现了一些褪色的枯叶。可是英格尔自己正欢度着盛夏般的年华：丰满，成熟得象古罗马的贵妇，虽然她还只刚刚过了二十七岁。少年时期由于身体衰弱，她发育得迟了些，但结婚后这种弱质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觉得自己十分健康；而且，值得她特别高兴和骄傲的是，三个孩子都是她亲自喂奶抚育长大的。

其实，她结婚后虽然感到非常幸福，但却完全不是她结婚前所期待的那样。尽管彼尔的性情变幻无常，他却始终是一个热爱妻子儿女、对他们无微不至地关心的丈夫和父亲；不过，他却始终没能成为她在婚前所幻想的那种多情的骑士。有时英格尔自己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她竟是这样地爱着彼尔。其实，如果说她纵容他任性，那只是因为这些任性的举止唤起了她内心的母亲

般的感情。当他显得郁郁寡欢时——最近几年来这种情况出现的次数越来越多了——她对待他象对待一个病人那样，对病人是不应该生气的。更何况她看得很清楚，他自己在这种毛病发作时所受的痛苦要比她多得多。

现在谈到的这个时期，他的忧郁病刚好开始又一次发作。在前一天，大家庆祝了小哈巴尔特的生日，彼尔从清早起情绪一直很好。天刚亮他就起身，去田野里采摘鲜花布置房间；等孩子们起床后，他又和他们一起在花园里玩了很久。孩子们兴高采烈；英格尔从卧室的窗子里看到他四肢着地在灌木林里匍匐着，她自己也不禁抿着嘴暗笑。后来邮件送到了，游戏就停止了。一小时后，英格尔到他的书房里去，她立刻发觉他的神情跟清早时已经完全不同。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坐在窗旁，眼眶底下出现深深的黑圈，她十分清楚这表示什么。在祝贺生日的餐桌上，使孩子们非常惊讶的是，他竟一声也不响。勃洛姆贝格夫妇来吃午饭、祝贺小哈巴尔特的生日时，彼尔推诿说有紧急的事要办，就离开家走了，直到傍晚才回来。

在这种剧烈的、突如其来的情绪变化中，在他的忧郁症发作时，有一种并不陌生的、同去世的皇室总狩猎官的病情相似的不祥的征象。皇室总狩猎官那种精神上的病态的变幻无常，是由于他身体不好，也许是由于癌症引起的，正是这种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英格尔决定，一有机会，就去把这情况告诉医生。

直到从山冈上传来喜出望外的欢呼声时，英格尔才从沉思中惊醒过来。这是哈巴尔特和他的妹妹英格堡爬上山冈去看看爸爸是不是驾着马车回来了，他俩老远看到爸爸的那匹小飞马珀伽索斯卡，就高兴得尖声叫了起来。

英格尔站起来，顺手捧起装樱桃的盆子，去关照女仆为彼尔

准备饭菜。为了不破坏严格制定的日程表，彼尔曾自己要求，如果他回来得迟一些，绝不要等他回来再吃饭。英格尔亲自给彼尔端上饭菜——今天喝家酿啤酒，吃甜粥和熏鳗鱼加焖土豆——饭菜的量很多。彼尔一清早出去时，在口袋里塞了几个夹着火腿、腊肠的面包；但英格尔知道，在露天里度过一天以后，他回家时一定饥肠辘辘了。在这一点上，他也很象皇室总狩猎官：尽管心情不愉快，却从来不影响胃口，甚至恰好相反。她记得很清楚，在最不愉快的时刻，皇室总狩猎官总是怎么也吃不饱。

彼尔驾着由他的小飞马珀伽索斯卡拉的马车驶进了自己的家门。孩子们和保姆，还有一群母鸡把他团团围住了；后来一个雇工也参加进来。最小的女儿由保姆抱着，凑过脸去让父亲吻吻，几个大孩子，各干各的，已经都爬上两轮马车，坐到父亲身旁，开始挥舞马鞭子了。英格尔站在厨房的窗子旁边，带着做母亲的自豪感欣赏这一情景。

彼尔终于有点粗鲁地从孩子们抓得很紧的手中挣脱出来，对雇工吩咐了几句有关马的事，就跳到了地上。

最近几年来他也发胖了，只是脸色不象英格尔那么红润健康，加上乱蓬蓬的、浓密的络腮胡子，使他显得老了许多。

"有谁来过我们家没有?"他一坐下来吃饭，就这样问道，眼睛也不看一下端给他的是什么菜，就立刻朝嘴里塞进一大块。

"没有，一整天就我们这几个人，"英格尔回答说。她手里拿着编织物坐到他身边，好让他吃得高兴些。

"你今天收到过信没有?"

"没有，只收到报纸。"

"报上有什么消息?"

"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呢。"

两个人都默不作声了。

“我说，你昨天看了报没有？”彼尔突然有点犹豫不决地问英格尔。

“昨天？我不记得了。昨天报上有什么有意思的消息吗？”

“该怎么对你说呢，有关于在奥胡斯[①]工程师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

“你应该上那儿去一次，这可是你感兴趣的事啊！”

“我什么世面没见过？何况，他们那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还有，我根本不是一个工程师。”

“难道土地测量员不能参加这样的会议？”

“我想不能。”

“但是你对他们所谈的一切是感兴趣的呀！”

“从前曾经感兴趣过。”

“在这篇总结中谈了些什么？”

“是这样，有关在耶尔金湾建立自由港和日德兰半岛西部建造运河的商谈。在所有的报纸上都把这个计划方案叫做斯捷涅尔方案。如果你记得的话，这个想法正是从前我提出来的。”

“而且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

“是的，写了一本关于它的书。”

“这么说来，现在这方案终于要实现了？”

“我不这样认为。哥本哈根的方案早已决定了，一个方案排除了另一个。”

“那末，他们干吗到现在还起劲地议论这个方案呢？”

“这都是出于日德兰半岛人对自己家乡的热爱。如此而已，

---

① 丹麦的一个城市。

同时，如果把谈判的时间尽可能拖得长一些，那末就对斯捷涅尔有利。他竭力要使谈判不致过早结束。据说，到会的人都对他表示真正的热烈欢迎。在庆祝宴会上，你知道，香槟酒流成了河呢。有人发表演说，称斯捷涅尔为丹麦的雷赛布①。粥还有吗？"

"没有了，真遗憾。你还想吃，是吗？不过，第二道菜我可以多给你一些。"

"很好。谢谢！"

"但是，当心不要吃得太饱了。药剂师邀请我们去赴晚会呢。"

彼尔皱了一下眉头，说：

"真的邀请过我们呢。我可压根儿忘记了。请问，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不再接受各种各样的邀请呢？要知道，从这些邀请中我们什么样的愉快也享受不到。"

"是啊，那边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愉快可言。按我的心意，最好留在家里。但是，总不能无缘无故地去得罪别人呀。即使为了父亲，也应该去，因为他不喜欢得罪人。人们已经在议论了，说我们离群独居，不跟人家来往。"

彼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从这时直到吃完饭都处于严肃的沉默之中。后来仆人把咖啡端到书房里去，彼尔就和英格尔一起到那里去了。

书房在走廊的另一头。这是一间狭窄阴暗的房间，窗子朝向辽阔无边的田野，有一扇通卧室的暗门。彼尔过去的书房是宽敞

---

① 雷赛布（1805—1894），法国工程师、企业家。1854年从埃及取得开凿苏伊士运河权，1869年运河凿成。1879年又准备开凿巴拿马运河。1889年破产受审。

而又阳光充足的;由于家庭成员的增加,他把书房让出来做儿童室了。事实上,他对这间简朴、幽静、独处一角的房间一点也不感觉到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使他记起了年轻时在尼堡或在弗雷德里克斯堡那种深居简出的生活。当英格尔打算把这房间稍稍粉刷一下,搬几盆花或在瓶里插一束花放在房间里时,彼尔没有露出丝毫喜色;因为鲜花的香味使他头晕,更何况大自然的鲜艳色彩同越来越经常地控制着他的那种情绪也不大协调。

整个房间里只有一件装饰品——一尊很大的大理石半身像,放在书架上面,几乎顶住低低的天花板。半身像塑造了一个英俊的鬈发青年,有着宽阔、凸出的前额和肉感的嘴唇。嘴形象希腊罗马时代的半身雕塑一样,微微张开,从而加强了给人生气勃勃的印象。脑袋转向一侧,这样的转向最有利于突出象拳击士那种强健的颈部肌肉。额头上现出刚毅的深深的皱纹,把几乎联成一气的双眉劈开了。目光充满了威严。微笑显示出焕发的青春、活力和勇猛。

所有这一切的总和,表现出极度理想化的、青年时代的彼尔的形象。这是男爵夫人和彼尔一起逗留在罗马时她为他定做的。皇室总狩猎官夫人认为自己有责任代替姐姐买下这个半身雕像,并作为结婚礼物送给英格尔。但是,这个半身像立刻引起英格尔如此强烈的厌恶,以致她当即决定把它塞到阁楼里去。后来,她总算息怒而宽容些了,才允许把它放在餐室的一个角落里较高的地方,使它不致直接投入眼帘。它就这样放着,直到有一天彼尔忽然想起,才把它放到他的书房里来。尽管英格尔指出,一个人不宜在自己的房间里放本人的雕像,彼尔还是不愿意和这个半身像分手。

暮色苍茫,英格尔和彼尔坐在房间里相对的两个角落,谈论

着孩子们和家务。彼尔抽起烟来，拿起一杯咖啡，走到窗口，坐了下来。照例，几乎总是英格尔一个人在说话；同时，她并不停止数她手中的编织物的针数。在谈到各种各样的事时，她提到，小哈巴尔特不用别人帮忙，自己把一只旧的木靴子给他的妹妹改做了一辆洋娃娃坐的小车。这个小男孩的脑袋里总会想出些有趣的玩意儿来。他有一双灵巧的手，不论什么活儿对他都不算一回事。

彼尔开始全神贯注地听着。

"是的，这男孩子会有出息的，"他仿佛在自言自语，重又沉溺在自己的思索之中。

英格尔把结绒线的针插到线团上，进卧室去换赴晚会的衣服。她刚离开，彼尔连站也没站起来，立即向桌子伸过手去，本想从一叠书和图纸下面取出一张折成四折的报纸；但是，一听见英格尔回来了，就赶忙把手缩回来，重又全神贯注地仔细观察起红色的晚霞来。

* * *

药剂师梅列尔是里马里特最大的纳税者，他喜欢一有机会就提醒别人注意到这一点。当他邀请客人们的时候，就认为这是一件体面的事：不惜任何代价向来客表明，他清楚地意识到，接待那些命运之神并不垂青的人是自己的职责——一个富翁的职责。七点钟不到，客人都到齐了。主人领他们径直走到摆好的席面旁边，在每一副餐具面前都特别显眼地放着三只高脚玻璃酒杯和包在亚麻布餐巾里的、刚烤出来的新鲜小面包。他满心欢喜地听完客人们交相称赞——由此可见，在整个区里找不出比这

更出色的席面了。

不过，菜肴远不是烹饪大师的手艺，瓶子里装的饮料也不是总能和外面装饰的标签上响当当的美名相符。但这些情况无伤大雅，不会让任何客人因而倒胃口。参加晚会的人谁也不会挑精拣肥。他们主要根据量的多少来评价菜肴，装得满满的一大盆菜，看上去就让他们心里舒服。他们全力以赴地来多少就吃多少，决不少吃一点儿。

药剂师的一举一动也充分证实了他那殷勤好客的美名：他不停地劝客人在自己的盘子里添菜，而且要多添一些。他那洪亮的声音压倒了刀叉的叮当声：

"亲爱的客人们，请你们哪怕稍微尝一尝填馅儿的鸽子也好。真的，它是真正的食用鸽子……站长先生，希望这一种美食能配您的胃口。您怎么啦，亲爱的，索特尔纳白葡萄酒可是专门为太太们备的葡萄酒呀！请您尝一尝味道吧……锡杰尼乌斯先生！您干吗生您那酒杯的气呀？您一点也没喝过呢。先生们，先生们，请稍稍注意一下！我刚才为各位斟满的是一八七九年装瓶的伦敦克拉布酒，应该极其恭敬地喝干它才对，各位明白吗，要极一其一恭敬！嗯，各位觉得这酒味道怎么样？"

男人们一口气饮干自己杯中的酒，咂了一下嘴，十分真诚地异口同声称赞它。

"好极了！"兽医欢呼。

"简直到嘴就化了！"站长带着懂行的神气说。

"真是上帝的饮料！"实科中学的新任校长，文学副博士巴林格补充说，说完就站起身来，祝主人健康。

这就是彼尔在很多年前在萨洛蒙家遇到过的、有着一头狮鬃样的头发的瘦高个儿巴林格。巴林格最近以来惊人地走运。他

的一切计划在首都碰壁以后，他决定到外省来碰碰运气；他很快就获得了他渴望已久的好评。在这里，大家公认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才，不仅在里马里特，当地的居民为请来一位真正的作家而自豪；而且在附近的各个村子里，人们也有同样的看法，在那些地方，他作为以高等国民学校精神追求人民性的新文学潮流的传播者，曾作过多次报告。英格尔的女友，田庄管理员兼治安官克劳森的大女儿盖尔达，一个胸乳丰满、眼神热烈、个性活泼的姑娘，对巴林格一见钟情。两个星期以前他们举行了婚礼。此外，还有一个人充实了里马里特知识分子的友好大家庭。距离车站大约十公里，穿越里马里特到贝斯特鲁普、波鲁普和凯尔斯霍尔姆的铁路沿线，有一个布达鲁普龙德田庄。这个田庄属于已过高龄的五级文官布鲁克，戈尔什金地主古老家族的后裔。他非常有钱，有一个独生子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并在那边受了教育，如今回家来自己管理家产。

这个儿子已经快三十岁了。他是个英俊健壮的男子汉，可是不声不响，有点儿腼腆，这大概可以从他天生的缺陷来解释：他生来口吃。彼尔立刻觉得很喜欢他。尽管他和彼尔兴趣各异——布鲁克先生是个打猎迷，并且有很多地主身份的朋友——彼尔还是希望同他接近；但当彼尔发现，这种愿望只是单方面的时候，就感到很沮丧。不过，彼尔很快就明白，唯一的原因在于：布鲁克先生对英格尔怀着强烈的感情，从而使他混进一群彼尔很不喜欢、志趣与彼尔不同的人们中间去了。布鲁克和英格尔在童年时代就认识了，但是英格尔非常讨厌他，有时简直十分粗暴地表示自己的厌恶。然而，关于这种情况，她又无法作十分详细的解释。彼尔问过她不止一次：这是怎么一回事？她的回答总是那么一句老话，就是说：她不喜欢童年时代的布鲁克，也不喜欢现

在的布鲁克。今天，彼尔又发觉，布鲁克坐在英格尔的斜对面，好几次想跟英格尔拉话，都没有成功。英格尔不朝他那一边看，每一次都用无足轻重的一句话敷衍过去。

晚饭以后，大伙按照外省自古以来的习惯，男女分开了：太太们留在客厅里，而男人们则到主人的书房里去抽抽烟，尽情地就各种吃喝玩乐的话题聊聊。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扔掉礼节这件紧身外衣，畅谈淫秽的笑话，慢慢地品尝着烈性的甜酒，心满意足地打着响嗝，要不然还可以随便在角落里找个地方打个盹儿。

彼尔找到一个可以看得到客厅里人们活动全貌的地方。客厅里沙发旁边的小桌上方挂着一盏有紫红色灯罩的吊灯。桌子四周，象置身于大火的反光中一样，妇女们围桌而坐，有的在编结绒线，有的在刺绣。她们也是片刻不停地闲聊着。乍一眼就能猜出她们在谈论些什么。只有象现今的女仆和家务这一类话题才能在妇女们中间引起这样热闹的谈论。就连英格尔也兴奋得满脸通红，尽管她外表看来很镇静。

彼尔本来已经心情很忧郁，看到这种景象，恨得咬紧了嘴唇。直到现在他能够为自己的妻子感到自豪的，不仅是她生得比别人漂亮，而且在天赋的应对有节和兴趣高雅方面她也高出她周围所有的女伴们。可是，当他看到她同这些长舌妇在一起竟是如此自由自在时，他的情绪立刻遭到了破坏。虽然她竭力反驳，但他看得很清楚，她在这里确是如鱼得水那样称心如意。只当谈话越礼逾限时，她才沉默下来，不再参与她们的谈论。她不受在里马里特妇女中流行的作风有些轻浮的影响。她在举止风度和思想方法上的那种拘谨，从童年时代起就使她与众不同。结婚以后，对于可能亵渎她女性的端庄的一切都闭起眼睛，充耳不闻。

这里有一种纯粹是勃洛姆贝格式的假仁假义：英格尔不愿意知道的事，她就干脆不去听它；她不愿相信的事，她就不相信。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同药剂师太太和站长太太保持良好的关系，尽管大家都确实知道，前一位太太跟后一位太太的丈夫同居而两位太太都热恋着文学副博士巴林格。正因为这样，她才能学着她父亲的样子，泰然自若地谈论“哥本哈根人沉溺于淫佚和不信神之中而不能自拔”；尽管她周围的人的生活也让人笑话，同首都的生活相比，有着使人分辨不出的畸形的相似之处；尽管到处——不论在富裕农民的宁静安逸的庭院里，还是在佃农的简陋的茅屋里——都非常公开地发生着种种最龌龊不堪的丑事。

就这样勉勉强强地拖到十点钟。十点钟时端来了甜点心。坐在桌子周围的一些受尊敬的贵妇人，这时脸色变白、眼皮发红，她们不再为顾及礼貌自找麻烦了。有几个张开嘴打呵欠，用一只手稍稍掩住了嘴巴。就连英格尔也困得睁不开眼睛了。只有女主人自己、还有站长的妻子显出不安的样子。这是因为文学副博士巴林格和他那年轻的妻子单独待在只点着一盏小灯的空书房里。她们曾请他俩坐到桌子这边来，请过四次，可是他俩总是不出来。当他俩终于出来时，盖尔达的脸色和散乱的头发比任何语言更雄辩地说明了一切，不过盖尔达根本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

不久，客人们纷纷离去了。他们三五成群，缓步在月光明亮的大道上，不时在这一家、在那一家篱笆外停下一会儿，然后真正的彼此告别。

英格尔和当地的医生——一个她童年时代就认识的、相当聪明的中年人——一起走。他俩稍稍落在大伙的后面，正在严肃认真地谈到彼尔。

“请问医生，您是不是觉得我丈夫今天沉默得有些异乎寻常？”

“是啊，既然您这样问我。他出了什么事吗？”

“不，没有，依我看，什么事也没发生。但是，坦白地说，您大概知道，我丈夫是个性格十分忧郁的人。我为此很不安。您看，他是不是有什么潜伏着的毛病？”

医生沉思了一下，回答说：

“我很高兴您自己谈出了这一点。我正在考虑最好能跟您谈一谈呢。”

英格尔吓得丧魂落魄，立刻站住了，抓住医生的手说：

“他有什么病？”她几乎喊叫起来。

“没有什么特别的毛病。看在上帝分上，请不要惊慌。我要说的根本不是这回事。您的这位先生只是十分神经质而已。他有时诉说头晕、肋骨刺痛——这也许是个相当伤脑筋的征兆。不过，暂时还没有足以使您担心的重要根据。”

“可是，他生的什么病？您似乎说得很含糊。”

“您知道……是这么回事……我不大方便来谈这件事……但是，请您告诉我，您是不是觉得您丈夫工作得太少了？”

“太少了？他可是从早工作到晚的啊。您自己不是也知道……”

“知道是知道的，不过，有没有一种需要他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其中、不遗余力地从事的工作呢？我不知怎的，总觉得他需要一种更大的，所谓大规模的事业。总之，要有这样的事业，让他没有一分钟空闲时间去挖掘自己头脑中的思想。”

“我有时候也这么想，”英格尔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说，“但是，在我们区里，您叫我们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工作呢？”

“很抱歉，您说得对，确是无处可找。”

“这样看来，我们就得离开这里，到一个大城市去，也许，甚至到哥本哈根……”

“是的，最好是这样。说真的，如果你们不在这里，我们大家都会十分想念。可是，不管怎样，我不愿为了这个缘故而向你们提出不真诚的建议。”

“我重复说一遍，我已经考虑过这一点，”英格尔说，“但是我确信，对我丈夫来说，生活得最合适、最安静的地方正是在乡村。他自己也认为是这样。如果考虑到他的健康情况，那末，繁重、紧张的劳动他根本无力承担。”

“我很希望您能够理智地来判断您的丈夫的情况，不论他有病或是没病，他的本性却是坚强的，他能承担更重大的任务。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谈开了头，我想把话说完。您那位在阜姆的舅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不是有好几次叫您的丈夫到他那儿去，并且在他自己的造船厂里给您的丈夫谋个差事吗？您为什么不迁居到美丽的亚得里亚海岸边去呢？”

“让匪徒们把我们烧死在那边吗？”

“是啊，那边的局势的确不大太平。但是，那边的气候对您的丈夫是有利的——没有比那边更适宜的了。他十分需要阳光和温暖。我深信，在国外待上两三年，会出现奇迹的。”

英格尔沉默不语，她不由得离开她的对谈者远一些，而且没有再抬眼看他。不久他俩走到了医生家门口，其他一些人早已在那儿等候他们了。

彼尔和英格尔住得比所有的客人都远，因此他们不得不跟大家告别二十次。英格尔悄悄地把胳膊塞到彼尔的臂弯里，当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她就热情地靠在他身上。整个晚上他俩都

是在不熟悉的人中间度过的，彼此深深地思念着对方。英格尔情意绵绵地把头偎倚在彼尔的肩上，他俩就这样沐浴着月光慢慢地、慢慢地走着，只有一次在道路中间停下步子来拥抱接吻，作为爱情的保证。

但是他俩刚一跨进家门，英格尔就好象故意似的跑去忙家务了。出门前她关照过厨娘腌一些黄瓜；在不知道这任务是否完成之前，主妇的责任感不允许她立刻去睡觉。她顺便到孩子们的房间里看看，问问保姆孩子们在晚上的情况。

“你看多糟糕，英格堡又拉肚子了，”她一边这么说，一边走进了书房。

这时彼尔坐到桌子旁边，点起了灯，随便翻开一本书，装出正在看书的样子。

“怎么回事？”他回答，又翻了一页书。

她太熟悉这种口气了。同时，他又点起了一支烟。

“你还要再坐一会儿吗？”英格尔问道。

“是的，我不知怎的，并不想睡。”

她甚至不想劝他去睡。在这样的时刻，任怎么劝说都是白费劲，这点她已经习惯了。因此她静静地——女性的自尊和羞涩使她不愿表露出她的伤心——走到他身边，把他的头发从额上撩开，嘴唇凑在他鬓角上吻了一下。

“晚安，亲爱的。”

“晚安，”他回答，并没有转过头来。

等英格尔一走，他就把书搁在一边，双手托住脑袋，眼睛凝视着台灯。当他听到英格尔已经躺下睡觉了，就从一堆书底下抽出一张藏在那儿的报纸，小心地把它舒展开来。这就是昨天的那张报纸，日德兰半岛最出名的报纸之一，上面登载着在奥胡斯召

开的工程师代表会议的总结报告。他的目光立刻落在他所要找的一栏中他所要看的那几行：

“当天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众所周知的、斯捷涅尔工程师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基本内容，我报已有好几篇文章向读者作过介绍。当天的会议之所以使大家特别感兴趣，还在于这个方案的天才的设计者亲自出示了这个方案，它在讲台上一展出就响起了掌声，经久不息。报告的结束语就淹没在雷鸣般的热烈欢呼声之中。”

彼尔的太阳穴上的青筋暴出来了。

“混蛋！”他从牙缝中迸出这么一个词。最近几年来，几乎一打开任何一张外省的报纸，就能看到斯捷涅尔的名字。安东·斯捷涅尔几乎变成了日德兰半岛的民族英雄。他处处都冒一头，到处做报告，每次都对记者发表谈话，逐渐使他的崇拜者们相信他的“使命”是神圣的。

沾满露珠的沉甸甸的树枝敲打着玻璃窗，走廊另一头的客厅里的时钟敲了十二下。

彼尔用一只手掩住了双眼，一动不动地在原位坐了好久好久。锡杰尼乌斯家遗留给他的，就是让他倒一辈子霉！该怎么办才好呢？是在或多或少还可以过得去的条件下束手无策地混日子，一面静静地观察着不可遏止的对生活的渴望怎样吞没你的心灵？还是猛然一击，摆脱无能和不幸，象汉森·伊维尔逊、尼尔戈尔那样朝自己的脑门打出一颗子弹来结束生命？生命反正已经毁灭，精力反正已经耗尽。他现在就象时钟一样，整个机芯被一只齿轮接着一只齿轮地拆除了。

他缓慢地、几乎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睛，朝着书架上望去，在那儿，几乎顶到天花板的大理石半身像在半明半暗中闪烁着微

光。现在这座半身像唤起他近乎虔敬的感情，尽管有过一个时候他曾强烈地希望砸碎它。随着时间的流逝，彼尔越来越迷恋他一去不复返的青春了。他想起他当时是个多么糊里糊涂、鲁莽胆大而又自信过度的年轻小伙子，某些地方简直傻里傻气，有些地方则粗暴无礼，好惹是生非，始终是一个不懂人情的大傻瓜，这些回忆早已不会使他难受了。尽管他那样戆头戆脑，可那才是真正的生活，它在他的血管里歌唱，它在他的幻梦中鸣响。而现在，在他心上完全是一片沉寂的荒漠。在从前整个乐队演奏的地方——尽管这乐队有时演奏得并不协调，但毕竟是多么强有力的音乐呀！——如今只有孤单单的木笛有时轻轻地发出几声哀啸。

一个孤独的、被大家遗弃的人，一个只体验到生活的阴暗面的人，过的日子当然不会轻松。但是，正因为认识到，人们对待他是不公正的，他受到人们的排挤，这种认识可以在他抑郁不得志的时期成为他最大的安慰。这种人永远怀着希望，最后是怀恨在心，这愤恨的火焰使他感到温暖。他永远不会象某种人那样可怜巴巴，这种人呆在太阳暴晒的地方却感到象呆在墓穴里似的阴冷彻骨；面对豪华的酒宴却会饿死；看到没有他，他的一切梦想都能实现，而他却必须回避这一切。可是，为他，彼尔，准备的却正是这样的命运！

家庭、安宁、舒适——这就是他所拥有的一切。他在青年时代曾带点儿傻气，自傲地梦想征服整个世界，如今，他从这个世界得到了十一又四分之一公亩[1]的土地。英格尔的爱情，孩子们给他带来的欢快，一个家庭安乐窝——这些就是他所得到的，代

---

① 一公亩等于一百平方米。

替了一切失去的、一切未完成的东西。

不能说生活对他是不公正的。因此，英格尔对于煎熬他的忧郁当然什么也看不出，因为她没有任何过错，而且也未必能够正确地理解他。不过，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既然连他本人对自己的无能为力也不理解。好吧，纵然他爱自己的家，纵然英格尔不想离开她土生土长的地方，纵然他一年年变得更有耐性——即使这样，还是解释不清楚这一小块土地何以对他具有吸引力和神秘的控制权，尽管在这里孤独感也没有离开过他。

他之所以要留在这里，倒不是害怕到新的地方去他就不能养家活口。他不仅拒绝英格尔的舅舅的邀请——凭良心说，这邀请从来就没有使他动心过——而且还拒绝别的一大堆十分吸引人的建议。此外，区长跟彼尔很合得来；彼尔根本没有向区长请求过或暗示过什么，区长却好几次主动表示愿为他的事去跟内务部长和水利系统的负责人——这两位都是区长很要好的朋友——商谈。

疾病根本没有使彼尔心里不安。如果说他有时为自己的健康担忧，那也只是为了英格尔和孩子们。他在青年时代只要有一点儿小毛病，精神上就会十分痛苦而感到对死亡的恐惧，现在这种恐惧早已消失了。在参加别人的葬礼时，他几乎怀着羡慕的心情，看着装尸体的棺材隐没在黑暗的墓穴里。有时他会觉得，土块落到棺材盖上发出的沉重的声音，是一切响声中最诱人的声音，仿佛是死亡王国里的回声，仿佛是从虚无中发出的回答和可靠的安慰。

有时他会这样问自己：要是他死了，对英格尔是不是更为有利？她还十分年轻，十分美丽。可以推想，如果她第二次出嫁，仍会如花盛开、美满幸福的。彼尔脑海里已经不止一次地浮现这样

的想法：在她对年轻的布鲁克怀着厌恶的情绪的背后，也许正隐藏着本能的、无意识的畏惧，对布鲁克的英俊和刚强的畏惧。英格尔本质上有很多方面暂时还处于微睡状态，没有觉醒；但他没有耐心、也许是没有能力去唤醒它们。

* * *

几天以后，英格尔和彼尔吃过午饭，坐在彼尔的书房里。英格尔坐在沙发上做针线，彼尔在窗口抽烟。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英格尔问道：

"我还是不要呆在这儿吧？"

"不，为什么？"

"单看你这样子，就好象你宁愿单独一个人呆着。"

"根本没有的事，我倒是喜欢你在这儿。"

"那末，我很想跟你谈些正经事。"

"什么事呢？"

"我想，也许我们最好离开这里，趁现在还没有到非走不可的地步就离开。你自己不是也说过，现在的收入不如以前了。我看这里未必总能找到适当的工作。"

彼尔惊讶地向她看了一眼：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在这方面似乎谈得很少。"

"你说得对，但是，为什么你刚好在这时候想到这方面呢？"

彼尔依然惊讶地、疑惑不解地望着她。但是她低着头做她的针线，眼皮抬也不抬。这是怎么回事？最近几天来她的神色有些奇特，哦，就是从那天晚上在药剂师家作客回来以后开始的。也

许，她终于意识到年轻的布鲁克引起她什么样的恐惧？

“你认为我们应该到哪儿去呢？”

“不知道上哪儿。区长不是答应帮你安排吗？”

“他大概是指哥本哈根管理局的一个什么职位，因为他跟内务部长很熟。可是哥本哈根你自己不愿意去。”

“我吗？只要你认为需要，我就愿意。我很抱歉，让你很长时间呆在一个地方；但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孩子们。我一想到，也许孩子们不得不住在五层楼上，他们会觉得自己象是笼子里的小鸟，我就为他们难过。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也没什么可怕的。夏天他们可以到我父母亲那里去过，让他们好好地晒晒太阳，这样，靠上帝赐福，在一年的其余时间里，城市的污浊空气就不致使他们生病了。”

“那你自己呢？”

“我吗？”她用坦率、纯真的目光望着他，这目光把他心头沉重的阴云一扫而光，“我吗？你不用考虑到我。我十分健康，即使我们住得挤一些，特别是在最初一段时间——因为一开始我们不可能租四间以上的房子——这也完全可以习惯的。我想，得把拉乌拉辞掉；因为她太不灵巧，干不来城里的活儿。平常用一个女仆就可以对付过去了，至少暂时是可以的。我可以自己带孩子们去玩，准能带好。”

但是彼尔几乎没有去听她的话。他把雪茄烟放在一边。热血直冲上太阳穴。刚刚过去的惊吓突然又发作了，使他完全丧失了力气。

“有一件事使我很不安，”英格尔继续平心静气地说。

“什么事？”

她没有马上回答，过了一会儿，说：

“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谈一谈这件事。可是，最近几天来你简直使人无法接近。”

“无法接近我吗？你大概没搞清楚吧？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彼尔开玩笑地说，“倒是你自己最近这几天的样儿叫人犯疑。喂，你痛痛快快地说吧，你心里在想些什么？”

“我想问问你，你可不可以多关心一下孩子们。我十分清楚，你是爱他们的；但是，从他们——特别是从哈巴尔特——身上很快就可以看出，当你不再关心他们时，他们感到多么难受。”

“你在说些什么啊？英格尔！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他们了？”

“我本来就知道你会回答我一些什么话。当你情绪好的时候，你觉得同他们一起玩很愉快；他们也很喜欢你这样。可是，在其余的时间里，你简直拒他们于千里之外。他们无法理解，他们有什么过错，也不知道该怎样跟你相处才好。假如我们全家搬到哥本哈根去，你在家的时候会更少，孩子们就会完全跟你疏远，而你也跟他们更疏远了。”

“我一点也不懂。我以为，我一直……”

“不，彼尔，你甚至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你只顾自己，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英格尔打断他的话说，忍住了情不自禁的叹息，“当然，你没有发觉，你多么明显地让他们看出，他们给你增加了负担。孩子们在这方面是非常敏感的，这点你可以相信我。你即使为了自己也应该考虑到这一点。既然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可以把哈巴尔特在他生日那天傍晚因为你迟迟不回家来，甚至在临睡前不能跟你道晚安时对我说的话告诉你。他眼中含着泪花，十分粗鲁地说，“我知道，爸爸一点也不关心我。”我把这话告诉你，你可不要为这生气。我只是希望，如果我们搬到哥本哈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希望你能稍稍关心一下哈巴尔特：有时带他去

散散步，跟他谈谈各种各样的事物。他可是个会动脑筋的男孩子，对各种事物都有强烈的兴趣。当然，孩子们爱提出“怎么样”、“为什么”这些问题，这会惹得你光火，但对这些事情就要学会容忍。”

彼尔没有立刻回答。他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象每次谈话内容过于吸引他时那样，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走着。英格尔的话吓住了他。她那几句简短的抱怨，比她自己所估计到的触动他更深，因为它在彼尔心里唤起了他现在不跟任何人谈起的、童年的回忆。

“我明天就到哥本哈根去，”他终于说道，“晚上我写封信给区长，提醒他一下他答应过我的事。我所有的衣服都放得整整齐齐的，让拉乌拉一清早把我的礼服挂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掸掸干净；燕尾服也要带去——或许我会得到部长的接见呢。喔，我的皮鞋怎么样？”

英格尔慌了神。她不赞成这样仓促的决定，因此劝他好好考虑考虑；特别是不要急于到什么地方去，而且应该什么事都跟她的父母亲商量一下。可是，关于这一点，彼尔连听也不愿听。他正好有几天时间空着没有事。至于商量，他们已经商量过上百次了：有时跟父母亲一起商量，有时他俩自己商量。

“让我们就这样讲定吧。要是我们没完没了地说空话，我们就永远决定不下来。唉，英格尔，英格尔！终于到了展翅飞翔的时候了。不瞒你说，最近几天来我几乎总是在想这件事，现在再隐瞒已经没有意思了。你记得斯捷涅尔工程师，那个头号的招摇撞骗能手斯捷涅尔吗？我曾详细跟你谈过他的事。我怎么能眼看着这个坏蛋借用，确切些说是剽窃了我原来的设想而后就青云直上呢？你只要想一想，据说，斯捷涅尔在奥胡斯作报告说，征

服外省后，就打算着手征服首都。我这是在昨天的报纸上看到的。他的确已经被邀请到哥本哈根参加不知是本星期还是下星期开的代表大会了。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这个无耻之徒教训一下：去参加会议，平心静气地向到会的人说明问题的原委。我有好几个根据认为，向哥本哈根的群众证明我是对的并不太难。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多么厚颜无耻的坏蛋，何况在工程师们或者新闻记者们中间大概能找到还记得我写的那本书的人。"

"犯得着去翻旧帐吗？你这是何苦来？"

"何苦来？你等着瞧吧，"彼尔说，把手指捏得咯吱咯吱地响，又在房间里踱起方步来。

"彼尔，你听我说，把过去的事忘了吧。如果你这么迟才提出抗议，我不知道，对你有什么好处？何况你也达不到这个目的，亲爱的！"

"有什么好处？我只是想捍卫自己的发明权，只此而已。谁也不知道，这对于我们的将来会有多大用处。"

"但我相信，除了灰心失望，不会带给你别的东西。你自己也说过，那个斯捷涅尔是个坏事干到底的人，只要能把对手从竞争的道路上排除，他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何况你又不习惯倾听群众的意见，那就……"

"我亲爱的小宝贝，你简直为你的心肝丈夫担忧得失魂落魄了！"彼尔轻松愉快地说，微笑着站到她的面前，"不过，我们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喂，孩子们在哪儿？哈巴尔特在哪儿？"

"他们都在花园里。"

"今天我们好好地来玩玩捉迷藏的游戏。"

"你最好还是带哈巴尔特去散散步，他整天荡来荡去没事干。或者你还是同他一起到玛萨家去吧？他们家有了新的蒸汽

机带动的脱粒机，这孩子会感兴趣的，他喜欢这一类玩意儿。”

“上克里斯坚·玛萨家去？那里本来人就够多的了。”

“那就更好。这样，这孩子就真的有可看的东西了。你顺便给他讲解一下机器的构造。当他看见人们把脱粒机搬运过去时，看得真够劲呢。可是我当然没法儿给他解释清楚。”

“好吧，我来给他讲解。”

一个多小时以后，他回到家里，就立即收拾行装了。但是，当他想把行李箱从搁楼上搬下来时，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把他拉住了。不过，这种感觉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另一种更为可怕的感觉代替了它：彼尔觉得，此时此刻他到了自己一生中最后的十字路口；如果他现在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摆脱自己，摆脱自己的烦恼，他就将永远埋葬在里马里特了。

* * *

最近六年来，自从彼尔迁到乡村里来定居以后，他总共只到哥本哈根去过一次。那是他结婚半年以后，他和英格尔决定到哥本哈根去，在那里逗留了两个星期。但当时彼尔就已经觉得，城市对于他有些格格不入，他在那儿有些过不惯了。街道拥挤，市声嘈杂，旅馆里房间狭小，饭店里吃的东西不对胃口，付不完的小费，一切都显得很陌生，整天得穿礼服，长时间戴着手套，上理发馆做发式，英格尔特别坚持要这样做——总之，过不了几天，他就恨不得立即回到他那安静的小屋去过自由自在、不受拘束的乡村生活了。

这一次，情况还是这样。诚然，一开始他很有兴趣地观察着这个城市在最近几年来的蓬勃发展。第一天，天还没亮，他就起

身，跑去看新的港口建设；接着到新开辟的各个区去兜了一圈；然后到市中心，到旧城去寻找他在报纸上常常看到的、一部分改建过或全部改建过的街区。但是，他的好奇心刚刚得到满足，每一个外省人都熟悉的那种怅然若失、孤独无依的感觉，又象十七年前他第一次离开双亲的家来到首都时那样，袭上心头。

而现在，好象故意跟他作对似的，哥本哈根正在最热闹的季节——夏天刚过去，不论你往哪儿看，到处都是生动活泼、轻松愉快的景象。每天晚上，在提沃利公园上空还有焰火腾飞，在所有的公园和花园里还有管乐队轰鸣，而剧院已经一个接着一个地敞开大门，热情地接待观众了；在所有的咖啡馆里，还麇集着夏天的候鸟——来自瑞典和德国的客人——可是咖啡馆真正的老主顾已经开始从别墅回来了，他们发觉自己喜爱的角落被粗鲁的外来人占据而大为不满。从每一趟列车、每一艘轮船里都涌出一群群休假回来的人。虽然他们全都大声叫苦，抱怨说，夏天过得多么快——简直还来不及顾盼一下；但是，看到故乡的欢乐，比任何语言都更有力地说明了：不论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森林绿带，还是充满田园诗意的河湾流水，都已使他们十分厌倦。商人和官吏、办事员和女售票员、大学生和艺术家——全都苦苦思念着城市，在城市，生活来了个兜底翻：煤气燃烧出日光，电灯代替了月亮。

但是这样的欢乐对彼尔一点也不起作用，丝毫也没触动他。他听到的只是到处都有吵得人心烦的噪音，看到的只是庸俗无味的矫揉造作。这些忧心忡忡的人们急急忙忙地在街上跑来跑去；在电车还没有停住时就从车上跳下来，电车已经开动了还跳上去；坐着敞篷马车在城里兜风；住在旅馆里象在家里一样，一面忙不迭地吞下早饭，一面却不停地看着报纸；用喝一杯啤酒的

工夫来处理事务，却未必会分出一两个钟点来静静地思索。彼尔望着他们，明白自己想错了，他永远也不会象这些人那样生活了。此外，置身于这些热热闹闹的人群中，传教士的热情有时会在他身上觉醒，于是他想警告他们，向他们大喝一声："停止吧，疯子们！"

整整五天过去了，不论是内务部长那里或水利系统负责人那里，他都一直没有找机会去。只要他一想到要上那里去，就有一个隐藏在心底的警告声制止他，对他说：一旦走上这条道路，他就扼杀了自己最良好的本质。

"亲爱的！"彼尔给妻子的信里这样写道，"我想，不能耽搁了，应该让你有个思想准备，就是：我很可能要两手空空回来了。原因在信里不详谈，我只告诉你一点：我一天天地越来越觉得，这里的生活状况同七年前一样对我不合适，甚至更不合适。但你不要难过。只要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是为我而设的，我就永远不会停止去寻找它。不过，你也不要以为我这次出来完全没有收获。我现在彻底认识到，有这样一种感情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天性中；正由于这种感情，从前我才避开了首都的喧嚣——这样做也许是十分轻率的。这一发现，使我的生活变得比较有意义了——这个收获还小吗？现在已经不象从前那样认为，我遭遇不好是由于盲目的机遇掌握着我的命运。不，不是机遇，而是内在的力量，不管它来自何方，总能把我的单桅船拨向正确的方向；尽管乍一看来——而且常常如此——这个力量仿佛只是自然力量的微不足道的玩物。我们可以期望，如果我让这种力量今后仍然控制我的命运，它一定会把我带到该去的地方……

"我们很快又可以朝夕相处了。你也许会问，既然我不能实现此行的主要目的，为什么不立刻离开这里呢？不瞒你说，我简

直很难为情呢。动身前我向你许下多少诺言，而回来时却全都成了空话。不过我相信，你不会责怪我的。”

在毫无目的地闲荡的时候，彼尔经常碰到在萨洛蒙家里认识的熟人。有一次，他走出电车站时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看到他过去的朋友和内兄伊凡走在他前面。伊凡仍象过去一样，腋下夹着公事包，迈着短小的腿，用细碎的步子急匆匆地走着。他还碰见过阿隆·伊兹拉耶尔、玛克斯·贝纳德、哈萨拉盖尔和纳旦。使他万分惊讶的是他们竟一点也没有改变。他还碰到过综合技术学院的同班同学们（他们已不认得他了）。他们现在都成了有影响的人物，有几个还担任了很高的职务。在家里时，他从报上留意过他们的事业青云直上；而现在，他亲眼见到了他们，他却丝毫没有感到眼红。

他最希望能见见雅柯芭，却又害怕会碰到她。他知道，她在这里，在哥本哈根，她为穷人的孩子们创办了一个类似修道院附属的学校。报刊对这件事散布了不少谰言。他竭力想打听得更详细些：这是什么样的学校，雅柯芭为什么要办这个学校。但是，日德兰半岛的报纸只登载说，这是“犹太大财主的女儿挑衅性的奇想”，而具体情况却什么也没有讲。

有一天白天，他坐在厄斯特加德和孔根斯纽托夫街拐角上一家咖啡馆的窗口，看见了杜林。不管你觉得多么奇怪，杜林的样子还是一点也没变。他站在马路中间和一位太太在谈话。这位太太看来是个年轻、漂亮而又风度很优雅的女演员，她一直在笑，仿佛杜林的大胆的目光使她全身发痒似的。大家都转过身来看他们。穿得稍微体面一些的男人们向杜林鞠躬，而太太们则用胳膊肘互相轻轻地推撞着。

后来杜林柔情脉脉地同女演员握手告别，然后坐上一辆等

在马路边的敞篷马车。成百双眼睛目送着他，看他的马车顺着沐浴在阳光中的广场驶去；而他那闪闪发亮的大礼帽一直在他那浅色头发的头顶上挥舞——这是杜林在向他的熟人们打招呼。

彼尔想起来，不久前报纸上登载过杜林从巴黎回来的消息。杜林是以外国新闻界的特别代表的身分，到巴黎去参加一个官方机构的成立的庆典的；接着他被推荐去觐见共和国的总统，并从总统手中获得一枚法国勋章。他在社会人士眼里成了在一切这类难得的机会中无人可以代替的当然代表。哪儿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必然有杜林参加；或者，确切地说，只有杜林参与的事情，才能算是重要的。所有的大门都为他敞开着，生活中的一切欢乐，一切雅致和粗俗的享乐完全免费为他服务。男男女女都来奉承他，想博得他的赏识。据说，甚至连朝廷需要完成某种微妙的外交任务时，也常常求助于他。

在他身上的确有一种毫无顾忌的、世界征服者的气质，他把全部生活都看作是一出荒谬可笑的滑稽戏。他妙在全无挂牵，把生活变成接连不断的及时行乐，变成无穷无尽的凯旋游行。

听凭他飞黄腾达吧！甚至对这个最新式的亚历山大·马其顿王[①]，彼尔也没有比对别人更羡慕些。

但他究竟想要怎么样呢？他想到哪儿去？到底哪里是他真正的岗位？至少现在他应该明白这点吧。

昨天，在浏览报纸时，他无意中看到，在日德兰半岛最西部的一个区里，在阿格尔沙滩带上，有个道路检查员的空缺。这个招聘广告一直盘踞在他的脑中。此刻他又想起了这件事。并不

---

① 亚历山大(前 356—前 323)，马其顿国王，曾大举向外扩张，建立亚历山大帝国。

是这工作本身吸引着他，根本不是；更不用谈那微薄的薪资了。英格尔酷爱安谧、宁静、舒适；在那些光秃秃的岩崖中间，北海在怒吼，含盐的巨大冰山猛烈地撞击着海岸，她是肯定住不惯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招聘广告深深埋入了他的心底?这是因为这个边远地区不可抗拒地吸引着他，而所以如此——他只是到此刻才明白——正因为它是个荒凉、阴沉、被上帝和人们遗忘的地方。

彼尔从来没有如此专注地审视过自己的灵魂。他仿佛看到了自己心灵的最深处——看清了之后，他发抖了。如果说，尽管他获得了一切表面上的成功，但他却没有得到过幸福；那么，这意味着，他没有得到一般意义上的幸福。就说他现在急于回家，也根本不是为了英格尔，也不是为了孩子们，也不是为了家庭的舒适。那只想拉住他不出远门，总是在关键时刻悄悄地引导他的步伐的看不见的手原来是受他的下意识的信念指挥的，这信念是：只有在孤独中他的心灵才能得到安宁，他命中注定该受痛苦和折磨。“让我吃饱泪水浸湿的面包，让我喝足泪水。”

只是在此刻，仿佛雷电的闪光一样，他一下子明白了这些奇妙的字眼的吸引力和威力。他摸索着去探求的最大幸福，却原来就是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所歌颂的、称为上帝赐给选民的礼物的那种巨大的痛苦，那种无可挽回的损失。

彼尔抬起头来，仿佛从沉痛的梦中醒来似的，重又看见了他面前沐浴着阳光的广场和熙来攘往的欢快的轿式马车和行人。过了一会儿，他走出了咖啡馆。他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荡，终于来到了埃尔斯捷多夫公园。从他来到哥本哈根的那一天起，他每天早晨都到这儿来散步，因为早晨公园里游人少。此刻已是晌午了，这里游人也不多。保姆带着孩子们回家去了。长凳空着没有

人坐。在林荫道和小径上到处是宽阔的阴影。中午的太阳在变得浓绿的树叶上、在由于年深月久而发青的雕像上闪烁着光芒。

彼尔在一条主要的林荫道旁边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在这里谁也不会来打扰他，他安安逸逸地坐着，用一根棒在沙地上画着。蓦地，这样的念头又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假如他死了，或者想个法儿脱离他的家庭生活，对他们，特别是对孩子们，倒是莫大的福气。他想起了英格尔跟他谈过的关于哈巴尔特的事。这男孩的确变得很内向而且不相信人了。有一次，彼尔在花园里看到，他正在追赶一只鸟儿——总之，没做什么坏事；但孩子出乎意料地看见了父亲，他的眼睛里闪现的表情，使彼尔看了不觉胆战心寒。他仿佛从旁看到了多少年以前的自己：当时，他站在父亲面前，半鲁莽、半惊慌地编造最没道理的托词，只想用来掩饰自己的不论什么过失！不！哈巴尔特光明的额上不应当打上该隐的记号①！父亲的诅咒给他的一生笼罩上黑暗的阴影，使他在大地上到处颠沛流离；但是，这种诅咒不应该影响他的孩子们的前途。不应该影响英格尔！现在，他意识到，无法克制的厌世之念深深地控制了他，他实在没有权利强迫英格尔和他一起分担他的命运。可怜的姑娘！她还不知道自己的不幸呢！她还没能猜度到，她已把自己的命运同会变化的妖人、同地下的精灵——阳光使他眼睛发花，幸福使他生气消尽——结合在一起了。甚至，假如有那么一天，对另一个人的爱使她恍然大悟，她还是会把自己的秘密象滔天大罪一样深藏心底，她会憔悴，她会死亡，却下不了决心承认——即使是向自己承认——自己的发现。

---

① 据《圣经》载，该隐犯了罪（杀弟之罪），受到上帝的谴责，上帝在他身上作了特别的记号（“该隐的记号”）。

彼尔刚想从凳子上站起来，忽然他的目光落到林荫大道对面的雕像上。这是手里抱着婴儿狄俄尼索斯[1]的西勒诺斯[2]；老萨堤罗斯[3]身子倚在树干上，望着这个不听话的淘气的孩子，现出隐约可见的微笑，父辈的自豪感闪耀在他那长满大胡子的脸上。

彼尔重又坐下，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一群无忧无虑的人，直到泪水润湿了眼睛。假如很多年以前，当他还是个孩子时，人们也能这样柔情地、含着这样愉快的微笑来对待他，假如他从人生的第一步开始，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庭里——他之所以能出现在人生舞台上最应归功于它们——生活不被搞得如此不愉快；那么，一切会变得怎么样呢？但是，死神本身在人即将出生时已用自己的吻标明，他必将死亡。当人刚看到世界的这一天，十字架、墓碑上的十字架的印记已铭刻在他的额上和胸部了。

---

①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西勒诺斯，希腊神话中酒神狄俄尼索斯的抚养者和伙伴。
③ 萨堤罗斯，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耽于酒色。

第二十七章

过了一天，彼尔就回家了。在和英格尔谈话时，他顺便提到了道路检查员的职位——这只是为了让她知道，他不仅是在哥本哈根一个地方寻找工作，但是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位，因为“要在这样的地方找工作谈何容易！”

于是，时光又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地流逝着，每一天都跟前一天差不多。秋天来了，气候开始变幻无常，秋天本该是这样的嘛。彼尔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临时找点小的土地测量工作，至于比较重要的工作，暂时还盼不到手。

英格尔发觉他变得完全是另一个人了。当他回到家里时，他高兴得令人感动。第一天，他抱着孩子们不肯放手，给所有的人都带来礼物。但是，他显露出一种奇怪的、忧心忡忡的神态，而且变得莫名其妙地拘谨，对她甚至有点怯生生的样子，跟过去的他完全不同了。过去他会叼着烟斗或香烟在窗口坐上几个小时，目送着飞云，而今，他到处都坐立不安。她听见，他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久久地来回踱着方步，仿佛出门所引起的紧张情绪至今没有消失。此外，他开始抱怨睡不好觉，每天晚上都要求让他睡在书房里的长沙发上；这是因为小英格堡感冒了，夜里咳得很厉害，影响他在卧室里睡觉。

英格尔暗自得出一些结论。总的说来，彼尔这次出门使她心里忐忑不安。她不愿搬到哥本哈根去的原因之一是，她想到彼尔

过去的未婚妻就住在哥本哈根。她一想到彼尔和这个女人可能碰巧会相遇，就感到恐惧。如今她担心，这样的事已经发生，因此彼尔自己也明白住在哥本哈根将会使他感到压力有多大。如果她的想法是正确的，那就不难猜到，为什么他认为没有必要向她解释，他怎么会那样突然地改变了自己的主意，以及他何以显得那样难为情。

但是，必须找到一条出路。对这一点，她越来越清楚了。在里马里特，他们绝不能再住下去了，不然，他们会负债累累的。就是现在，她已经积欠了好几笔不大的、但还没付清的帐，她因此心事重重，然而暂时她还不愿告诉彼尔。他，这个可怜的人，即使没这事，烦恼也已经够多的了！她认为，使他心情抑郁的第二个原因是，他在为他们的未来担心。而最最使她伤脑筋的是，她简直没法给他出个好主意来帮他的忙。

一天，有个骑马的人来到他们家，要求跟彼尔谈谈。英格尔那时刚好下地窖去，因此没有看到客人；但是从声音立刻听出来，这是年轻的地主布鲁克。“他到这里来要干什么？”英格尔感到惊讶，同时带着几分惴惴不安的心情这样想。

从布鲁克这方面来说，当他听说彼尔不在家时，也感到很惊讶。英格尔出来迎接客人，请他进屋；这时他向她解释说，彼尔和他约好见面，商谈准备在布达鲁普龙德进行测量土地的工作。彼尔表示，他想把自己的计算结果同原来的计算数据作一番比较；因此，地主布鲁克送来了这些材料。英格尔说了许多表示歉意的话，但是没有一点办法，她只得坐在客厅里陪客人。事情真不凑巧，主要是因为她正打算给孩子们熨内衣，甚至已把熨斗放在炉灶上了。

她一点不知道彼尔到哪儿去了。他刚才还跟她一起喝饭后

的咖啡；两轮马车也停在敞棚里，看来他不会走得很远。最使她感到窘迫不安的是，布鲁克口吃得很厉害，他自己也为这个缺陷感到十分难过。她甚至有些可怜他。要不是他有一双那样的眼睛，她一定会克服自己对他不友好的态度。他有一双铁灰色的小眼睛，但是他的目光从童年时代起就那样锐利，甚至威严，使英格尔简直感到害怕。

过了至少半个小时，彼尔终于回来了。他也向客人道歉，但是英格尔觉得这样的道歉极其含糊，没法让人相信。后来两个男人就到书房里去了。

他们谈了足足几个小时，彼尔挽留布鲁克先生在他们家里吃晚饭。此外，他们还商定，一有机会，彼尔就到布达鲁普龙德去对某些地段重新测量一下。后来又决定不拖延，只要天气好，明天就去。据彼尔自己说，他急于想尽快结束这项工作。

"同时，我很想看看您的那些远近闻名的母鸡，我妻子一直在我耳边絮叨这件事，她是很喜欢鸡的。"

和彼尔谈妥以后，布鲁克先生在吃晚饭时自然而然地邀请英格尔同她丈夫一起到他那儿去玩。

"我想，您一看到我那些九斤黄鸡，准会垂涎三尺的，"他开玩笑说。

英格尔用一般不准备应邀的人常用的口吻谢谢他的邀请。

但是，第二天，当她从卧室的窗口看见两轮马车已经驶到院子里时，她不禁为自己的谢绝同往而感到遗憾了。这天早晨的天气好得出奇，九月的阳光温暖宜人，到布达鲁普龙德的路要经过两个全区风景最优美的小森林。并且，她觉得，如果她跟彼尔一起去，他一定会很高兴——还有，她真想再看一下她童年时代跟随父母去过好几次的古老的地主家园。如果她同时能用自己的

几只洛克鸡换得一对真正的九斤黄鸡，她可以说是做了一件合算的事了。

因此，英格尔打开窗子，喊住了已经坐上两轮马车的彼尔：

“你想不想带我一起去啊？”

从他的神态可以看出，一开始他甚至弄不懂她在问些什么。他的眼神显得那么困惑不解，以致英格尔不禁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

“哎哟，这有什么不明白的，傻瓜！我想跟你一起去嘛。”

他默默地点点头。

于是，他把小飞马珀伽索斯卡卸下来，用有红丝绒座位的轻便四轮马车代替了两轮马车，然后取出讲究的马具来配上。经过半小时的准备，他们终于上路了。

道路穿过铁路路基，然后伸向山冈，从那里可以一览无遗地看到河流和被水淹没的草地。在山冈的另一边，道路陡峭地向下延伸到林木茂盛的峡谷，色彩斑斓的树叶象翻腾的海洋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茂密的树木很快把他们包围，车轮开始陷进被水淹没的车辙里，于是彼尔只好让马慢步前进。

一路上他总是沉默不语。英格尔却相反，情绪好极了。她不停地低声哼着歌子。她那么长时间被困在屋子里忙着家务，被各种不愉快的思想折磨得够了！无怪乎她此刻的心情这样愉快。而且周围风景多美啊！万木森森，百彩纷呈！头顶上总是有一只什么鸟儿在啭鸣，仿佛跟踪着他们飞行。很难看清它在哪儿，只能听到它的歌声忽远忽近，小鸟儿调皮地、没完没了地反复唱着“看呀—看呀！”“看呀—看呀！”英格尔舒展胸怀，深深地呼吸着，感觉到异常轻松，仿佛近来压抑着她、折磨着她的一切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真想大声歌唱，但她立刻想起彼尔那一副忧心

忡忡的神情，因此只能低声哼着曲子。

蓦地她抓住他的手，轻轻地说：

“喂，快看！”

她那敏锐的目光发现，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有一只狍子。它正惊恐地竖起耳朵，眼睛睁得滚圆，屏息不动，仿佛准备跳跃似的。彼尔拉住缰绳，让马停止前进。狍子也一动不动，挑衅似地望着他们。它微微动了一下耳朵，伸伸脖子，突然被自己的动作吓坏了，转身背向着他们，一跳老远，隐没在密林里了。

“哎，快捉住它！”英格尔情不自禁地叫喊起来，并挥舞着双手，“哎，哎一嗨！”她大声叫喊着，直到树枝折裂的喀嚓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消失在树林里为止。

大自然的绮丽风光也开始渐渐地感染了彼尔，他心中也仿佛轻松了；而当英格尔拉他的衣袖时，一阵轻微的颤抖传遍他全身。希望在他身上又象过去那样有力地爆发了，但仅仅是一刹那间，就象圣艾尔姆火花①的闪光一样。英格尔的一句话又把这一切都破坏了。

“唉，多可惜，你不是一个猎人。这大概是一种很开心的活动。你不妨试试看，好吗？这样可以无忧无虑地在田野里、在森林里漫游……而且对于健康也有好处。你以为怎么样？”

“对某些人有好处，对另一些人却没有。打猎这种事情必须从小学起，而我从来就没有对大自然发生特殊的感情。因此，我觉得，我跟它无缘。”

“你知道这是谁家的林子吗？”

---

① “圣艾尔姆”是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教堂的名字。它的塔楼尖端在雷雨时常发生放电现象，伴以短暂的火花。

"它属于布鲁克家。"

"你想想,他们有多少土地呀!"

"非常大的庄园。五等文官是很有钱的。"

"是的,他很有钱。"

他们很快出了林子,眼前展现出一望无际的谷地,它后面是一片田野。但是,接着又是林子,它后面是另一个山冈,比第一个还要高。从山冈上望去,前景是多么辽阔,有多么肥沃的庄稼地啊!下面,在山冈的南坡上,矗立着一幢巨大的白色建筑物,它有两座结实的塔楼和宽广的花园。这就是布达鲁普龙德,布鲁克家的庄园。

英格尔仔细地观察着这个庄园,简直看呆了。

"你且想一想吧,他们家的花园多大呀!我原以为它比这要小得多呢。"

"是呀,这才是给哈巴尔特游玩的地方呢——你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地方了,"彼尔说,他的声音突然中断,仿佛极力要压制住突然爆发的大笑似的,"我们的花园对他来说太小了。"

"那座大建筑物是什么?你看,就在那边,在后面……有高高的尖顶的?"

"那是谷仓,再过去些是马厩和油坊,都是第一流的,都有最新的技术装备。又是这样,又是那样,德国人真会经营呢!"

"你想,他们看到我也来了会不会觉得奇怪?"

彼尔拉紧马缰绳,准备立刻让马停下来:

"如果你觉得不大好,我们可以回去。"

"不,我怕他们已经看到我们了。你看见吗?那边有一个男人沿着林荫大道走过来。我觉得,这是托尔瓦德。"

"大概是的,的确是小布鲁克先生。"

“这样，我们就绝不可能回去了。而且，彼尔，我太想弄到一对九斤黄鸡了。答应我，让我们到鸡舍里去看看。你只要把我带到那边就行，其余的事交给我好了。”

英格尔说得对：托尔瓦德·布鲁克正沿着那条连接乡间土道和花园、两旁有古老的菩提树的林荫大道在散步。他老远看到他们的四轮马车，认出了他们的马；因此，当他们的马车驶到院子里时，他已经站在台阶上迎接客人了。

穿着仆役制服的仆人接过彼尔手中的马缰绳；这时布鲁克就搀扶英格尔走下马车，几乎是必恭必敬地欢迎她光临。

五等文官在装有玻璃窗的凉台上迎接他们。他是个身材颀长、仪表堂堂的老人，须发雪白，胡须剃得很光，头发剪得短短的，有着毛茸茸的双眉，黑黝黝的脸色和一个鹰钩鼻。他已有七十三岁高龄，但身板却跟儿子一样挺直。这使人立刻感觉到，在他的血管里奔流着古代军人的血液。他带着明显的德国口音，用华丽的词藻对英格尔的美貌说了几句恭维话，然后问到她父母的健康情况；对彼尔的态度则正好相反，对他讲话稍带一些居高临下的神气。

仆人端上葡萄酒和水果，谈话开始活跃起来。

但是，彼尔很快就站起身来。

“哦，对了，你们还要到田野上去走走。我儿子对我说过了。不过不要紧，我们将竭力招待您的夫人，让她高兴。”

“锡杰尼乌斯太太，您好象对母鸡很感兴趣，是吗？”托尔瓦德结结巴巴地问，“让我陪您去吧。同时，您可以重温一下您对布达鲁普龙德的回忆。我希望这能让您开开心。”

彼尔向大门口走去。英格尔央求地向他看了一眼，本来打算回绝，以免单独跟两位主人在一起；但是，五等文官已经命令仆

人把所有的鸡全都放出鸡舍来。

彼尔由两个工作人员陪伴着，沿着土堤走了很久。两个工作人员搬着测量用的杆子和测水链跟在他后面。彼尔怎么也不能集中思想来考虑工作。工作人员带着毫不掩饰的困惑不解的神情望着他：他的举止多么古怪呀！现在他痛苦地追悔自己做过的事——的确，他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他倒是在想：他和生命的帐早已算清，而他自己却照旧抓住它不放。

这时候，英格尔已和五等文官父子一起参观完了庄园。他们到过好几个马厩和畜栏，还去看了猎犬舍；接着，主人让她看了厨房和贮藏室，甚至带她去看历史遗迹——中世纪的城堡遗留下来的地下室，在城堡的原址已经盖起了一幢新房子。

等到彼尔回来，这三个人已经坐在凉台上了。

五等文官显然很欣赏英格尔，邀请她夫妇俩同他们一起吃顿饭再走。英格尔向彼尔看了一眼，询问他的意见；但是彼尔断然拒绝，而且立刻要求备车——英格尔认为这样做是不够礼貌的。

托尔瓦德骑着马送他们。他有一头很漂亮的枣红色长腿母马，甩着长长的尾巴。显然为了对英格尔表示尊敬，他用左腿把马紧夹一下，马儿就负着他腾跳起来，以至嘴角也喷出了泡沫。他自己却很舒适地稳坐在马鞍上。他那紧紧裹住身子的法国式骑装使他两股的二头肌显得十分突出——简直太突出了。因此英格尔没有转过脸去看他，而是一个劲儿地想使彼尔加入谈话，不过她的努力落了空。

“我不知怎的对于马和狗都不感兴趣，”彼尔后来解释说。

在森林的边缘上，布鲁克跟他们告别了，转入旁边的一条小路，以便绕道回布达鲁普龙德去。这时他立刻让马儿奔驰起来；

等他跑到相当远的距离后，英格尔望着他的背影说：

“他骑马的样子倒挺帅的！”

“那还用说！他们的民族一代代都是军人。据我所知，他本人曾想当军官——要不是语言上的严重缺陷，他准能当上的。听他说话，我有时感到实在难受。”

英格尔过了一会儿才回答：

“是的，他够不幸的！不过今天他倒说得很流畅。”

“你拿到他们答应给你的九斤黄鸡了吗？”

英格尔脸红了。她已经全忘了母鸡的事了。

“哎呀，真糟糕。我只要稍稍提一下这件事，一定能得到一对或两对；五等文官是很慷慨的。”

“是的，他是很慷慨的，”彼尔喃喃地承认说。

回到家里天还没有黑。彼尔抱怨说头痛，立刻到他的书房里去了。他把烟斗点着，抽起烟来，刚坐到窗口，却又立刻站起身来，把烟斗放回原处，开始心神不安地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是个最最没有用处的人，一个毫无价值的废物，一个胆小鬼；他热爱生活，却不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他鄙视生活，却又不敢和它诀别。

有人怯生生地敲门。这是英格尔打发哈巴尔特来跟父亲道晚安。

哈巴尔特犹犹豫豫的神情使彼尔眼里涌出了泪花。但他忍住了，甚至脸上装出微笑的样子。他蓦地抱起了孩子，高举过头顶。他们就这样站了好一会儿，正如埃尔斯捷多夫公园里那个雕像中好嘲笑人的西勒诺斯抱着婴儿狄俄尼索斯的那副姿态。

“哈巴尔特，告诉我，你不怕我吧？”

“我不……不怕，”哈巴尔特犹豫不决、含含糊糊地说。

“我们还会成为好朋友的。你说是吗?”

“唔……”孩子回答,一面徒劳无益地想从父亲手中挣脱出来:他觉得父亲情绪好的时候,有时比光火时更可怕。

哈巴尔特从父亲怀里挣脱出来,双脚刚一落地,就连跑带跳地奔出了房间。彼尔一下子坐到圈椅里,绝望地用双手掩住了脸。

* * *

一星期以后,英格尔和彼尔吃过午饭,打算到贝斯特鲁普去;彼尔从哥本哈根回来后,他们还没有去过那儿呢。

最近一年来,彼尔同勃洛姆贝格夫妇之间存在着隐隐的敌意,只是为了英格尔,双方还勉强克制自己。但是,这一次,事情竟以大吵大闹结束。

最使牧师愤懑的,是彼尔对于他出色的布道所持的冷漠的态度。他习惯于看着一群兴奋的群众热烈地围绕着他,虔诚地倾听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他把彼尔的冷漠看作是蓄意的恶毒的挑衅。而丈母娘则不能原谅彼尔拮据的经济情况使她那可怜的爱女最近一个时期来不得不过着窘迫的生活。再加上彼尔从哥本哈根回来时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孝敬她,她对彼尔的爱就根本不可能有所增加。

晚饭时先有过一些小冲突,后来在客厅里终于爆发了真正的吵架。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彼尔处于精神抑郁的状态,这使他变得心胸狭窄而多疑。当岳父直截了当地责备他不考虑如何使自己的家庭在物质生活方面过得幸福一些时,彼尔生气了,针锋相对

地回答说，希望局外人不要来干预他的私事。岳父开始训斥他无礼的回答和令人不能容忍的口气，这时彼尔终于勃然大怒，在桌上砰的击了一拳，说是不愿意再处于他的监督之下了。

这样的话在贝斯特鲁普还闻所未闻呢。刹那间，房间里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接着，牧师带着自己的尊严受了侮辱的神情，板着面孔，站起来推开椅子，斩钉截铁地说：

“但愿今后我们之间不再出现这样的场面，”说完，就离开客厅到他的书房里去了。

他的夫人气得咬紧嘴唇，也跟着走了。

彼尔吩咐备马，他和英格尔立刻动身回家了，岳父或岳母都没有出来送他们。彼尔模模糊糊地，象在迷雾中一样看到站在客厅里桌子旁边的英格尔象死人般惨白的脸，这使他清醒了过来。从这一时刻起，他再也不敢向英格尔看上一眼，一路上也没有交谈过片言只语。不过，彼尔看到她尽管穿得很暖和，但全身却神经质地索索发抖，就连座位也跟着颤动了。

回到家里，她比较镇静一些了，同意彼尔替她脱下路上穿的宽松的短大衣，甚至自己请他把大衣挂在原来的地方，然后，她到儿童室去看了一下，瞧瞧孩子们的情况怎么样，从儿童室出来，又象往常每天晚上一样，到家里各处都巡视一遍。

彼尔急急忙忙走到自己房里，点亮了灯，但玻璃灯罩怎么也罩不上去，因为他双手颤抖得太厉害了。他在桌旁坐下，拿起报纸，吓得发愣，等待着事态的发展。

十分钟以后，英格尔走进卧室，又过了一会儿，她走过来看他，而使彼尔很惊异的是：她已脱掉了一些衣服，只穿着衬裙，披着宽大的罩衣。

“你又要睡在这里吗？”她说，一面把枕头拍拍松。“你不是这

样要求的吗？”

“是的，是的，谢谢！”他从牙缝里迸出一句话，目光却没离开报纸。

“你知道，英格堡已经差不多不咳嗽了。”

没有回答。

于是英格尔在火炉旁边角落里一张摇椅上坐了下来。两人都默不作声。

“哎，彼尔，现在该是我们认真地考虑离开这里的时候了！”她又开始说。

“为什么说是时候了？”

“你自己难道不知道？今天傍晚发生的冲突不是偶然的。到现在我才明白，事情早已在向这方面发展了。”

“为了你和孩子们，我对发生这样的事十分抱愧。我没有权利这样做，就算是为了你们也不该这样。但是，虽然我现在不能承认错误，也不愿再到贝斯特鲁普去，却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也禁止你和孩子们去。如果你为了我的缘故而和自己的双亲断绝来往，那就太傻了。”

英格尔坐着，身子稍稍向前倾，一只手托住了头，她眼也不抬地说：

“你有时候会把人得罪到什么程度啊，你自己甚至还不知道呢。你怎么想得出，我能到你不愿去的地方去？而且还带着孩子们去！”

“这是你的老家，英格尔！”

“那就更不能去了。况且，总的来说，我们两人今后在这里不会舒服的。生活会十分困难。”

“你想搬到哪儿去呢？”

“你不是说过在西海岸有个什么道路检查员的位置吗？你到那边去碰碰运气吧。不要再拖了，今天或明天就马上写信去。”

“你清楚不清楚这是个什么样的位置？第一，工资低得可怜——不到二千；而且，在这种边远地区，几乎没有地方能额外再挣些钱。第二，据我所知，这是全丹麦居民最少的地区之一，那里尽是山岩和石南的荒地，周围好几里，除了渔夫和贫苦的农民，没有一个生灵。”

“但是，在那里，我们俩相依为命，也许要比在这里更加亲近。”

“英格尔，亲爱的！你是多么眷恋自己的双亲、自己的老家和老朋友，多么爱安宁和舒适。不，这对你牺牲太大了。我不能让你这样牺牲自己。而且——我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证明——如果我现在听从你的话去做，你将来会悔恨交加地责怪我的！”

英格尔坐着，用双手掩住了脸，什么也没有回答。

“要是上帝能帮助我知道你到底要干什么就好了，”她说，一面号啕大哭起来。接着，突然控制不住自己，跳起来大叫：“你可把我折磨死了啊！”

然后，她没有道晚安就到自己房里去了，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彼尔依然坐着，泪眼模糊地盯着房门。好象有个什么声音在催促他：“起来，到她那儿去！”——但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却按住他不让他动一动。不，没有必要去。重要的决定时刻已经到了。灾难已经降临到他们头上。她的心灵开始在觉醒。她不是地下的精灵，她是个凡人。让她和孩子们都回到生活中、回到阳光下去吧。至于他，没有什么可以考虑的。听天由命吧！

* * *

第二天晚上，孩子们已经睡了，两个女仆在厨房里忙着。英格尔点亮了客厅里的灯，坐在沙发上织补孩子们的袜子。这时，彼尔从书房里走出来。虽然他一整天没有出门，但他俩从昨晚起一直没有说过一句话。英格尔发觉，他有些神态失常地在她和孩子们周围转来转去，却没有开口跟任何人说话。吃过午饭，孩子们睡午觉时，她在儿童室里看见他：他俯身在哈巴尔特的床上，带着一种悲观失望的、莫名其妙的神情，望着睡熟的孩子。

不单是为他们的未来忧虑使英格尔整天沉默不语，更使她难受的是昨晚的争论。争论之后过了一会儿，她自己也搞不清楚，她怎么会突然闹了起来；但是，不管怎么样，想起这件事她就觉得害臊，心里很不好受。

彼尔在客厅里来回踱了好几次，然后在桌子旁边坐下，面对着英格尔。

他俩谁也不愿意首先打破沉默。

“哎，你考虑过我们昨晚谈的事吗？”英格尔终于问。

“考虑过。正确些说，我别的什么都没有考虑过。但回到这个问题之前，应该对那件事作个总结。我指的是跟你的父母吵嘴的事。你自己也承认，这件事由来已久。你说得对。也许我的话说过了头，而且不是心平气和地说的；但是，我的话并不是出于胡思乱想的空话。”

“这一点我早就觉察了。”

“是啊，你昨晚已经说过了。但是，亲爱的，既然你猜想我们在世界观上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这使我和你的父亲、和他的

一批追随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和你本人合不到一块儿；可是我们怎么会从来没有找机会严肃认真地谈谈这一点呢？这不仅奇怪，而且实在无法辩解。我十分清楚：这全都该归罪于我。由于一种莫名其妙的胆怯，我向你隐瞒了真情。事实上，我自己也只是在不久以前才完全认识清楚。”

“不，彼尔，你错了。我十分清楚你的观点。你对我从来没有隐瞒过这些观点。我十分清楚，你不相信我们大家所相信的，这一点常常使我痛心。不过父亲总是说，就连那些认为基督只不过是个可敬的、没有缺点的人，也有权自称为基督教徒并指望得救，只要他对上帝的态度是真诚的，只要他在日常生活中遵守道德规范和敬畏上帝就行。”

“英格尔，不瞒你说，我根本不相信上帝！”

“你不相信上帝？”

她把没有织补完的袜子放在膝盖上，脸色变得惨白，就象昨天在贝斯特鲁普时那样。

“是的，我不相信。我早就不相信了。我到处寻找上帝，但是我只找到了我自己。那些认清自己的人并不需要上帝。臆想自己需要一个这样的超自然之物——不管它是什么形象，象父亲也好，象法官也好，反正一样，既得不到一点安慰，也学不到什么东西。”

“彼尔，你清醒一下，你在说些什么啊！你这样一定不会有好结果，你还要倒大霉的。”

“可能如此。但是，你可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倒霉却很有吸引力，就象泥泞的沼泽地或者黑森林中的湖泊也会使一些人向往？”

“大概他们是那样一种人，他们沉溺于罪孽之中，只当他们

犯罪作恶时才感到幸福,《圣经》里也是这么说的。"

"是这么说的吗?这种说法未必永远是正确的。有这样一些人,正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本能才把他们引向不幸的。他们确信,只有痛苦、弃绝一切和不存指望才能解放人类的灵魂。要知道,有一些植物就是在阴暗、寒冷的环境中生长的,而且还开花结果呢。"

"不,这样的人我没有碰到过。"

"在我们中间这样的人并不少。我们的全部历史就证实了这一点。在幸福的日子里我们培养不出坚强刚毅的个性,但是,在艰难困苦的年代,正象斐雅尔塔林格牧师所说的,'从麻雀蛋里也能孵出雄鹰来'。"

"斐雅尔塔林格?你在想念他吗?"

"是的,我在想念他,经常想念他。"

"我真不理解你了。他可是上吊死的呀。"

"是的,他是上吊死的。这很可惜。他死了,这几年我觉得十分孤寂。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给自己正确地解释斐雅尔塔林格的悲惨的结局。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也能够从这方面理解他了。在我看来,斐雅尔塔林格自杀的原因,应该从他跟他妻子相处的关系中去寻找。你也许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他是怎样对待这个完全腐化堕落、丧失了人格的女人的。现在我认为,起初她的性格就和丈夫截然不同——她具有一种生气勃勃的、十分活跃的性格,适合于光明和欢乐的生活,而他却强把她拉到阴暗的生活里来;这对他有利,可却彻底把她的灵魂给毁了,他因此受着良心的谴责。同时——不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他看着她堕落,羞愧和痛苦似乎在鞭策着他去……有时他对待苦难的态度显得甚至有些不健康、有些不正常。于是,她一死,良心的谴责占了上

风。他认为他犯了慢性毁灭一个人的灵魂的罪行，这使他受不了。于是，她死后没多久，他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一切讲给我听呢？”英格尔问他，同时疑虑重重地看了他一眼，“我们根本不是在谈那些事。”

彼尔思索了一下，慢条斯理地、一字一句地回答道：

“英格尔，这是因为，这样一个家庭的悲剧，对于我们，也许可以作为一个有益的借鉴；而且，不仅是借鉴，也是一个警告。”

“对于我们？！”袜子又从她手中掉了下来，“对于我们？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但是彼尔眼睛往下看着，什么也没有回答。他突然变得脸色煞白，把英格尔吓得喊叫起来：

“彼尔，看在上帝面上，告诉我，你出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使你伤心的事了？还是孩子们做错了什么事？告诉我，你怎么啦？”

但是彼尔还是不能说出决定性的话。

英格尔把一只手伸过桌面，仿佛想要安慰他，说：

“你一定是病了，是的，是的！你自己也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最近几天来你对一切都是那么悲观失望；而我正是在此刻很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忘掉一切苦难。是什么把你压得抬不起头来？也许是经济上的拮据吧？”

“不是！”

“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所有的一切都非常不利。”

“你倒说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不能……不能……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病了吗？”

“没有。”

突然一个意想不到的猜测象闪电一样掠过英格尔的头脑。

“彼尔，你不是答应过我，要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的吗？”

“是的。”

“你在哥本哈根时，碰见过你过去的未婚妻——那位……萨洛蒙小姐没有？”

彼尔惊奇地向妻子看了一眼。

“没有。”

英格尔不相信。

“你说谎！”她大声喊道，猛然从沙发上跳起来，没有织补完的袜子飞到了桌子上。“现在我全都明白了。”她在房间里转了几圈，接着说，“你碰见了你过去的未婚妻，重又爱上了她。”

“告诉你，你搞错了。”

“如果不是她，那就是另外一个。只可能这样。一切全都明白了。你现在简直是在我面前表演一出讨人厌的喜剧，让我一步一步地思想上有所准备。你想抛弃我再娶别的女人。难道我说得不对吗？老实回答我！”

彼尔沉思着。

他头脑中忽然涌现这样的想法：如果他证实英格尔的猜疑，并承认自己的过错，这对英格尔来说最能解决问题。没有这样严重的事故她是不会同意正式离婚的。如果英格尔能痛恨他，从而很快把他忘掉，这对他是有利的。他放弃的东西已经太多，现在还值得惋惜什么名誉吗？

“是的，你说得对，”他回答说，驯服地低下了头。

英格尔在原地僵住了。她的脸仿佛一下子消瘦了，脸上只剩下一对张得大大的、乌黑的眼珠。她双手交叉在胸前。

“你竟然能卑鄙地瞒了我整整三个星期！这么说来，父亲是对的！可我这个傻瓜总是庇护你……为什么你失眠，不是很清楚了吗？你还一直闹头痛！……想想真可笑，我还一直考虑怎样才能使你高兴，怎样使你开心呢！而你这时却在思念另一个女人，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更好地离开我们！多么卑鄙的弄虚作假！多么下贱！软骨头！”

从儿童室敞开的门里传来孩子的啜泣声。英格尔没有听见。她又来回地在踱步，嘴里说着什么，但已经是自言自语了。直到小女孩放声大哭时，英格尔才跑到她身边去。

彼尔挺直了身子，两只手掌捧住头，呻吟起来。事情就这样了结了！牺牲已经呈献在祭坛上！他发誓要坚持到底。

英格尔回来了，重又开始焦急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后来，她走到彼尔面前。

“难道你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你说吧，这不是真的！”

他摇摇头。

“不，英格尔，干吗要多说呢？”

她又站了一会儿，接着号啕大哭，回到卧室里去了。

他还听到传来这样的话：“软骨头！多卑鄙！”接着，房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过了一会儿，房子里一阵忙乱。一扇扇门砰砰地响，英格尔提高嗓音对女仆们发号施令。雇工的木屐在院子里嗒嗒地乱响。马车棚的门打开了，从里面驶出一辆四轮马车。

“她今天就想离开，”彼尔惊恐万状地暗自思忖。

把孩子们从床上拖起来时，英格堡放声大哭；哈巴尔特问，是不是他们的房子着火了。英格尔发号施令的声音传遍所有的房间。一个女仆脱掉鞋子跑进客厅，一看见彼尔，就吓得飞也似地跑回去了。英格尔自己也向客厅里看了看——她已穿戴好，准

备上路，她穿着大衣，戴着帽子。

“英格尔，你听我说，如果一定要这么做，最好还是我离开这里。或者，至少等到明天早晨再说。”

英格尔没有回答。她走到书桌面前，打开抽屉，取出钱和一些别的小东西。

“你允许我跟孩子们见见面吗？”

“只要不是今天。你可以在我父母家里见到他们。”

不到半小时，四轮马车就驶出了大门。彼尔一动也不动。当车轮的轧轧声在远处消失时，他把双手从脸上移开，不由自主地向上天望了一眼。

“唔，现在你满意了吧？”

第二十八章

如果沿着从奥德苏通往提斯特德的大道，在那有着许多阴暗的沼泽和泥泞的沼地的伊德比尤镇附近朝西拐向埋葬着里坚•基尔斯坚的遗体的、环境清洁、风景如画的小城佛斯捷维格，过了佛斯捷维格再向北一点，就可以看到一片无边无际、土壤贫瘠的荒原展现在眼前。怒吼的暴风一年四季都在它上面盘旋，羊群即使在夏天有时也会因吃不到饲料而死亡。方圆多少里，举目四望，尽是大圆石和沼泽地，而且不论冬夏，这个平原都是老样子；生长蚤缀的地方呈现一片灰绿色，而生长帚石南的地方则是一片棕褐色。种植蚤缀和帚石南——这是保护土壤、使之不受含盐的海潮侵蚀的有效方法。道路总是弯弯曲曲的，因为途中碰到无法穿越的泥泞沼地时，道路就得从旁边绕过；在难得的无风时刻，道路就象发生过火灾似的，被浓密的烟雾笼罩，一片迷糊。

有的地方可以碰到一个小农庄或者一个全被帚石南遮住的小农舍，但有时两个农舍之间相距好几公里；而真正的城市这里却根本没有。只有在那个把沼泽挖成排水沟的地方，有一个象是新兴的市镇。在排水沟的两旁有四所房屋，其中有一所是学校的校舍。另一所住着公共牧场的管理员，第三所住着一个皮鞋匠，第四所现在空着没人住。

就在几天以前，从最后一所房子里抬出一具棺材，里面装着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尸体。死者在这里已经住了好多年，这些年

来一直激起周围的居民对他的好奇心。谁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他从来不谈自己过去的事。不能说他不健谈，只是稍稍偏激了些。在这里，他的朋友多的是，而敌人却只有一个：这里的牧师。他没有家眷，孤独地和一个年老的女管家、一匹老马、十来只母鸡住在这一所大房子里。他是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但有很多书。诚然，大部分时间他并没在看书，而是在工作——骑着一匹毛蓬蓬的、老得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的驽马为公事到处奔走，同时在马上思索。他在履行道路检查员的职责，这里的道路从来没有象他任职时期保养得那么出色过。

尽管他十分孤独，健康情况又很差，使他不得不过着有规律的生活，拒绝当地的居民为了要稍稍弥补一下他在冷漠的大自然中所过的郁郁寡欢的生活而向他提供各种娱乐；但他总是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他是个心平气和、知足常乐的人。这使人们感到惊奇，老实说，甚至使人为他惴惴不安，因为这个外来人根本不从宗教中寻找安慰：他不仅不去领圣餐，而且对教堂根本就不屑一顾。因此当地的牧师把他归于渎神者之列，这些渎神者命中注定永远要受到诅咒。

他的邻居，一个能独立思考的年轻教师，特别同他合得来。尽管良心上有些不安，这个教师还是喜欢在晚上顺便去看看他。在灯光下天南地北地聊着各种各样的严肃的话题。这个教师还很年轻，因而至今保持着童年时代相信善良最终能取得胜利的信念。正因为他是个正派、诚实的人，所以他觉得不论怎样他准能够进天国。虽然他有个很好的家庭，前景又十分光明，但有时——甚至是常常——也会出现忧郁的、心情不好的时刻。这时，他不能不承认，他的邻居——不信上帝的人，而且是单身汉——却比他自己幸福得多。有一次，他鼓足勇气，把自己的看法告诉

这位道路检查员。道路检查员平静而扼要地解释说，这是因为他，这位教师，还没在生活中找到对他最合适的位置；而只有找到了这个位置，才能体验人类“独立自主、自我认识”的最大幸福。但是，当教师接着问，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怎样去寻找时，道路检查员却回答说，没有任何建议可以帮助他去寻找，只是需要不遗余力地服从自我完善的本能，这种本能是每一个活人身上天生就有的。

另外有一次，教师试图向他打听，一个人根据什么特征可以看出自己已经达到了“最大幸福”的境界，道路检查员对这一点也不愿详谈。他嘲弄地打断对方的话说：“最好还是去问你们的牧师！”不过，后来他又补充说，每一个个别的人应该从他自己的角度努力去同各种事物、各种现象建立直接的、尽可能紧密的联系，而不要通过别人的感觉器官来接受它们（那些依靠外来的概念而不亲自去观察的人就是这样做的）。这种对待生活的真正积极的态度是一个希望享受认识的真正欢乐的人所必需的；而任何事件——伟大的或渺小的，幸福的或悲痛的——都会赐给我们这种欢乐。如果在你的面前展现出又一个角落，即使是隐秘的思想王国中或者在现实生活中极小的、微不足道的一个角落，而你却体会不出这是多么幸福；那么，你就根本不知道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教师米凯尔逊在道路检查员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曾多次回想起这些话。因为道路检查员尽管肉体上受着可怕的折磨——他死于癌症——精神上却从来没有沮丧，也不从周围的人中寻找支持。他兴致勃勃地研究自己的疾病，寻找它在自己机体内部破坏的痕迹。虽然在一阵阵剧痛发作时，他忍不住要呻吟，使邻居们不得不用棉花塞住耳朵；但是过后，人们来看望他时，却往往

觉得眼前看到的是一个体验到深沉的欢乐的人。生活对于他从来没有显得是无法忍受的，一分钟也没有。当他死后，人们在他的床头小柜里发现了一把装好子弹的左轮手枪，才确信了这一点。

在最后的一些日子里，他十分安静地躺着，不想看到任何人。但是，人体机构遭到破坏的全过程，直到最后一分钟，却始终牵系着他的思想。当他感觉到，他的双腿已经开始变冷时，他要求拿镜子给他，让他看看自己脸上的表情。

“再过一会儿，一切就全都结束了，”他凄然地对女管家说，一面把镜子还给她，因为他已经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

接着就开始出现临死前的弥留状态。那是在一个阴雨连绵的黄昏时分。西南风象丧家之犬那样怒号，从干裂的门缝里直钻进来，雨点哗哗地打着窗户。床头的小桌上点着一盏油灯，发出微弱的光。在光秃秃的墙上，一只银挂表滴答滴答地响着——这是父亲的遗物。

年老的女管家派人去把教师请来，因为她害怕单独一个人守着垂死的病人，虽然她并不需要任何帮助。道路检查员一动不动地躺着，处于昏迷状态，发出沉重的喘息声。午夜刚过不久，他的头突然歪向肩头；接着，呼出最后的短短的一口气——一切就都结束了。

十月里一个天气晴朗、平静无风的日子，在蔚蓝的天空和明亮的阳光下，人们把一具棺材埋入公墓的沙土里，有二十来个人参加葬礼。大家唱了一首赞美诗。没有一个人致临葬的悼词；挂在涂着焦油的桁架上的钟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这是按照死者的遗愿这么办的。虽然他还要求在他的坟前吹军号，但牧师不允许这样干。

死者的两个哥哥——部长埃别尔哈尔德·锡杰尼乌斯和大司祭托玛斯·锡杰尼乌斯——都来参加葬礼，两个人都穿着便服。从墓地回来后，他们拆开他的遗嘱，使两个哥哥非常惊讶、同时又十分伤心的是：遗嘱上写明，死者把全部钱财遗赠给"雅柯芭·萨洛蒙所创办的、不受教会管辖的、设在哥本哈根的学校"。当然，对于这一点，这两个人都怎么也不赞成。最使他们难受的是：除了一切家庭用具和一笔数目可观的现金外，死者竟还有两个存款折。简言之，总共有近一万克朗。由于身体衰弱和固有的习性，道路检查员采取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使他得以把几乎年俸的一半积蓄起来，还不包括临时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几笔小发明的报酬。

两位兄长睁大了眼睛。

"不过数目是相当可观的，"部长忍不住说，又重复了一遍，"我说，是相当可观的数目。"

说第一遍带有几分尊重的意味，说第二遍就带有一些不信任的成分了。

"是啊，是一大笔资金呢，"大司祭也用同样的口气认可。

兄弟俩互相对看了一眼。

"我希望他的这些钱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得到的。"

"我们没有任何权利怀疑这一点。"

* * *

回到哥本哈根以后，部长先生出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好奇心，决定亲自去通知萨洛蒙小姐关于遗赠给她的学校的遗产的事。

因此，有一天，他就到纳雷勃鲁去了，引起那么多议论和谣

传的著名的“儿童之家”就设在这个穷人居住的街区。看门的女校工领他穿过树木成荫、树下安排着长椅的儿童游戏场。当部长先生得知校长正在上课时，就表示：为了不浪费时间，希望先参观一下“学校”。

于是有一位女教师走出来，愿意为他效劳当向导。

宽敞的建筑物的一头，是高大、明亮、漂亮的食堂，有一个班的学生正在吃早饭；另一个班则正在上课。旁边是缝纫工场，所有的学生——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在学习缝补自己的衣服、织补袜子、修补皮鞋。再过去是浴室，当向导的那位女教师告诉她，孩子们每三天洗一次澡。阳光、空气、水分和合理的营养——学校借助于这些东西，努力培养学生们的道德面貌，以代替那些神学课程。

“喔，是这样的，”部长说，含意复杂地干咳了几声。

孩子们不住宿在学校里，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学校认为，学生必须爱清洁，服装整齐，善于自己管理自己，这样才能造就他们成为一种特殊的宣教者，这些宣教者应当在居民中间传播爱清洁、守秩序、举止文明的信念。不过，学校的大门，从工厂开始上工时起，一清早就开了。孩子们享受这些福利得付一笔费用。费用并不算很低，但它根据各个孩子的父母的收入而定。

“是啊，”部长暗自想道，“这一切都很好，如果……”

但这时有人来通知他们，校长准备接待他。

雅柯芭·萨洛蒙还不到四十岁；虽然她依旧保持着过去高傲自负的姿态，看上去要显得比实在的年纪老。雅柯芭的神情比任何言语更有力地说明为了她亲手创建的事业，她不得不花费很多精力，克服重重阻力，排除无数成见，它要求于她的不仅仅是财力而已。从少年时代起就吸引着她的、一个需要披荆斩棘的

战士的命运整个地落到她身上。她的面貌，从前崇敬她的人说象鹰，敌人和妒忌她的人说象鹦鹉那么丑，现在却无可怀疑地象猛禽了。几乎完全灰白的头发，泛黄的皮肤，一对凸出、乌黑的大眼睛，长长的脖子，甚至那件只配上白色衣领的严整的褐色连衣裙，也使她很象一只坐在山岩上用锐利的目光扫视平原的美洲兀鹰。

部长刚一进来，她就急忙从桌子旁边站起来。

“大概您是打算表示对我的亲切关怀，才亲自来告诉我您的兄弟逝世的消息；不过，我的朋友们已经看见报上登的讣告，把这消息告诉我了。”

“如果这是我拜访您的唯一的原因，我大概就不会非让你接待我不可了。何况，不论对我的兄弟还是他的命运，您大概都不会感兴趣。”

“哦，您误会了。我对您兄弟的感激超乎他自己的意料。我虽然离他很远，但我继续尽可能关注他的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彼此不通音信。关于他最近几年的情况，我一无所知，请您详细讲给我听。请您稍坐一会儿，详细说一说，他是怎样得病的，怎样死的。说来奇怪，我什么也不知道呢。”

可是部长先生却不想坐一会儿。这位女士的坦率和有些可疑的名声使他把嘴唇闭紧；这样一来，他那本来长得不相称的下颌就显得更向前突出了。

“我再说一遍，要不是为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我是不想来打扰您的。不过，我只扼要地谈一下。您刚才说，我那故世的兄弟不仅在法律上已和您分道扬镳，而且在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上也和您相距很远；这样，我就感到非常遗憾——我希望您能理解，我，象我的弟弟一样，不能不为此而感到遗憾——因为您的

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换句话说，在他的遗嘱里——当然，这个遗嘱是值得商榷的——他把他的全部财产遗赠给您，确切些说，是给您的学校(或者什么别的称呼)。由于死者有合法生的子女，这个遗嘱实际上是不生效的；但是，我已了解清楚，不论是合法继承者本人，还是他们的监护人，都不反对完全执行死者的最后意愿。问题涉及到一万克朗，关于它的来历，可惜得很，我不知道。我认为有责任亲自来通知您，同时要听到您亲口表示，您是否打算接受这一遗赠。”

雅柯芭依旧站着，双手撑在椅子背上。可以看得出，她的情绪十会激动。青春时代的回忆浪涛般涌上心头。虽然直到现在几乎从来没有人看到她痛哭过，但此刻她已怎么也忍不住流泪了。

“为什么不接受呢?!”她平和地问，“您的弟弟和我，我们是迥然不同的人，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简直无法理解这种性格；但却因此为他的这个最后的致意格外感激他。”

“如果您允许我说的话，萨洛蒙小姐，我很想在谈到这里时提醒您十六七年以前我们之间的一次谈话。我当时就用您自己现在的说法来说明您和我兄弟的关系。如果您当时能够相信我了解人的能力，不论对于您还是对于他，都会好得多。”

雅柯芭抬起头来，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不对，部长先生！在这方面，您大大地误解了。我一点也没什么遗憾。正相反，我认为，我能了解您的弟弟，这是我非常大的收获。他善于以人生真正的内涵——不管是痛苦还是幸福——来充实我的生活。实质上，您此刻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不仅是我建立的，也是他建立的，他的贡献不下于我。我将全心全意地感谢他，直到生命的末日。”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大概不可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因此，我不敢多打扰您了。祝您万事如意！”

*　　*　　*

落葬一星期以后的一个傍晚，教师米凯尔逊和兼任区法官职务的公共牧场管理人尼尔逊开启了死者那所封起来的房子，以便根据死者那两位来过这里的哥哥的要求，编造死者的家庭财产清单。有价证券、信件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他们兄弟俩还在一星期以前就带走了。但是，在一只抽屉的一面恰巧靠墙的小桌子里，放着一本厚厚的本子，里面笔迹潦草地记着一些笔记。

教师忍不住浏览起这个本子来。趁着法官手里拿着一盏灯平静地巡视各个房间，把所有遗留在房间里的东西都登上帐册时，教师就待在卧室里，借着一个插入瓶颈里的蜡烛头的光亮，一页页地翻阅那个本子。

这个本子有点象日记。道路检查员从到达这儿的第一天起，就开始把自己的思想记录在这个本子上，仿佛自己对自己倾谈所有的见闻似的。

在第一页上，教师虽然费了很大的劲，但还是看清了下面的字迹：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向掌握生命的力量提出过分的要求．我们希望这些力量立刻向我们开放。可是，它们披着神秘的外衣悄悄地行动，伤了我们的感情；于是，我们就想干预宇宙这个庞大的机器的工作，想按照自己的意见来指挥它。长大一些以后，我们把急切的目光投向人类和人类的历史，希望能在这里发现规律性、内部的法则、发展的道路——总之，一句话，希望在这

里找到生活的意义和值得去为之拼搏和受难的目标。但是,后来,这样的一天来到了,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声音——一种神秘的声音——制止我们,责问我们:'你认清自己了吗?'于是,从这一天起,这个唯一的问题就占据了我们全身心。从这一天起,我们自己的、真正的'我'就成了最大的斯芬克斯之谜①,而我们徒劳无益地试图来解答这个谜。但是,什么是所谓'真正的"我"'呢?是不是那个今天一早在大雨倾盆中走出家门、带着怒火和忧心、被生活及其重负搞得筋疲力尽的人?或者,所谓'我'可能是那个黄昏时分坐在炉子旁边、沉醉在幸福的回忆中——回忆着家园、家庭和嬉戏着的孩子们——的我?万一是那个此刻孤独地坐在灯光下、既不忧愁也不欢乐、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心中充满宁静和安谧——只有在夜晚、在孤独中我们才能得到最高度的安谧——的人呢?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我':他是自然这个母亲所创造的,白璧无暇,天真纯朴?也许,在这些形象中每一个各有一些特征是脱胎于'我'的?也许我们称之为我们的灵魂的东西,只不过是瞬息即逝的情绪、夜梦的余波或者我们在晨报中看到的文章?也许灵魂随着晴雨表的指针或者泥炭的价格而变动?也许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灵魂,就跟象形细小玩具游戏中的玩具那么多?不管你怎么抖动,表面上每一次总会出现一个新的形象:有时是个傻瓜,有时是好斗的莽汉,有时则是夜猫子。

"我要问,我要问!"

教师惊奇得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从这些绝望的字句里他

① "斯芬克斯"是希腊神话中有翼的狮身人面女妖,她在底比斯城外拦住过往行人,叫他们猜一个谜,猜不出的人当即被杀害。"斯芬克斯之谜"这里借以指非常难解的谜。

认不出他的老相识了。他在这个本子里寻找比较晚些时候的记录，他出乎意料地发现夹在本子里两页之间的一封信。信是写给“道路检查员彼·锡杰尼乌斯先生”的；根据邮戳来推测，日期应是两个月以前。

经过短时间的思想斗争，米凯尔逊终于从信封中抽出了信。信是一个女人的笔迹。发信地址写在第一页上角：“布达鲁普龙德”。

米凯尔逊看到信中这样写着：

我听说你病了，病得很重。因此我首先破坏我从前曾经答应过你保持沉默的诺言。我将坐立不安，直到我把我要说的话告诉你：对于你为了我的幸福所作的一切牺牲，我无限感激。现在我彻底理解你了，理解你是为了我们好才这么做的；我无法用言语向你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们的三个孩子向你问好。他们象我后来生的两个小的一样，都健康地成长，生活得很好。哈巴尔特已经是个大学生了，他想当工程师，大家都说他有杰出的才能。而且他是个身体结实而勇敢的小伙子，因此准会在生活中出人头地。英格堡已经在去年秋天接受了坚信礼。她和小莉扎现在和我住在一起。她们根本不记得你了——你希望这么做，也许你是对的。再一次万分感谢你给予我们的一切。愿上帝赐给你力量，让你能承受得住你所面临的一切！

英格尔

米凯尔逊沉思地点了点头，把信重又放回信封里。

“他真是个教人猜不透的人！”他暗自想道。

在日记的最后几页里，主要是一些零散的笔记，很多地方用同样的字句来结尾，有的地方还在字句下面画上着重线："大自然是丰富的，大自然充满了智慧和善良。"这时，米凯尔逊已经比较容易认出他那亡友的表达方法和思想进程了。

例如：

"如果没有为大自然所赋予的、对不断发展的永恒的追求；如果没有创造性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它表现在人类的激情中，不论这些激情向外表现于现实世界，或向内倾注于思想领域，或朝上导向幻想王国）；如果没有巨大的、果敢的决心严肃地、彻底地剥光自己的外衣来看清自己，谁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能生活在产生这种追求和加强这种决心的时代，是幸福的。不然的话，我就始终是个不够格的人，一个名副其实的锡杰尼乌斯，直到生命的末日。"

米凯尔逊碰巧又翻到了另一句话：

"基督的生平和历史只有一点对我们有教益——其实，古代的贤人哲士早已发表过这一类的名言——它们教导我们：只有激情能够战胜痛苦。"

在第三页上这样写着：

"我少年时代最大的幻想是要获得荣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征服世界。每个人的心灵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一个人的死亡就是这个微型世界的覆灭。"

米凯尔逊再看下去，读到了下列的字句：

"今天报上登载着斯捷涅尔先生被授予五等文官的封号。这意味着什么呢？把整个生命都献给欺骗和吹牛——这一切仅仅是为了获得五等文官的封号？上流社会竟是这样寡廉鲜耻。唉，斯捷涅尔先生，可怜的斯捷涅尔先生！要是您能知道，我在默默

无闻中感觉到自己是多么自由，象帝王一样伟大庄严，而对微不足道的委屈是多么不在意，那就好了。如果您知道这一点，那末，您无疑会感觉到您自己是个不幸的人。但是您什么也不知道，因此您是幸福的。您为自己祝贺，为自己的健康和荣誉高傲地喝着香槟酒。因为大自然是丰富的，大自然充满了智慧和仁慈。”

接着是一个小标题：《论上帝》。

“人们认为下面这句格言是伏尔泰说的：‘如果上帝并不存在，那就应该臆造一个上帝。’我想把这句格言改变一下，使它更为正确：‘如果上帝确实存在，应该极力设法把它忘掉才好。’这完全不是由于作了坏事而害怕必然遭到报应，只是希望培养人们为做好事本身——而不是为上帝——去做好事。如果一个人在对穷人施舍时，心里却在想：上帝什么都看得见，对一切都进行严格的清算，看到这幅图景，他会赞许地摇头晃脑；那末，这个人能诚心诚意地施舍吗？”

在这些话的后面，马上接着是另一个小标题：《再论信仰》。

“在生活中，我们让许许多多东西把我们团团围住了，这些东西是由于机缘的巧合而属于我们自己的。例如：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迫切需要一只五斗橱，家具店一有货，我们第一个就去买了。起初，我们漠不关心地看待它，也许它一点也不中我们的意，但是，当我们一决定不管怎样要买下它，它一变成我们的私有物时，那末，不论我们或者五斗橱都起了神秘的变化。我们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它抛光的表面，我们又高兴又担心地目送着搬运工把它抬上楼去。如果以后有朝一日我们不得不同它分手时，我们会觉得好象心头掉了一块肉似的。私有制的谜就是这样。信仰的谜不也是这样吗？”

在日期为最后一年的几页里，米凯尔逊看到这样的小标题：

《可怕的幻影》。

“我记不清确切的地点，在莫斯岛上，很多年以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地主有两个年幼的儿子。小儿子是个又倔强又不听话的小家伙，父亲想制服他的倔强脾气。有一次——当时这男孩才九岁——他又闯了祸，应该受到处罚。他害怕得爬到一棵高树上。父亲勃然大怒，而且，据说，还因为他喝得相当醉了（他刚参加猎人的野餐回来），就手里抓住一根鞭子，命令儿子下来。但是，他喊得越响，骂得越凶，吓破了胆的男孩子就爬得越高，最后爬到了树顶上。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孩子想站上去的那根树枝折断了，他就从最高处跌落到地上。这样他就永远成了残废人；而父亲也因受良心的责备而发了疯，一直住在疯人院里，直到去世。

“两个儿子都长大成人了。大儿子成了一个健康的、两颊红润的小伙子，脸色可谓白里透红。他娶了一个漂亮的姑娘，生了一群结实、健康的孩子，并把庄园变成了发家致富的典型——简言之，在大地上完成了一个男子汉所应该完成的事业。这时候，他的弟弟却静静地、一动不动地半卧半坐在大树下的安乐椅里。鸟儿在他头顶上盘旋，并从他手里啄食。他并没有觉得他自己是不幸的，只是他周围的人对他的不适当的怜悯和想到老父的悲惨遭遇，才使他感到难受。我看见过他。当时他十八九岁，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那明朗乐观的表情，仿佛光芒是从他身上发出来的。大自然赐予他第六感觉——只有它能使我们感受至高无上的快乐——来代替丧失了的健康。这个眼中闪着忧郁的目光、动作笨拙的少年只成了一个可怜的残废人，既算不上是男子汉，也不能算是妇女，既不算是儿童，也不算是成年人；但是，他成了这样一个人，在他的目光中反映出他全部的纯洁、深邃、宁静的

无限性。这使我不禁想起他的父亲，可怕的幻影——良心——把他赶到不见天日的黑暗之中，因为他没有掌握真正的信仰——对丰富的、充满智慧和仁慈的大自然的信仰。世界上的一切都受大自然的支配，它慷慨地在一个环节上补偿我们在另一个环节上所失去的东西，并且它……”

教师没能再看下去，因为这时法官回到这个房间里来了。

“喂，米凯尔逊，走吧，一切都办好了。您手里拿的是什么？”

“是一本放在抽屉里的本子。您看，我们该怎样来处理它呢？这只是笔记，不可能把它拿去拍卖，而毁掉又未免可惜。尼尔逊，您看，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带走？这样，就多少能留给我一些对他的回忆。老实说，失去他，我感到很孤寂；而这本子里正好写着我们平日谈论的东西。我稍稍浏览一下，就会觉得似乎我又在跟他谈话了。”

“请随便拿吧。对于任何写作的东西，我们概不负责，因为它不具有货币价值。”

法官吹灭了蜡烛和油灯，点起了提灯。然后两人一起走出空荡荡的房子，小心地顺手掩上了大门。

译　后　记

亨里克·彭托皮丹(1857—1943)是继安徒生之后丹麦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由于他对当前丹麦生活的现实的描绘"(得奖评语),于一九一七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亨里克·彭托皮丹于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四日生于日德兰半岛腓特烈西亚市的一个牧师家庭,在家乡,后来在兰德斯度过他的童年。小学毕业后,彭托皮丹就离开家乡到首都去升学。事实上他的远行很象是一次逃跑,是对世代相传的牧师家庭的一种自发反抗。在哥本哈根的综合技术学院,这个青年人在学习上没有得到预期的满足,他常常沉溺于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幻想之中。一八七六年,大学生彭托皮丹放弃学业,徒步到瑞士、德国旅行。这次旅行在这个观察力敏锐、具有诗人气质的青年心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他改变了读完工程学的初衷,转而改读自然科学了。他认为自然科学对他了解生活更有助益。一八八〇年,他进了谢鲁尤德的一所高等国民学校,在那里教授自然学史的课程。也就在这时,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彭托皮丹八十年代前期的大部分作品主要写青年一代的遭遇,反映青年人对光明和知识的渴望和追求。他始终不渝地捍卫蕴藏着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抨击黑暗和愚昧。

到八十年代后期,他改变了原来那种以抽象的启蒙主义色彩和浪漫主义田园诗情调描绘风俗人情的手法,开始对社会生

活作更为概括的现实的反映。在一九〇五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说，任何真正的艺术作品应该具有感人的鼓动性，显示艺术家的有倾向性的思想和力量。

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彭托皮丹十分关心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在丹麦激烈展开的工人运动。他结识工人群众，保卫他们的利益，强烈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基础，反对埃斯楚普①反动政府的各项政策；但在那个时期，他还不能认清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的历史必然性，他小说中的一些主人公虽然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但都孤军作战，在他们的反抗中突出地表现了个人主义的倾向。

彭托皮丹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对宗教学说和教会的激烈批判是与他的世界观进一步向民主主义发展和创作方法的进一步完善联系在一起的。人民群众自由思想的发展、民族自觉性和社会积极性的提高十分鲜明地反映在他这一时期所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国》（一八九一——一八九五）、《死人的王国》（一九一二——一九一六）中，特别是他的代表作《幸运儿彼尔》中。

《幸运儿彼尔》是一部画面广阔的史诗式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是作家的自传。本书通过主人公彼尔一生的遭遇反映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丹麦社会的复杂矛盾，提出了社会和政治生活、道德、哲学、文化等一系列问题。彼尔出身于世代相传的牧师家庭，与社会现实的冲突在他少年时代就开始了。他是牧师的十一个孩子中唯一反对奴隶式的恭顺、反对宗教道德束缚的人，他决心冲出这个象征着黑暗和愚昧的老家到首都去闯天下。他

① 埃斯楚普（1825—1913），1875 年至 1894 年的丹麦首相，1865 年后为保守党领袖之一。

进入首都综合技术学院后刻苦钻研，废寝忘食，经过长时间的努力，设计出一个改造海湾的蓝图，梦想借此改造丹麦的整个水路系统而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夙愿；但当他奋发上进的时候却碰到重重困难，他带着他的设计方案走访了或多或少有些影响的人物，大家的态度却十分冷淡，有的耸耸肩膀，作为回答；有的则讥笑他狂妄，不自量力。在他承受着沉重的打击时，由于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犹太富商萨洛蒙一家，并且与萨洛蒙家的女儿雅柯芭订了婚，成了富商的乘龙快婿。同时，一些金融资本家出于他们个人的利益，对彼尔的设计发生了兴趣。这时候，似乎幸福在向他微笑了。有人给他取了"幸运儿彼尔"这个绰号。这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个绰号表达了人们对彼尔的一定的嫉妒心，或者是对他暂时的成功的好心赞扬；另一方面，表达了人们对于依赖机遇得以高升的彼尔的一种讥讽和揶揄，认为他这种幸福不过是昙花一现。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象彼尔这样虽热中于名利、性格复杂，但涉世不深、良知并未泯灭的青年知识分子，决不是那些老奸巨滑的金融巨头们的对手，他必然会成为他们手中的牺牲品。当他们认为彼尔不能为他们所操纵时，就把他一脚踢开，甚至施展阴谋，把他苦心孤诣设计出来的方案给葬送了。从此彼尔更加郁郁寡欢，性格日益趋向怪僻，最后，在一个贫瘠苦寒的边远小村子里当一名道路检查员，终于孤苦伶仃地死在那里。全书的悲剧性结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美好愿望往往受到摧残的必然性。

这部长篇小说自始至终贯串着对基督教教会中的阴暗面的批判。

彼尔出生在一个世代相传的牧师家庭。这个虔诚的神职人

员的家庭因循守旧，愚昧落后，蔑视世俗的幸福。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严格地宗法式的。在这里，外界的喧嚣声被隔离，生活停滞不前，弥漫着冷漠得可怕、寂静得令人窒息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一切生机勃勃的力量受到压制，得不到发挥。

作者不仅描绘了这个传统的神职人员的家庭，而且刻划了教会中的"革新人物"，例如，彼尔后来的岳父勃洛姆贝格牧师。勃洛姆贝格是个善于辞令、读书很多、关心一切新的思潮、作风"开明"的革新人物，深得教民们的拥戴；但是作者还是巧妙地通过总管之口揭露了勃洛姆贝格的卑劣的灵魂：他不赡养双目几乎失明的生父，使得老父浑身长满虱子和痂疮，饿得快要死去。当这位牧师需要调换自己的马车时，他就放出风声，说什么他不能在这个教区里久待下去，为了孩子们，他得找个比较富有的教区。教民们诚惶诚恐，大家就凑钱，好容易凑足了买马匹和四轮马车的款子，牧师坦然接受，甚至没有道谢一声，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人背地里称他为"大商人"。彼尔对自己的这位岳父也抱有反感，彼此间常常或明或暗发生冲突，直至最后决裂。

彼尔原来的未婚妻雅柯芭·萨洛姆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她是个很有教养、具有独立见解、意志坚定的女性。她沉稳冷静而又温柔多情。她珍视真实，坚决反对虚伪；她厌恶基督教教会，因为在她看来，教会是伪善的典型。起初，她欣赏彼尔率直的性格，欣赏他这个青年学者和发明家的严格合乎逻辑的思维能力，认为他是"二十世纪的人"。她从各方面关心和支持彼尔的学习和工作，帮助彼尔迅速成长。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发现彼此在观点、性格和所受的教育方面有着明显的分歧，最后，他们俩终于分手了。雅柯芭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在刚生下的孩子夭折以后，决心献身于慈善事业。她在哥本哈根创办了一

所与教会没有任何联系的小学，全心全意地去教育穷苦的孩子们。彼尔和雅柯芭分手以后，彼此从未通过音信；但人们在彼尔死后的遗物中却发现一张遗嘱，遗嘱上写明他的一万克朗遗产全部留赠给雅柯芭·萨洛蒙创办的那所小学。可见彼尔直到临死对雅柯芭还是怀着柔情，竭力支持她所从事的事业。

长篇小说《幸运儿彼尔》的情节是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展开的。作者以敏锐的观察力描绘了当时丹麦社会的众生相，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的一系列生动的形象，除了男女主人公外，象雅柯芭的妹妹——放荡任性的资产阶级小姐娜尼，青年们的偶像、受过欧洲自由思想传统教育的宣传家纳旦博士，在资产阶级钱袋面前丧失原则的画家任生，具有可憎的两重人格的诗人贝格尔，寡廉鲜耻、卖身求荣的新闻记者杜林，心狠手辣、诡计多端的名律师贝纳德等的形象都鲜明可信。

本书写于一八九八至一九〇四年，距今已有八十余年；但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多方面的感受和启发，它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在时间的无情筛选中经受了检验。总之，这是一部具有丰富、深邃内涵的耐读的作品，相信读者一定会从中得到教益。

史慎微　1989.11.